



安东·潘涅库克

工人委员会

1941-42 (-44, -47)

发表：1946 年共产债券斯巴达克斯在阿姆斯特丹以笔名 P. Aartsz 出版了荷兰版，名为“De arbeidersraaden”。第一本英文版由 JA Dawson 于 1950 年出版。

誊写员：约翰·格雷

HTML：[乔纳斯·霍尔姆格伦](#)

证明：并由 Paul Germanotta 为 MIA 更正，2011 年 4 月。**通过以下方式转换为电子书格式：**山姆·弗朗西斯，2013 年 5 月

来源网址：<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pannekoe/1947/workerscouncils.htm>

内容：

- 磷_磷写 1950 年版
- 磷_磷写

1.任务

- 1. 大号_{亚临}
- 2. 大号_和 磷_{属性}
- 3. 小号_磷 〇_{组织}
- 4. 小号_{OCIAL} 〇_{组织}
- 5. 〇_{反对意见}
- 6. D_{困难}
- 7. C_{理事会} 〇_{组织}
- 8. G_{罗斯}

2.争斗

- 1. 吨_{拉德} ü_{民族主义}
- 2. D_{直接} 一个_{动作}
- 3. 小号_磷 〇_{占领}
- 4. 磷_{政治的} 小号_{三轮车}
- 5. 吨_他 R_{美式} R_{进化}
- 6. 吨_他 W_{奥克斯} R_{进化}

3.敌人

- 1. 吨_他 乙_{英文} 乙_{欧吉欧西}
- 2. 吨_他 F_{瑞奇} 乙_{欧吉欧西}
- 3. 吨_他 G_{埃尔曼} 乙_{欧吉欧西}
- 4. ñ_{理性主义}
- 5. 一个_{美国} C_{资本主义}
- 6. D_{民主}
- 7. F_{ASCIM}
- 8. ñ_{国家的} 小号_{社会主义}

4.战争₍₁₉₄₄₎

- 1. Ĵ_{阿帕尼斯} 我_{帝国主义}
- 2. 吨_他 R_{伊势} C_{中国}
- 3. 吨_他 C_{孤独症}
- 4. R_{美国和} 乙_{欧洲}
- 5. 我_ñ 一个_{比亚斯}

5.和平₍₁₉₄₇₎

- 1. 吨 欧华德 电子战 W 增强现实
- 2. 吨 欧华德 小号拉维里
- 3. 吨 欧华德 电子战 里多

1950 年版前言

这本书的主要部分是在德国人占领荷兰的战争期间写成的，前三部分写于 1942 年；1944 年第四次；1947 年战后增加了第五部分。作者多年来密切关注并有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此总结这些经验和研究可能得出的方法和工人争取自由的目标。1946 年在荷兰出版了一个稍微不同的荷兰语版本。在 1947-49 年间，作为月刊“南方工人委员会倡导者”的补充，在墨尔本连续印刷了英文版本。由于许多困难，书本的出版被推迟到 1950 年。

贾道森

前言

(正如它出现在原始荷兰版中)

这本书写于 1941-42 年战争年代，当时荷兰被德国人占领。作者多年来密切关注并有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此总结了从这些经验和研究中可以得出的关于工人争取自由的方法和目的的总结。一个世纪的工人斗争所呈现给我们的，既不是一系列再次失败的自由主义尝试，也不是工人按照久经考验的老策略的固定计划坚定不移地前进。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出现了新的斗争形式，而这种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发展所强加的发展，必须以更加强大的方式继续下去。

本书的第一部分展示了工人必须完成的任务以及他们必须进行的斗争。以下部分讨论了资产阶级中出现的社会和精神趋势，这些趋势决定了工人曾经和必须进行斗争的条件。所有话语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明的生产制度与阶级斗争之间的深层联系之上。

-- 编辑。

一、任务

1. 劳动力

在当前和未来的时代，既然欧洲遭到破坏，人类因世界大战而陷入贫困，世界工人迫切需要组织工业，以摆脱匮乏和剥削。他们的任务是自己管理商品的生产。要完成这项伟大而艰巨的工作，就必须充分认识劳动的现状。他们对社会和其中的劳动地位的了解越多，他们在奋斗中遇到的困难、失望和挫折就越少。

社会的基础是生产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商品。对于最重要的部分，这种生产是在大型工厂和复杂机器中通过高度发达的技术进行的。这种技术的发展，从一个人可以操作的小工具，到由不同种类的大量工人集体操作的大型机器，发生在上个世纪。尽管小工具仍被用作配件，小商店仍然众多，但它们在大部分生产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每个工厂都是一个精心适应其目标的组织；一个由死者和活的力量、工具和工人组成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形式和性质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目标。这些目标是什么？

目前，生产是由资本主导的。资本家，拥有金钱，创办工厂，购买机器和原材料，雇佣工人，让他们生产可以出售的商品。也就是说，他购买工人的劳动力，用于他们的日常工作，并向他们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即他们能够获得生活所需的工资并不断恢复他们的劳动力。一个工人在日常工作中创造的价值加上原材料的价值，大于他生活所需和获得的价值。

劳动力。资本家在出售产品时得到的差额，即剩余价值，形成他的利润，如果不被消费，利润就会积累为新资本。因此，工人阶级的劳动力可以比作一个矿山，在剥削中产出的产品超过了给予它的成本。因此出现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这一术语。资本本身就是劳动的产物；它的大部分是积累的剩余价值。

资本是生产的主人；它有工厂、机器、产品；工人在它的指挥下工作；它的目标支配着工作并决定了组织的性质。资本的目的是赚钱。资本家不是被为他的同胞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愿望所驱使的。他被赚钱的需要所驱使。如果他有一家鞋厂，他就不会因为对他人痛苦的同情的同情而感到生气；他知道他的企业必须产生利润，如果他的利润不足，他就会破产。当然，正常的获利方式是生产能卖个好价钱的商品，而且通常只有当它们是购买者必需的和实用的消费品时才能出售。所以鞋匠，为自己创造利润，必须生产合脚的鞋子，比别人做的更好或更便宜的鞋子。因此，资本主义生产通常成功地实现了生产的目的，即为人类提供生活必需品。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为富人生产多余的奢侈品或为穷人生产垃圾，或者将整厂卖给可能关闭它的竞争者更有利可图，这表明当前生产的主要目标是资本的利润。

该对象决定了车间工作组织的性质。首先它由一个绝对的主人建立命令。如果他自己是所有者，他必须注意不要失去本金；相反，他必须增加它。他的兴趣支配着工作；工人是他的“手”，他们必须服从。它决定了他在工作中的角色和作用。如果工人们抱怨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工作累，他会指出他的任务和关怀让他忙到深夜，回家后不再关心自己。他忘记告诉他自己几乎不了解的事情，他所有经常费力的工作，他所有的担忧，使他

晚上醒来，只服务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它涉及如何销售他的产品，如何超越他的竞争对手，如何将总剩余价值的最大可能部分带入他自己的金库等问题。他的工作不是生产性工作；他与竞争对手战斗的努力对社会毫无用处。但他是主人，他的目标指导着商店。

如果他是获委任的董事，他知道他被委任为股东创造利润。如果他不能这样做，他就会被解雇并由另一个人代替。当然，他必须是一个好的专家，他必须了解他所在部门的技术，才能指导生产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是营利方面的专家。首先，他必须了解增加净利润的技巧，通过找出如何以最低成本生产、如何最成功地销售以及如何击败他的竞争对手。这是每个导演都知道的。它决定了企业的管理。它还决定了商店内的组织。

车间内的生产组织沿着技术组织和商业组织两条线进行。上个世纪技术的飞速发展，以科学的惊人发展为基础，改进了各个部门的工作方法。更好的技术是竞争中最好的武器，因为它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获得了额外的利润。这种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使用和消费的商品更便宜、更丰富、更多样化，增加了舒适的手段，并通过降低生活成本，即劳动力的价值，大大提高资本的利润。这一技术发展的高阶段为工厂带来了迅速增加的专家、工程师、化学家、物理学家、精通他们在大学和实验室的科学培训。它们对于指导复杂的技术过程是必要的，并通过定期应用新的科学发现来改进它们。在他们的监督下，操作熟练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因此，技术组织呈现出各种工人精心规范的协作，少数受过大学培训的专家，大量合格的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以及大量的非技术工人来做手工。

工作。运行机器和生产商品需要他们的共同努力。

商业组织必须进行产品的销售。它研究市场和价格，做广告，培训代理商以刺激购买。它包括所谓的科学管理，通过分配人力和手段来降低成本；它制定了激励措施来激励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它把广告变成了一门甚至在大学里教授的科学。对资本家来说，这一点不少，甚至比技术还重要；这是他们相互斗争的主要武器。然而，从为社会提供生活必需品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无用的能力浪费。

但技术组织的形式也是由同样的利润动机决定的。因此，收入较高的科学专家被严格限制在少数人，再加上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因此，整个社会的结构，对于受过科学训练的少数群体来说，其工资低，受教育程度低，而工资却更高——正如高等教育需要不断填补队伍一样。

这些技术官员不仅关心生产的技术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还必须充当工人的工头。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利润生产密不可分，既是同一个行为，又是车间干部、科学的生产领导者和剥削的指挥者这两种性格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他们是体力劳动者的合作者，通过他们的科学知识指导材料的转化过程，通过他们的技能增加利润；他们也被资本剥削。另一方面，他们是资本的下属，受命驱赶工人并协助资本家剥削他们。

似乎并非所有地方的工人都因此受到资本的剥削。例如，在公用事业企业或合作工厂中。即使撇开前者的利润，往往必须向公共基金捐款，从而减轻有产阶级的税收这一事实，与其他业务的区别并不重要。作为一项规则，共同

经营者必须与私营企业竞争；公用事业由资本主义公众通过细心的批评来控制。企业所需的通常借入的资金需要其利息，而不是利润。与其他企业一样，有导演的个人指挥和工作节奏的强迫。每个资本主义企业都有同样的剥削。程度可能有差异；利润的一部分可以用来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但很快就达到了极限。在这方面，它们可以与私营模范企业相比较，明智的、心胸宽广的董事试图通过更好的待遇来吸引工人，给他们一种特权地位的印象，从而获得更好的产出和增加的利润。但是，这里的工人，或者公用事业或合作社的工人，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社会的公仆，为之倾注全部精力，这是不可能的。董事和工人生活在社会环境和各自阶级的感情中。劳动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在稍好或稍差的情况的表面差异下，它构成了其更深层次的本质。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本质上是一种挤压制度。工人们必须竭尽全力发挥他们的力量，要么通过严格的约束，要么通过更温和的说服技巧。资本本身处于约束状态；如果它无法竞争，如果利润不足，则业务将崩溃。面对这种压力，工人们通过不断的本能抵抗来保护自己。否则，如果他们愿意让步，他们将被剥夺的不仅仅是日常劳动力。这将对他们的体力资源的侵占，他们的生命力会提前耗尽，就像现在一样。结果将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的健康和力量的退化、毁灭。所以他们必须抵制。因此，每家商店，每家企业，即使在激烈冲突、罢工或减薪时代之外，也是一场持续无声的战争、长期斗争、压力和反压力的场景。在它的影响下起起落落，工资、工时和劳动节奏的某种规范建立起来，将它们保持在可容忍和不可容忍的限度内（如果不可容忍，则影响了整个生产）。因此，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虽然不得不在日常工作中互相容忍，但在将它们保持在可容忍和不可容忍的限度内（如果不可容忍，则生产总量受到影响）。因此，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虽然不得不在日常工作中互相容忍，但在将它们保持在可容忍和不可容忍的限度内（如果不可容忍，则生产总量受到影响）。因此，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虽然不得不在日常工作中互相容忍，但在

最深的本质，由于他们相反的利益，是无情的敌人，在不打仗的时候，生活在一种武装和平中。

劳动本身并不令人厌恶。为满足他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是大自然强加给人类的必需品。像所有其他生物一样，人类必须发挥自己的力量来提供食物。大自然赋予了他们身体器官和精神力量、肌肉、神经和大脑，以适应这种需要。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手段在他们的正常生活中和谐地适应。因此，作为对肢体和能力的正常使用，劳动对人和动物来说都是一种正常的冲动。在提供食物和住所的必要性中，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限制因素。自由自发地使用肌肉和神经，反过来，在工作或娱乐中追随每一个突发奇想，是人性的根本。他的需要的限制迫使人有规律的工作，抑制一时的冲动，发挥他的力量，耐心的坚持和自我克制。但是这种自我克制，对于保护自己、家庭和社区来说是必要的，它提供了克服自己或周围世界的障碍的满足感，并给人以达到自我强加的目标的自豪感。固定工作的社会特征、家庭、部落或村庄的习俗和习惯，已成为一种新的本性，成为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一种需要和权力、职责和性情的和谐统一。因此，在耕作中，通过终生繁重或平静的劳作，周围的大自然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家。因此，在每个民族中，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

自从资本成为劳动的主人后，这一切都消失了。在为市场、为销售而生产时，货物是商品，除了对买者有用之外，还具有交换价值，体现了所执行的劳动；这种交换价值决定了他们带来的货币。以前是一个中等时间的工人——为偶尔的剧烈运动留出空间——可以生产足够的东西来维持生计。但是资本的利润在于工人可以生产出的剩余物来维持生计。他生产的价值越多，消费的价值越少，资本攫取的剩余价值就越大。因此，他的生活必需品减少了，他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地降低了，他的时间增加了，他的节奏

工作加速。现在劳动完全失去了愉快地使用身体和四肢的旧特征。现在，劳动变成了诅咒和暴行。这仍然是它的真实特征，无论社会法律和工会行动如何缓和，这两者都是工人拼命抵抗他们无法忍受的堕落的结果。他们可能达到的目的是将资本主义从粗鲁的滥用变成正常的剥削。仍然如此，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者，劳动者仍保持其最本质的非人劳动性质：工人迫于饥饿的威胁，为了外国利益而紧张地听从外国的指挥，没有真正的兴趣，在单调地制造无趣或坏的东西。东西，被过度劳累的身体所承受的极限所驱使，在很小的时候就用完了。无知的经济学家，

当然，他们工作的这种性格并不总是工人有意识地感受到的。有时工作的原始性质，作为一种冲动的行动渴望，给予满足，会表现出来。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一窍不通的青年人，充满野心，要展现自己作为合格工人的能力，感觉自己拥有了不竭的劳动力。资本主义有其明智的方式来利用这种倾向。之后，随着对家庭的关心和责任的增加，工人感到在约束的压力和权力的限制之间陷入了困境，就像在勒紧他无法摆脱的束缚一样。最后，在一个中产阶级力量成熟的时代，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衰退，他不得不在默许中遭受剥削，

资本主义下的工作可能是糟糕和可恶的，更糟糕的是缺乏工作。像所有商品一样，劳动力有时找不到买家。工人选择主人的有问题的自由与资本家雇佣或解雇工人的自由是齐头并进的。在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中，在新企业的建立和旧企业的衰落或倒闭中，工人来回奔波，在这里积累，在那里解雇。所以他们必须考虑

祝他们好运，当他们被允许让自己被剥削时。然后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在资本的摆布下。只有在主人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才能访问等待处理的机器。

失业是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最大的祸害。这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作为一个不断回归的特征，它伴随着周期性的危机和萧条，在整个资本主义统治期间，这些危机和萧条定期地蹂躏社会。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结果。每个资本家作为其企业的独立主人，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生产他认为有利可图的东西，或者在利润不足时关门大吉。与工厂内部的精心组织相反，整个社会生产完全缺乏组织。通过积累的利润迅速增加资本，也为新资本寻找利润的必要性，促使生产的迅速增加，使市场充斥着滞销商品。然后是崩溃，不仅减少了利润，摧毁了多余的资本，而且还将积累的大量工人赶出工厂，将他们投入到自己的资源或微薄的慈善事业中。然后工资降低，罢工无效，失业群众成为工作条件的沉重负担。繁荣时期艰苦奋斗所获得的东西，往往在萧条时期失去。失业一直是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主要障碍。大量失业的压力对工作条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繁荣时期艰苦奋斗所获得的东西，往往在萧条时期失去。失业一直是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主要障碍。大量失业的压力对工作条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繁荣时期艰苦奋斗所获得的东西，往往在萧条时期失去。失业一直是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主要障碍。

有经济学家声称，随着大企业的现代发展，这种危机和繁荣的有害交替将会消失。他们期望卡特尔和托拉斯像垄断大型工业部门一样垄断，将一定数量的组织带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消除其违规行为。他们没有考虑到，首要的原因，即对利益的渴望，仍然存在，将有组织的团体推向了更激烈的竞争，现在有了更强大的力量。1930年的世界危机以严峻的方式表明现代资本主义无力应对其无政府状态。在漫长的几年中，生产似乎确实崩溃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农民，甚至知识分子都沦为生计

关于政府必须提供的救济金：当前的战争危机源于这场生产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资本主义的真正性质和维持它的不可能，就像探照灯一样向人类展示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缺乏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手段。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拥有强壮的手臂，渴望工作；数以千计的商店里都有机器，随时准备旋转并生产大量商品。但这是不允许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权处于工人和机器之间。这种所有权在必要时得到警察和国家权力的肯定，禁止工人接触机器并生产他们自己和社会生存所需的一切。机器不得不站立并生锈，工人们不得不四处闲逛并忍受匮乏。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无法管理人类强大的技术和生产力以符合其最初的目标，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现在正试图引入某种组织和计划生产。其贪得无厌的贪欲在旧境界中是无法满足的；它被驱使向世界扩张，攫取财富，开放市场，服从其他大陆的人民。在激烈的竞争中，每一个资本主义集团都必须努力征服或保有世界上最富有的部分。英格兰、法国和荷兰的资产阶级通过剥削在前战争中征服的富裕殖民地轻松获利，只有通过争取世界大国，通过准备世界大战才能获得它的份额。它必须是侵略者，其他人是防御者。因此，它首先采取行动并为此目的组织了社会的所有力量；然后其他人不得不效仿它。

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这场生存斗争中，不能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低效率持续存在。现在失业是愚蠢的，不，是对急需的人力的犯罪浪费。一个严格而谨慎的组织必须确保充分利用所有劳动力

国家的力量和战斗力。现在，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从另一面也同样严峻地表现出来。失业现在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变成了强制劳动。数以百万计的强壮的年轻人在边境上进行强制性的劳作和战斗，为了他们的资本主义主人的世界权力，他们以最精致的破坏手段互相残害、杀戮、消灭、“消灭”对方。工厂里的强制劳动，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其他人都在孜孜不倦地生产这些谋杀机器，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却被限制在最低限度。生活所需的一切都短缺和匮乏，退回到最贫穷和最丑陋的野蛮状态，是科学技术最高发展的结果，是几代人思想和劳动的光辉果实！为什么？因为尽管所有关于社区和友谊的虚妄言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也无法将人类丰富的生产力用于其真正目的，而是将其用于破坏。

因此，工人阶级面临着自己掌握生产的必要性。对机器、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必须从滥用机器的无能之手手中夺走。这是所有生产者、所有在社会中从事真正生产性工作的人、工人、技术人员、农民的共同事业。但正是工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和永久受害者，以及大多数人口，他们迫在眉睫，使他们自己和世界摆脱了这一祸害。他们必须管理生产资料。他们必须是工厂的主人，自己劳动的主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劳动。然后机器将真正投入使用，生产大量商品，为所有人提供生活必需品。

这是未来工人们的任务。这是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这是社会正在成熟的革命。通过这样的革命，生产的性质完全颠倒了。新的原则将构成社会的基础。首先，因为剥削停止了。共同劳动的产物[将属于]所有参与工作的人。不再有资本的剩余价值；多余的资本家对部分产品的要求就结束了。

比停止他们在产品中的份额更重要的是停止他们对生产的控制。一旦工人成为商店的主人，资本家就失去了放弃机器的权力，这些人类的财富，是一代又一代工人和思想家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宝贵产物。随着资本家的消失，他们决定生产什么多余的奢侈品或生产什么垃圾的权力也消失了。当工人掌握了机器时，他们将把机器用于生产社会生活所需的一切。

这只有通过将所有工厂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成员组合成一个组织良好的生产系统才能实现。资本主义下的联系是盲目竞争和营销的偶然结果，依赖于购买和销售，然后是有意识的计划对象。然后，不是片面和不完美的现代资本主义组织尝试，只会导致更激烈的斗争和破坏，而是完美的生产组织，成长为世界范围的合作体系。因为生产阶级不能是竞争者，只能是合作者。

新生产的这三个特点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资本利润的停止，机器和人失业的停止，生产的有意识的适当调节，通过有效的组织增加产品，使每个工人用更少的劳动得到更多的产品。现在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通过应用所有的技术进步，产品将增加到这样的程度，即所有人的富裕将与辛劳的消失相结合。

2. 法律和财产

劳动制度的这种变化意味着法律的变化。当然，并不是说新法律必须首先由议会或国会颁布。它涉及社会[社会习俗和实践]深度的变化，远远超出了议会法案等临时性事物的范围。它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而且涉及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律，这些法律建立在人类对正义和正义的信念之上。

劳动制度的这种变化意味着法律的变化。当然，并不是说新法律必须首先由议会或国会颁布。它涉及社会[社会习俗和实践]深度的变化，远远超出了议会法案等临时性事物的范围。它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而且涉及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律，这些法律建立在人类对正义和正义的信念之上。

这些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肯定的是，统治阶级一直试图通过宣称它基于自然、建立在人的永恒权利或被宗教神圣化来使现有法律永久化。这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让被剥削阶级永远沦为奴隶。相反，历史证据表明，法律会随着对错感觉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人的是非意识，正义意识，不是偶然的。它自然而然地从他们所经历的生活的基本条件中成长起来，不可抗拒。社会必须生存；因此，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法律规定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可以不受阻碍地继续进行。权利是本质上对生活有益和必要的东西。不仅暂时有用，而且普遍需要；不是为了单身人士的生活，而是为了广大人民，为了社区；不是为了个人或世俗的利益，而是为了共同和持久的福祉。如果生活条件发生变化，如果生产制度发展成新的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他们对是非的感觉也会随之变化，法律就必须改变。

这在管理财产权的法律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在最初的野蛮和野蛮状态下，这片土地被认为属于生活在上面的部落，狩猎或放牧。用我们的话来说，我们应该说土地是部落的共同财产，以它为生，并保卫它免受其他部落的侵害。自制的武器和工具是个人的附属品，因此是一种私有财产，虽然不是我们有意识的和排他的这个词，但由于部落之间的强烈相互联系。不是法律，而是使用 and 习惯规范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这样的原始民族，甚至后来的农业民族（如 1860 年以前的俄国农民）都无法设想土地私有制的概念，

当部落定居和扩张、砍伐森林并分解为单独的个人（即家庭）时，这些规定必须改变，每个人都从事不同的工作。当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时，当手工业从所有的零散工作中分离出来时，它们的变化就更大了，它变成了一些人的持续工作：当产品成为商品时，在正常商业中出售并由生产者以外的其他人消费。耕种土地、改良土地的农民，不受他人干涉，自由支配土地和工具，这是很自然的。产品是他的；土地和农产品是他的财产。在中世纪，可能需要以可能的封建义务的形式进行防御。工匠很自然，作为唯一一个处理他的工具的人，拥有对工具以及他制造的东西的独家处置；他是唯一的所有者。

因此，私有制成为建立在小规模工作单位基础上的社会的基本规律。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任何人专门处理工具、土地、产品，都必须是它们的主人，必须自由处置它们，这被认为是一项必要的权利。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作为其必要的法律属性属于小贸易。

当资本主义成为工业的主人时，情况仍然如此。它更加自觉地表达出来，法国大革命宣布自由、平等和财产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只是简单地应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当工匠大师雇用更多的仆人来帮助他时，而不是一些学徒，来帮助他，使用他的工具和制造产品供他销售。通过剥削工人的劳动力，工厂和机器作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成为资本大量增长的源泉。在这里，私有制在社会中发挥了新的作用。作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它为新的统治阶级资本家、并使他们能够大力发展劳动生产力并扩大他们对地球的统治。因此，尽管被剥削的工人遭受了堕落和痛苦，但这个司法机构被认为是一个好的、仁慈的、甚至是必要的机构，它承诺了社会的无限进步。

然而，这种发展逐渐改变了社会制度的内在特征。因此，私有制的功能再次发生了变化。随着股份公司，资本主义工厂主的双重性质，即指导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性质，正在分裂。昔日紧密相连的劳动与财产，如今已分道扬镳。业主是股东，生活在生产过程之外，在遥远的乡间别墅里闲逛，也许在交易所赌博。股东与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他的财产不在于他可以使用的工具。他的财产只是几张纸，在他甚至不知道下落的企业的股份中。他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寄生虫。他的所有权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指挥和指挥机器：这是导演的唯一权利。这只能意味着他可以索取一定数量的钱，而不必为此工作。他手中的财产，即他的股份，是证明他有权——受法律和政府、法院和警察的保障——参与利润的证明；在那个庞大的世界剥削协会，即资本主义中，获得了友谊的头衔。

工厂里的工作在股东之外进行。在这里，厂长和工作人员整天都在关心着，规范着，到处跑着，什么都想着，工人们从早到晚都在劳作，匆匆忙忙，受虐。每个人都必须尽最大努力使输出尽可能大。但他们共同工作的产物并不适合那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就像在过去，市民被路边的强盗团伙洗劫一样，现在完全不了解生产的人挺身而出，凭借他们的证件（作为股票的注册所有者），夺取大部分产品。不猛烈；无需移动手指，他们就会自动将其放入银行账户。共同从事生产工作的人，只剩下微薄的工资或适中的工资；其余全部由股东分红。这是疯了吗？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新功能。它只是旧继承法的实践，适用于它不再适合的新劳动形式。

在这里，我们看到司法机构的社会功能是如何由于生产方式的逐渐变化而与其最初的目标完全相反的。私有制原本是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从事生产工作的手段，现在变成了阻止工人自由使用生产工具的手段。原来是一种向工人查明劳动成果的手段，现在变成了剥夺工人劳动成果的手段，以造福于一类无用的寄生虫。

那么，这种过时的法律如何仍然支配着社会呢？首先，因为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小企业主，农民和独立工匠都坚持它，相信它可以保证他们的小财产和他们的生活；但结果往往是，由于他们抵押的资产，他们成为高利贷和银行资本的受害者。当说：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时，他们的意思是：我不必服从外国主人；平等合作的工作社区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然而，其次也是主要的，因为国家的权力，连同它的警察和军队，为了统治阶级，资本家的利益，维护着旧的法律。

现在，在工人阶级中，这种矛盾的意识正在作为一种新的正义感而出现。旧的权利，通过小贸易发展为大企业，变成了错误，感觉是错误的。这与工作和操作设备的人必须处理设备以便以最佳方式安排和执行工作的明显规则相矛盾。小工具，小地块可以由一个人和他的家人处理和工作。所以那个人拥有它，是所有者。大型机器、工厂、大型企业只能由有组织的工人团体、协作力量社区来处理和工作。所以这个团体，社区，必须有它的支配权，以便按照他们的共同意愿安排工作。这种共同所有权并不意味着旧意义上的所有权，即随意使用或滥用的权利。每个企业只是社会的全部生产机器的一部分；因此，每个生产者团体或社区的权利都受到社会最高权利的限制，并且必须与其他生产者定期联系起来执行。

公有制不能与私有制混为一谈。在公有制中，通常由著名的社会改革者提倡，国家或其他政治机构是生产的主人。工人不是他们工作的主人，他们是由领导和指导生产的国家官员指挥的。不管劳动条件如何，不管待遇多么人性化和体贴，根本的事实是，不是工人自己，而是官员处理生产资料，处理产品，管理整个过程，决定生产的哪一部分产品应该留给创新，留给穿戴，留给改进，留给社会开支，留给工人多少留给他们自己。简而言之，工人仍然获得工资，即由主人决定的产品份额。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工人仍然受到统治阶级的奴役和剥削。公有制是一种现代化的、变相的资本主义形式的中产阶级纲领。生产者的共同所有权可能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目标。

因此，生产制度的革命与法律的革命密切相关。它基于对正义和正义最深刻信念的改变。每个生产系统都包含一个应用程序

一定的技术，结合一定的法律来规范人们在工作中的关系，确定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小工具技术与私有制相结合，意味着一个自由平等竞争的小生产者社会。大型机器的技术与私有制相结合，意味着资本主义。大型机器的技术与共同所有权相结合，意味着自由协作的人类。因此，资本主义是一种中间制度，是旧法适用于新技术的过渡形式。虽然技术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力量，但规范这些力量使用的继承法几乎没有改变。难怪它被证明是不够的，社会陷入了如此困境。这是对当前世界危机最深刻的感受。人类只是忽略了及时调整其旧法律以适应其新的技术力量。因此，它现在遭受毁灭和破坏。

技术是一种给定的力量。诚然，它的快速发展是人为的，是对工作的思考、经验和实验、努力和竞争的自然结果。但一旦确立，它的应用是自动的，在我们的自由选择之外，像给定的自然力量一样强加。我们不能像诗人所希望的那样回到我们祖先的小工具的普遍使用上。另一方面，法律必须由有意识设计的人制定。如它被确立，它决定了人对人和对他的技术设备的自由或奴役。

当继承的法律由于技术的无声发展而变成剥削和压迫的手段时，它就成为社会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较量的对象。只要被剥削阶级忠实地承认现行法律是正确和正义的，只要它的剥削仍然合法且不受挑战。当群众逐渐对他们的剥削产生日益增长的意识时，同时新的权利观念也在他们中觉醒。随着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现行法律与正义背道而驰，他们的意志被激发起来改变它，并使他们对正义和正义的信念成为社会的法律。这意味着受委屈的感觉是不够的。

以坚定的决心和炽热的情，他们是否能够发展出旋转社会结构所需的力量。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初步条件。建立新秩序需要进行一场艰苦而漫长的斗争，以克服资产阶级以最大力量捍卫其统治的抵抗。

3. 店铺组织

因此，他们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想法开始占据工人的头脑。一旦他们感觉到新秩序，他们自己对劳动的掌握是必然和正义的事情，他们所有思想和所有行动都将奉献给它的实现。他们知道这不能一下子完成；长时间的战斗将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打破统治阶级的顽强抵抗，工人必须发挥最大的力量。必须发展他们能够调动的所有思想和性格、组织和知识的能力。首先，他们必须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新秩序意味着什么。

人，当他必须做一项工作时，首先在他的头脑中把它想象成一个计划，一个或多或少有意识的设计。这将人的行为与动物的本能行为区分开来。这原则上也适用于社会阶级的共同斗争和革命行动。当然，不完全是；在他们爆发的激烈反抗中，有大量的无预谋的自发冲动。战斗工人不是一支由一群能干的领导者精心策划的行动计划所指挥的军队。他们是一个逐渐摆脱顺从和无知的民族，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剥削，一次又一次地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奋斗，逐步发展自己的力量。新的感觉在他们的心中涌现，新的想法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世界可能和应该如何。新的愿望、新的理想、新的目标充满了他们的思想，指引着他们的意志和行动。他们的目标逐渐呈现出更简洁的形态。从简单的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的斗争开始，他们成长为对社会进行根本重组的想法。几代人以来，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的理想已经占据了工人的头脑。现在，工人自己掌握生产资料，自己指挥自己的劳动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越来越强烈地出现。他们成长为对社会进行根本重组的想法。几代人以来，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的理想已经占据了工人的头脑。现在，工人自己掌握生产资料，自己指挥自己的劳动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越来越强烈地出现。他们成长为对社会进行根本重组的想法。几代人以来，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的理想已经占据了工人的头脑。现在，工人自己掌握生产资料，自己指挥自己的劳动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越来越强烈地出现。

我们必须对这种新的劳动组织进行调查，并向自己和彼此澄清，将我们的最大力量投入其中。我们不能把它设计成幻想；我们从实际情况和需求中推导出来

现在的工作和现在的工人。当然，它不能被详细描述；我们不知道将确定其精确形式的未来条件。这些形式将在工人的脑海中形成，然后面对任务。我们现在必须满足于只追踪总体轮廓，即指导工人阶级行动的主要思想。他们将作为在战斗中胜负、组织中成败中的指路星，将目光坚定地指向伟大的目标。不能通过对细节的细微描述来阐明它们，而主要是通过将新世界的原则与现有组织的已知形式进行比较。

当工人抓住工厂组织工作时，一大堆新的困难问题就摆在他们面前。但他们也处理了大量的新权力。一种新的生产系统绝不是随意搭建的人工结构。它是自然不可抗拒的过程，是社会最深处的抽搐，唤起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和激情。这是一场顽强的、可能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建设所需的力量，只有在这场战斗中才能发展壮大。

新社会的基础是什么？它们是友谊和团结、纪律和热情的社会力量，是自我牺牲和奉献社会的道德力量，是知识、勇气和毅力的精神力量，是把所有这些力量结合成一体牢固组织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他们不能故意提前准备。它们的最初痕迹是由于共同剥削而在工人身上自发产生的。然后他们在经验和相互诱导和指导的影响下，通过斗争的需要不断地成长。他们必须成长，因为他们的充实带来胜利，他们的不足带来失败。但即使在战斗成功之后，新建筑的尝试也一定会失败，只要社会力量不足，只要新原则不完全占据工人的心。而在那种情况下，既然人类必须生存，既然生产必须继续，那么其他的力量，约束的力量，支配和压制力量，将把生产掌握在他们手中。所以必须重新开始斗争，直到社会力量

在工人阶级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使他们能够成为社会的自治主人。

工人的伟大任务是在新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它必须从商店内的组织开始。资本主义也有精心策划的商店组织。但新组织的原则完全不同。两种情况的技术基础相同；这是机器正常运行所施加的工作纪律。但社会基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与过去截然相反。平等伙伴的合作取代了主人的指挥和仆人的服从。责任感，对社区的奉献精神，根据努力和成就对同志的赞扬或责备，作为激励代替了对饥饿的恐惧和永远失去工作的风险。而不是资本的被动器具和受害者，

这个车间组织的统治主体是所有的合作工人。他们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并在大会中做出决定。所以每一个参与工作的人都参与了共同工作的管理。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常现象，其方法似乎与资本主义集团或工人工会必须对共同事务进行投票决定时所采用的方法相同。但有本质的区别。在工会中，官员和成员之间通常有分工。官员们准备并制定了提案，成员们进行了投票。工人们疲惫的身体和疲惫的头脑不得不把怀孕留给别人。他们只是部分地或表面上管理自己的事务。然而，在店铺的共同管理中，他们必须自己做所有事情，包括构思、设计和决定。敬业精神和竞争精神不仅在每个人的工作任务中发挥作用，而且在协调整体的共同任务中更为重要。首先，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共同事业，他们不能把它留给别人。其次，因为它涉及他们自己工作中的相互关系，他们都感兴趣和都能够胜任，因此需要他们进行深刻的考虑，必须进行彻底的讨论。他们不能留给别人。其次，因为它涉及他们自己工作中的相互关系，他们都感兴趣和都能够胜任，因此需要他们进行深刻的考虑，必须进行彻底的讨论。他们不能留给别人。其次，因为它涉及他们自己工作中的相互关系，他们都感兴趣和都能够胜任，因此需要他们进行深刻的考虑，必须进行彻底的讨论。

因此，不仅是身体上的努力，而且更多的是每个人在参与一般规则时所赋予的精神努力，这是竞争和欣赏的对象。此外，讨论必须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会的另一个特征，在这些社会和工会中，个人利益总是存在差异。在他更深的意识中，每个人都关心他自己的保护，讨论必须调整和消除共同行动中的这些差异。然而，在这里，在新的劳动共同体中，所有的利益本质上是相同的，所有的思想都指向有效合作组织的共同目标。

在大工厂里，工人的数量太多了，不能聚集在一次会议上，也太多了，不能进行真正彻底的讨论。在这里，决策只能分两步进行，即工厂各部门的议会和中央代表委员会的联合行动。这些委员会的职能和做法现在无法准确地预先确定；它们是全新的，是新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面对实际需要时，工人将开发实用的结构。然而，一般来说，通过将它们与我们所知道的机构和组织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它们的某些特征。

在旧资本主义世界，代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著名的机构。我们在议会、各种政治机构以及社会和工会的领导委员会中都有他们。他们被赋予了对其选民的权威，甚至将他们作为他们的主人来统治。因此，它符合由少数统治者剥削和指挥的劳动群众的社会制度。然而，现在的任务是为合作的自由生产者团体建立一种组织形式，在实际上和精神上控制他们共同的生产行为，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平等地调节它——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再次在旧世界，我们有工会委员会来管理时事，在会员制之后，以更大的间隔召开会议，确定了总体政策。然后这些委员会必须处理的是日常琐事，而不是重要问题。然而，现在关注的是生活本身的基础和本质，即占有和必须占有的生产性工作。

每个人的思想不断地作为他们思想的唯一和最大的对象。

新的劳动条件使这些车间委员会与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所知道的一切都大不相同。他们是中央，但不是统治机构，他们不是管理委员会。组成他们的代表由区议会派出，并有特别指示；他们返回这些大会报告讨论及其结果，经过进一步审议，同一位代表或其他代表可能会提出新的指示。这样，它们就充当了各个部门人员之间的联系纽带。专家委员会也不为非专家群体提供指导性规定。当然，处理特殊的技术和科学问题需要专家，无论是单独的还是集体的。然而，商店委员会，必须处理日常程序、相互关系、工作规则，每个人都是专家，同时也是相关方。除其他事项外，他们还应将特别专家的建议付诸实践。车间委员会也不是对整体进行良好管理的负责机构，其结果是每个成员都可以将他的部分责任转移到非个人的集体身上。相反，尽管这种管理是所有人共同应尽的义务，但单身人士可能会被委派特殊任务，以他们的全部能力，全权负责，同时为取得的成就承担所有荣誉。除其他事项外，他们还应将特别专家的建议付诸实践。车间委员会也不是对整体进行良好管理的负责机构，其结果是每个成员都可以将他的部分责任转移到非个人的集体身上。相反，尽管这种管理是所有人共同应尽的义务，但单身人士可能会被委派特殊任务，以他们的全部能力，全权负责，同时为取得的成就承担所有荣誉。除其他事项外，他们还应将特别专家的建议付诸实践。车间委员会也不是对整体进行良好管理的负责机构，其结果是每个成员都可以将他的部分责任转移到非个人的集体身上。相反，尽管这种管理是所有人共同应尽的义务，但单身人士可能会被委派特殊任务，以他们的全部能力，全权负责，同时为取得的成就承担所有荣誉。

参加工作的所有人员，无论男女老少，作为平等的伙伴，在这个车间组织中，在实际工作中以及在一般规则中都参与其中。当然，个人的任务会有很大的不同，根据力量和能力不同而容易或更难，根据倾向和能力的不同，性格也会不同。而且，当然，一般洞察力的差异将使最聪明的人的建议占优势。起初，当作为资本主义的遗产，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时，群众缺乏良好的技术和一般知识就会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缺陷。那么少数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必须充当技术带头人，

除了获得同伴的评价和始终依附于能力和知识的道德权威之外，没有获得其他特权。

店铺的组织是有意识地安排和连接所有单独的程序为一个整体。所有这些相互适应的操作的相互联系都可以用一个有序的方案来表示，一个实际过程的心理形象。因此，它出现在第一次规划和后来的改进和扩大中。这个形象必须存在于所有合作工人的脑海中；他们都必须彻底了解他们自己的共同事务。就像一张地图或图表以平淡无奇的、对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画面显示一个复杂整体的联系一样，在这里，整个企业的状态，每时每刻，在它的所有发展中，都必须通过适当的表示来呈现。以数字形式，这是通过簿记来完成的。簿记记录和修复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什么原材料进入车间，采购什么机器，生产什么产品，赋予产品多少劳动力，每个工人付出了多少工作时间，交付什么产品。它遵循并描述了材料在生产过程中的流动。它允许在综合账户中不断地将结果与规划中的先前估计进行比较。所以车间里的生产就变成了一个精神控制的过程。它遵循并描述了材料在生产过程中的流动。它允许在综合账户中不断地将结果与规划中的先前估计进行比较。所以车间里的生产就变成了一个精神控制的过程。它遵循并描述了材料在生产过程中的流动。它允许在综合账户中不断地将结果与规划中的先前估计进行比较。所以车间里的生产就变成了一个精神控制的过程。

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也懂得生产的精神控制。在这里，程序也通过计算和簿记来表示。但是，资本主义计算完全适应利润生产的观点有一个根本区别。它将价格和成本作为其基本数据处理；工作和工资只是计算年度余额账户中所得利润的因素。另一方面，在新的生产体系中，工作时间是基本数据，无论它们在开始时仍以货币单位表示，还是以它们自己的真实形式表示。在资本主义生产计算和簿记是方向的秘密，办公室。这与工人无关；它们是剥削的对象，它们只是计算成本和产品的因素，机器的附件。在共同所有制生产中，簿记是公共的

事情; 它对所有人开放。工人对整个过程的过程始终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在区议会和车间委员会中讨论问题, 并决定应该做什么。此外, 通过统计表格、图表和图片一目了然地显示了数值结果。此信息不限于店铺人员; 这是公共事务, 对外人开放。每个店铺只是社会生产中的一员, 其行为与外界工作的联系也体现在簿记中。因此, 对每个企业中正在进行的生产的洞察力是所有生产者的共同知识。

4. 社会组织

劳动是一个社会过程。每个企业都是社会生产主体的一部分。整个社会生产是由他们的联系和协作形成的。就像构成生物体的细胞一样，它们不能孤立地存在并与身体隔绝。所以车间内的工作组织只是工人任务的一半。在它之上，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将各个企业联合起来，将它们组合成一个社会组织。

商店内部的组织在资本主义下已经存在，只需要被另一个组织取代，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所有商店的社会组织成为一个整体，或者直到最近几年，还是一种全新的东西，没有先例。如此全新，以至于在整个 19 世纪，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建立这个组织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资本主义由大量无组织的独立企业组成

——正如工党纲领所表达的那样，“一群相互推挤的独立私人雇主”——仅由市场和竞争的偶然关系联系在一起，导致破产、生产过剩和危机、失业以及材料和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了废除它，工人阶级应该征服政权并用它来组织工业和生产。这种国家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新发展的第一步。

在过去的几年里，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本身已经从国营组织开始。它不仅是出于通过合理的生产计划来提高生产力和利润的简单愿望。在俄国，有必要通过布尔什维克政府有意识地迅速组织工业来弥补经济发展的落后。在德国，世界权力的斗争推动了国家对生产的控制和国家对工业的组织。这场斗争的任务如此繁重，只有将一切生产力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德国资产阶级才有机会获胜。在国家社会主义组织中，财产和利润——尽管为国家需要而大量削减——仍然属于私人资本家，

生产资料，其指导和管理已由国家官员接管。通过一个有效率的组织，可以为资本和国家保证不受损害的利润生产。整个生产组织的建立与工厂内部组织的原则相同，由社会总干事、领袖、国家元首亲自指挥。在政府控制工业的地方，权威和约束取代了资本主义生产者以前的自由。国家官员的政治权力由于他们的经济权力，由于他们对生产资料和社会基础的控制而大大加强。

工人阶级的原则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反。工人的生产组织建立在自由合作的基础上：没有主人，没有仆人。将所有企业合并为一个社会组织，遵循同样的原则。为此目的的机制必须由工人建立。

由于不可能将所有工厂的工人召集到一个会议上，他们只能通过代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对于这些代表机构，后来使用了工人委员会的名称。每个协作组的人员指定在理事会大会中必须表达其意见和愿望的成员。这些人积极参与了这个小组的审议，他们作为能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的有力捍卫者来到了前线。现在他们被派去作为该团体的发言人，与其他团体的这些观点进行对抗，以便做出集体决定。尽管他们的个人能力在说服同事和解决问题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他们的重心并不在于个人实力，但在委派他们的社区的力量中。具有影响力的不是简单的意见，而是群体采取相应行动的意愿和意愿。根据提出的不同问题和即将出现的问题，不同的人将担任代表。

主要问题，所有其他问题的基础，是生产本身。它的组织有两个方面，一般规则和规范的建立和实际工作本身。必须为工作中的相互关系、权利和义务建立规范和规则。在资本主义下

规范在于主人，导演的指挥。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它由领导人中央政府的更强大的指挥组成。然而，现在所有的生产者都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在，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在劳动经济领域发生了与前几个世纪在政治领域发生的相同的变化。当公民的统治代替君主专制的统治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专断意志被每个人的专断意志所取代。这意味着，今后由共同意志制定的法律应规范公共权利和义务。所以现在，在劳动领域，主人的命令让位于共同固定的规则，以规范社会权利和义务，在生产和消费中。制定它们将是工人委员会的首要任务。这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是深入研究或严重不和谐的问题。对于每个工人来说，这些规则将作为新社会的自然基础立即出现在他的意识中：每个人都有义务根据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参与生产，每个人都有权享受集体产品的适当部分。

如何衡量花费的劳动量和他有权获得的产品量？在直接生产商品用于消费的社会中，没有市场可以交换它们；并且没有价值，因为其中包含的劳动的表现在买卖过程中自动建立起来。这里所花费的劳动必须以小时数直接表示。行政部门保存每件或每单位数量的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以及每个工人所花费的时间。在一个工厂的所有工人的平均值中，最后在同一类别的所有工厂中，个人差异被消除，个人结果被比对。

在第一次过渡时期，有很多破坏需要修复，第一个问题是建立生产设备并保持人们的生命。战争和饥荒所强加的不加区别地分发必需食品的习惯很可能会继续下去。极有可能，在那些重建时期，当所有的力量都必须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当，

此外，普通劳动的新道德准则只是逐渐形成，消费权将与劳动绩效相耦合。不劳而获的老话，表达了一种本能的正义感。这里不仅承认劳动是人类一切生活的基础，而且宣布资本主义剥削和无产阶级财产占有外国劳动成果的时代已经结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总产品根据每个生产者给出的时间分配给生产者。或者，换一种说法，每个工人以产品的形式得到的只是花费在工作上的劳动小时数。相当一部分的工作必须花在公共财产上，花在生产设备的完善和扩大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部分剩余价值服务于这个目的；资本家不得不将他积累的部分利润转化为新资本，以创新、扩展和现代化他的技术设备，在他的情况下，他是出于不被竞争对手包抄的需要。因此，技术的进步是以剥削的形式发生的。现在，在新的生产形式中，这种进步是工人们共同关心的。保持自己的生命是最直接的，但为未来的生产打下基础是他们任务中最光荣的部分。他们将不得不确定他们总劳动力的哪一部分应该用于制造更好的机器和更高效的工具，用于研究和实验，以促进工作和改进生产。

此外，社会总时间和劳动的一部分必须花在非生产性但必要的活动上，用于一般行政管理、教育和医疗服务。儿童和老人将在没有相应成就的情况下获得他们的产品份额。必须维持无法工作的人；尤其是第一次会有大量前资本主义世界留下的人类残骸。可能会流行这样的规则，即生产性工作是成年人的年轻部分的任务；或者，换句话说，这是每个人在他生命中那个时期的任务，那个时期的积极活动的倾向和能力都是最大的。由于这部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生产所有生活必需品所需的时间将不断减少，

生产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在于以统计和簿记的形式精心管理。所有不同商品的消费统计，工业厂房、机器、土壤、矿山、运输工具的能力统计，城镇、地区和国家的人口和资源统计，所有这些都以有序的数字数据行显示了整个经济过程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过程的统计已经为人所知。但由于私人商人的独立性和有限的视野，它们仍然不完善，它们只发现了有限的应用。现在它们是生产组织的起点；生产正确数量的商品，必须知道使用或需要的数量。同时统计作为生产过程数值登记的压缩结果，记账的综合总结，表达发展历程。

一般的簿记，包括各个企业的行政管理，将它们全部结合成社会经济过程的代表。在不同程度的范围内，它记录了物质转化的整个过程，从原材料的来源，经过所有的工厂，经过所有人的手，一直到可供消费的商品。在将某种合作企业的成果整合为一个整体时，它比较了它们的效率，平均了所需的劳动时间，并将注意力引向了开放的道路。一旦进行了生产组织，管理就是一个相互连接的计算办公室网络的相对简单的任务。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企业集团，每一个生产部门，各乡镇、各区，为生产、为消费，都有办公室，负责管理，收集、处理、讨论数字，并把数字做成明晰易查的形式。他们的共同工作使生活的物质基础成为一个精神主导的过程。作为一个简单易懂的数字图像，生产过程向每个人开放。在这里，人类观察和控制自己的生活。工人和他们的委员会在有组织的合作中设计和计划的内容在性质和结果中显示在簿记数字中。只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工作使生活的物质基础成为一个精神主导的过程。作为一个简单易懂的数字图像，生产过程向每个人开放。在这里，人类观察和控制自己的生活。工人和他们的委员会在有组织的合作中设计和计划的内容在性质和结果中显示在簿记数字中。只是因为

它们永远在每个工人的眼前，使生产者自己的社会生产方向成为可能。

这种经济生活组织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下发展起来的组织形式。它更完美，更简单。资本主义组织的错综复杂和困难，需要大商人的广受赞誉的天才，总是处理他们的相互斗争，用资本主义战争的艺术和技巧来制服或消灭竞争对手。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简单的目的，即提供人类的生活必需品，使整个结构简单明了。从根本上说，大量的管理并不比少量的管理更困难或更复杂；只有几个密码必须放在数字后面。小团体中丰富多样的欲望和愿望不亚于大群，

数字行政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性质。作为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国家财政管理始终是必要的，计算官员是国王或其他统治者的下属仆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受制于一个包罗万象的中央组织的地方，那些掌握中央行政权的人将成为经济的领导者，并发展成为统治官僚。当俄罗斯 1917 年的革命导致工业迅速扩张时，大批工人仍被挤进新工厂的村庄的野蛮无知所渗透，他们无力遏制官僚机构日益上升的统治地位，然后组织起来制定新的统治阶级。1933年在德国时，

当工人作为他们的劳动主人和自由生产者组织生产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通过簿记和计算进行管理是某些人的一项特殊任务，就像敲铁或烤面包是其他人的一项特殊任务一样，都同样有用和必要。计算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

既不是仆人也并非统治者。他们并非为工人委员会服务的官员，必须乖乖地执行他们的命令。他们是一群工人，就像其他群体一样，他们自己集体管理自己的工作，处理他们的工具，履行他们的职责，就像每个群体一样，不断地与整体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必须为工人大会和理事会的讨论和决定提供基本数据的专家。他们必须收集数据，以易于理解的表格、图表、图片的形式呈现，让每个工作人员每时每刻都能清楚地了解事物的状态。他们的知识并非赋予他们权力的私有财产；他们并非是一个拥有专有行政知识的机构，因此无法以某种方式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的劳动成果，即工作进展所需的数字洞察力，可供所有人使用。这种一般知识是工人和他们的委员会进行劳动组织的所有讨论和决定的基础。

历史上第一次，经济生活，无论从总体上还是在细节上，都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样摆在人类眼前。社会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隐藏在黑暗深处的巨大群众，到处被商业和生产的统计数据所照亮，现在已经进入了完全的白天，并显示出它的详细结构。在这里，我们处理一门社会科学，它由有序的事实知识组成，从中很容易掌握主要的因果关系。它构成了劳动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正如对自然事实的认识，也将它们浓缩为因果关系，构成了劳动的技术组织的基础。作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简单事实的知识，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它，并使他能够调查和掌握整体的必要性以及他自己在其中的一部分。它形成了生产者能够指导生产和控制他们的世界的精神装备。

5. 反对意见

新社会结构的原则显得如此自然和不言而喻，以至于似乎没有多少怀疑或反对的余地。只要社会活动的新鲜风暴没有吹过它们，这些疑虑就来自于那些在头脑中布满蜘蛛网的古老传统。反对意见是由迄今为止领导社会的其他阶级提出的。因此，首先我们必须考虑资产阶级、资本家统治阶级的反对意见。

有人可能会说，资产阶级成员的反对并不重要。我们无法说服他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他们的观念和信念，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念和信念，都是阶级观念，是由与我们不同的阶级条件决定的，是由生活条件和社会功能的差异决定的。我们不必通过推理来说服他们，而是要以权力击败他们。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资本主义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力量，是支配工人思想的力量。统治阶级的思想支配着社会，渗透在被剥削阶级的头脑中。从根本上说，它们是由生产制度的内在力量和必然性固定在那里的。他们实际上是通过教育和宣传，通过学校、教会、新闻、文学、广播和电影的影响植入那里的。只要这一点成立，工人阶级对自己的阶级地位缺乏认识，默认剥削是正常的生活条件，就不会想到反抗，也不会战斗。臣服于大师教义的心，是无法获得自由的。他们必须先克服资本主义对他们思想的精神影响，然后才能真正摆脱它的枷锁。资本主义必须先理论上被打败，然后才能在物质上被打败。因为只有绝对确定他们的意见的真实性以及他们的目标的正义性，才能给予工人胜利所需要的信心。因为只有犹豫和疑虑才会削弱敌人的力量。因为那时只有摇摆不定的中间群体，而不是为资本主义而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新秩序的好处。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来自资产阶级一方的反对意见。他们直接从它的世界观出发。对资产阶级来说，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能的和自然的社会制度，或者至少，因为在更原始的形式之前，它是最发达的最终形式。因此，资本主义所呈现的所有现象都不是暂时的，而是自然现象，建立在人的永恒本性之上。资产阶级看到了工人对日常劳动的强烈反感；以及他们如何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屈服于它。它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人天生厌恶有规律的生产性工作，因此必然会继续贫穷——除了精力充沛、勤奋和有能力的少数人，他们热爱工作，因此成为领导者、董事和资本家。因此，如果工人集体成为生产的主人，没有以个人劳力获得个人报酬的竞争原则，懒惰的大多数人将尽可能少做事，试图以更勤奋的少数人的工作为生；结果必然是普遍贫困。上个世纪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美好的进步，一切的丰饶，当个人利益的刺激消失时，都将化为乌有；人类将重新陷入野蛮状态。上个世纪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美好的进步，一切的丰饶，当个人利益的刺激消失时，都将化为乌有；人类将重新陷入野蛮状态。上个世纪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美好的进步，一切的丰饶，当个人利益的刺激消失时，都将化为乌有；人类将重新陷入野蛮状态。

为了反驳这些反对意见，只要指出它们形成了社会另一面、剥削阶级方面的自然观点就足够了。在历史上，旧统治者从来没有能够承认新崛起阶级的能力。他们预计，一旦它试图管理事务，就会不可避免地失败；新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只有在征服和征服了权力之后才能表现出这些。因此，现在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阶级的内在力量；他们对社会结构和生产劳动性质的深入了解表明，资本主义观点是徒劳的。当然，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能力。但不是以预先经受考验的形式。他们的考验将是他们的战斗和胜利。

这不是与资产阶级争论，而是与工人同工争论。仍然渗透到他们中的广大群众的中产阶级思想主要在于怀疑和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力量。只要一个阶级不相信自己，他们就不能指望其他群体相信他们。这种缺乏自信，现在的主要弱点，不能完全

在资本主义及其许多有辱人格和令人筋疲力尽的影响下被淘汰。然而，在紧急时刻，世界危机和迫在眉睫的毁灭，迫使工人阶级起义和战斗，一旦获胜，也将迫使它控制生产。然后，迫切需要的指挥权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植入的胆怯的怯懦踩在脚下，而强加的任务会激发出意想不到的能量。无论他们心中有什么犹豫或怀疑，工人们肯定知道这一点：他们比闲散的有产者更了解工作是什么，他们可以工作，而且他们会工作。资产阶级的徒劳的反对将随着这个阶级本身而崩溃。

其他方面提出了更严重的反对意见。来自那些认为自己并被视为朋友、盟友或工人阶级代言人的人。在后来的资本主义中，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者、工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人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营利性生产是坏的，必须消失，必须为某种社会主义生产制度让位。他们说，生产组织是为所有人提供丰富的手段。必须通过模仿工厂内部的有组织的秩序来消除整个生产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就像在一个有指导的企业里，每一个细节的完美运行和整体的最高效率都是由董事和员工的中央权威来保证的，

他们说，缺乏这样的统治权是必须反对以工人委员会为手段的组织制度的原因。他们争辩说，如今的生产不是像我们祖先过去那样使用简单的工具，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进行调查，而是应用最抽象的科学，只有有能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接触到。他们说，对错综复杂的结构和有能力的管理有清晰的认识，需要只有少数人才具备的人才；没有看到大多数人被狭隘的自私所支配，缺乏承担这些重大责任的能力甚至兴趣。工人们是否应该愚蠢地拒绝最有能力的人的领导，并试图通过

他们自己的群众，那么，无论他们多么勤劳，他们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每个工厂很快就会一片混乱，结果就是衰落。他们必须失败，因为他们无法召集足够权威的领导力量来强制服从，从而确保复杂组织的顺利运行。

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中心力量？他们争辩说，我们已经在州政府中拥有它。迄今为止，政府的职能仅限于政治事务；它必须把它们扩展到经济事务——正如它在一些小事上已经被迫做的那样——扩展到生产和分配的一般管理。因为与饥饿和苦难的战争不是同等地，甚至比与外敌的战争更重要吗？

如果国家指导经济活动，它就充当社区的中心机构。生产者生产的主人，不是单独的小团体，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作为整个阶级，作为全体人民，他们是他们的主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其最重要的部分而言，是指国家所有，即由国家代表的全体人民。当然，由人民选择统治者的民主国家。群众在任何地方、在工厂、在工会、在国家中选择他们的领导人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可以称为普遍民主。一旦被选中，这些领导人当然必须严格服从。因为只有这样，通过服从能干的生产领导者的命令，组织，

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言人的观点。显然，这种社会组织计划与生产者对生产的真正处置完全不同。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主人只是名义上的，正如人民对国家的主人也只是名义上的一样。在所谓的民主国家，所谓的议会是由普选产生的，政府根本不是人民指定的代表，是其意志的执行者。每个人都知道，在每个国家，政府都掌握在由政治家和高级官员组成的小型、通常是世袭或贵族团体的手中。议员，他们的支持者团体，不是被选民选为执行他们意志的受托人。实际上，选民只需要在

两组政治家，由两个主要政党挑选、介绍和宣传，根据结果，他们的领导人要么组成执政内阁，要么作为"忠诚的反对派"暂缓轮到他们。掌管事务的国家官员也不由人民选举产生；他们是由政府从上面任命的。即使精明的广告称他们为人民的仆人，实际上他们是人民的统治者、主人。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正是这种官僚机构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指导生产。他们支配着生产资料，他们掌握着劳动的最高指挥权。他们必须注意一切运行良好，他们管理生产过程并确定产品的分配。于是工人们有了新的主人，他们将工资分配给他们，其余的产品由他们自己支配。这意味着工人仍然受到剥削；国家社会主义也可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这取决于它所强调的不同方面，以及工人影响力的大小。

国家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中产阶级等工人阶级看到并了解社会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的设计。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得以保留，工人在领导人的指挥下运行机器；但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改进的上层，一个人道改革者的统治阶级，而不是渴望利润的资本家。作为人类真正的恩人的改革者将他们的能力应用于将劳动群众从贫困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理想任务。

不难理解，在19世纪工人们刚刚开始反抗和斗争，但还没有能够夺取社会权力的时候，这种社会主义理想得到了许多拥护者。不仅在同情受苦群众的中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中，而且在工人本身中也是如此。因为这里在他们面前浮现出一种摆脱枷锁的景象，他们只需在投票中简单地表达意见，利用他们选票的政治权力让他们的救赎者而不是他们的压迫者进入政府。当然，如果这只是在资本主义之间进行平静讨论和自由选择的问题

和群众的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就有很好的机会。

但现实不同。资本主义掌权，它捍卫自己的权力。有没有人会幻想资产阶级会因为投票而放弃它的统治、统治、利润、存在的基础，从而放弃它的存在本身？或者更重要的是，在群众集会或街头游行中展示的宣传辩论、舆论运动？它当然会战斗，坚信自己的权利。我们知道，即使是改革，资本主义的每一次微小改革都必须进行斗争。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到了极点；内战和流血事件不会或很少发生。因为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公众舆论在工人的坚决反抗的推动下，看到他们的要求中，资本主义本身并没有在本质上受到影响，利润本身也没有受到威胁。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本身作为一个统治和剥削阶级的存在受到威胁，那么整个中产阶级都会支持它。如果它的统治、剥削和利润受到威胁，不是来自外表的虚假革命，而是来自社会基础的真正革命，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它会全力抵抗。那么，战胜它的力量在哪里呢？高尚的改革者的无可辩驳的论据和善意，这一切都无法遏制，更不能摧毁其坚实的力量。世界上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不能被别人解放；它只能自己释放。

但这场斗争将是漫长而艰难的。因为资产阶级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在国家和政府的结构中根深蒂固，拥有它们所有的机构和资源，它们的道德权威以及它们的镇压手段。它处置了地球上的所有宝藏，可以花费无限的金钱来招募、支付和组织捍卫者，并带走舆论。它的思想和观点遍布整个社会，充斥着书籍和报纸，甚至支配着工人的思想。这就是群众的主要弱点。

反对它的工人阶级当然有自己的人数，他们已经占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的大多数。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直接控制机器，运行或停止机器的能力。但是，只要他们的思想依赖于主人的思想并被主人的思想所占据，只要工人是孤立的、自私的、心胸狭隘的、竞争的个体，它们就无济于事。单是数量和经济重要性就如同沉睡的巨人的力量；他们必须首先通过实际的战斗来唤醒和激活。知识和团结必须使他们成为积极的力量。通过为生存而斗争，反对剥削和苦难，反对资产阶级和国家的权力，通过争取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工人必须获得对自己地位的认识，

我们无法预见世界政治的漩涡会激起他们什么。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不仅仅是几年的问题，也不是一场短暂的革命斗争。这是一个历史进程，需要整个时代的起起落落、斗争和平静，但又需要不断进步。这是社会的内在变革，不仅因为阶级的权力关系颠倒了，因为财产关系发生了变化，因为生产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组，而且主要是——所有这些事情的决定性基础——因为工人阶级本身在其最深的性格被改变。他们从顺从的臣民变成了自由自在的命运主人，能够建立和管理他们的新世界。

伟大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告诉我们，对于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性格必须改变。并且它被环境和教育所改变。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科学家卡尔·马克思，他完成了他的前任的理论，他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改变环境，必须通过斗争，通过阶级斗争来教育自己，反对剥削和压迫。改革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枯燥的机械学说，它相信对于社会革命来说，改变政治制度和生活的外部条件就足够了，而不需要人的内在转变，即把顺从的奴隶变成骄傲的、充满活力的战士。国家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乌托邦，因为它假装通过简单地通过宣传将人们转变为新的政治观点来实现新的生产体系。社会民主党不能，也不愿意带领工人阶级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因此，当大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使以投票方式获胜的社会主义成为过时的幻想时，它就倒下了。

然而，社会主义思想仍然具有其重要性，尽管现在以不同的方式。它们遍布全社会，在有社会感情的中产阶级中以及在工人群众中。他们表达了对一个没有剥削的世界的渴望，加上工人对自己的权力缺乏信心。这种心态不会在第一次成功后立即消失；因为到那时，工人们就会意识到他们的任务艰巨，资本仍然强大的力量，以及旧世界的所有传统和制度如何阻碍他们前进。当他们如此犹豫不决时，社会主义将指向一条看似更容易的道路，而不是被如此难以克服的困难和无尽的牺牲所困扰。因为就在那时，由于他们的成功，许多具有社会意识的改革者将作为有能力的盟友和朋友加入他们的行列，将他们的能力用于为新兴阶级服务，当然，他们声称自己的重要职位，按照他们的想法采取行动和领导运动。如果工人让他们上任，如果他们建立或支持社会主义政府，那么强大的现有国家机器就可以用于新的目的，可以用来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并建立法律自由。这种行动方式比无情的阶级战争更有吸引力！确实是的；结果与19世纪革命运动中发生的情况相同，当时在街头与旧政权作斗争的群众随即被邀请回家，重返工作岗位并信任自封的“

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倾向于使工人产生怀疑，增加或加强对自己权力的不信任，使他们对他们的任务和潜力的意识淡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在的社会功能，也是工人在未来斗争中取得成功的每一个时刻。从为自由而战

辉煌的未来，工人们将被温和的新奴役的柔和光芒所吸引。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受到严重打击的时候，凡是不信任和害怕群众不受限制的自由，凡是希望保持主仆之分的人，都会团结在这面旗帜下。合适的口号很容易被框定：“秩序”和“权威”反对“混乱”，“社会主义”和“组织”反对“无政府状态”。事实上，对于中产阶级的思想来说，工人本身就是他们工作的主人和领导者的经济体系与无政府状态和混乱是相同的。因此，社会主义在未来所能发挥的唯一作用将是成为阻碍工人争取自由的障碍。

总而言之：改革者提出的社会主义重建计划必然失败，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产生力量来战胜资本主义的力量。其次，因为只有工人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自己的战斗，他们才能发展成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强大力量。社会主义试图阻止的正是这场斗争。而一旦工人打败了资本主义力量，赢得了自由，他们为什么要放弃它并服从新的主人呢？

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确实应该而且必须这样做。男性实际不平等的理论。它指出，大自然本身使他们与众不同：有能力、有才华和精力充沛的少数人从无能、愚蠢和缓慢的多数人中崛起。尽管所有理论和法令都规定了形式上和法律上的平等，但有才华、精力充沛的少数人带头，而无能的多数人则跟随并服从。

统治阶级不是第一次试图将其统治解释为两种人与生俱来的差异的结果，一种天生注定要骑马，另一种注定要骑驴。前几个世纪的地主贵族为了捍卫自己的特权地位，吹嘘自己是从征服低等平民种族的高贵种族中抽身出来的。大资本家通过断言他们有大脑而其他人没有大脑来解释他们的主导地位。同样，现在尤其是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明天的合法统治者，声称他们的精神优势。他们形成了迅速增加的受过大学训练的官员阶层，

自由职业，专门从事脑力工作，研究书籍和科学，他们认为自己是最有智慧的人。因此，他们注定要成为生产的领导者，而没有天赋的群众则要从事不需要大脑的体力劳动。他们不是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不是资本，而是智力应该指导劳动。更何况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结构，建立在抽象和困难的科学之上，只有最高的智慧才能接受、掌握和处理它。如果劳动群众由于缺乏洞察力而没有认识到这种需要高级知识领导的必要性，如果他们愚蠢地试图将方向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混乱和毁灭将是不可避免的后果。

现在必须指出，这里的知识分子一词并不意味着拥有智力。知识分子是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具有特殊功能的阶级的名称，其主要需要大学培训。智慧，善解人意，存在于所有阶级的人中，在资本家和工匠中，在农民和工人中。在“知识分子”身上发现的并不是高超的智力，而是一种处理科学抽象和公式的特殊能力，通常只是记忆它们，并且通常与对其他生活领域的有限概念相结合。他们的自满表现出一种狭隘的理性主义，他们不知道在所有人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许多其他品质。人的性格和程度各不相同，丰富多样：这里有抽象的理论力量，那里有实践技能，这里有敏锐的理解力，那里有丰富的幻想，这里有快速的把握，那里有深沉的思索，这里有耐心的毅力，这里有轻率的自发性，这里有不屈不挠的行动和战斗的勇气，那里有包容的道德慈善事业。所有这些都是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反过来，根据情况，他们在实践和劳动的紧急情况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将它们中的一些区分为优越，将另一些区分为低级是愚蠢的。他们的差异意味着人们对最多样化活动的偏好和资格。其中，抽象或科学研究的能力，在资本主义下往往退化为有限的训练，在关注和指导技术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仅作为许多其他能力之一。当然，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理由看不起

非知识分子。历史学家特里维良（Trevelyan）在谈到近三个世纪以前的时代时，难道没有谈到“穷人中的丰富想象力、情感深度、活力和智力多样性……一旦觉醒到使用他们的想法”？

当然，在所有这些品质中，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天赋。有才能或天才的男人和女人超越他们的同胞。可能它们比现在在资本主义下的数量还要多，因为资本主义对人类品质的忽视、滥用和剥削。自由的人类将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以及以更大的力量促进共同事业的意识，将使他们比在剥削世界中的任何物质特权所能做的更大的满足。

让我们考虑一下知识阶层的主张，即精神对体力劳动的统治。精神不应该支配身体、身体活动吗？当然。人的心灵是大自然的最高产物；他的精神能力使人超越动物。头脑是人最宝贵的财富；这使他成为世界之主。人类工作与动物活动的区别在于这种思维规则，即表演前的思考、冥想和计划。通过生产过程的日益复杂化和对科学的日益依赖，这种理论、思想力量对实际工作的支配变得越来越强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工作者应该支配体力劳动者。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区别不是建立在自然界中，而是建立在社会中；这是一种人为的阶级区分。所有的工作，即使是最简单的，都是精神的和手工的。对于各种工作，直到通过重复变得自动，思考是必要的；这种思想和行动的结合是人类所有活动的魅力所在。同样在自然分工下，由于偏好和能力的差异，这种魅力依然存在。然而，资本主义已经破坏了这些自然条件。为了增加利润，它把分工夸大到片面专业化的极致。三个世纪前，在制造系统的初期，

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能力，身心都被削弱了。同样，现在的资本主义为了提高生产力和利润，将工作的脑力和体力部分分开，并以牺牲其他能力为代价，使它们成为专门训练的对象。它使共同构成自然劳动的两个方面成为不同行业 and 不同社会阶层的专属任务。体力劳动者因在肮脏的环境中长时间没有精神的工作而感到疲倦，无法发展他们的思维能力。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理论训练，远离实际工作和身体的自然活动，必须求助于人工替代品。在这两个群体中，人类的全部禀赋都被削弱了。假设这种资本主义堕落是永恒的人性，

通过另一种论点，支持知识分子阶级对精神和社会领导力的主张得到支持。有学问的作家指出，人类的整个进步都归功于少数几个天才。正是这些数量有限的发现者、发明家和思想家，建立了科学，改进了技术，构思了新的想法，开辟了新的道路，然后他们的广大同胞追随并模仿了他们。所有的文明都是建立在这少数杰出的头脑之上的。所以人类的未来，文化的进一步进步，有赖于这样优秀的人的培育和选拔，会因为普遍的平级而受到威胁。

假设这个断言是真的，那么讽刺性的反驳可能是，这些优越的大脑，我们这个可怜的世界，确实符合如此狭窄的基础，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如果那些伟大的先驱者见证了他们的发现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将不会感到非常自豪。如果我们不能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对人性感到绝望。

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无论谁对科学、技术或其他领域的任何重大发现进行详细研究，都会对与之相关的大量名称感到惊讶。然而，在后来流行和删节的历史教科书中，许多肤浅误解的根源，只有少数几个显赫的名字被保留和崇高，如

如果他们是唯一的功劳。因此，这些被创造了非凡的天才。事实上，每一个伟大的进步都源于一个孕育着它的社会环境，从四面八方涌现出新的想法、建议和洞察力。没有一个伟人，因为他们采取了决定性和显着的步骤而在历史上受到颂扬，如果不是他的成就所依据的大量先驱者的工作，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此外，这些最有才华的思想家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被誉为世界进步的创造者，但根本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他们往往不为同时代人所知，在退休后默默工作；他们大多属于臣民阶级，有时甚至受到统治者的迫害。他们今天的等价物不是那些吵闹的知识分子领导者，而是沉默的工人，鲜为人知，也许被嘲笑或迫害。只有在一个自由生产者的社会中，他们能够理解精神成就的重要性并渴望将其应用于所有人的福祉，创作天才才会得到同胞的充分认可和评价。

为什么从过去所有这些天才人物的毕生工作中，没有比现在资本主义更好的结果呢？他们能做的，是为高劳动生产率奠定科学技术基础。由于他们之外的原因，它成为统治少数群体的巨大权力和财富的源泉，他们成功地垄断了这一进步的成果。然而，一个人人享有自由和富足的社会，无论如何都不能靠少数几个杰出人物的任何优越性来实现。它不取决于少数人的头脑，而是取决于多数人的性格。就依靠科学和技术创造丰富而言，它们已经足够了。缺乏的是把工人群众凝聚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统一体的社会力量。新社会的基础不是他们可以采用什么知识，他们可以模仿什么技术，而是他们可以在自己身上培养出什么样的社区感觉和有组织的活动。这个新角色不能被别人灌输，它不能从服从任何主人开始。它只能从独立行动中萌芽，从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萌芽，从对主人的反抗中萌芽。高人一等的天才在这里都无济于事。

人类进步的重大决定性一步，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本质上是劳动群众的变革。只有通过群众自己的行动、反抗和努力，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本质是人类的自我解放。从这个观点来看，知识精英的干练领导显然无济于事。任何强加它的企图都只会是令人讨厌的，它会阻碍必要的进步，因此会起到反作用力的作用。知识分子方面的反对，基于工人阶级目前的不足，在世界形势迫使群众为世界革命而斗争时，实际上会得到反驳。

6. 困难

更本质的社会重建困难来自于伴随着企业发展和规模的不同而出现的观念差异。

从技术和经济上讲，社会由大企业、大资本主导。然而，大资本家本身只是有产阶级的一小部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背后有整个食利者和股东阶层。但是，这些仅仅是寄生虫，无法为阶级斗争提供坚实的支持。如果没有小资产阶级和整个小商人阶级的支持，那么大资本将处于尴尬的境地。在它对社会的统治中，它利用了从小贸易世界中产生的思想和情绪，占据了这些行业的主人和工人的头脑。工人阶级必须认真考虑这些想法，因为它的任务和目标是在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小型资本主义企业中，老板通常是所有者，有时是唯一的所有者；如果不是，股东是少数几个朋友或亲戚。他是自己的导演，通常是最好的技术专家。在他的身上，技术领导者和营利资本家这两种职能没有分离，甚至难以区分。他的利润似乎不是来自他的资本，而是来自他的劳动，不是来自对工人的剥削，而是来自雇主的技术能力。他的工人，无论是作为一些熟练的助手还是作为不熟练的手，都非常清楚老板的普遍经验和专业知识。在大型企业中，由受薪官员领导的技术领导，

必须清楚的是，这里不存在阻碍工业技术组织的真正困难。很难想象，小店里的工人竟然想开除最优秀的专家，甚至

前老板，如果他真诚地愿意以他的全部技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他们的工作。这不是有悖于新世界的基础和学说，排斥资本家吗？工人阶级在新的基础上重组社会时，不一定要应用某种理论学说；但是，为了指导它的实际措施，它拥有一个伟大的主导原则。该原则是明眼人可行的活生生的试金石，它宣称从事工作的人必须规范工作，并且所有在生产中实际合作的人都处置生产资料，排除所有财产或资本利益。正是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工人才能面对组织生产中的一切问题和困难，并找到解决办法。

小行业中技术落后的生产部门肯定会遇到特殊的但不是本质的困难。如何以自治协会的方式组织它们，如何将它们与社会组织的主体联系起来，必须主要由这些部门的工人来解决，尽管其他方面的合作可能会有所帮助。一旦政治和社会权力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其重建思想主导思想，显然，每个愿意在劳动共同体中合作的人都会受到欢迎并找到位置和适合他能力的任务。此外，由于社区意识的增强和对工作效率的渴望，

主要困难在于精神倾向，即这里所有从事小行业的人、大师以及工匠和工人的思维方式。它使他们无法将大资本主义和大企业的问题视为真正的主要问题。然而，很容易理解，作为他们思想基础的小贸易的条件，并不能决定以大资本主义为源头和推动力的社会转型。但同样清楚的是，这种普遍观点的差异可能是不和谐和冲突、误解和困难的充分来源。斗争中的困难，建设工作中的困难。在小企业的情况下，社会和道德品质的发展方式与大企业不同；

组织并没有以同样的程度支配思想。虽然工人们可能更任性，更不顺从，但团契和团结的冲动也更少。所以宣传在这里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是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理论学说的意义上，而是在其纯粹意义上揭示对一般社会的更广泛观点，因此这些观念不是由对自身条件的狭隘经验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劳动的更广泛和基本条件决定的。大的。

这对农业来说更有利，因为小企业数量更多，重要性也更大。此外，还有一个物质上的差异，因为这里有限的土壤产生了另一种寄生虫。它对客厅和食品生产的绝对必要性使土地的所有者能够向所有想使用它的人征收贡品；在政治经济学中称为地租。所以这里自古就有一种不以劳动为基础，受国家权力和法律保护的所有权；一种仅由证书、所有权构成的所有权，保证了对社会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的要求。农民向地主支付租金或向房地产银行支付利息，公民，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为贫瘠的土地支付高昂的房租，都被土地财产剥削。一个世纪前，在小资本主义时代，地主的闲置收入与商人、工人和工匠来之不易的收入形成对比，这两种收入形式之间的差异被强烈地认为是不正当的抢劫，该项目多次提出废除它，通过国有化的土壤。后来，当资本主义财产越来越多地采取同样形式的不劳而获的凭证时，土地改革就沉默了。资本家与地主、利润与地租的对立消失了；土地财产现在只是资本主义财产的多种形式之一。被强烈地认为是不正当的抢劫，以至今一再提出通过将土地国有化来废除它的项目。后来，当资本主义财产越来越多地采取同样形式的不劳而获的凭证时，土地改革就沉默了。资本家与地主、利润与地租的对立消失了；土地财产现在只是资本主义财产的多种形式之一。被强烈地认为是不正当的抢劫，以至今一再提出通过将土地国有化来废除它的项目。后来，当资本主义财产越来越多地采取同样形式的不劳而获的凭证时，土地改革就沉默了。资本家与地主、利润与地租的对立消失了；土地财产现在只是资本主义财产的多种形式之一。

自己耕作的农民兼具三个社会阶级的特征，他的收入不加区别地包括自己的劳动工资、经营农场和剥削农民的利润以及所有权租金。在部分仍然作为理想化过去的传统的原始条件下，农民在自己或租用的土地上为自己和家人生产了几乎所有必需品。在现代，农业也必须为工业人口提供食物，

逐渐在各地，并且在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占多数。作为回报，农村阶级得到工业产品，他们需要这些产品用于更多目的。这不完全是家庭事务。世界粮食需求的大部分是由大型企业在新大陆的处女地上通过资本主义路线提供的；虽然它耗尽了那些广阔平原上未开发的肥沃，但它通过廉价竞争压低了欧洲地产的租金，引发了农业危机。但是，在欧洲古老的土地上，如今的农业生产也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农民出售他们产品的主要部分并购买他们生活所需的東西。所以他们受制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变迁，现在被低价压制，抵押或破产，然后利用有利条件牟取暴利。由于租金的每一次上涨都会因地价的上涨而石化，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前业主成为食利者，而下一个业主则以较重的开支开始，在价格下跌的情况下遭受破产。因此，农业阶级的经济地位总体上被削弱了。总的来说，他们的状况和对现代社会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小资本家或工业中的独立商人。

然而，由于土壤数量有限，存在差异。而在工商业中，只要资金少，就可以冒险创业，与竞争对手作斗争，而当其他人占据他需要的土地时，农民就无法进入名单。为了能够生产，他必须首先拥有土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自由处置只有作为所有权才有可能；如果他不是土地所有者，他只能通过忍受自己被土地所有者的剥削来工作和运用他的知识和能力。所以所有权和劳动在他心中是紧密相连的；这是农民经常受到批评的财产狂热的根源。所有权使他能够通过繁重的劳作在他的所有岁月中谋生。通过出租或出售他的财产，从而靠闲置地主的租金生活，所有权还使他在晚年能够享受到每个工人在辛勤工作后应有的生活。与自然和气候的可变力量的持续斗争，技术刚刚开始受到现代科学的指导，因此强烈依赖于传统方法和个人能力，资本主义条件的压力加剧了这种斗争。这场斗争造就了强烈的固执的个人主义，使农民成为特殊的 资本主义条件的压力加剧了这种情况。这场斗争造就了强烈的固执的个人主义，使农民成为特殊的 资本主义条件的压力加剧了这种情况。这场斗争造就了强烈的固执的个人主义，使农民成为特殊的

具有特殊心态和观点的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思想和目标格格不入。

尽管如此，现代发展在这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大资本主义企业、地主银行和铁路巨头的暴虐权力，农民依靠他们获得信贷和运输，挤压和摧毁了他们，有时甚至将他们带到了叛乱的边缘。另一方面，小企业必须确保大企业的一些优势，这对于加强合作，以及购买化肥和材料以及为积累的城市人口采购必要的食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里，对统一标准化产品的需求，例如在乳制品生产中，要求严格的规定和控制，各个农场必须服从。所以农民们被教导了一点社区的感觉，他们粗犷的个人主义不得不做出许多让步。但是这种将他们的作品纳入社会整体的做法采取了资本主义形式，即服从外国的主宰，从而刺痛了他们的独立感。

所有这些条件决定了农村阶级对工人社会重组的态度。农民虽然是自己企业的独立经营者，堪比产业资本家，但在生产性劳动中往往是自己参与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尽管作为地主将地租收入囊中，但他们的存在与他们艰苦的生产活动息息相关。他们作为生产者、工人和工人一样对土地的管理和控制，完全符合新秩序的原则。他们以地主的身份对土地的控制与这些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然而，他们从来没有学会区分他们立场的这些完全不同的方面。而且，

这种观点上的差异可能会在工业生产阶级和农业生产阶级之间引起许多分歧和困难。

工人必须绝对严格地坚持排除一切所有权剥削利益的原则；他们只承认基于生产性工作的兴趣。此外，对于产业工人来说，大多数人口与农业生产隔绝意味着饥饿，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对于欧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跨洋交通，与其他粮食生产大陆的交流，当然在这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毫无疑问，必须以某种方式建立各国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共同组织。

关键是，产业工人与农民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在观念和观念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没有真正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因此会有很多困难和误解，是异议和冲突的根源，但不会有工人阶级和资本之间的刀战。尽管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农民在传统的政治和狭隘的社会口号的领导下，作为财产利益的捍卫者站在资本一边反对工人——未来可能仍然如此——但他们自己真正利益的逻辑最终必须放在他们反对资本。然而，这还不够。作为小生意人，他们可能会满足于通过工人的胜利而摆脱压力和剥削，无论是否有他们的帮助。但是之后，根据他们的想法，这将是一场使他们成为绝对和自由的土地私有者的革命，类似于以前的中产阶级革命。反对这种趋势，密集宣传的工人不得不反对新的原则：生产是一种社会功能，所有生产者的社区都掌握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建立这个工农业生产共同体的坚定意志。农村生产者将是他们自己的主人，以他们自己的责任来规范和指导他们的工作，它与生产的工业部分的联系将是所有工人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共同事业。他们不断的相互交流将为农业提供所有可用的技术和科学手段和组织方法，

农业生产组织中遇到的问题部分与工业中的问题相同。在大型企业，如大型

在机动机器的帮助下进行玉米、小麦和其他大规模生产的庄园，工作的管理由工人社区及其委员会制定。在需要细心处理小生产单位的情况下，合作将发挥重要作用。小型农场的数量和多样性将带来与小型工业相同的问题，其管理将是其自治协会的任务。类似但又各自不同的农场的这种地方社区可能需从整体上减轻社会管理对每个小单位的单独处理和计算。所有这些组织形式都是事先无法想象的。当他们站在实践的必要性面前时，它们将由生产者设计和建造。

7. 理事会组织

这里所考虑的社会制度可以称为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只是“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的宣传所使用的名称是用于其党专政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但什么是名字？名字总是被滥用来愚弄大众，熟悉的声音阻止他们批判性地使用他们的大脑并清楚地识别现实。因此，比寻找正确的名称更方便的是更仔细地研究该系统的主要特征，即理事会组织。

工人委员会是一种自治形式，它将在未来取代旧世界的政府形式。当然不是为了所有的未来；没有这样的形式是永恒的。当社区生活和工作成为自然习惯时，当人类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时，必然让位于自由，之前建立的严格的正义规则化为自发的行为。工人委员会是过渡时期工人阶级争夺统治地位、摧毁资本主义和组织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为了了解它们的真实性质，最好将它们与现有的组织和政府形式进行比较，这些形式在人们的头脑中是不言而喻的。

社区太大而无法在一次会议上聚集，总是通过代表或代表来管理他们的事务。因此，中世纪自由城镇的市民由市议会管理自己，所有现代国家的中产阶级都效仿英国，拥有自己的议会。当谈到由选定的代表管理事务时，我们总是想到议会。因此，尤其是议会，我们必须比较工人委员会，以辨别它们的主要特征。按理说，由于阶级之间、阶级目标之间的巨大差异，它们的代表机构也必然有本质的不同。

这种差异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工人委员会处理劳工事务，必须规范生产，而议会政治机构，讨论和决定法律和国家事务。政治经济，

然而，并非完全不相关的领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和议会采取措施并制定了生产顺利进行所需的法律；例如交通和交易的安全，工商业的保护，国内外商务和旅行的保护，司法行政，铸币和统度量衡。它的政治工作也是，乍看之下与经济活动无关，而是处理社会的一般情况，处理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构成生产制度的基础。所以政治，议会的活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称为生产的辅助。

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和经济的区别是什么？它们一起比较，就像一般规定与实际做法的比较一样。政治的任务是建立生产工作顺利进行的社会和法律条件；生产性工作本身就是公民的任务。于是就有了分工。一般规定虽然是必要的基础，但只是社会活动的一小部分，是工作的附属品，可以留给少数执政的政治家。生产性工作本身，即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内容，在于众多生产者的独立活动，完全充实了他们的生活。社会活动的基本部分是个人任务。如果每个人都照顾好自己的事情并做好自己的工作，整个社会运行良好。不时地，在议会选举的日子里，公民必须注意一般规定。只有在社会危机、重大决定和激烈角逐、内乱和革命时期，广大公民才不得不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些总规则中。一旦基本面决定了，他们就可以回到他们的私人企业，并再次将这些一般事务留给少数专家、律师和政治家、议会和政府。是否有广大公民不得不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些一般规定中。一旦基本面决定了，他们就可以回到他们的私人企业，并再次将这些一般事务留给少数专家、律师和政治家、议会和政府。是否有广大公民不得不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些一般规定中。一旦基本面决定了，他们就可以回到他们的私人企业，并再次将这些一般事务留给少数专家、律师和政治家、议会和政府。

完全不同的是通过工人委员会来组织共同生产。社会生产不是分成若干个独立的企业，每个企业都受制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生活任务；现在，它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成为全体工人的关怀对象，占据着他们的头脑，成为所有人的共同任务。一般规则不是附属的事情，留给一小部分专家；它是

主要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关注。政治和经济作为专家团体和大多数生产者的生活活动没有分离。对于一个生产者社区来说，政治和经济现在已经结合成一般监管和实际生产劳动的统一体。它们的整体是所有人的基本目标。

这一特点体现在所有诉讼程序的实践中。议会不是政客，也不是政府。他们是使者，携带和交换工人群体的意见、意图和意志。确实，不像冷漠的信使那样被动地携带他们自己一无所知的信件或信息。他们参加了讨论，他们作为主流观点的活跃代言人脱颖而出。所以现在，作为小组的代表，他们不仅能够在理事会会议上为他们辩护，而且同时他们也足够公正，可以接受其他论点，并向他们的小组报告更广泛遵守的意见。因此，它们是社会交往和讨论的器官。

议会的做法恰恰相反。在这里，代表们必须在不征求选民指示、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尽管国会议员为了保持他们的忠诚，可能会屈尊与他们交谈并阐述他的行为路线，但他这样做是作为自己行为的主人。根据他自己的意见，他投票是因为荣誉和良心决定了他。当然；因为他是政治专家，立法专家，不能任由无知的人指导。他们的任务是生产，私营企业，他的任务是政治，一般法规。他必须以崇高的政治原则为指导，不能受他们个人利益的狭隘自私的影响。这样，在民主资本主义政治家中，

在工人运动中，议会制原则也站稳了脚跟。在工会的群众组织中，或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庞大的政治组织中，董事会中的官员作为一种政府，对成员拥有权力，他们的

年度大会具有议会的性质。领导人自豪地称他们为劳工议会，以强调其重要性。批判性的观察家指出，派系纷争、领导人的煽动以及幕后的阴谋，都表明了与真实议会中出现的相同的退化。事实上，它们在本质上就是议会。不是一开始，那时工会还很小，忠诚的成员自己做所有的工作，而且大多是无偿的。但是随着成员的增加，出现了与整个社会相同的分工。劳动群众必须全神贯注于各自的个人利益、如何找到和保住工作、生活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此外，他们只是以最一般的方式，投票决定他们共同的阶级和群体利益。那些知道如何对付资本主义老板和国务卿的专家、工会官员和党的领导人，留下了详细的做法。只有少数地方领导人充分了解这些普遍利益，可以作为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尽管通常具有约束力的授权，但他们实际上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投票。

在理事会组织中，代表对选民的支配地位已经消失，因为它的基础，即分工已经消失。现在，劳动的社会组织迫使每个工人全神贯注于共同事业，即整个生产。作为生活基础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一如既往地完全占据了头脑。不是现在的形式，像关心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工作，与他人竞争。现在的生活和生产只能通过合作，通过与同伴的集体工作来保障。因此，这项集体工作在每个人的思想中都是最重要的。共同体意识是一切感觉和思想的背景和基础。

这意味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彻底革命。他现在学会了看社会，了解社区。以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的观点集中在与他的生意、工作、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有关的小部分。这对于他的生命，他的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个昏暗、未知背景的社会，在他可见的小世界后面徘徊。可以肯定的是，他经历了决定运气或失败的强大力量

作为他的劳动成果；但在宗教的引导下，他将它们视为超自然至高无上的力量。现在，恰恰相反，社会进入了完全的光明、透明和可知；现在，劳动的社会过程的结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现在他的观点是针对整个生产的。这对于他的生命、他的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生产现在是有意识调节的对象。社会现在是由人处理和操纵的事物，因此可以理解其本质特征。因此，工人委员会的世界改变了思想。

对议会制这种独立企业的政治制度来说，人民是许多不同的人；充其量，在民主理论中，每个人都宣称被赋予了相同的自然权利。为了选举代表，他们根据在选区的居住地进行分组。在小资本主义时代，生活在同一个城镇或村庄的邻居可能存在某种利益共同体。在后来的资本主义中，这种假设越来越成为一种虚构。住在同一个城镇的工匠、店主、资本家、工人有着不同和对立的利益；他们通常将选票投给不同的政党，并且有机会多数人获胜。Though parliamentary theory considers the man elect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nstituency,

在这方面，委员会组织与议会制完全相反。在这里，自然团体、合作工人、工厂人员作为一个统一体，指定他们的代表。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属于同一个人，所以他们可以派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真正的代表和代言人。在这里，完全的民主是通过参与工作的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来实现的。当然，任何站在工作之外的人在其监管中都没有发言权。在这个合作团体自治的世界里，所有与工作无关的人——例如从资本主义中留下来的大量：剥削者、寄生虫、食利者——不参与决策，这不能被视为缺乏民主。 .

七十年前，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自由人类的最终组织之间，将有一个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主人，而资产阶级还没有消失的过渡时期。他把这种状态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当时这个词还没有现代专制制度的不祥之声，也不能像后来的俄罗斯那样被滥用于执政党的专政。这仅仅意味着社会的主导权从资本家转移到了工人阶级。后来，人们完全被议会制思想所束缚，试图通过剥夺有产阶级对政治机构的选举权来实现这一概念。很清楚，它违反了平等权利的本能感觉，与民主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现在看到，委员会组织将马克思理论上所预料的东西付诸实践，但当时的实际形式还无法想象。当生产由生产者自己调节时，以前的剥削阶级自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没有任何人为的规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现在看来与议会组织的劳工民主是一致的。以前的剥削阶级自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没有任何人为规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现在看来与议会组织的劳工民主是一致的。以前的剥削阶级自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没有任何人为规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现在看来与议会组织的劳工民主是一致的。

这种劳动民主与以往社会制度的政治民主完全不同。资本主义下所谓的政治民主是一种模拟民主，是一种巧妙的制度，旨在掩盖少数统治者对人民的真正统治。理事会组织是真正的民主，劳动的民主，使劳动人民掌握自己的工作。在理事会组织下，政治民主消失了，因为政治本身消失了，让位于社会经济。由工人作为合作机构采取行动的委员会的活动，在不断研究的指导和对情况和需要的高度关注的指导下，涵盖了整个社会领域。所有措施都是在不断的交流中采取的，在议会中进行审议，在团体和商店中进行讨论，通过商店的行动和议会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事情永远不可能由政府的意志从上面指挥和宣布。它源于所有有关方面的共同意愿；因为它建立在所有人的劳动经验和知识之上，并且因为它深刻地影响着所有人的生活。措施只能以群众提出的方式执行

他们作为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付诸实践；外来约束无法强制执行，仅仅是因为缺乏这种力量。理事会不是政府；即使是最中央的委员会也不具有政府性质。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群众；他们没有权力机构。一切社会权力都掌握在工人自己手中。无论在哪里需要使用权力，以防止对现有秩序的干扰或攻击，它都来自商店工人的集体，并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在迄今为止的整个文明时期，政府都是必要的，作为统治阶级压制被剥削群众的工具。他们还越来越多地承担行政职能；但它们作为权力结构的主要特征是由维护阶级统治的必要性决定的。既然必要性消失了，工具也消失了。剩下的就是行政，是多种工作中的一种，是特殊工人的任务；取而代之的是组织的生命精神，是工人们以共同的思想为共同事业而不断的深思熟虑。强制完成理事会决定的是他们的道德权威。

在政府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时代，当政治权力不得不让给人民及其议会时，政府的立法部分和行政部分之间就出现了分离，有时由司法作为第三个独立权力来完成。立法是议会的任务，但申请、执行、日常管理都保留给一小群享有特权的统治者。在新社会的劳动共同体中，这种区别已经消失了。决定和执行是密切相关的；那些必须做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做出决定，而他们共同决定的事情他们自己必须共同执行。在群众众多的情况下，议会他们的决定机关。如果将执行任务委托给中央机构，这些机构必须具有指挥权，他们必须是政府；在执行任务落在群众自己身上的地方，议会缺乏这种性格。而且，根据监管和决策的不同问题和对象，不同的人在不同的

组合将被发送和收集。在生产领域本身，每个工厂不仅要精心组织自己广泛的活动，还必须横向与类似企业联系，纵向与提供材料或使用其产品的企业联系。在企业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中，在企业与生产部门的结合中，议事会的范围将越来越广，直至整个生产的中央组织。另一方面，消费组织，将所有必需品分配给消费者，将需要由所有相关人员组成的自己的代表委员会，并且将具有更多的地方性或区域性。

除了人类物质生活的这种组织之外，还有广泛的文化活动领域，以及那些对社会至关重要的非直接生产活动，例如儿童教育或关心所有人的健康。在这里，同样的原则也成立，即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对这些工作领域的自我调节的原则。在关心全民健康以及组织教育方面，所有积极参与的人，这里的医生，那里的教师，通过他们的协会来管理和组织整个服务，这似乎是完全自然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不得不靠着人类疾病或操练孩子来谋生和谋生，他们与整个社会的联系要么是竞争性的商业形式，要么是政府监管和指挥的形式。

这里必须指出，文化生活，艺术和科学领域；就其本质而言，它与个人的倾向和努力密切相关，只有不受持续劳作压力的人们的自由主动性才能确保其开花。在过去几个世纪的阶级社会中，君主和政府保护和指导艺术和科学，当然旨在将它们用作荣耀和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这一事实并没有被驳斥。一般来说，在文化以及所有非生产性和生产性活动方面，组织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从上到下由一个统治机构和组织由同事和同志的自由合作。集中指导的组织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尽可能统一的监管；否则无法从一个中心进行调查和实施。在所有有关方面的自我调节中，无数专家的主动性，他们都在研究他们的工作，通过模仿、模仿、不断交流来完善工作，必然会产生丰富多样的方式和手段。依附于政府的中央指挥，精神生活必然陷入沉闷单调；受到大众人类冲动的自由自发性的启发，它必须展现出绚丽的多样性。理事会原则提供了寻找适当组织形式的可能性。

因此，理事会组织在整个社会中编织了一张由合作机构组成的多样化的网络，根据他们自己的自由主动性来调节其生活和进步。理事会中讨论和决定的所有事情都从劳动人类本身的理解、意志和行动中汲取实际力量。

8. 增长

在工人委员会兴起和发展的同资本的艰苦斗争中，当工人阶级赢得胜利时，它就承担起自己的任务，即组织生产。

当然，我们知道，胜利不会是一件事情，结束战斗并引入随后的重建时期。我们知道，社会斗争和经济建设不会分开，而是将一系列斗争的成功和新组织的开始联系在一起，也许会被停滞或社会反动的时期打断。作为斗争机关成长起来的工人委员会同时也是重建机关。然而，为了清楚地理解，我们将区分这两个任务，就好像它们是分开的东西，一个接一个。为了看清社会转型的真正特征，我们必须以图解的方式将其视为一个统一的、连续的过程，从“胜利后的第二天”开始。

一旦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他们就会让机器运转起来。他们知道这不能等待；活着是第一要务，自己的生命，社会的生命，全靠自己的劳动。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的混乱中，第一个工作秩序必须通过委员会来建立。无尽的困难将挡在他们的路上；必须克服各种抵抗，通过敌意、误解和无知来抵抗。但是新的意想不到的力量已经形成，热情、奉献和洞察力的力量。敌意要以果断的行动打击，误会要耐心的劝说消除，无知要不断的宣传教育来克服。通过加强商店之间的联系，通过包括更广泛的生产领域，通过在计划中进行更精确的核算和估计，生产过程的监管不断进步。通过这种方式，社会经济逐步成长为一个有意识的主导组织，能够确保所有人的生活必需品。

随着这个纲领的实现，工人委员会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相反，这只是他们真实的介绍，更多

广泛而重要的工作。现在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一旦工人感到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劳动，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力量，他们的第一个冲动将是消除所有痛苦和丑陋的坚定意志，完成缺点和滥用职权，以摧毁所有作为资本主义遗产羞辱地球的贫困和野蛮。必须弥补巨大的落后；群众得到的东西远远落后于他们在现有条件下可能和应该得到的东西。随着实现它们的可能性，他们的需求将被提高到更高的标准；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度是以其生活急迫的程度和质量来衡量的。通过简单地使用可用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家庭、食物的数量和质量，人人的服装数量可以提高到与现有劳动生产率相适应的水平。在过去的社会中，被统治者浪费或用来奢侈的一切生产力，现在都可以用来满足群众的更高需求。这样，社会先创新，就会普遍繁荣。

但生产方法的落后也会从一开始就引起工人的注意。他们将拒绝被原始工具和过时的工作方法所折磨和疲劳。如果通过系统地应用所有已知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来改进技术方法和机器，那么劳动生产率可以大大提高。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种更好的技术；许多人以前不得不将他们的力量浪费在小生意上，因为资本主义对他们没有用处，或者为有产阶级个人服务，现在将他们纳入生产工作，现在有助于减少所有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因此，这将是一个最高创造性活动的时期。必须从企业专家生产者的倡议出发；但它只能通过不断的深思熟虑、合作、相互启发和模仿才能实现。因此，协作机构，即理事会，开始（不断地）采取行动。在这个更加优秀的生产机构的新建设和组织中，工人委员会作为社会的连接线，将发挥其能力的全部高度。生活必需品的丰富，普遍的繁荣，代表着新生活的被动面，而劳动本身的创新作为其主动面，使生活成为光荣的创造体验的乐趣。投入（不断的）行动。在这个更加优秀的生产机构的新建设和组织中，工人委员会作为社会的连接线，将发挥其能力的全部高度。生活必需品的丰富，普遍的繁荣，代表着新生活的被动面，而劳动本身的创新作为其主动面，使生活成为光荣的创造体验的乐趣。投入（不断的）行动。在这个更加优秀的生产机构的新建设和组织中，工人委员会作为社会的连接线，将发挥其能力的全部高度。生活必需品的丰富，普遍的繁荣，代表着新生活的被动面，而劳动本身的创新作为其主动面，使生活成为光荣的创造体验的乐趣。

社会生活的整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同样在它的外观、环境和器皿中，在它们日益和谐和美丽中显示出使它们焕然一新的作品的高贵。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用简单的工具谈到古代手工艺时所说的话：他们产品的美是因为工作对人类来说是一种乐趣——因此它在资本主义的丑陋中消失了——再次证明了自己；但现在处于掌握最完美技术的更高阶段。威廉莫里斯喜欢工匠的工具，讨厌资本家的机器。对于未来的自由工作者来说，对完美构造的机器的处理，提供一种敏锐的张力，将是精神上的提升、精神上的欢欣和智慧之美的源泉。

技术使人成为自己生活和命运的自由主人。技术，在几千年的劳动和斗争的痛苦成长过程中发展到现在的高度，结束了所有的饥饿和贫困，结束了所有的劳苦和奴役。技术将自然的所有力量用于为人类及其需求服务。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人类开辟了新的生命形式和新的可能性，生命如此丰富多样，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但仅靠技术无法做到这一点。只有技术掌握在人类手中，通过强大的兄弟情谊有意识地将自己束缚在一个控制自己生活的工作社区中。技术作为物质基础和可见力量，社区作为伦理基础和意识，在一起，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而现在，随着他的工作，人本身正在发生变化。一种新的感觉正在占据他，一种安全感。现在终于从人类身上脱落了对生命的苦恼。在过去的所有世纪中，从原始的野蛮到现代文明，生活并不安全。人不是他生存的主人。总是，在繁荣时期，甚至对于最富有的人来说，在永久福利的幻觉背后，潜意识里都潜伏着对未来的默默关注。作为一种永久的压迫，这种焦虑深陷于内心，沉重地压在大脑上，阻碍了自由思维的展开。对于生活在这种压力下的我们来说，无法想象在 worldview、世界观、性格上的深刻变化，对生活的所有焦虑的消失会带来什么样的深刻变化。

支持人类在精神上的无奈，现在都放弃了。现在人确信他确实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的位置被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到的知识所取代，被无所不包的科学世界观的智慧之美所取代。

不仅在劳动本身，生命的创新还将出现在未来劳动的准备中，在下一代的教育和培训中。显然，由于每个社会组织都有适合其需要的特殊教育制度，因此生产制度的这种根本变化必须立即伴随着教育的根本变化。在原始的小商业经济中，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世界里，家庭及其自然分工是社会和生产的基本要素。孩子们在这里长大，逐渐参与到工作中来学习工作方法。后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失去了经济基础，因为越来越多的生产性劳动力被转移到工厂。劳动成为具有更广泛理论基础的社会过程；因此，所有人都需要更广泛的知识 and 更理智的教育。因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学校成立了：大量儿童在孤立的小家庭中接受教育，与劳动没有任何有机联系，他们涌入学校学习社会所需的抽象知识，而这里又与活劳动没有直接联系。当然，根据社会阶层而有所不同。为资产阶级的孩子，为未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进行良好的理论和科学训练，使他们能够指导和统治社会。对于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孩子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最低要求：阅读，写作，计算，这是他们工作所必需的，由历史和宗教完成，以使他们对主人和统治者保持顺从和尊重。

在合作生产的新世界中，这些矛盾消失了，生活和劳动之间的和谐恢复了，现在在整个社会的广泛基础上。现在，青年的教育又在于

通过逐步参与生产过程来学习工作方法及其基础。不在家庭隔离中；现在生活必需品的物质供应已经被社区接管，除了生产功能外，家庭失去了消费单位的功能。与孩子们内心最强烈的冲动相对应的社区生活将占据更大的位置；他们走出了小房子，进入了广阔的社会。家庭和学校的混合结合让位于儿童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在成人教育者的精心指导下调节自己的生活。教育不是被动地接受来自上层的教义，而是主要是个人活动，面向社会劳动并与社会劳动相关联。现在的社会感情，

教育的形式是由社区和自我活动决定的，它的内容是由它为之准备的生产系统的特性所决定的。这种生产系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它以科学技术应用为基础。科学让人类掌握了自然的力量；这种掌握使社会革命成为可能，并为新社会奠定了基础。生产者只有掌握这些科学，才能掌握他们的劳动和生产。因此，成长中的一代必须首先接受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的教育。不再像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科学将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垄断者，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被限制在从属的活动中。科学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不再是单方面的体力劳动和单方面的脑力劳动作为两个专业的划分，而是为每个人提供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和谐结合。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力也是必要的，因为它取决于其基础、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现在，不仅是少数受过训练的知识分子，而且是全体人民的所有聪明才智，都经过最周密的教育，都在忙于知识的创造及其在劳动中的应用。然后可以预期科学发展的进步速度 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力也是必要的，因为它取决于其基础、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现在，不仅是少数受过训练的知识分子，而且是全体人民的所有聪明才智，都经过最周密的教育，都在忙于知识的创造及其在劳动中的应用。然后可以预期科学发展的进步速度 他们专注于知识的创造及其在劳动中的应用。然后可以预期科学发展的进步速度 他们专注于知识的创造及其在劳动中的应用。然后可以预期科学发展的进步速度

与技术相比，资本主义下备受赞誉的进步只是一个糟糕的开端。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年轻人和成年人的任务有着明显的区别。年轻人要学习，成年人要工作。很明显，只要劳动力[为了与工人的福利和舒适相反的目的]在外国服务中辛勤工作，为资本创造最高利润，每一种能力一旦获得，就必须用尽时间和力量的限制。工人的时间不应浪费在学习新事物上。只有杰出的成年人才有这种可能，更没有义务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定期指导自己。在新社会中，这种差异消失了。现在，在青年时期，学习在于参与生产性工作，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现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剥削的减少，成年人可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进行精神活动。它使他们能够跟上工作方法的快速发展。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必要的。只有当他们能够研究不断激发和激发他们注意力的技术问题，他们才有可能参与讨论和决策。科技与科学、安全与富足、对自然与生命的力量展现，社会的伟大发展，只能通过所有合作伙伴的能力和知识的增长来确定。它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了激动人心的活动的新内容，它提升了存在，并使其成为热切参与新世界的精神和实践进步的有意识的快乐。

现在，除了这些自然科学之外，还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缺乏的新的社会科学。新生产体系的特点是现在支配着决定他的思想和冲动的社会力量。实践支配必须在理论支配、对现象的知识以及人类行动和生活、思想和感觉的决定性力量中找到表达。从前，由于对社会的无知，他们的社会渊源不为人知，他们的力量被归于精神的超自然特性，一种神秘的心灵力量，与他们打交道的学科，即所谓的人文学科，被贴上精神的标签。科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历史、社会学、美学。与所有科学一样

开端充满了原始的神秘主义和传统；但与自然科学相反，它们上升到真正的科学高度却受到资本主义的阻碍。他们找不到坚实的立足点，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从孤立的人出发，以个人的思想为出发点，因为在个人主义时代，不知道人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存在，人的所有能力都来自社会，是由社会决定的。被社会。然而，现在社会对人的观点持开放态度，将人视为相互联系的人类有机体，人类思想被理解为相互联系的主要器官，现在它们可以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

这些科学对新社会的实际重要性不亚于自然科学。它们处理人身上的力量，决定人与同胞和世界的关系，煽动他在社会生活中的行动，出现在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事件中。作为强大的激情和盲目的冲动，它们在人类的伟大社会斗争中发挥作用，现在使人陶醉于强大的行为，然后通过同样盲目的传统使他处于冷漠的顺从状态，总是自发的，不受约束的，未知的。人和社会的新科学揭示了这些力量，因此使人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知识来控制它们。他们从被动的本能驱使他的主人变成仆人，受自我约束的支配，受他的指导朝着他精心设计的目标前进。

教导成长中的一代人了解这些社会和精神力量，并训练他们有意识地引导它们，将是新社会的主要教育任务之一。因此，年轻人将能够发展所有的激情和意志力、智慧和热情的禀赋，并将它们应用到有效的活动中。这是一种品格教育，也是一种知识教育。在自然科学和社会意识方面对新一代的理论和实践的精心教育，将构成新生产体系中最重要要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生活的畅通无阻。这样，生产系统也将发展到更高的形式。因此，通过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掌握，

二、争斗

1. 工会主义

必须解决工人阶级的任务，即自己掌握生产并首先组织它。为了继续战斗，有必要在我们面前清晰明确地看到目标。但是斗争，对生产权力的征服是这项工作的主要和最困难的部分。正是在这场斗争中，工人委员会将成立。

我们无法准确预见工人争取自由的未来形式。它们取决于社会条件，必须随着工人阶级权力的增加而改变。因此，有必要调查一下，到目前为止，它是如何奋力向上的，并根据不同的情况调整其行动方式。只有从我们前人的经验中学习并批判性地考虑它，我们才能反过来满足时代的要求。

在每一个依赖于统治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社会中，都存在着关于劳动总产品分配的持续斗争，或者换句话说：关于剥削程度的斗争。因此，中世纪，以及后来的几个世纪，地主和农民之间充满了不断的斗争和激烈的斗争。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正在崛起的市民阶级反对贵族和君主制、争夺社会权力的斗争。这是一种不同的阶级斗争，伴随着一种新的生产制度的兴起，从技术、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出发。它是在土地主人和资本主人之间，在没落的封建制度和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进行的。在英格兰一系列的社会动荡、政治革命和战争中，

资本主义下的工人阶级必须与资本进行两种斗争。它必须继续努力减轻剥削的沉重压力，增加工资，扩大或保持其在总产品中的份额。此外，随着实力的增长，它必须获得

统治社会，以推翻资本主义并带来新的生产制度。

当第一次，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纺纱机和织机被引入时，我们听到了反抗的工人摧毁机器的消息。他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人，也不是打工仔。他们是小工匠，以前是独立的，现在因廉价生产机器的竞争而挨饿，徒劳地试图消除他们痛苦的原因。之后，当他们或他们的孩子成为雇佣工人，自己操作机器时，他们的位置就不同了。对于来自农村的主人来说也是如此，在整个 19 世纪的工业发展时期，他们蜂拥进入城镇，被他们看来不错的工资所吸引。在现代，填充工厂的更多是工人自己的后代。

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为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斗争是当务之急。雇主在竞争的压力下，为了扩大利润，尽量降低工资，增加工作时间。起初，因饥饿而无能为力的工人不得不默默地屈服。然后以唯一可能的形式，以拒绝工作，以罢工的形式爆发抵抗。工人在罢工中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在罢工中产生了他们的战斗力。从罢工中产生了工厂、分部和全国所有工人的联合。从罢工中萌生了团结、与工作同志的友爱、与整个阶级的团结：新社会终将成为终生的太阳的第一缕曙光。

工会主义要健康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无法无天、警察专横和禁令的粗野，大多是从前资本主义时代继承下来的，必须在建造坚固的建筑物之前抹平。通常工人自己必须确保这些条件。在英国，这是宪章主义的革命运动。在半个世纪后的德国，这是社会的斗争

民主通过加强对工人的社会承认，为工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在建立了强大的组织，包括全国同行业的工人，与其他行业建立联系，并与世界各地的工会建立国际联系。定期支付高额会费为罢工者提供了可观的资金支持，而不愿意的资本家必须被迫提供体面的工作条件。同事中最有能力的人，有时是前战斗的敌人愤怒的受害者，被任命为受薪官员，他们作为工人的独立和专家代言人，可以与资本主义雇主谈判。通过工会的全部力量的支持下适时罢工，并通过随后的谈判，可以就更好、更统一的工资和公平的工作时间达成协议，只要后者还没有被法律规定。

因此，工人不再是无权无势的个体，迫于饥饿不惜不惜一切代价出卖劳动力。他们现在受到工会的保护，受到自己团结合作的力量的保护；因为每个成员不仅将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同事，而且还准备冒着自己的工作来捍卫组织和社区。因此，在雇主的权力和工人的权力之间达到了某种平衡。工作条件不再受强大的资本主义利益支配。工会逐渐被承认为工人利益的代表；尽管再次战斗是必要的，但他们成为参与决策的力量。肯定不是在所有行业中，也不是在任何地方都立即。通常，熟练的工匠是第一个建立工会的人。大工厂里的不熟练的群众，反对更强大的雇主，大多来得晚。他们的结合通常是从突然爆发的激烈战斗开始的。工会对大企业的垄断所有者几乎没有机会；这些无所不能的资本家想成为绝对的主人，他们的傲慢甚至不允许奴性的黄色工会。

除了这个限制，即使假设工会主义得到充分发展并控制所有工业，这并不意味着剥削被废除，资本主义被压制。被压抑的是

单一资本家的任意性；废除的是最严重的剥削滥用。这也符合资本家同胞的利益——保护他们免受不公平竞争——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的利益。通过工会的力量，资本主义得以正常化；普遍确立了某种剥削规范。工资标准，允许最适度的生活紧急情况，以便工人不会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饥饿反抗，对于不间断的生产是必要的。工作时间的规范，虽然减少工作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节奏的加快和更强烈的努力所抵消，但不会完全耗尽工人阶级的活力——这对于资本主义本身来说是必要的，以保持一个可用的工人阶级作为未来剥削的基础。正是工人阶级必须通过与资本主义贪婪的狭隘斗争来建立正常资本主义的条件。它必须再次战斗，以保持不确定的平衡。在这场斗争中，工会是工具；因此，工会在资本主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心胸狭隘的雇主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他们心胸开阔的政治领导人非常清楚，工会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没有工会作为正常化权力的资本主义是不完整的。工会虽然是工人斗争的产物，在他们的痛苦和努力的支持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关。以保持不确定的平衡。在这场斗争中，工会是工具；因此，工会在资本主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心胸狭隘的雇主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他们心胸开阔的政治领导人非常清楚，工会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没有工会作为正常化权力的资本主义是不完整的。工会虽然是工人斗争的产物，在他们的痛苦和努力的支持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关。以保持不确定的平衡。在这场斗争中，工会是工具；因此，工会在资本主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心胸狭隘的雇主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他们心胸开阔的政治领导人非常清楚，工会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没有工会作为正常化权力的资本主义是不完整的。工会虽然是工人斗争的产物，在他们的痛苦和努力的支持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关。工会作为权力资本主义的正常化是不完整的。工会虽然是工人斗争的产物，在他们的痛苦和努力的支持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关。工会作为权力资本主义的正常化是不完整的。工会虽然是工人斗争的产物，在他们的痛苦和努力的支持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关。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逐渐变得对工人更加不利。大资本在成长，感受它的力量，想当家作主。资本家也学会了理解联合的力量。他们组织成雇主工会。因此，代替力量均等的是资本的新优势。罢工被耗尽工会资金的停工所抵消。工人的钱不能与资本家的钱竞争。在关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讨价还价中，工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弱，因为他们不得不害怕，因此必须尽量避免激烈的争斗，耗尽储备金，从而危及组织及其官员的安全存在。在谈判中，工会官员经常不得不接受降低条件以避免发生冲突。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意识到，由于条件的变化，他们组织的相对战斗力已经减弱。

然而，对于工人们来说，他们默默地接受更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并不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想打架。于是就产生了观点的矛盾。官员们似乎有常识。他们知道工会处于不利地位，战斗必然会导致失败。但是工人们本能地觉得群众中还隐藏着强大的战斗力。如果他们知道如何使用它们就好了。他们正确地意识到，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让步，他们的地位必须变得更糟，而这只能通过战斗来防止。因此，官员和成员之间的工会必然会产生冲突。成员抗议有利于雇主的新关税[奖励]；官员们捍卫通过漫长而艰难的谈判达成的协议，并试图让这些协议获得批准。因此，他们往往不得不充当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反对工人的利益。而因为他们是工会的有影响力的统治者，将所有的权力和权威都倾注在这一边，他们手中的工会可以说发展成为资本的机关。

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人数的增加，结社的迫切需要，使工会成为庞大的组织，需要越来越多的官员和领导人。这些发展成一个管理所有业务的官僚机构，一种对成员的统治权，因为所有的权力因素都在他们手中。作为专家，他们准备和管理所有事务；他们管理财务和用于不同目的的资金支出；他们是工会报纸的编辑，他们可以借此将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强加给会员。形式民主盛行；议会中的成员，国会中选出的代表必须做出决定，就像人民在议会和国家中决定政治一样。但是，使议会和政府主宰人民的同样的影响也在这些劳工议会中起作用。他们将专家官员的警觉官僚机构变成了一种联合政府，对那些专注于日常工作和关心的成员进行管理。他们要求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的美德，而是纪律，服从决定。这样就产生了观点的不同，在各种问题上的意见的对比。生活条件的差异加剧了这种情况：工人工作的不安全感，总是受到萧条力量和失业的威胁，与官员妥善管理工会事务所必需的安全形成对比。对每天的工作和关心所吸收的成员。他们要求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的美德，而是纪律，服从决定。这样就产生了观点的不同，在各种问题上的意见的对比。生活条件的差异加剧了这种情况：工人工作的不安全感，总是受到萧条力量和失业的威胁，与官员妥善管理工会事务所必需的安全形成对比。对每天的工作和关心所吸收的成员。他们要求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的美德，而是纪律，服从决定。这样就产生了观点的不同，在各种问题上的意见的对比。生活条件的差异加剧了这种情况：工人工作的不安全感，总是受到萧条力量和失业的威胁，与官员妥善管理工会事务所必需的安全形成对比。

这是工会主义的任务和功能，通过他们联合起来的团结斗争，使工人摆脱无助的痛苦，并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公认的地位。它必须保护工人免受日益增加的资本剥削。现在大资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银行和工业企业的垄断力量，工会主义的这一旧功能已经完成。与资本的强大力量相比，它的力量是不足的。工会现在是巨大的组织，在社会中具有公认的地位。他们的立场受法律约束，他们的关税[法院裁决]协议对整个行业具有法律约束力。他们的领导人渴望成为统治工业条件的权力的一部分。它们是垄断资本将其条件强加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工具。对于这个现在无所不能的资本来说，通常更可取的是用民主和宪政形式来掩饰它的统治，而不是用独裁的赤裸裸的残暴来表现它。它认为适合工人的工作条件以工会签订的协议的形式比以傲慢的命令形式更容易被接受和遵守。首先，因为给工人留下了他们是自己利益的主人的错觉。其次，因为所有的依恋纽带，作为他们自己的创造，他们的牺牲，他们的斗争，他们的兴高采烈，使工会成为工人所珍视的，现在都屈从于主人。

2. 直接行动

作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工具，工会正在失去其重要性。但斗争本身不能停止。大资本主义下压抑的倾向越来越强，工人的反抗也必然越来越强。经济危机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并破坏了明显稳固的进步。剥削的加剧是为了阻止迅速增加的资本的利润率下降。于是，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激起反抗。但是在资本的强大力量面前，旧的斗争方法已不再适用。需要新的方法，不久它们的开端就会出现。他们在野蛮的 [非法] 罢工中自发地涌现出来，在直接行动中。

直接行动是指工人自己的行动，没有工会官员的中介。与工会根据规章制度宣布的罢工不同，罢工被称为狂野的[非法或非官方的]。工人们知道后者是没有效果的，官员们违背自己的意愿和洞察力来宣布它，也许认为失败对愚蠢的工人来说是一个健康的教训，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试图尽快完成它。因此，当压力太大时，当与董事的谈判拖拖拉拉时，最终在或多或少的群体中，愤怒会爆发出疯狂的罢工。

没有组织，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组织立即自发地涌现。当然不是以这样的形式建立一个新的工会，选择一个董事会，并在有序的段落中制定法规。有时，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他们把效率低下归咎于老领导的个人缺点，对旧工会充满怨恨，他们成立了一个新工会，由他们最能干和最有活力的人领导。然后确实在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能量和强大的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如果新联盟仍然很小，那么尽管它的活动仍然缺乏力量，如果它变大，必然会发展出与旧联盟相同的特征。在经历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工人最终会走另一条路，

方向在自己手中，也叫自己的领导，是指一切主动权、一切决策都出自工人自己。虽然有罢工委员会，但因为不可能永远在一起，所以一切都由罢工者完成；他们不断地相互联系，分配工作，制定所有措施并直接决定所有行动。决定和行动，都是集体的，是一体的。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扩大罢工的宣传。必须加大资本压力。在资本的巨大力量面前，不仅工人个人，而且各个团体都无能为力。唯一能与资本匹敌的力量是整个工人阶级的牢固团结。资本家非常清楚或感觉这一点，因此让步的唯一诱因是担心罢工可能会普遍蔓延。罢工者的意志越明确，参与的人数越多，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这样的扩展是可能的，因为它不是一个迟到的群体的罢工，在比其他人更糟糕的条件下，试图将自己提升到一般水平。新形势下，普遍不满；在资本主义的优势下，所有的工人都感到沮丧；爆炸的燃料到处堆积。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如果他们加入战斗。只要他们感到孤立，害怕丢掉工作，不知道同志会做什么，没有坚定的团结，他们就不敢行动。然而，一旦他们开始战斗，他们就会变成新的人格；自私的恐惧退到幕后，社区、团结和奉献的力量涌现出来，激发了勇气和毅力。这些具有传染性；格斗活动的例子在别人身上激起，他们在自己身上感受到同样的力量正在觉醒，相互和自信的精神。因此，野火燎原的罢工可能会蔓延到其他企业，并涉及更多的群众。

这不可能是少数领导人的工作，无论是工会官员还是自我强加的新代言人，当然，一些勇敢的同志的推动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冲动。它必须是所有人的意志和工作，在共同的倡议下。工人们不仅要自己做，还要自己设计、思考、决定一切。他们不能将决定和责任转移给照顾他们的机构、工会。他们

对自己的战斗负全责，成败全凭自己。他们从被动变成了主动，坚定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从各自关心自己的独立个体，他们变成了一个坚实的、牢固的统一体。

这种自发的罢工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消除了将工人分成不同的独立工会的做法。在工会世界中，前小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在将经常竞争、嫉妒和争吵的公司中的工人分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些国家，宗教和政治差异成为建立独立的自由、天主教、社会主义和其他工会的隔墙。车间里，不同工会的成员并排站着。但即使在罢工中，他们也经常被分开，以免他们受到太多团结思想的感染，而行动和谈判的一致性完全由董事会和官员来维持。然而，现在，在直接行动中，工会成员的这些差异作为外部标签变得不真实。对于这种自发的战斗，团结是第一需要；有团结，否则就没有战斗。所有站在店里的人，站在同样的位置，作为直接的伙伴，受到同样的剥削，反对同一个主人，共同行动。他们真正的社区是商店；同一企业的人员，形成了共同工作、共同命运、共同利益的自然结合。就像过去的幽灵一样，不同成员的旧区别退了回来，几乎被遗忘在共同战斗团契的新生活现实中。新统一的生动意识增强了积极性和力量感。受到同样的剥削，反对同一个主人，共同行动。他们真正的社区是商店；同一企业的人员，形成了共同工作、共同命运、共同利益的自然结合。就像过去的幽灵一样，不同成员的旧区别退了回来，几乎被遗忘在共同战斗团契的新生活现实中。新统一的生动意识增强了积极性和力量感。受到同样的剥削，反对同一个主人，共同行动。他们真正的社区是商店；同一企业的人员，形成了共同工作、共同命运、共同利益的自然结合。就像过去的幽灵一样，不同成员的旧区别退了回来，几乎被遗忘在共同战斗团契的新生活现实中。新统一的生动意识增强了积极性和力量感。

因此，在狂野的打击中，即将到来的战斗形式的一些特征出现了：首先是自我行动，自我主动，将所有活动和决定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统一，不分老会员，按照企业的自然分组。这些形式的出现，不是通过精明的计划，而是自发的、不可抗拒的，由旧组织不再认真对抗的强大的资本力量所推动。因此，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天平已经转动，现在工人赢了。疯狂的罢工也大多带来失败；他们的范围太窄了。只有在某些有利的情况下，他们才能成功防止工作条件下降。

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表现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新鲜战斗精神。出于自我保护、对家人和同志的责任的最深层次的本能，再次涌现出坚持自己的意愿。有增加自力更生和阶级感觉的好处。他们是未来更大斗争的先兆，当巨大的社会突发事件，压力更大，痛苦更深，推动群众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时。

当大规模的野蛮罢工爆发时，包括广大群众、整个工业部门、城镇或地区，组织必须采取新的形式。一次会议审议是不可能的；但是，共同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罢工委员会由所有人员的代表组成，以不断讨论情况。这种罢工委员会与工会官员委员会完全不同。它们已经显示出工人委员会的特点。他们从战斗中走出来，给它统一的方向。但他们不是旧意义上的领导者，他们没有直接的权力。代表，通常是不同的人，来表达派出他们的人员[团体]的意见和意愿。因为这些人员代表意志表现出来的行动。然而，代表们并不是其强制性团体的简单使者。他们在讨论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他们体现了普遍的信念。在委员会会议上，对意见进行讨论并经受暂时情况的考验；结果和决议由代表带回人事[小组]大会。通过这些中介，车间人员自己参与审议和决策。这样就确保了广大群众行动的统一。在委员会会议上，对意见进行讨论并经受暂时情况的考验；结果和决议由代表带回人事[小组]大会。通过这些中介，车间人员自己参与审议和决策。这样就确保了广大群众行动的统一。在委员会会议上，对意见进行讨论并经受暂时情况的考验；结果和决议由代表带回人事[小组]大会。通过这些中介，车间人员自己参与审议和决策。这样就确保了广大群众行动的统一。

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每个小组都服从委员会的决定。没有任何段落可以赋予它这种权力。集体战斗中的团结不是对能力的明智调节的结果，而是在充满激情的行动领域中自发的必要性的结果。工人自己决定，不是因为公认的规则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而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通过他们的行动来决定的。一个群体可能无法通过论据说服其他群体，但随后通过其行动和榜样将他们带走。工人对自己的战斗行动的自决不是理论提出的要求，不是实用性论证的要求，而是从

实践。通常在伟大的社会运动中会发生——而且毫无疑问还会再次发生——行动不符合决定。有时中央委员会呼吁进行普遍罢工，但只有少数几个人跟随。在其他地方，委员会仔细权衡，没有冒险做出决定，工人们在群众斗争中爆发了。甚至有可能那些热情地决定罢工的工人在站在契约面前时会退缩。或者，相反，谨慎的犹豫支配着决策，然而，在内心力量的驱动下，一场未解决的罢工不可抗拒地爆发了。鉴于在他们有意识的思考中，旧的口号和理论发挥作用并决定论点和意见，但在决定幸灾乐祸的那一刻，对真实情况的强烈直觉爆发，决定了行动。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直觉总是引导正确；人们可能对外部条件的印象是错误的。但它决定了；它不能被外国领导人取代，也不能被无论多么聪明的监护人所取代。工人必须根据自己在战斗中、在成功和逆境中的经验，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正确地照顾自己利益的能力。

因此，这两种组织和斗争形式形成了对比，旧的工会和有规律的罢工，新的自发罢工和工人委员会。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在某个时候会被后者简单地取代为唯一的选择。可以设想中间形式，试图纠正工会主义的弊端和弱点，并维护其正确的原则；避免官僚主义的领导，避免狭隘的手工业和贸易利益的分离，并保留和利用以前的战斗经验。这可以通过在一次大罢工之后将最优秀战士的核心聚集在一个总工会中来实现。每当罢工自发爆发时，这个工会就会出现在其熟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中，以帮助缺乏经验的群众提供建议、指导、组织和捍卫他们。这样，每一次斗争都意味着组织的进步，不是在付费会员的意义上，而是在不断增长的阶级团结的意义上。

这种工会的一个例子可以在伟大的美国工会“世界工业工人”（IWW）中找到。上世纪末在

与联合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的高薪熟练工人的保守工会相反，它是在美国的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部分原因是矿工和伐木工，他们是远西部荒野中的独立开拓者，与垄断和攫取木材和土壤财富的大资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部分原因是来自东欧和南欧的悲惨移民群众绝食，他们在东部城镇的工厂和煤矿中积累和剥削，被旧工会鄙视和忽视。IWW 为他们提供了经验丰富的罢工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们向他们展示了如何对抗警察恐怖主义，他们在公众舆论和法庭面前为他们辩护，他们教会了他们团结一致的实践，并为他们开启了对社会、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更广泛的看法。在如此大的战斗中，成千上万的新成员加入了世界产盟，其中只剩下一小部分。这个“一个大联盟”适应了美国资本主义在通过征服独立开拓者群众来建立自己的权力的时代的疯狂发展。

类似的斗争和组织形式可能会在其他地方传播和出现，当工人在大罢工中站起来时，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自己掌握事情的完全自信。但仅作为临时过渡形式。大工业未来的战斗条件与美国过去的条件有着根本的不同。那里是兴起，现在是资本主义的垮台。在那里，先驱者的顽强独立或移民的原始、求生的利己主义是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个人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剥削的枷锁下得到遏制。现在，通过机器和资本，通过强大的技术和精神与生产机器的联系，群众终生受训于纪律，在新的协作基础上组织利用。这些工人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所有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顽固早就被合作工作的习惯磨掉了。隐藏在其中的团结和奉献的力量，只等伟大的战斗发展成为主导的生活原则。然后，即使是工人阶级中最受压制的阶层，他们只是犹豫不决地加入他们的同志，想要依靠他们的榜样，很快就会感觉到社区的新力量也在他们自己身上成长。然后他们会察觉 隐藏在其中的团结和奉献的力量，只等伟大的战斗发展成为主导的生活原则。然后，即使是工人阶级中最受压制的阶层，他们只是犹豫不决地加入他们的同志，想要依靠他们的榜样，很快就会感觉到社区的新力量也在他们自己身上成长。然后他们会察觉 隐藏在其中的团结和奉献的力量，只等伟大的战斗发展成为主导的生活原则。然后，即使是工人阶级中最受压制的阶层，他们只是犹豫不决地加入他们的同志，想要依靠他们的榜样，很快就会感觉到社区的新力量也在他们自己身上成长。然后他们会察觉

争取自由的斗争不仅要求他们坚持，而且要求他们发展所有的自我活动和自力更生的力量。因此，克服所有中间形式的部分自决，进步肯定会走理事会组织的道路。

3. 店铺职业

在资本主义的新条件下，一种新的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的斗争形式出现了，占领车间，多称为静坐罢工，工人停工不离开工厂。它不是理论发明的，它是从实际需要中自发产生的；理论只能事后解释其原因和后果。在1930年的世界大危机中，失业是如此普遍和持久，以至于在享有特权的就业人数和失业群众之间出现了一种阶级对抗。任何反对减薪的定期罢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罢工者离开后的商店立即被外面的群众淹没。因此，拒绝在更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必须与通过占领商店来坚守工作地点相结合。

然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出现的静坐罢工显示出一些特征，值得更仔细地考虑它是一种进一步发展的战斗形式的表现。它表明形成了一个更牢固的统一体。在旧的罢工形式中，员工的工作社区在离开商店时就解散了。分散在其他人之间的街道和房屋中，他们被分成松散的个体。为了讨论和决定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必须在会议厅、街道和广场聚集。无论警察和当局经常试图阻止甚至禁止这种行为，工人们都坚持使用它们的权利，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以合法的手段为合法的目标而战。

然而，当这种合法性不被承认时，当大资本对国家当局日益增长的权力对集会使用大厅和广场提出异议时，工人如果要战斗，就必须通过夺取它们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美国，每一次大罢工通常都伴随着与警察为使用街道和会议室而进行的持续斗争。静坐罢工使工人摆脱了这种必要性，因为他们有权在适当的地方，在车间里集会。同时，由于罢工破坏者无法取代他们的位置，罢工变得真正有效。

当然，这需要新的激烈战斗。作为商店所有者的资本家认为罢工者的占领是对他们所有权的侵犯；在这个司法论点上，他们要求警察把工人赶出去。事实上，从严格的司法角度来看，店铺占用与正式法律相冲突。正如罢工与正式法律相冲突一样。事实上，雇主经常以这种正式的法律为斗争的武器，将罢工者污蔑为违约者，从而赋予他让新工人代替他们的权利。但是反对这种法律逻辑的罢工却一直存在并发展为一种斗争形式。因为它们是有必要的。

事实上，形式法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内在现实，而只是它的外在形式，中产阶级和司法舆论所依附的形式。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平等和契约的个人世界，而是一个战斗阶级的世界。当工人的权力太小，正式法律的中产阶级意见占上风时，罢工者作为合同违约者被淘汰并由其他人取代。然而，在工会斗争赢得一席之地的地方，一种新的、更真实的司法概念得到了体现：罢工不是休息，不是停止，而是暂时中止劳动合同，以解决工作条件的争议。理论上，律师可能不接受这种观点，但社会实际上接受了。

以同样的方式，占领车间宣称自己是一种战斗方式，在需要它的地方和工人能够采取立场的地方。资本家和律师可能会因侵犯财产权而大发雷霆。然而，对于工人来说，这是一个没有攻击产权而只是暂时中止其效力的行动。店铺占用不是店铺征用。这只是暂时停止资本家的处置。比赛结束后，他依旧是主人，也是无可争议的主人。

然而，与此同时，它更多。在其中，就像地平线上的一道闪光，未来发展的一瞥。通过占领车间，工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表明他们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里，他们作为商店组织的牢固结合出现了，这是一种不会分解为单个个体的自然统一体。在这里，工人们意识到他们与商店的密切联系。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别人的

只有在他的命令下，他们才能为他工作，直到他将他们送走。对他们来说，带有机器的商店是他们操作的生产设备，是一个只有通过他们的工作才能成为社会活生生的一部分的器官。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他们在这里的家，远远超过法人所有者，甚至不知道其下落的股东。在工厂里，工人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内容，他们的生产性工作，他们的工作社区作为一个集体，使它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里，在商店占领中，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感觉，即他们应该完全掌握生产，他们应该驱逐不配的外来者，控制资本家，他们滥用生产来浪费人类的财富和破坏地球。在必要的激烈斗争中，商店将再次发挥主要作用，作为组织的单位、共同行动的单位，也许是支持和据点、力量的枢纽和斗争的对象。与工人和商店的自然联系相比，资本的控制似乎是一种人为的外部统治，虽然强大，但仍悬而未决。而工人的日益壮大则牢牢扎根于大地。因此，在商店占领中，未来的光明预示着人们日益意识到商店属于工人，他们一起形成和谐的统一体，争取自由的斗争将在商店中进行，并通过商店进行。武力的枢纽和斗争的对象。与工人和商店的自然联系相比，资本的控制似乎是一种人为的外部统治，虽然强大，但仍悬而未决。而工人的日益壮大则牢牢扎根于大地。因此，在商店占领中，未来的光明预示着人们日益意识到商店属于工人，他们一起形成和谐的统一体，争取自由的斗争将在商店中进行，并通过商店进行。

4. 政治罢工

并非所有上世纪工人的大罢工都是为了工资和工作条件而进行的。除了所谓的经济罢工，还有政治罢工。他们的目标是促进或阻止一项政治措施。他们不是针对雇主，而是针对州政府，以诱使它给予工人更多的政治权利，或劝阻它不要采取令人讨厌的行为。因此，雇主可能会同意这些目标并推动罢工。

在资本主义中，工人阶级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和政治权利。现代工业生产基于复杂的技术，是高度发达的知识的产物，需要仔细的个人协作和工人的能力。不能像苦力或奴隶那样，通过粗暴的肉体强迫、鞭子或暴怒来施加最大的力量；对工具的同样粗暴的错误处理将对其进行报复。约束必须来自内在动机，来自基于个人责任的道德压力手段。工人绝不能感到无能为力的苦奴；他们必须有办法对抗所造成的错误。他们必须感到自己是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发挥了他们所有的力量，因为，形式上和表面上，他们在一般比赛中决定自己的命运。为了维持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地位，他们不仅需要中产阶级法律所宣布的人身自由和法律平等：特殊权利和自由也是确保这些可能性所必需的；结社权、集会权、结社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所有这些政治权利都必须受到普选的保护，工人才能对议会和法律施加影响。组建工会的权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所有这些政治权利都必须受到普选的保护，工人才能对议会和法律施加影响。组建工会的权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所有这些政治权利都必须受到普选的保护，工人才能对议会和法律施加影响。

资本主义从拒绝这些权利开始，在此由继承的专制主义和现有政府的落后提供辅助，并试图使工人成为其剥削的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只是逐渐地，在与不人道压迫的激烈斗争中，一些权利才得以赢得。因为在第一阶段，资本主义害怕下层阶级的敌意，工匠因竞争而贫困，工人因低工资而挨饿，所以选举权仅限于富人

类。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根深蒂固、利润丰厚、统治稳固的后期，才逐渐取消了对选票的限制。但只是迫于强大的压力，往往是来自工人一方的艰苦斗争。争取民主的斗争充斥着 19 世纪的国内政治史，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资本主义引入的所有国家。

在英国，普选权是英国工人在宪章运动中提出的要求宪章的要点之一，这是他们第一个也是最光荣的斗争时期。他们的鼓动强烈地促使统治的地主阶级屈服于新兴工业资本家同时进行的改革运动的压力。因此，通过 1832 年的改革法案，工业雇主获得了他们在政治权力中的份额；但工人们不得不空手而归，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然后，在宪章运动的高潮时期，1839 年预计有一个“圣月”，那时所有的工作都必须休息，直到要求得到满足。因此，英国工人首先宣布将政治罢工作为他们斗争的武器。但无法实施；在一次爆发中（1842 年），它不得被折断，但没有成功；它无法遏制现在联合起来的地主和工厂主统治阶级的更大权力。直到一代人之后，在经历了一段空前的工业繁荣和扩张之后，现在又由工会在“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国际”）中联合起来进行宣传，中产阶级的舆论已经准备好将选举权逐步扩大到工人阶级。

在法国，自 1848 年以来，普选权成为共和宪法的一部分，这种政府始终依赖于工人的支持。在德国，帝国在 1866 年至 70 年间的建立是资本主义狂热发展的产物，它激活了全体人民，要求普选权作为继续与人民群众接触的保证。但在许多其他国家，有产阶级，往往只是其中的特权部分，坚守其对政治影响的垄断。这里的选票运动，显然是通往政治权力和自由的大门，唤起了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参与、组织和政治活动。反之，恐惧

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加强了他们的抵抗。从形式上看，这件事对群众来说是没有希望的。普选权必须由享有特权的少数人选出的议会合法制定，因此被要求摧毁其自身的基础。这意味着，只有通过非同寻常的手段，通过外部压力，最后通过政治群众罢工，才能实现目标。它是如何发生的，可以从 1893 年比利时选举权罢工的经典例子中得知。

在比利时，通过有限的人口普查，政府永远掌握在教士党的一小部分保守派手中。众所周知，煤矿和工厂的劳动条件是欧洲最恶劣的，并导致频繁的罢工爆炸。扩大选举权作为社会改革的一种方式，经常由一些少数自由派议员提出，但总是再次被保守派多数击败。于是，工人党经过多年的鼓动、组织和准备，决定进行一次普遍罢工。在议会讨论新的选举权提案时，这样的罢工不得不施加政治压力。它必须表现出群众的强烈兴趣和严峻的意志，他们放弃了工作，全力关注这个基本问题。它必须唤起工人和小商人中所有冷漠的元素，才能参与到他们所有人的生活兴趣中。它必须向心胸狭隘的统治者展示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让他们知道它拒绝接受更长时间的监管。起初，议会多数当然表态，不接受外界压力，希望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良心作出决定；所以它从名册中取出选举权法案，表面上开始讨论其他事项。但与此同时，罢工仍在继续，持续不断，使生产陷入停顿。交通停止了，就连尽职尽责的公共服务也变得焦躁不安。政府机构本身的职能受到了阻碍；在商业世界中，随着不确定感的增加，舆论变得很响亮，同意这些要求比引发灾难更危险。因此，议员们的决心开始动摇；他们觉得他们必须在屈服或用武力镇压罢工之间做出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士兵们能信任吗？因此，他们的抵抗不得不让步。意志和良心不得不修正，最后他们接受并制定

提案。工人通过政治罢工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赢得了他们的基本政治权利。

在取得如此成功之后，许多工人和他们的发言人认为这种新的强大武器可以更频繁地用于赢得重要的改革。但他们对此感到失望。在劳工运动的历史上，政治罢工的失败多于成功。这种罢工试图将工人的意志强加给资产阶级政府。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抗，一种革命，在那个阶级中唤起了自卫的本能和压制的冲动。当部分资产阶级本身对政治制度的落后感到恼火并感到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时，这些本能就被压制了。那时工人的群众行动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工具。因为工人是团结的、充满热情的，而有产阶级无论如何是分裂的，罢工成功了。它能够成功，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弱点，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力量。当资本主义的根基，通过普选，至少确保政治平等，深入工人阶级时，它就会得到加强。工人选举权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因为工人需要选票以及工会来维持自己在资本主义中的职能。

但是，如果现在他们在次要方面认为自己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资本家的真正利益之上，他们就会发现这个阶级是反对他们的坚实障碍。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它；他们没有被一个消除所有犹豫的伟大鼓舞人心的目标所迷惑，他们仍然不确定和分裂。每个团体，看到罢工不是普遍的，轮到它犹豫了。其他类别的志愿者为最需要的服务和交通提供自己；尽管他们不能真正维持生产，但他们的活动至少让罢工者望而却步。禁止集会、展示武力、戒严可能更能体现政府的权力和使用它的意愿。所以罢工开始瓦解，必须停止，经常给被击败的组织带来巨大的损失和幻想破灭。在这样的经历中，工人们发现，凭借其内在的力量，资本主义甚至能够抵御组织良好的大规模袭击。但

同时，他们确信，在大规模罢工中，只要在正确的时间实施，他们就拥有强大的武器。

这一观点在 1905 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得到证实。它在大规模罢工中表现出全新的特征。当时的俄罗斯只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开端：大城镇中的一些大型工厂，主要由外国资本支持并获得国家补贴，饥饿的农民蜂拥而至成为工业工人。工会和罢工被禁止；政府原始而专制。由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社会党必须为西欧中产阶级革命已经确立的东西而战：摧毁专制主义并引入宪法权利和法律。因此，俄国工人的斗争必然是自发的和混乱的。首先是对悲惨的工作条件的疯狂罢工，受到哥萨克人和警察的严厉镇压，然后获得政治特征，在示威游行和街道上展开红旗时，斗争就表现出来了。当 1905 年的日本战争削弱了沙皇政府并显示其内部腐朽时，革命爆发为一系列大规模的疯狂罢工运动。现在他们火了起来，像野火一样从一个工厂，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使整个行业陷入停顿；然后他们化解为小规模的地方罢工，在雇主做出一些让步后逐渐消亡，或者在新的疫情爆发之前一直闷闷不乐。经常有街头示威和与警察和士兵的战斗。胜利的日子到来了，工厂的代表们不受干扰地聚集在一起讨论情况，然后，其他团体的代表，甚至叛乱的士兵也加入了，表达他们的同情，而当局则袖手旁观。然后政府又出手，逮捕了全体代表，罢工以冷漠收场。直到最后，在首都城市的一系列街垒战斗中，该运动被武力镇压。

在西欧，政治罢工是由工会或社会党领导人为特定目的而精心策划的行动。在俄罗斯，罢工运动是对遭受严重虐待的人类的反感，不受控制，就像暴风雨或洪水一样。这不是有组织的工人声称长期被剥夺权利的斗争；这是一个受压迫的群众以唯一的战斗形式出现在人类意识中

可能的。在这里，没有成败的问题，爆发的事实已经是胜利，没有更多的可以撤消，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表面上看，这场运动被镇压了，沙皇政府再次成为主人。但实际上，这些罢工对沙皇制度造成了打击，使其无法恢复。引入了一些改革，包括政治、工业和农业。但是，国家的整个结构及其无能的中国人民的专横专制不能现代化，它必须消失。这场革命为下一场革命做好了准备，在这场革命中，古老的野蛮俄罗斯将被摧毁。

第一次俄国革命强烈影响了中欧和西欧工人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在这里开始，让人感到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战斗、防御和攻击方法。经济繁荣始于九十年代，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和财富增长。工业扩张，特别是钢铁工业，开辟了新市场，在国外和其他大陆修建了铁路和工厂；现在资本主义第一次遍布全球。美国和德国是工业发展最快的地方。工资提高了，失业几乎消失了，工会成长为群众组织。

但随后，在社会的另一端，他们看到了另一个形象。大资本将生产和金融、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建立了强大的工业企业和资本主义协会。它的扩张需要，对国外市场和原材料的支配，开启了帝国主义政策，加强与旧有联系的政策，征服新殖民地，不同国家资产阶级之间日益增长的对抗，以及增加军备。“小英格兰人”的旧和平自由贸易理想被嘲笑，让位于国家伟大和强权的新理想。战争在各大洲爆发，在德兰士瓦，在中国、古巴和菲律宾，在巴尔干半岛；英国巩固了它的帝国，而德国则声称在世界强权中占有一席之地，为世界大战做好准备。大资本在其日益增长的力量

更加决定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性格和观点，充满了反民主的暴力精神。尽管有时它试图通过分红的前景来吸引工人，但总的来说，与以前相比，它不太愿意向劳工做出让步。每次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罢工，为了赶上不断上涨的物价，都遭到了更强烈的抵制。反动和贵族倾向控制了统治阶级，它说的不是扩大而是限制人民权利，并且听到威胁，特别是在大陆国家，用暴力手段镇压工人的不满情绪。

因此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越来越大。工人阶级的力量通过其组织和政治行动而增强。但是资产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这意味着两个阶级之间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冲突。所以工人们不得不寻找其他更强大的战斗方法。如果即使是最正当的罢工也经常遭到大规模停工，或者如果他们的议会权利被削弱或规避，或者如果资本主义政府会在他们紧急抗议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他们该怎么办？

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最重要分子中，对群众行动和政治罢工进行了许多思考和讨论，总罢工被宣传为防止战争爆发的手段。通过研究比利时和俄罗斯罢工等行动的例子，他们不得不考虑在拥有强大政府和强大资产阶级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大规模行动和政治罢工的条件、可能性和后果。很明显，他们的胜算很大。在比利时和俄罗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将是这里的直接结果：他们的组织被歼灭。如果联合工会、社会党或工党宣布举行总罢工，政府、确保整个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支持，无疑将能够监禁领导人，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迫害这些组织，压制他们的文件，通过戒严状态阻止罢工者的所有相互接触，并通过动员军队，维护其无可争议的公权力。反对这种权力展示的工人，被孤立，暴露在威胁和诽谤之下，对来自新闻界的歪曲信息感到沮丧，他们会

没有机会。他们的组织将被解散和瓦解。失去的组织，多年辛勤奋斗的成果，都失去了。

因此，政治和劳工领袖断言。事实上，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视野完全受限于当前组织形式的范围内，看来必须如此。所以他们从根本上反对政治罢工。这意味着，在这种形式下，作为现有组织的有预谋和精心决定的行动，在其领导人的指导下，这种政治罢工是不可能的。在平静的气氛中就像一场雷暴。可能是真的，对于完全在资本主义制度内的特殊目的，政治罢工完全在法律秩序的范围内，因此在它结束后资本主义又恢复了它的正常进程。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阻止统治阶级对工人权力的每一次表现感到愤怒，政治罢工也不会产生远远超出其直接目标的后果。当社会条件对工人来说变得无法忍受时，当社会或政治危机正威胁着他们的毁灭时，群众行动和大规模罢工不可避免地会自发爆发，作为斗争的自然形式，尽管现有工会的所有反对和抵抗，不可抗拒的，就像雷暴从大气中的沉重的电力紧张。工人再次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机会对抗国家和资本的力量。尽管存在现有工会的所有反对和抵制，但不可抗拒地，就像大气中的强烈电力紧张造成的雷暴一样。工人再次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机会对抗国家和资本的力量。尽管存在现有工会的所有反对和抵制，但不可抗拒地，就像大气中的强烈电力紧张造成的雷暴一样。工人再次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机会对抗国家和资本的力量。

强行镇压他们的组织，这并不是真的。这些只是本质上生活在其中的事物的外在形式。想一想，通过这样的政府措施，工人突然变成了自私、心胸狭窄、孤立无援的旧时代个体！在他们的心中，所有团结、同志情谊和对阶级的奉献精神仍然存在，在不利的条件下变得更加强烈；他们会以其他形式主张自己。如果这些力量足够强大，任何来自上层的力量都无法破坏罢工者的团结。他们遭受失败的地方主要是由于气馁。任何政府权力都不能强迫他们工作；它只能禁止主动行为；它只能威胁并试图恐吓他们，试图以恐惧来瓦解他们的团结。这取决于工人的内在力量，取决于他们内部的组织精神，这是否能够成功。当然，因此对社会和道德品质提出了最高要求。

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品质将被拉到尽可能高的音高，并在火中像钢一样硬化。

这不是一举一动的的事情。在每一次这样的竞争中，工人的力量都受到考验，他们的团结是否强大到足以抵抗统治力量破坏它的企图。每一场比赛都会引起新的努力，以加强它，以免被打破。事实上，当工人们仍然坚定不移，尽管有各种恐吓、镇压、孤立的行为，他们仍然坚持，当任何团体都没有让步时，罢工的影响就在另一边。显现。社会瘫痪，生产和交通停止，或减少到最低限度，所有公共生活的运作受到阻碍，中产阶级惊慌失措，可能开始建议让步。无法恢复旧秩序的政府权威动摇。它的权力始终在于所有官员和服务的牢固组织，由体现在一个自我意志中的统一目标指导，所有人都习惯于按照职责和信念遵循中央当局的意图和指示。然而，当它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时，它就会更加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统治少数派，只有当它看起来无所不能时才令人敬畏，只要它是无可争议的，只要它是强大的因为它是杂乱无章的个体海洋中唯一有组织的实体。但现在大多数人也组织得很牢固，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内在统一。面对将其意志强加于反叛民众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政府变得不确定、分裂、紧张，并尝试不同的方式。而且，罢工阻碍了全国当局的相互沟通，孤立了当地当局，并使它们重新依靠自己的资源。因此，国家权力的组织开始失去其内在的力量和稳固性。除了更暴力的威胁外，使用武装部队也无济于事。最后，军队也由工人组成，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受到更严格的法律的威胁，但不是为了用来对付他们的同志；或者它是反对全体人民的少数。如果受到命令向手无寸铁的公民和同志开火的压力，从长远来看，强加的纪律必须让位。这样一来，国家权力，除了其道德权威外，将失去其最强大的物质武器来使群众服从。隔离本地的，并将它们扔回自己的资源上。因此，国家权力的组织开始失去其内在的力量和稳固性。除了更暴力的威胁外，使用武装部队也无济于事。最后，军队也由工人组成，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受到更严格的法律的威胁，但不是为了用来对付他们的同志；或者它是反对全体人民的少数。如果受到命令向手无寸铁的公民和同志开火的压力，从长远来看，强加的纪律必须让位。这样一来，国家权力，除了其道德权威外，将失去其最强大的物质武器来使群众服从。隔离本地的，并将它们扔回自己的资源上。因此，国家权力的组织开始失去其内在的力量和稳固性。除了更暴力的威胁外，使用武装部队也无济于事。最后，军队也由工人组成，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受到更严格的法律的威胁，但不是为了用来对付他们的同志；或者它是反对全体人民的少数。如果受到命令向手无寸铁的公民和同志开火的压力，从长远来看，强加的纪律必须让位。这样一来，国家权力，除了其道德权威外，将失去其最强大的物质武器来使群众服从。因此，国家权力的组织开始失去其内在的力量和稳固性。除了更暴力的威胁外，使用武装部队也无济于事。最后，军队也由工人组成，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受到更严格的法律的威胁，但不是为了用来对付他们的同志；或者它是反对全体人民的少数。如果受到命令向手无寸铁的公民和同志开火的压力，从长远来看，强加的纪律必须让位。这样一来，国家权力，除了其道德权威外，将失去其最强大的物质武器来使群众服从。因此，国家权力的组织开始失去其内在的力量和稳固性。除了更暴力的威胁外，使用武装部队也无济于事。最后，军队也由工人组成，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受到更严格的法律的威胁，但不是为了用来对付他们的同志；或者它是反对全体人民的少数。如果受到命令向手无寸铁的公民和同志开火的压力，从长远来看，强加的纪律必须让位。这样一来，国家权力，除了其道德权威外，将失去其最强大的物质武器来使群众服从。因此，国家权力的组织开始失去其内在的力量和稳固性。除了更暴力的威胁外，使用武装部队也无济于事。最后，军队也由工人组成，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受到更严格的法律的威胁，但不是为了用来对付他们的同志；或者它是反对全体人民的少数。如果受到命令向手无寸铁的公民和同志开火的压力，从长远来看，强加的纪律必须让位。这样一来，国家权力，除了其道德权威外，将失去其最强大的物质武器来使群众服从。但不打算用来对付他们的同志；或者它是反对全体人民的少数。如果受到命令向手无寸铁的公民和同志开火的压力，从长远来看，强加的纪律必须让位。这样一来，国家权力，除了其道德权威外，将失去其最强大的物质武器来使群众服从。但不打算用来对付他们的同志；或者它是反对全体人民的少数。如果受到命令向手无寸铁的公民和同志开火的压力，从长远来看，强加的纪律必须让位。这样一来，国家权力，除了其道德权威外，将失去其最强大的物质武器来使群众服从。

一旦巨大的社会危机激起群众进行绝望的斗争，这种对群众罢工的重要后果的考虑当然只能意味着对可能的未来的看法。目前，在工业繁荣的缓和作用下，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驱使工人采取这种行动。面对威胁性的战争，他们的工会和政党仅限于表达他们的和平主义和国际感情，没有意愿也没有勇气号召群众进行绝望的抵抗。因此，统治阶级可以迫使工人参加其资本主义的群众行动，参加世界大战。这是当时工人阶级自我满足的权力的表象和幻想的崩溃，现在被揭露为内心的软弱和不足。

弱点之一是缺乏明确的目标。对于成功的群众行动之后必须发生什么，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想法。迄今为止，大规模罢工的影响似乎只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真的。决定性的内在品质，一个新社会的基础，是从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但是它们必须形成的外部形式是未知的。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没有人听说过工人委员会。政治罢工只能是暂时的战斗形式；罢工后建设性劳动必须提供永久性。

5. 俄罗斯革命

俄国革命是工人阶级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插曲。首先，如前所述，通过展示新形式的政治罢工和革命工具。此外，在更高的程度上，通过战斗工人的新形式的自我组织的首次出现，称为苏维埃，即委员会。1905年，它们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几乎没有被注意到，随着革命活动本身消失了。1917年，他们以更大的力量重新出现。现在它们的重要性被西欧工人所掌握，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阶级斗争中发挥了作用。

苏维埃本质上只是罢工委员会，就像总是在疯狂罢工中出现的那样。由于俄罗斯的罢工在大型工厂中爆发，并迅速扩大到城镇和地区，工人们不得不继续保持联系。工作结束后，工人们定期聚集在商店里讨论，或者在紧张的时候甚至持续一整天。他们派代表到其他工厂和中央委员会，在那里交换信息、讨论困难、作出决定和考虑新任务。

但事实证明，这里的任务比普通罢工更具包容性。工人不得不摆脱沙皇制度的沉重压迫；他们认为，通过他们的行动，俄罗斯社会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仅要考虑他们商店的工资和劳动条件，还要考虑与整个社会有关的所有问题。他们必须在这些领域找到自己的方式，并在政治事务上做出决定。当罢工爆发，蔓延到全国，停止一切工业和交通，瘫痪政府职能时，苏维埃面临着新的问题。他们必须规范公共生活，他们必须照顾公共安全和秩序，他们必须提供不可或缺的公用事业和服务。他们必须履行政府职能；他们决定由工人执行，而政府和警察却置若罔闻，意识到他们对反叛群众的无能为力。然后，参加中央苏维埃的其他团体、知识分子、农民、士兵的代表参加了讨论和决定。但是这一切的力量，就像一道闪电，像一颗流星

通过。当沙皇政府终于集结军队并镇压了苏维埃运动时，苏维埃消失了。

1905 年就是这样。1917 年，战争通过前线的失败和城镇的饥饿削弱了政府，现在士兵，主要是农民，参加了行动。除了镇上的工人委员会外，军队中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这些军官在不默许苏维埃将所有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以防止整个无政府状态时被枪杀。在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半年徒劳地试图强加新政府之后，在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下，苏维埃成为了社会的主人。

现在苏维埃面临一项新任务。它们必须从革命机关变成重建机关。群众当家作主，当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生活兴趣开始建设生产。他们想要做什么，并不像往常一样，由灌输的教义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的阶级性格和生活条件决定。这些条件是什么？俄罗斯是一个原始的农业国家，工业发展才刚刚起步。人民群众是不文明和无知的农民，精神上被一个金光闪闪的教堂所支配，就连产业工人也与他们的老村庄紧密相连。到处出现的村苏维埃是自治的农民委员会。他们夺取了前大地主的大片土地并将其瓜分。

另一方面，在城镇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不可能发展，因为没有任何重要的资产阶级。工人们想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生产，这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只是被资本主义的开端所触动，不足以完成他们自己调节生产的任务。因此，他们最重要的领导分子，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者，经过多年的顽强斗争，组织起来并巩固了起来，他们的革命领袖成为了重建的领袖。此外，这些工人阶级

为了不被来自土地的私有财产的洪流所淹没，必须组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抑制农民的倾向。在组织工业、组织反革命进攻的防御性战争、平息农民中资本主义倾向的反抗、教育他们接受现代科学思想而不是旧信仰的艰巨任务中，工人和工人中的一切有能力的分子，知识分子，加上愿意合作的前官员和官员，不得不联合到布尔什维克党作为领导机构。它组成了新政府。苏维埃作为自治机关逐渐被淘汰，沦为政府机关的附属机关。苏维埃共和国的名称，

俄国发展起来的生产制度是国家社会主义。它是有组织的生产，国家是普遍的雇主，是整个生产机器的主人。工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不亚于西方资本主义。他们领取工资，并作为唯一的庞大资本家被国家剥削。因此，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可以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整个统治和领导的官僚机构是工厂的实际所有者，有产阶级。不是单独地，每个人都占有一部分，而是在一起，集体地，他们是整体的拥有者。他们的职能和任务是做资产阶级在西欧和美国所做的：发展工业和劳动生产率。他们必须把俄国从一个原始的野蛮农民国家变成一个现代文明的大工业国家。不久，在农民与统治者之间经常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国家控制的大农业企业取代了落后的小农场。

因此，革命并没有像欺骗性宣传所声称的那样，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工人当家作主、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然而，这意味着意义重大的进步。它可以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它摧毁了君主和封建地主的权力，它从将土地交给农民开始，它使工业主人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就像当时的法国群众一样

从被鄙视的“canaille”变成了自由公民，即使在贫困和经济依赖中也被认为是有可能崛起的个性，所以现在在俄罗斯，群众从未发展的野蛮状态上升到世界进步的潮流中，他们可以在其中扮演个性。作为政府形式的政治独裁一旦开始就无法阻止这种发展，就像拿破仑的军事独裁在法国阻碍了它一样。就像当时在法国，资本家和军事指挥官从公民和农民中出现一样，在相互竞争的向上斗争中，通过好的和坏的手段，通过精力和才能，通过工作和欺骗——现在在俄罗斯也是如此。工人和农民子弟中的聪明才智都涌入技工学校，成为工程师、军官、技术和军事领导人。未来向他们敞开，激发了巨大的能量张力；通过学习和努力，通过狡猾和阴谋，他们努力在新的统治阶级中站稳脚跟——在这里，他们再次统治着受剥削的无产阶级悲惨阶级。正如当时在法国兴起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宣布将新的自由带给整个欧洲，这是一个永恒荣耀的短暂梦想——所以现在俄罗斯自豪地宣布了它的使命，即通过世界革命将所有民族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必须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去寻找俄国革命的意义。俄罗斯首先向被限制在改良主义思想和实践中的欧美工人展示了工业工人阶级如何通过大规模的疯狂罢工行动来破坏和摧毁一个过时的国家权力；第二，罢工委员会如何在这些行动中发展成为工人委员会、斗争和自我管理的机构，获得政治任务和职能。为了看到俄罗斯的榜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我们必须退后一步。

1914年战争的爆发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欧洲的劳工运动意外崩溃。工人在军事力量下的顺从，所有国家的工会和社会党领导人作为镇压工人的帮凶，热切地与他们的政府联系，没有任何重大的抗议，已经引起了深刻的让所有之前寄希望于

解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但逐渐在最重要的工人中出现了这样的见解，即崩溃的主要是通过议会改革轻松解放的幻想。他们看到流血和被剥削的群众在压迫和屠杀的苦难下日益反叛，并与俄国革命者结盟，他们期望世界革命将摧毁资本主义作为战争混乱的结果。他们拒绝了社会主义这个耻辱的名字，并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这是工人阶级革命者的旧称谓。

然后，俄国革命就像黑暗天空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星一样闪耀，照耀着大地。到处都充满了期待和不安，听着它结束战争、各国工人兄弟情谊、反对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号召。仍然坚持他们旧的社会主义学说和组织的群众，在媒体的大量诽谤下不确定，等待着，犹豫着这个故事是否还会成真。较小的群体，尤其是年轻工人中的小团体，到处聚集在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们是战争结束后在所有国家爆发的运动的前卫，其中最强大的是在战败和疲惫的中欧。

这是一种新的学说，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一种新的战斗策略，这种共产主义是用当时新的强有力的政府宣传手段从俄罗斯传播的。它参考了马克思通过工人阶级斗争摧毁资本主义的理论。它呼吁与主要集中在英国和美国的世界资本作斗争，剥削所有人民和所有大陆。它不仅号召欧洲和美洲的产业工人，而且号召亚洲和非洲的受奴役人民起来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像每场战争一样，这场战争只能通过组织、集中力量和良好的纪律来取胜。在共产党中，由最勇敢和最能干的战士组成，内核和工作人员已经在场：他们必须带头，在他们的召唤下，群众必须起来攻击资本主义政府。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危机中，我们不能等到通过耐心的教导，群众都变成了共产主义者。这也没有必要；如果他们确信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救赎，如果

他们信任共产党，听从它的指示，把它上台，然后党作为新政府将建立新秩序。俄罗斯也是如此，这个榜样必须在各地效仿。但是，面对领导的重任和奉献，群众对党、党员对领导的严格服从和纪律是必须的。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共产党专政才能实现。工人阶级在党内体现，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

在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学说中，俄罗斯的起源清晰可见。在工业规模小、工人阶级不发达的俄罗斯，只有腐朽的亚洲专制制度必须被推翻。在欧洲和美国，受强大工业培养的众多高度发达的工人阶级，与支配着世界所有资源的强大资产阶级抗衡。因此，党的专政和盲目服从的学说在这里遭到强烈反对。如果在德国，战争结束后的革命运动已经导致工人阶级的胜利并加入了俄国，那么这个阶级——资本主义和工业最高发展的产物——的影响力很快就会超过俄国人的性格。它会强烈影响英国和美国的工人，它会沿着新的道路把俄罗斯自己带走。但在德国，革命失败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工会领导人通过暴行的故事和有序的社会主义幸福的许诺，对群众置若罔闻，而他们的先遣部队被消灭，他们最好的代言人在社会主义政府的保护下被军队杀害。因此，德国共产党的对立团体无法承受。他们被开除党籍。取而代之的是，不满的社会主义团体被莫斯科国际的议会主义机会主义新政策所吸引，希望借此在资本主义国家赢得政权。通过暴行故事和有序社会主义幸福的承诺，而他们的先遣部队被消灭，他们最好的代言人在社会主义政府的保护下被军队杀害。因此，德国共产党的对立团体无法承受。他们被开除党籍。取而代之的是，不满的社会主义团体被莫斯科国际的议会主义机会主义新政策所吸引，希望借此在资本主义国家赢得政权。通过暴行故事和有序社会主义幸福的承诺，而他们的先遣部队被消灭，他们最好的代言人在社会主义政府的保护下被军队杀害。因此，德国共产党的对立团体无法承受。他们被开除党籍。取而代之的是，不满的社会主义团体被莫斯科国际的议会主义机会主义新政策所吸引，希望借此在资本主义国家赢得政权。他们被开除党籍。取而代之的是，不满的社会主义团体被莫斯科国际的议会主义机会主义新政策所吸引，希望借此在资本主义国家赢得政权。他们被开除党籍。取而代之的是，不满的社会主义团体被莫斯科国际的议会主义机会主义新政策所吸引，希望借此在资本主义国家赢得政权。

于是，世界革命从一场战争的呐喊变成了一个词组。俄罗斯领导人将世界革命想象为俄罗斯革命的大规模延伸和模仿。他们只知道俄国形式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使居民贫困的外国剥削力量，承载着一切

利润出国。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是强大的组织力量，因为它的丰富性为更丰富的新世界奠定了基础。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不知道资产阶级的巨大力量，而忠诚的领导者 and 纪律严明的政党的所有能力都不足以应对这种力量。他们不知道隐藏在现代工人阶级中的力量来源。因此，针对不同意见的嘈杂宣传和政党恐怖主义的原始形式不仅是精神上的，而且是身体上的。俄罗斯刚刚从原始野蛮状态进入工业时代，在将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转变为更高形式的组织的任务面前，接管了欧美工人阶级，这是不合时宜的。

旧俄罗斯在其经济结构上基本上是一个亚洲国家。在亚洲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生活在原始的小规模农业中，仅限于他们的村庄，在遥远的专制统治者的统治下，他们与没有任何联系，只是通过纳税。在现代，这些税收越来越成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沉重贡献。俄国革命与沙皇债务的清偿，是将俄国农民从西方资本的这种剥削形式中解放出来。因此，它号召所有被压迫和剥削的东方人民效法它，加入战斗，摆脱他们暴君的枷锁，以及贪婪的世界资本的工具。在中国和波斯，在印度和非洲，远方都听到了这个呼声。共产党成立了，由激进的知识分子组成，农民反抗封建地主，城市苦力和工匠，为亿万人民带来了解放的信息。就像在俄罗斯一样，它意味着为所有这些民族开辟了通往现代工业发展的道路，有时，就像在中国一样，与现代化的民族资产阶级结盟。通过这种方式，莫斯科国际不仅仅是一个欧洲人，而是一个亚洲机构。这突出了它的中产阶级特征，并努力在欧洲追随者中复兴中产阶级革命的旧传统，其中有伟大的领导人、响亮的口号、阴谋、阴谋和军事起义。就像在俄罗斯一样，它意味着为所有这些民族开辟了通往现代工业发展的道路，有时，就像在中国一样，与现代化的民族资产阶级结盟。通过这种方式，莫斯科国际不仅仅是一个欧洲人，而是一个亚洲机构。这突出了它的中产阶级特征，并努力在欧洲追随者中复兴中产阶级革命的旧传统，其中有伟大的领导人、响亮的口号、阴谋、阴谋和军事起义。

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本身的巩固是共产党性质的决定性基础。虽然在国外

宣传它继续谈论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谴责资本主义，号召工人加入争取自由的斗争，俄罗斯的工人是一个受压迫的被剥削阶级，大部分生活在悲惨的工作条件下，处于强大而压迫的独裁统治下没有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的统治者，比他们在西方资本主义下的同胞更受奴役。因此，固有的谎言必须遍及该党的政治和教义。虽然是俄罗斯政府对外政治的工具，但它通过革命性的演讲成功地抓住了危机四伏的西方世界热情的年轻人所产生的所有反叛冲动。但只是将它们散布在失败的虚假行动或机会主义政治中——现在反对被称为叛徒或社会法西斯分子的社会主义政党，然后在所谓的红色阵线或人民阵线中寻求他们的联盟——导致其最好的追随者离开厌恶。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教授的学说不是高度发达的工人阶级推翻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理论，而是它的漫画，是野蛮原始世界的产物，在精神上与宗教迷信的斗争是精神上的，现代化的工业主义是经济进步——以无神论为哲学，以党治为目标，服从专政为最高诫命。共产党并不打算让工人成为独立的战士，凭借自己的洞察力建立自己的新世界，

照亮世界的光就这样变暗了；欢呼它的群众被留在了更黑的夜晚，要么灰心丧气地放弃战斗，要么努力寻找新的更好的方法。俄国革命首先通过群众的直接行动和新的委员会组织形式，给工人阶级的斗争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这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兴起中得到了体现。但是，当革命进入新的秩序、新的阶级统治、新的政府形式、新剥削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时，共产党的需要必须具有模棱两可的性质。因此，在随后发生的事件中，它对工人阶级的斗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工人阶级的斗争只能在清晰思想的纯洁中生存和成长，平淡的行为和公平的交易。通过它关于世界革命的闲谈，它阻碍了世界革命急需的新方向。

手段和目的。通过在纪律的名义下培养和教授顺从的恶习，工人必须摆脱的主要恶习，通过压制每一个独立的批判性思想的痕迹，它阻碍了工人阶级任何真正力量的增长。由于其剥削工人的制度和经常残酷迫害对手的政策，它篡夺了共产主义的名称，使这个名称在当时成为崇高理想的表达，甚至在工人中间也成为了厌恶和仇恨的代名词。在德国，政治和经济危机将阶级对立推向了高潮，它把激烈的阶级斗争简化为武装青年与类似民族主义团体的幼稚冲突。当民族主义的浪潮高涨并被证明是最强大的时候，其中很大一部分，只受过击败领导人的对手的教育，只是改变了颜色。因此，共产党以其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为准备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6. 工人革命

工人阶级将赢得统治和自由的革命，不是一个持续时间有限的单一事件。这是一个组织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逐渐地，时而进步，时而步步高升，发展出战胜资产阶级、摧毁资本主义、建立新的集体生产体系的力量。这个过程将填补一个未知长度的历史时代，我们现在正站在它的边缘。尽管无法预见其过程的细节，但它的某些条件和情况可能是现在讨论的主题。

这场战斗无法与类似敌对大国之间的常规战争相提并论。工人的力量就像一支在战斗中集结的军队！它们必须在斗争中成长，不能事先确定，只能提出和达到部分目的。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一系列试图夺取政权的行动似乎失败了：从宪章运动，沿着 1848 年，沿着巴黎公社，直到 1917-1918 年的俄罗斯和德国的革命。但是有一条进步线；每一次下一次尝试都显示出更高层次的意识和力量。而且，回顾劳动历史，我们看到，工人阶级在不断的斗争中，有起有伏，大多与产业繁荣的变化有关。在工业的第一次崛起中，每一次危机都带来了苦难和反叛运动；1848 年非洲大陆的革命是严重的商业萧条和收成不好的结果。1867 年左右的工业萧条使英格兰的政治活动重新兴起。1880 年代的长期危机，伴随着严重的失业、激动人心的群众行动、欧洲大陆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以及英国的“新工会主义”。但在工业繁荣时期，如 1850-70 年和 1895-1914 年，所有这些反叛精神都消失了。当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在狂热的活动中扩张它的领域，当就业充足，工会行动能够提高工资时，工人不会想到社会制度有任何改变。财富和权力不断增长的资产阶级充满了自信，战胜了工人，并成功地向他们灌输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精神。工人可能会在形式上坚持旧的革命者

流行语；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满足于资本主义，他们的视野变得狭窄；因此，尽管他们的人数在增加，但他们的力量却在下降。直到新的危机让他们措手不及，不得不重新唤醒他们。

因此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先前赢得的战斗力和在新的繁荣中一次又一次地崩溃，社会和工人阶级是否会为革命做好准备。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更仔细地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

工业的萧条与繁荣的交替并不是简单的摇摆不定。每次下一个摆动都伴随着扩张。在每次危机崩溃后，资本主义都能够通过扩大其领域、市场、生产量和产品来重新崛起。只要资本主义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并增加其数量，它就可以为广大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只要它能够满足生产制度的第一个要求，为它的成员谋生，它就能够维持自己，因为没有任何迫切的需要迫使工人结束它。如果它能够在扩展的最高阶段继续繁荣下去，革命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然而，资本主义不是一种正常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一种稳定的生产体系。欧洲和后来的美国资本主义能够如此持续而迅速地增加生产，因为它被一个广泛的非资本主义外部世界所包围，即小规模生产、原材料来源和产品市场。一种人为的事物状态，即积极的资本主义核心和依赖的消极环境之间的分离。但核心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增长、活动、扩张；每一次停滞都意味着崩溃和危机。原因是利润不断积累成新的资本，新的资本寻求投资带来新的利润，从而资本量和产品量的增长越来越快，市场被狂热追捧。所以资本主义是伟大的革命力量，到处颠覆旧情，改变地球面貌。数以百万计的人从他们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中获得新的

在漫长的几个世纪里没有显着变化地复制自己，被卷入世界商业的漩涡中。资本主义本身，工业剥削，被引入那里，很快他们就从客户那里变成了竞争对手。在 19 世纪，它从英国蔓延到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然后在 20 世纪遍及亚洲广大地区。资本家首先作为相互竞争的个人，然后在民族国家中组织起来，为市场、殖民地和世界权力而战。所以他们被驱使着，彻底改变了更广泛的领域。

但是地球是一个球体，范围有限。其有限规模的发现伴随着四个世纪前资本主义的兴起，现在其有限规模的实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受害的人口是有限的。数亿拥挤在中国和印度肥沃的平原上的人，曾经被资本主义圈套，它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了。这样就没有大的群众作为服从的对象了。当然，仍有广阔的荒野可以转化为人类文化的领域；但是他们的剥削需要有组织的人类有意识的合作；资本主义粗暴的掠夺方式——生育能力

——摧毁“地球的强奸”——在那里无济于事。然后检查它的进一步扩展。不是突然的障碍，而是逐渐地，作为销售产品和投资资本的难度越来越大。然后发展步伐放缓，生产放缓，失业成为一种潜伏的疾病。然后，资本家争夺世界霸权的相互斗争变得更加激烈，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

因此，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为人民提供了持久的生活可能性，但它的内在经济特征却被排除在外。那个时候将会到来，萧条的邪恶，失业的灾难，战争的恐怖，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么工人阶级，即使还没有起义，也必须起来战斗。然后工人们必须在惰性屈服和积极争取自由之间做出选择。然后，他们将不得不承担起从腐朽资本主义的混乱中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任务。

他们会打架吗？人类历史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德国著名的战争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从历史中得出结论，人的内在本质是一个好战的存在。但其他人，怀疑论者

以及火热的革命者，看到群众的胆怯、顺从、冷漠，常常对未来感到绝望。因此，我们将不得不更彻底地研究心理力量 and 影响。

与所有生物一样，人的主要和最深刻的冲动是他的自我保护本能。这迫使他用他所有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生命。恐惧和顺从也是这种本能的结果，当面对强大的主人时，他们提供了最好的保存机会。在人类的各种性情中，最适合在现有环境中获得生命的那些性情将占上风和发展。在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中，工人培养自己的独立和自豪感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危险的。他越是压制他们，越是默契地服从，他在找工作和保住工作时遇到的困难就越小。统治阶级部长所教导的道德强化了这种倾向。

然而，当在社会危机和危险的时候，所有这些顺从、这种美德都无助于保障生命，只有战斗才能有所帮助，那么它就会让位于它的对立面，让位于叛逆和勇气。然后大胆的人树立了榜样，胆小的人惊讶地发现他们有能力做出什么英雄主义事迹。然后自力更生和精神振奋在他们心中觉醒并成长，因为他们的成长取决于他们的生活和幸福的机会。同时，凭直觉和经验，他们知道只有合作和联合才能赋予群众力量。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和同志身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力量时，当他们感到自豪的自尊和忠诚的兄弟情谊觉醒的幸福时，当他们期待胜利的未来时，当他们看到他们帮助建立的新社会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热情和热情就会变成不可抗拒的力量。然后工人阶级开始为革命做好准备。然后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崩溃。

因此，一个新的人类正在兴起。历史学家常常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看到了革命时期人们性格的迅速变化。这似乎是一个奇迹；但它只是显示了隐藏在其中的多少特征，因为它们没有用而被压制。现在他们爆发了，也许

只是暂时的；但如果它们的效用是持久的，它们就会发展成主导品质，改变人，使他适应新的环境和要求。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是社区感觉的增长。它的最初痕迹来自于资本主义本身，来自共同的工作和共同的斗争。这种意识和经验加强了工人的意识和经验，即单身的工人对资本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坚定的团结才能确保可以忍受的生活条件。当斗争变得更大更激烈，并扩大到对劳动和社会的支配地位的斗争中，这是生命和未来所依赖的，团结必须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无孔不入的团结。遍及整个工人阶级的新的共同体感觉压制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旧自私。

它不是全新的。在原始时代，在以简单的、主要是共产主义的劳动形式的部落中，社区感觉占主导地位。人与部落完全联系在一起；离开它，他什么都不是；与社会的福利和荣誉相比，个人在他的所有行动中都觉得微不足道。与部落里的原始人密不可分，还没有发展成人格。后来男人分开，成为独立的小生产者，集体感情减弱，让位于个人主义，使自己成为所有利益和感情的中心。在中产阶级崛起、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许多世纪中，个人的个性感觉苏醒并越来越强烈地成长成为一种新的性格。这是一次不能再失去的收购。诚然，在这个时代，人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社会主导了革命和战争，在关键时刻，社区感觉暂时将自己强加为一种不受欢迎的道德义务。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却被个人独立的骄傲幻想所压制。

工人阶级现在正在发展的不是反向变化，正如生活条件是回到过去的形式一样。它是个人主义和社区情感的结合，形成了一个更高的统一体。它是所有个人力量在为社区服务中的自觉服从。工人作为自己强大的主人，在管理强大的生产力时，将把他们的人格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这

其与社会密切联系的意识将人格情感与全能的社会情感结合为一种新的生命认知——以社会为人类整体存在之源的认识。

从一开始就具有社区情怀是革命进程的主力军。这种进步是团结、相互联系和工人团结的发展。他们的组织，他们新的成长力量，是通过战斗获得的新品格，是他们内心的变化，是新的道德。军事作家所说的普通战争，即道德力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在阶级战争中更是如此。更高的问题在这里受到威胁。战争总是类似竞争力量的较量，社会最深层的结构保持不变，无论一方获胜还是另一方。阶级的较量是为了新的原则而斗争，上升阶级的胜利使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因此，与真正的战争相比，道德力量是一种优越的类型：自愿奉献协作而不是盲目服从，信仰理想而不是忠于指挥官，热爱班级伙伴，热爱人类而不是爱国。他们的基本实践不是武装暴力，不是杀戮，而是坚定不移，持久，不屈不挠，说服，组织；他们的目的不是打碎头骨，而是打开大脑。当然，武装行动也会在阶级斗争中发挥作用；主人的武装暴力不能以托尔斯泰式的方式用耐心的痛苦来克服。必须用武力打倒它；但是，由于强烈的道德信念所激发的力量。不是杀戮，而是坚定不移地站立，持久，坚持，说服，组织；他们的目的不是打碎头骨，而是打开大脑。当然，武装行动也会在阶级斗争中发挥作用；主人的武装暴力不能以托尔斯泰式的方式用耐心的痛苦来克服。必须用武力打倒它；但是，由于强烈的道德信念所激发的力量。

有一些战争显示出这种性格。在争取中产阶级自由的斗争中，这些战争是一种革命或革命的一部分。在那里，正在崛起的市民为争夺统治权而与国内和外国的君主制和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例如在古代的希腊，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兰德斯，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在荷兰、英国、法国——理想主义和热情，出于对阶级需要的深切感情，唤起了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伟大事迹。这些插曲，例如我们在现代遇到的法国大革命，或加里波第追随者在意大利的解放，都算作人类历史上最美丽的一页。历史学家颂扬它们，诗人歌颂它们为时代

伟大，一去不复返。因为解放的后遗症，新社会的实践，资本的统治，肆无忌惮的奢侈和凄惨的贫穷的对比，商人的贪婪和贪婪，官员的求职，这一切低自私的盛会都落到了对下一代令人不寒而栗的失望。在中产阶级革命中，强烈个性中的自负和野心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项规则，理想主义者被牺牲了，而卑鄙的人则获得了财富和权力。在资产阶级中，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踩踏别人来提升自己。社区感觉的美德只是暂时的必要，为了在他们的阶级中获得主导地位，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它们就会让位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无情竞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前的中产阶级革命和现在即将到来的工人革命之间的根本区别。对于工人们来说，他们为权力和自由而斗争所产生的强烈的社区感，同时也是他们新社会的基础。团结和奉献的美德，在社会斗争中产生的团结一致的共同行动的冲动，是新的共同劳动经济制度的基础，并将通过其实践得到延续和加强。这场斗争塑造了新劳工制度所需的新人类。人类强烈的个人主义现在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方式来维护自己，而不是渴望个人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在全力以赴解放阶级时，它会比追求个人目标更充分、更崇高地展现自己。

社区感觉和组织不足以击败资本主义。在使工人阶级屈服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精神统治与其体力同样重要。无知是自由的障碍。旧思想和传统沉重地压在大脑上，即使已经被新思想触动了。然后，目标被视为最狭隘的，听起来不错的流行语被接受而没有批评，对容易成功的幻想，三心二意的措施和虚假的承诺会误入歧途。由此可见智力对工人的重要性。知识和洞察力是工人阶级崛起的重要因素。

工人革命不是粗暴体力的结果；这是心灵的胜利。当然，这将是工人群众力量的产物；但这种力量首先是精神力量。工人不会赢，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拳头；拳头很容易被狡猾的大脑控制，即使是针对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也不会赢，因为他们占多数；无知和无组织的多数人经常被受过良好教育的有组织的少数人压制，无能为力。现在大多数人会获胜，只是因为强大的道德和智力力量使它超越了他们主人的力量。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群众中觉醒了新的精神力量。野蛮愚蠢的物理力量除了破坏什么也做不了。然而，革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建设性时代。使工人成为世界主宰的革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需要最高的道德和智力素质。

工人们能回应这些要求吗？他们如何获得所需的知识？不是来自学校，那里的孩子们沉浸在统治阶级希望他们拥有的所有关于社会的错误观念中。不是来自资本家或争取领导权的团体拥有和编辑的报纸。不是来自总是宣扬奴性和约翰·鲍尔极为罕见的讲坛。不是来自广播，与过去的公开讨论不同，对于公民来说，这是一种在公共事务上训练他们的思想的有力手段，单方面的分配往往会使被动的听众变得麻木，并且由于他们从不放松的突兀噪音允许没有休息的想法。不是来自电影——不像剧院，在早期，对于新兴的市民阶级来说，这是一种教学手段，有时甚至是战斗的手段——只吸引视觉印象，而不是思考或智力。它们都是统治阶级使工人阶级处于精神束缚中的有力工具。凭借本能的狡猾和有意识的深思熟虑，它们都被用于此目的。工人群众毫无防备地屈服于他们的影响。他们让自己被狡猾的言语和外表所愚弄。即使是那些知道阶级和斗争的人，也把事情留给了领导人和政治家，当他们讲出宝贵的传统老话时，他们也会为他们鼓掌。群众把他们的空闲时间花在追求幼稚的快乐上，却不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的生存所依赖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工人如何

统治者的睿智和被统治者的冷漠，其精神条件仍然欠缺。

但资本主义的力量正在社会深处运作，搅动旧情，甚至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推动人们前进。尽可能长时间地抑制它们的煽动效果，以挽救旧有的继续生活的可能性；储存在潜意识中的它们只会加剧内心的紧张。直到最后，在危机中，在最急迫的情况下，他们在行动中，在反抗中崩溃并让位。行动不是故意的结果；它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不可抗拒。在这种自发的行动中，人向自己展示了他的能力，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惊喜。而且因为行动总是集体行动，它向每个人揭示了在自己身上隐约感受到的力量，存在于所有人中。发现强大的共同意志的阶级力量会增强信心和勇气，

行动自发地爆发，由资本主义强加于不情愿的工人身上。它们与其说是结果，不如说是他们精神发展的起点。一旦打起来，工人就必须继续进攻和防守；他们必须全力以赴。现在摆脱了冷漠，这种冷漠只是对他们认为自己无法回应的要求的一种抵抗。现在是一个精神紧张的时期。站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面前，他们看到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通过发挥他们所有的力量，他们才有希望获胜。在每场战斗中最初出现的东西现在已经广泛展开；隐藏在群众中的所有力量都被唤醒并启动。这是革命的创造性工作。现在，牢固团结的必要性已深深烙印在他们的意识中，现在每时每刻都感受到知识的必要性。每一种无知，每一种对敌人性格和力量的幻想，每一种抗拒他的诡计的弱点，每一种反驳他的论点和诽谤的能力，都在失败和失败中得到报复。积极的欲望，通过来自内部的强烈冲动，现在促使工人使用他们的大脑。新的希望，对未来的新愿景激发了思想，使其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积极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真理，获取知识。现在煽动工人动脑筋。新的希望，对未来的新愿景激发了思想，使其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积极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真理，获取知识。现在煽动工人动脑筋。新的希望，对未来的新愿景激发了思想，使其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积极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真理，获取知识。

工人将在哪里找到他们需要的知识？资源丰富；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的科学文献，解释了社会和劳动的基本事实和理论已经存在，而且还会有更多。但他们对要做什么表现出最大的不同意见。工人自己必须选择和区分什么是真实和正确的。他们必须在深思熟虑和有意图的讨论中使用自己的大脑。因为他们再次面临新的问题，旧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只能提供关于社会和资本的一般知识，它们提出原则和理论，理解以前的经验。在新情况下的应用是我们自己的任务。

所需要的洞察力不能通过博学的教师、科学的拥护者对无知的大众的指导获得，也不能像将知识灌输给被动的学生那样获得。它只能通过自我教育，通过剧烈的自我活动来获得，这种自我活动使大脑完全渴望理解世界。如果工人阶级只需要从知道它的人那里接受既定的真理，那将是很容易的。但他们需要的真理在他们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他们必须在自己内部建立起来。此外，这里给出的内容并不假装是确定的最终真理，需要背诵。它是一种通过对社会和工人运动的细心体验而获得的思想体系，旨在引导他人思考和讨论工作及其组织问题。有成百上千的思想家打开新的观点，有成千上万的聪明的工作者，一旦他们关注这些观点，他们就能够从他们的知识中更好、更详细地构思他们的战斗组织和组织他们的工作。这里所说的可能是点燃他们心中之火的火花。

有一些团体和政党假装完全掌握真理，他们在排除所有其他意见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宣传来赢得工人。通过道德上的，以及在他们有权力的地方，也通过身体上的约束，他们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群众。必须清楚的是，一种教义体系的片面教导只能服务于而且确实应该服务于培养顺从的追随者，从而维护旧的或准备新的统治。劳动群众的自我解放意味着

自我思考，自我认识，通过自己的脑力劳动来识别真理和错误。动脑筋比动动肌肉要困难得多，也更累人；但必须这样做，因为大脑支配肌肉；如果不是自己的，那么外国的大脑。

因此，无限的讨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是工人斗争的呼吸空气。一个多世纪以前，反对专制政府的雪莱，19 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无友穷人的朋友”，为每个人维护了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一个人有权不受限制地自由讨论。”“一个人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这样做是他的义务”……“任何立法行为也不能破坏这种权利。”雪莱从宣扬人的自然权利的哲学出发。对我们来说，言论和出版自由被宣布是由于工人阶级解放的必要性。限制讨论的自由就是阻止工人获得他们需要的知识。每一个古老的专制，每一个现代的独裁，都是从迫害或禁止新闻自由开始的。对这种自由的每一次限制都是将工人置于某种统治者统治之下的第一步。那么，难道不应该保护群众免受敌人的谎言、歪曲和诱人的宣传吗？就像在教育中谨慎地阻止邪恶影响可以培养抵抗和战胜它们的能力一样，工人阶级也很少能通过精神监护获得自由。如果敌人以朋友的名义出现，并且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每一方都倾向于将其他人视为对阶级的危险，那么谁来决定呢？工人，当然；他们也必须在这个领域战斗。但是，今天的工人可能会真诚地谴责那些后来被证明是新进展基础的令人讨厌的意见。只有对新世界的兴起在人类头脑中产生的所有想法持开放态度，通过测试和选择，通过自己的智力判断和应用，工人阶级才能获得压制权力所需的精神优势资本主义和建立新社会。

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是最热烈的精神活动的时代。成百上千的政治小册子和报纸作为群众强烈自我教育的代理人出现了。在里面

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会是这样。群众一旦从顺从中醒来，就会被一种共同的清晰洞察力所引导，并在一致的意见中毫不犹豫地走自己的路，这是一种幻想。历史表明，在这样的觉醒中，人类在最大的多样性中萌发了丰富的新思想，表达了整个新世界，作为人类在新开辟的可能性土地上漫游寻找，作为精神生活的绽放丰富。只有在所有这些思想的相互斗争中，才能明确对新任务至关重要的指导原则。最初的巨大成功，是自发联合行动的结果，打破了以前的桎梏，只不过是打开了监狱的大门；工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新的方向，以进一步取得进步。

这意味着那些伟大的时代将充满党争的喧嚣。有相同想法的人组成小组，为自己讨论，为同志们开导宣传。这种意见一致的团体可以称为政党，尽管他们的性质将与前世的政党完全不同。在议会制下，这些政党是不同的、对立的阶级利益的机关。在工人阶级运动中，他们是领导阶级的组织，充当阶级的代言人和代表，渴望指导和统治。现在他们的功能将只是精神上的战斗。工人阶级的实际行动对他们没有用处；它创建了新的行动机构，即理事会。在商店组织，理事会组织，行动的是全体工人本身，必须决定必须做什么。在车间大会和理事会中，不同和相反的意见被揭露和辩护，在竞争中决定和一致行动必须进行。只有通过不同意见之间的精神较量，才能达到目的的统一。那么，各方的重要作用就是组织舆论，通过相互讨论，将新出现的思想转化为简洁的形式，澄清它们，以易于理解的形式展示论点，并通过宣传将它们带到所有的通知。只有这样，工人大会和理事会中的工人才能在每种情况下判断它们的真实性、优点和实用性，并在清楚地理解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因此，新思想的精神力量，

阶级。这是工人争取自由的党内斗争的伟大任务，远高于旧政党为自己赢得统治的努力。

至高无上的阶级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正如在所有以前的革命中一样，是工人革命的本质，并不取决于偶然事件的偶然机会。虽然它的细节，它的起起落落取决于我们无法预见的各种情况和事件的机会，但从整体上看，它有一个确定的进步过程，这可能是一个预先考虑的对象。是上升阶级社会力量的增加，下降阶级社会力量的丧失。权力的迅速可见变化构成了社会革命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虑构成每个竞争阶级力量的要素和因素。

资产阶级的权力首先在于拥有资本。它是所有工厂、机器、矿山的主人，是整个社会生产机器的主人；所以人类依靠那个阶级来工作和生活。凭借其金钱力量，它不仅可以购买仆人供个人服务，当受到威胁时，它可以购买无数强壮的年轻人来捍卫其统治地位，它可以将他们组织成装备精良的战斗团体，并赋予他们社会地位。它可以通过确保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获得光荣的地位和高昂的薪水，不仅可以逗乐和服务主人，而且可以赞美他们并赞美他们的统治，并通过狡猾和学习捍卫他们的统治免受批评。

然而，资产阶级的精神力量比它所能买到的智慧更深。以资本家为上层的中产阶级始终是一个开明的阶级，通过其广阔的世界观自力更生，其自身、其工作、其生产体系以文化和知识为基础。其个人所有权和责任、自助和个人能量的原则遍及整个社会。工人们带来的这些思想来自贫困的中产阶级；所有可用的精神和物质手段都将用于保存和加强中产阶级的思想

群众。因此，资产阶级的统治牢牢地植根于被统治的多数本身思想和感情。

然而，资产阶级最强大的力量因素是它的政治组织——国家权力。只有通过牢固的组织，少数人才能统治多数人。中央政府的计划和意志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官僚机构的纪律遍及社会，就像神经系统遍及身体一样，由一个共同的精神激励和指导，此外，在必要时，对武装人员的处置武力，确保其对人民毫无疑问的统治地位。正如要塞的力量将驻军的肉体力量凝聚成不屈不挠的力量一样，国家权力也将统治阶级的肉体和精神力量凝聚成无懈可击的力量。公民对当局的尊重，对必要性的感觉，对习俗和教育的尊重，定期保证设备的平稳运行。如果不满情绪使人们反抗，他们能做什么，手无寸铁，无组织地对抗政府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武装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众多中产阶级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时，国家也集中了权力，并通过其日益增加的职能来控制社会。

工人阶级有什么理由反对这些强大的权力因素？

工人阶级越来越占多数，在最先进的国家中占人口的大多数，集中在大型工业企业中。不是合法的，但实际上它拥有机器，即社会的生产机器。资本家当然是所有者和主人。但他们只能指挥。如果工人阶级无视他们的命令，他们就无法运行机器。工人可以。工人是机器的直接实际主人；不管他们如何下定决心，通过服从或出于自愿，他们都可以控制和阻止它们。它们是最重要的经济功能；他们的劳动承载着社会。

只要工人们沉迷于中产阶级的思想，这种经济力量就是一种沉睡的力量。它通过阶级意识成长为实际的力量。通过生活和劳动的实践，他们发现自己是一个特殊的阶级，被资本剥削，必须为解放自己而斗争

从剥削。他们的斗争迫使他们了解经济体系的结构，获得社会知识。尽管有所有相反的宣传，但这种新知识消除了他们头脑中继承的中产阶级思想，因为它基于日常经验现实的真理，而旧思想表达了过去世界的过去现实。

经济力量和精神力量通过组织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它将所有不同的意志与目标的统一结合起来，并将单一的力量结合成强大的行动统一。它的外在形式可能因环境而异和变化，它的本质是它的新道德品质、团结、强烈的社区意识、奉献精神 and 牺牲精神、自我强加的纪律。组织是工人阶级的生活原则，是解放的条件。由其强大组织统治的少数人只能被多数人的组织打败，而且肯定会被打败。

因此，构成相互竞争的阶级力量的要素相互对抗。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而强大，作为现有的和主导的力量，而工人阶级的力量则必须从小处着手，作为新的生命成长起来。资本主义的数量和经济重要性会自动增长；但其他因素，洞察力和组织，取决于工人自己的努力。因为它们是有效战斗的条件，所以它们是战斗的结果；每一次挫折都会使神经和大脑紧张以修复它，每一次成功都会使心灵膨胀成新的热情自信。阶级意识的觉醒，社会知识的增长及其发展，意味着从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沉闷中觉醒到精神力量，大众提升为真正的人性。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战斗，从根本上说，已经意味着社会解放；被资本奴役的工人恢复了他们的行动自由。这是从服从到独立的觉醒，集体地，在有组织的联盟中挑战主人。工人阶级的进步意味着这些权力因素的进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能赢得什么，取决于工人获得的权力；当他们的行动不足，缺乏洞察力或努力，或不可避免的社会变化时 集体地，在有组织的联盟中挑战主人。工人阶级的进步意味着这些权力因素的进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能赢得什么，取决于工人获得的权力；当他们的行动不足，缺乏洞察力或努力，或不可避免的社会变化时 集体地，在有组织的联盟中挑战主人。工人阶级的进步意味着这些权力因素的进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能赢得什么，取决于工人获得的权力；当他们的行动不足，缺乏洞察力或努力，或不可避免的社会变化时

与资本主义力量相比，他们的权力在下降，这将在他们的工作条件中感受到。这里是每一种行动形式、战斗策略和方法、组织形式的标准；他们增强了工人的力量吗？为了现在，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未来，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最高目标？过去的工会主义已经形成了团结一致的感情，并通过有效的组织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然而，当后来它不得不压制斗争精神，并针对阶级团结的冲动提出对领导人的纪律要求时，权力的增长就受到了阻碍。过去的社会主义党的工作对提高群众的认识和政治兴趣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当

出于这些暂时的弱点，工人阶级必须在未来时代的行动中提升其权力。尽管我们必须期待一个危机和斗争的时代，但这可能会与更安静的复发或巩固时期交替出现。然后，传统和幻想可能会暂时削弱影响力。但与此同时，通过不断的宣传，自治和议会组织的新思想可能会在工人们身上得到更广泛的控制，让他们做好准备。然后，就像现在一样，每个工人一旦被本阶级的自由愿景所抓住，就有一项任务，在他的同志中传播这些思想，唤醒他们的冷漠，睁开他们的眼睛。这种宣传对未来至关重要。只要一个想法没有深入大众的思想，它就不可能实际实现。

然而，斗争始终是新兴阶级的新力量源泉。我们现在无法预见工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将采取何种形式。有时，它可能会采取严厉的内战形式，这在以前的革命中很常见，当时它必须做出决定。似乎对工人不利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政府和资本家可以通过金钱和权威来无限地组建武装力量。事实上，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不在这里，在屠杀和杀戮的血腥较量中。他们真正的力量在于劳动领域，在于他们的生产性工作，在于他们心目中的优越感

和性格。然而，即使在武装竞赛中，资本主义的优势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武器的生产掌握在工人手中；武装团伙依靠他们的劳动。如果数量有限，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毫不畏惧地反对他们时，这些团体将变得无能为力，被庞大的人数所压倒。如果数量众多，这些团体也由招募的工人组成，可以在阶级团结的号召下使用。

工人阶级必须找出并发展适合其需要的斗争形式。斗争意味着它按照自己的自由选择走自己的路，在阶级利益的指导下，独立于过去的主人，因此反对过去的主人。在战斗中，它的创造能力在寻找方法和手段时坚持自己。就像过去一样，它自发地设计和实践了它的行动形式：罢工、投票、街头示威、群众大会、传单宣传、政治罢工，将来也会这样做。无论形式如何，性格、目的和效果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提升自己的力量元素，削弱和瓦解敌人的力量。就经验而言，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具有最强烈的影响；将来它们可能会更强大。在这些罢工中，源于严重的危机和强烈的压力，冲动太猛烈，问题太深，无法由工会或政党、委员会或官员委员会指导。它们具有群众直接行动的特征。工人不是单独罢工，而是在商店里，作为集体决定他们行动的人员。立即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所有企业的代表在这里开会，已经具备工人委员会的性质。他们必须通过车间大会的战斗冲动与理事会会议的讨论之间的持续互动，在行动上、在思想和方法上尽可能地团结起来。因此，工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机关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机关。这些问题过于深入，无法由工会或政党、委员会或官员委员会指导。它们具有群众直接行动的特征。工人不是单独罢工，而是在商店里，作为集体决定他们行动的人员。立即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所有企业的代表在这里开会，已经具备工人委员会的性质。他们必须通过车间大会的战斗冲动与理事会会议的讨论之间的持续互动，在行动上、在思想和方法上尽可能地团结起来。因此，工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机关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机关。这些问题过于深入，无法由工会或政党、委员会或官员委员会指导。它们具有群众直接行动的特征。工人不是单独罢工，而是在商店里，作为集体决定他们行动的人员。立即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所有企业的代表在这里开会，已经具备工人委员会的性质。他们必须通过车间大会的战斗冲动与理事会会议的讨论之间的持续互动，在行动上、在思想和方法上尽可能地团结起来。因此，工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机关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机关。工人不是单独罢工，而是在商店里，作为集体决定他们行动的人员。立即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所有企业的代表在这里开会，已经具备工人委员会的性质。他们必须通过车间大会的战斗冲动与理事会会议的讨论之间的持续互动，在行动上、在思想和方法上尽可能地团结起来。因此，工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机关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机关。工人不是单独罢工，而是在商店里，作为集体决定他们行动的人员。立即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所有企业的代表在这里开会，已经具备工人委员会的性质。他们必须通过车间大会的战斗冲动与理事会会议的讨论之间的持续互动，在行动上、在思想和方法上尽可能地团结起来。因此，工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机关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机关。在思想和方法上，通过车间大会的战斗冲动和理事会会议的讨论之间的持续互动。因此，工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机关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机关。在思想和方法上，通过车间大会的战斗冲动和理事会会议的讨论之间的持续互动。因此，工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机关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机关。

这种政治罢工是一种反政府的反抗，虽然是合法的形式，通过瘫痪生产和交通，试图对政府施加压力，使其屈服于工人的要求。政府方面，通过政治措施，通过禁止集会，通过暂停新闻自由，通过征召武装部队，从而将其法律权威转变为任意但实际的权力，

试图打破罢工者的决心。它得到了统治阶级本身的帮助，通过其新闻垄断支配了舆论，并进行了强有力的诽谤宣传，以孤立和阻止罢工者。它不仅提供志愿者以某种方式维持交通和服务，而且还提供武装团体来恐吓工人并试图将罢工转变为更适合资产阶级的内战形式。因为罢工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所以其中一方内部的稳固性较低，必须让位。

群众行动和普遍罢工是两个阶级、两个组织的斗争，每个组织都以自己的坚定性试图遏制并最终破坏另一个组织。这不能在一个行动中决定；它需要一系列构成社会革命时代的斗争。因为每一个相互竞争的阶级都拥有更深层次的权力来源，使其能够在失败后恢复自己。尽管工人可能一度被打败和灰心，他们的组织被摧毁，他们的权利被废除，但资本主义的激荡力量，他们自己的内在力量，以及坚不可摧的生存意志，再次让他们站起来。资本主义也不能一蹴而就；当它的堡垒国家政权被摧毁、摧毁时，阶级本身仍然在消耗大量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例子，政府是如何因战争和革命而完全瘫痪和倒下的，却被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金钱、智力、耐心的技能、阶级意识——以强烈的民族感情的形式——重生了。但最终，构成人民多数、以劳动支持社会、直接支配生产机器的阶级必须获胜。这样一来，多数阶级的牢固组织就会瓦解和瓦解国家权力，即资产阶级最强大的组织。但最终，构成人民多数、以劳动支持社会、直接支配生产机器的阶级必须获胜。这样一来，多数阶级的牢固组织就会瓦解和瓦解国家权力，即资产阶级最强大的组织。但最终，构成人民多数、以劳动支持社会、直接支配生产机器的阶级必须获胜。这样一来，多数阶级的牢固组织就会瓦解和瓦解国家权力，即资产阶级最强大的组织。

在工人的行动如此强大以至于政府机关都陷入瘫痪的情况下，委员会必须履行政治职能。现在工人必须提供公共秩序和安全，他们必须注意社会生活的进行，而在这方面，委员会是他们的机关。工人执行的理事会决定了什么。因此，委员会成长为社会革命的机关；随着革命的进步，他们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包罗万象。同时

各个阶级都在为至高无上而斗争，每个阶级都通过其组织的稳固性试图打破其他阶级的组织，社会必须继续生存。虽然在紧要关头可以靠粮食储备生存，但生产不能长期停顿。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如果他们的内部组织力量不足，就会因饥饿而被迫回到旧的枷锁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他们足够强大，如果他们反抗、击退、粉碎了国家政权，如果他们击退了它的暴力，如果他们是商店的主人，他们必须立即处理生产。掌握商店同时意味着组织生产。战斗组织，即议会，同时也是重建组织。

在古代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犹太人中，据说他们一方面用剑打，另一方面用抹子打。在这里，不同的是，剑和抹子是一体的。建立生产组织是摧毁资本主义最强大的，不，是唯一持久的武器。无论工人在哪里闯入商店并拥有机器的，他们都会立即开始组织工作。在资本主义指挥从车间消失、被忽视和无能为力的地方，工人在新的基础上建立生产。他们在实际行动中确立了新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他们不能等到战斗结束。新秩序必须自下而上，从商店中成长，同时工作和战斗。

然后资本主义机关和政府同时沦为无关紧要的外国和多余事物的角色。它们可能仍然具有强大的伤害能力，但它们已经失去了有用和必要机构的权威。现在角色，对每个人来说越来越明显，被恢复了。现在工人阶级及其机关，即议会，是秩序的力量；全体人民的生活和繁荣取决于它的劳动，它的组织。理事会决定的措施和规定，由劳动群众执行和遵守，被承认和尊重为合法的权威。另一方面，旧的政府机构逐渐沦为外部势力，它们只是试图阻止新秩序的稳定。资产阶级的武装集团，即使仍然强大，

正在崛起的劳动力世界中的破坏者。作为混乱的代理人，他们将被制服和溶解。

就我们现在所能预见的而言，这就是国家权力将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消失而消失的方式。在过去，关于未来社会革命的不同想法盛行。首先，工人阶级必须通过在议会中赢得多数票来征服政治权力，最终通过武装竞赛或政治罢工来帮助。然后，由代言人、领导人和政治家组成的新政府，必须通过其行动，通过新法律，剥夺资产阶级并组织生产。所以工人自己只需要做一半的工作，不太重要的部分；真正的工作，社会的重建，劳动的组织，必须由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和官员来做。这种观念反映了当时工人阶级的软弱，贫穷和悲惨，如果没有经济实力，它就必须被其他人、有能力的领导人和仁慈的政府带入富饶的应许之地。然后，当然，保持主题；因为自由不能给予，只能被征服。这种简单的幻想已经被资本主义力量的增长所驱散。工人们现在必须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权力提升到最高的高度，他们才有希望赢得自由；那种政治支配地位、对社会的掌控必须建立在经济权力、对劳动的掌控之上。工人们现在必须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权力提升到最高的高度，他们才有希望赢得自由；那种政治支配地位、对社会的掌控必须建立在经济权力、对劳动的掌控之上。工人们现在必须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权力提升到最高的高度，他们才有希望赢得自由；那种政治支配地位、对社会的掌控必须建立在经济权力、对劳动的掌控之上。

工人夺取政权、废除资本主义、制定新法、占有企业、重建社会、建立新的生产制度，这不是不同的连续发生。它们是当代的，在社会事件和转变的过程中同时发生。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是相同的。它们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的不同方面，用不同的名称表示：劳动人类组织劳动。

三、敌人

1. 英国资产阶级

了解敌人、了解他的资源、了解他的力量和他的弱点，是每场战斗的首要要求。当看到他的超能力时，保护我们免于灰心的第一个必要条件；部分成功后，反对幻想。因此，有必要考虑一下，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的统治阶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这种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每个国家的工人都受到本国资产阶级（有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这是他们必须对付的敌人。所以只研究它的性质似乎就足够了。但目前我们看到，各国、各大洲的资产阶级共同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尽管是以两个激烈战斗的联盟的形式。所以工人们不能把注意力局限在他们的直接主人身上。早在过去，当他们开始战斗时，他们自己就会立即感受到一种国际兄弟情谊。现在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他们都必须了解和了解。

旧资本主义在英国最为明显。它在那里第一次掌权；从那里它传播到世界各地。它在那里发展了大部分制度和原则，后来在其他国家被模仿和遵循。然而，它表现出与其他人不同的特殊性格。

皮姆和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对权力的征服，而是从以前统治的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夺取的。就像早些时候在荷兰一样，这是对国王建立绝对君主权力的企图的排斥。在其他国家，国王通过他们的常备军以及他们任命并服从他们的官员和法官，制服了独立的贵族以及享有特权的城镇政府。利用资本主义崛起的金钱力量，他们可以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将喧嚣的贵族变成听话的朝臣和军官，确保他们的封建权利和财产，并在

同时保护商业和工业，税收的来源来自商人。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资本力量的上升与土地所有权的下降力量之间的一种平衡之上。然而，在英格兰，由于郡县的地方自治、下议院中地主和城镇居民的传统联盟以及缺乏常备军，斯图亚特国王未能争取绝对君主制。尽管它是为捍卫中世纪的权利和特权而爆发的，但革命斗争，震撼了社会的深处，在很大程度上使制度现代化。它使议会，特别是下议院成为这片土地的统治力量。

中产阶级因而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主要由众多的乡绅、独立的地主、绅士组成，形成了下层贵族。他们与伦敦有影响力的商人以及在小城镇统治的富裕公民有联系。通过地方自治，体现在他们的治安官办公室中，他们统治了农村。下议院是他们的机关，他们通过它决定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他们把政府本身主要留给了贵族和国王，他们现在是他们的工具，并由议会稳定地控制。因为英格兰作为一个岛屿受到她的舰队的保护，几乎没有任何军队：统治阶级已经学会憎恨和害怕它作为政府专制的工具，嫉妒地让它微不足道。也没有警察来限制人身自由。

因此，政府没有办法用武力压制新崛起的大国。在其他国家，这种压制当然只能是暂时的，直到最后爆发了一场暴力革命并扫除了整个旧的统治体系。相反，在英国，当统治阶级在舆论和社会行动中长期抵抗后，感受到了崛起阶级不可抗拒的力量时，只能屈服。因此，必然地产生了成为英国传统的政策，即尽可能长时间地抵抗崛起的力量，最终在达到临界点之前屈服。统治阶级随后通过与新阶级分享权力来保持权力，接受其领导人物进入其中间，通常是通过封爵他们。即使内容发生了变化，旧形式仍然存在。

没有一场革命，如同一场大扫除的雷雨，能消除旧的传统和旧的假发，没有意义的仪式和过时的思维方式。英国人民敬仰以这种明智政策统治的贵族家庭。保守主义渗透到所有形式的社会生活中。不是内容；以无限的人身自由，劳动和生活根据实际需要自由发展。

工业革命闯入了 18 世纪老英格兰的粗心大意的生活，一场不可抗拒的新发展和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工厂建起来了，配备了新发明的纺纱机，由水驱动，然后是蒸汽动力，不久之后是纺织，然后是机器工厂。新的工厂主阶级通过对新的可怜工人阶级的剥削而产生并致富，这些工人阶级是由被新机器的优越性压垮的贫困工匠组成的。在完全不活跃和无力应对新形势的旧当局的冷漠下，工业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最恶劣的工作条件、完全忽视最简单的健康紧急情况 and 粗心浪费的混乱中成长。国家的活力。

一场激烈的斗争随之而来，以一种复杂的三角方式。工人们一再爆发反抗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旧政治机构的残酷压迫，反抗雇主，反抗执政的地主阶级。与此同时，财富和社会影响力不断增长的新工业资产阶级，证明自己在政府中的份额，组织起来越来越强大。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地主被迫让步。在使选区现代化的 1832 年改革法案中，资产阶级的工厂主在议会中获得了代表权。1846 年，通过特别废除通过进口关税提高小麦价格的谷物法，他们成功地摆脱了对地主的沉重贡赋。因此，这条道路是自由的，可以无限量地生产和积累资本。然而，工人阶级对国家据点的城墙进行了徒劳的猛攻，现在又增加了一支防御者的驻军。诚然，统治者没有力量以暴力镇压工人阶级运动。资本主义社会以其内在的坚韧，以其根深蒂固的坚固性为抵抗，被整个中产阶级本能地认为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

注定要征服世界的生产形式。它逐步让步，给予不可避免的改革；因此，在新的斗争中，工人们获得了结社权、十小时工作制，最后逐渐地获得了选举权。

英国资产阶级是无可争议的主人。它的议会是该领域的主权权力。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工业和资产阶级，主导着世界商业和世界市场。在整个 19 世纪，它是七大洋的主宰，在各大洲都拥有强大的力量。来自四面八方的财富，来自工业，来自商业，来自殖民地，积累在它的手中。其他阶级分享了它的巨额利润。首先，地主阶级，即统治贵族，自古以来就与商业和商业生活密切相关。它根本不是封建的，不是中世纪的血统——封建阶级在内战中消灭了自己——而是源于中产阶级，因为它被提升为财富、服务、仅仅是恩惠，因此，人们对特权的外表和仪式更加嫉妒。现在，在无限利润生产的新制度中，它与工业资本家合并为一个强大的统治和剥削阶级。

贵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除了政府机关之外，它的特殊追求是武器职业。因此，地主阶级的地位就体现在军国主义的力量上。在普鲁士德国，土地贵族的至高无上表现在军事高于民事形式的优势。在那里，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下，平民也被鄙视为二流，而对于一个有钱的商人或有资格的科学家来说，最大的野心就是穿上预备役军官的制服，“国王的外套”。在英格兰，其军队规模较小且主要是殖民军队，海军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在大陆战争中，有一支从最底层招募的军队，被他们尊敬的首领威灵顿公爵称为“地球渣滓”。在法国和德国热情的人民军队实行自由散兵战斗的时候，用雇佣兵的僵硬的线性战术进行战斗；直到 1873 年才废除了对士兵的鞭笞。军职不被尊重，军国主义精神完全没有。平民生活高于军事形式；当专业的日常职责被免除后，英国军官穿上便装，做一个简单的绅士

——表达其他国家不为人知的平民荣誉守则的词。因此，大陆军国主义的缺失表明英国的地主贵族是如何完全融入整个资产阶级的。

工人阶级也得到了它的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只有其最有影响力的团体“技术工人”才能通过其工会发挥战斗力。资产阶级可以从世界垄断所获得的利润中分给他们足够的份额，使他们成为现有秩序的心满意足的追随者。他们与充满贫民窟的可怜的不熟练的群众分开了。任何关于另一种生产系统可能或必要的想法都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是完全安全的；剥削制度的稳固性取决于被剥削阶级缺乏辨别其剥削的能力。在工人中，中产阶级的学说盛行，即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接管了所有中产阶级的思想和传统，

在长期的剥削和逐步发展过程中，随着技术进步对更大装置的需求，私人手中的资本可能会增加。不需要组织资本；银行业务在交换和借出资金以促进往来方面有足够的空间。工业企业也很少组织成大型联合企业；雇主自己拥有足够的资本，仍然是他们商店的独立所有者。因此，任性的个人主义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显着特征。因此也很少集中在生产领域；许多独立的小商店跟随着大工厂。

社会生活的完全自由，让每一个新想法都可以被尝试和付诸实践，每一个意志冲动；而缺乏这种自由会导致受阻的愿望和不适用的想法发展成一致的

理论体系。因此，与大陆上广泛制定的科学和活动的理论特征相比，英国人成为了实践行为的人。对于每一个问题或困难，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寻求立即的实际解决方案，而不考虑进一步的后果。科学在技术的进步中发挥了很小的作用。这也是英国商业生活很落后的一个原因。

就这样，19世纪的英国成为了旧资本主义的模范国家，自由竞争，粗心和草率，对弱者、个人和人民充满了顽固的利己主义，充满了过时的制度和毫无意义的旧形式，充满了被压迫的与奢华的展示一起，冷漠地看待苦难。威廉·布斯的《最黑暗的英格兰》和罗伯特·布拉奇福德的《悲惨的英格兰》等书籍已经表明了其他文明国家不能容忍的肮脏忽视状态，完全由单身慈善家个人主动提出。只是在晚年和新世纪，社会改革开始发挥显著作用；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更加集中。

然而，与此同时，英国资产阶级形成了令其他国家所有资本家羡慕的主人公品格，他们徒劳地试图模仿它。许多世纪以来，它一直生活在完全自由和不受挑战的权力状态中。通过在19世纪对工业和商业的垄断，它感觉自己是世界的主人，是唯一的世界主义者，在每个大陆和每个海洋上都安居乐业。它从未学会恐惧；它从来没有遇到来自外部的强大敌人或来自内部的革命威胁，这暗示了死亡的想法。它以无限的自信面对每一个新的困难，肯定会克服它，如果可以的话，就用武力，如果必须的话，就让步。在对外政治中，在建立和捍卫其世界力量的过程中，英国统治阶级表现出再次适应新形势的能力，以明天相反的做法来蔑视昨天最庄严的宣言，在必要时“与凶手握手”，并且在表面上表现得很慷慨，与被击败的对手结成盟友，他们觉得他们不能被永久压制。这一切都不是因为广博的知识和远见；相反，它是一个相当无知、狭隘和保守的阶级——因此在最后之前犯了很多错误。与被击败的对手结盟，感觉他们无法永久压制。这一切都不是因为广博的知识和远见；相反，它是一个相当无知、狭隘和保守的阶级——因此在最后之前犯了很多错误。与被击败的对手结盟，感觉他们无法永久压制。这一切都不是因为广博的知识和远见；相反，它是一个相当无知、狭隘和保守的阶级——因此在最后之前犯了很多错误。

找到了新的安排——但它具有权力的自信本能。通过实际行动解决问题的本能智慧同样被用于国内政治，以使工人阶级保持精神上和实际上的依赖；在这里同样成功。

当然，现代发展使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上失去了许多特殊的地位。但是，如何辞职和适应其他平等力量的崛起又是新的。早在 19 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就已成为世界市场上的重要竞争者，而随后日本开始驱逐英国工业的产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金融霸权被美国夺走。但它的主要特征是在如此多世纪以来不受挑战的统治中获得的，并没有动摇。在国内政治方面，它也知道如何通过引入社会改革和规定制度来使其统治适应工人阶级的要求。英国资产阶级有幸组建了工党，转移了所有工人的从自由党政客到工党领袖的选票完全充满了中产阶级的思想，这使得工人阶级成为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积极推动者，尽管它不得不为资本主义的一些最恶劣的憎恶进行现代化改革付出代价。在工党领导人中，它发现了能干的内阁部长，他们完全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当这些临时必须占上风时，他们代表了和平主义的倾向。

英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性格对于确定工人阶级未来崛起的形式至关重要。必须克服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工人的弱点，不是体力的依赖，而是精神的依赖。毫无疑问，在关键时刻，体力也可能发挥作用。英国资本主义为了捍卫它的存在，将能够在必要时培养出强大的暴力和克制力量。但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弱点主要在于它完全被中产阶级的思想所支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每个人都必须塑造自己的命运的信念，对传统社会关系的尊重，思想的保守主义，在国内和世界各地都被资本主义不可挑战的力量牢牢扎根于其中。需要强烈的电击来搅动石化的大脑；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在起作用。当政治灾难或

强大竞争者的不可抗拒的崛起削弱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世界力量，当英国工人的特权地位消失，当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对他们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争夺生产权。

理事会组织的基本思想对英国工人来说并不完全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工人代表运动兴起，在准备战斗行动时建立了独立于工会的车间代表的直接联系。早先的“行会社会主义”已经提出了许多同源概念；“工业工会主义”提出了由工人控制生产的要求，但与工会作为统治机构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英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和所有社会关系的自由性使得人们很可能会寻求实际的暂时解决冲突的办法，而不是根本性的决定。因此，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设想，作为一种暂时的妥协，建立了商店中的言论和讨论自由，资本家原有的聘用和解雇权受到工人决定人员组成的权利的限制；这将为进一步取得进展开辟道路。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当部分让步最终导致权力的重大丧失时，资产阶级试图通过严重的决定性的阶级战争重新获得霸权的企图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在英格兰的任何地方，工人对生产的控制似乎有可能通过沿着中间形式的分治统治的连续步骤而获得。每一步都不令人满意，并敦促进一步的步骤，直到达到完全的自由。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当部分让步最终导致权力的重大丧失时，资产阶级试图通过严重的决定性的阶级战争重新获得霸权的企图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在英格兰的任何地方，工人对生产的控制似乎有可能通过沿着中间形式的分治统治的连续步骤而获得。每一步都不令人满意，并敦促进一步的步骤，直到达到完全的自由。

2. 法国资产阶级

法国的发展沿完全不同的路线进行。在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农民联合，推翻了中世纪所有形式的专制君主制，剥夺了贵族和教会的土地财产。革命在明确的法令和法令中废除了一切封建特权，宣扬了以私有财产为主要基础的“人的权利”，并主张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受制于激烈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在其自身（伪装成第三等级、全民）和被彻底排除在政权之外的被击败的封建阶级之间进行了尖锐的划分。它必须完全自己完成管理工作。对其机构的中产阶级特征有着清晰的认识，以精确的段落表述；与英国习惯不同，议会的权利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些议会宪法的制定随后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政治自由，在英国是一个实际的事实，在法国是有意识的理论。解释和制定它的需要创造了丰富的政治文献，在书籍和演讲中，充满了对原则的清晰表达。但缺乏的是完全掌握的直接感觉。同时练习不完善；法国资产阶级必须首先遭受军事专制，然后在 1830 年、1848 年、1870 年的一系列较小的政治革命中逐步取得对国家的完全权力。这些议会宪法的制定随后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政治自由，在英国是一个实际的事实，在法国是有意识的理论。解释和制定它的需要创造了丰富的政治文献，在书籍和演讲中，充满了对原则的清晰表达。但缺乏的是完全掌握的直接感觉。同时练习不完善；法国资产阶级必须首先遭受军事专制，然后在 1830 年、1848 年、1870 年的一系列较小的政治革命中逐步取得对国家的完全权力。这些议会宪法的制定随后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政治自由，在英国是一个实际的事实，在法国是有意识的理论。解释和制定它的需要创造了丰富的政治文献，在书籍和演讲中，充满了对原则的清晰表达。但缺乏的是完全掌握的直接感觉。同时练习不完善；法国资产阶级必须首先遭受军事专制，然后在 1830 年、1848 年、1870 年的一系列较小的政治革命中逐步取得对国家的完全权力。解释和制定它的需要创造了丰富的政治文献，在书籍和演讲中，充满了对原则的清晰表达。但缺乏的是完全掌握的直接感觉。同时练习不完善；法国资产阶级必须首先遭受军事专制，然后在 1830 年、1848 年、1870 年的一系列较小的政治革命中逐步取得对国家的完全权力。解释和制定它的需要创造了丰富的政治文献，在书籍和演讲中，充满了对原则的清晰表达。但缺乏的是完全掌握的直接感觉。同时练习不完善；法国资产阶级必须首先遭受军事专制，然后在 1830 年、1848 年、1870 年的一系列较小的政治革命中逐步取得对国家的完全权力。

在这些主要由大众阶级、小市民、工匠、工人进行的革命中，这些人学会了区分自己的阶级利益，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利益。工人渴望进一步革命，以打破资本主义的新阶级力量，但在 1848 年和 1871 年的武装冲突中，他们被击败和屠杀。一部分是由资产阶级雇佣的他们自己的阶级同胞，一部分是在小市民、店主、农民的帮助下，他们都作为私有财产的捍卫者前来救援。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牢牢地控制着社会，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需要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虽然在这些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也不是没有受到伤害。它已经失去了自信。它知道它必须保护自己免受来自底层日益增长的力量，它的统治将受到工人阶级的威胁。所以它寻求强大的国家力量的保护。巴黎政府中所有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已经由国民公会和拿破仑引入，在 19 世纪得到加强。再加上没有统治贵族，这给法国带来了与英国完全不同的政治面貌。

此外，经济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经过大约本世纪中叶的强劲增长后，工业发展放缓。农村没有大量过剩的人口流向城镇，为不断发展的工业提供劳动力。小企业主的储蓄存入银行，不用作创办新企业的产业资本，而主要投资于政府贷款。当然，在煤炭和矿藏丰富的地区，以强大的资本家为首的强大的钢铁工业发达，通常与地主贵族有家族关系。此外，在大城市，特别是巴黎，作为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的时尚中心，建立在众多工薪阶层的个人技能和品味之上的古老的小规模奢侈品工业，大力发展。但法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尤其是 1870 年以后，越来越成为金融资本作为最高权力的盛行。

在中央“法兰西银行”的领导下，这些银行将小资本家、股东和农民的钱汇集到庞大的银行资本中。无论欧洲或其他大陆的政府在哪里需要贷款，他们都是从法国银行那里获得的；债券和股票被推荐并敦促客户作为一项良好的投资。因此，法国的小资产阶级主要由食利者、股东组成，他们靠剥削外国人民为生，他们的收入来自外国政府从他们的臣民身上榨取的税收。这些政府的贷款通常用于购买战争物资或修建铁路。因此，银行资本与钢铁业巨头密切合作，通常施加的条件是这笔钱将用于附属的法国钢铁厂。从而节省了

法国食利者进入钢铁资本家的金库，食利者的利息由外国纳税人提供。

法国首都的这一主导特征决定了法国的政治、外交和国内。外国政治通过加强其国际力量和对较小落后国家的影响力来保护银行资本和食利者的利益。必要时通过军事力量，从不情愿的债务国政府那里获得付款；或者它把一些野蛮人的酋长变成了一个附属的王子，为他提供了欧洲的武器来征服和剥削以前的自由部落；这被称为带来秩序和文明。

大资本主义的国内政治问题始终是如何使议会通过普选产生，从而依赖于小商人、农民和工人的投票，成为大资本利益的工具。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国家，这并不难。整个资产阶级都被冲昏了头脑，它的生意由于狂热的经济活动而繁荣起来，而工人也被安抚了，尽管他们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并且能够获得丰厚的工资。大资本自信满满，宣称自己的利益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然而，对于银行资本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通过暴力和欺骗手段剥削外国人民，攫取本国人民的积蓄，具有高利贷和抢劫的性质。它的利益必须在幕后通过与有影响力的政客的秘密安排来服务。为此目的，必须任命或罢免内阁部长，必须争取党派领导人，必须操纵议会成员，必须贿赂文件，所有不能被曝光的肮脏阴谋。政治家，主要是律师或其他知识分子，被党的机器强加给作为他们的代表的农民和公民，他们将政治视为商业，以高薪和高薪职位为他们的战利品。现代各地的议会制都在退化，因为它必须在服务于资本主义利益的同时摆出公共利益的表象。但在金融资本统治的地方，它必须恶化为纯粹的腐败。对于以法国银行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与劳动没有直接关系。它的政治，不是建立在一个阶级的实际斗争之上

指挥生产，必须靠虚假的口号、虚假的承诺和冠冕堂皇的言辞生活。

因为在 19 世纪巴黎的大部分时间里，小企业占主导地位，工人阶级虽然与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和雇主群众没有截然分开，但无法形成清晰的阶级意识，尽管它充满了热情。共和民主的斗志。看到资本家在政府的保护下崛起，利用政权无耻地发财致富，而他们自己却被强行压制，工人认为国家政权是他们被剥削和苦难的主要原因。所以他们对自由个性的感觉，对大革命的继承发展成某种无政府主义，

后来，随着工业的逐渐发展和集中，出现了工会，就像在英国一样，工会在工人阶级的社会观念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与其说是参与繁荣的实际手段，不如说是法国资本主义缺乏工业和商业世界力量，作为更好社会的理论基础。因此，到了世纪末，工团主义成为社会重建理论，不仅占据了法国工人的头脑，而且还蔓延到了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国家。辛迪加只是工会的法语名称。在工团主义学说中，“为新世界的基础工作”意味着辛迪加，工会将是其组织单位。它说，工会是工人的自由创造，是他们自治的领域，而在国家中，官员和政治家以及在政党中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一场应该使国家成为生产主宰的政治革命将意味着对工人的压迫性更强。只有在破坏国家和政府的情况下，才能通过革命解放工人。它必须通过普遍罢工来实现，这是所有工人的共同行动。取而代之的是所有工会的自由联合；工会将成为组织和指导生产的机构。

这些原则清楚地阐述了它们对法国资本主义形式的依赖。由于政治的内容与社会的生产性工作及其对真正阶级利益的斗争相距甚远，因此工人阶级与政治相距甚远。由于政治是个人阴谋的肮脏事业，工人们不屑于与政治混为一谈。他们的实践，被宣布为阶级战争，理论上是为了废除剥削，实际上是为了改善工作条件，完全是在生产领域内，它通过工团来行动。工团主义不打算让步或屈服于银行资本；在工团主义的反爱国主义、反军国主义和普遍罢工的口号中，它表明它拒绝被银行资本的军国主义政策所左右。但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反对形式，而不是一种积极的斗争形式。它低估了通过民族主义思想的力量对资本的强大控制。原则上：辛迪加的每个成员都可以通过“根据他的哲学或政治思想”投票来单独参与政治，这表达了一个阶级的原始无助，该阶级满足于试图从其直接的斗争中排除对政治的不同意见。整个社会。缺乏这样的洞察力，即反对行业中的大资本，必须出现坚实的大型组织需求，其中涉及主要官员的官僚机构。由工团指导的生产是指在工会领导人的指导下生产，而不是工人自我管理的生产。它低估了通过民族主义思想的力量对资本的强大控制。原则上：辛迪加的每个成员都可以通过“根据他的哲学或政治思想”投票来单独参与政治，这表达了一个阶级的原始无助，该阶级满足于试图从其直接的斗争中排除对政治的不同意见。整个社会。缺乏这样的洞察力，即反对行业中的大资本，必须出现坚实的大型组织需求，其中涉及主要官员的官僚机构。由工团指导的生产是指在工会领导人的指导下生产，而不是工人自我管理的生产。它低估了通过民族主义思想的力量对资本的强大控制。原则上：辛迪加的每个成员都可以通过“根据他的哲学或政治思想”投票来单独参与政治，这表达了一个阶级的原始无助，该阶级满足于试图从其直接的斗争中排除对政治的不同意见。整个社会。缺乏这样的洞察力，即反对行业中的大资本，必须出现坚实的大型组织需求，其中涉及主要官员的官僚机构。由工团指导的生产是指在工会领导人的指导下生产，而不是工人自我管理的生产。辛迪加的每个成员都可以通过“根据他的哲学或政治思想”投票来单独参与政治，这表达了一个满足于试图将对整个社会的意见分歧排除在其直接斗争之外的阶级的原始无助。缺乏这样的洞察力，即反对行业中的大资本，必须出现坚实的大型组织需求，其中涉及主要官员的官僚机构。由工团指导的生产是指在工会领导人的指导下生产，而不是工人自我管理的生产。辛迪加的每个成员都可以通过“根据他的哲学或政治思想”投票来单独参与政治，这表达了一个满足于试图将对整个社会的意见分歧排除在其直接斗争之外的阶级的原始无助。缺乏这样的洞察力，即反对行业中的大资本，必须出现坚实的大型组织需求，其中涉及主要官员的官僚机构。由工团指导的生产是指在工会领导人的指导下生产，而不是工人自我管理的生产。缺乏这样的洞察力，即反对行业中的大资本，必须出现坚实的大型组织需求，其中涉及主要官员的官僚机构。由工团指导的生产是指在工会领导人的指导下生产，而不是工人自我管理的生产。缺乏这样的洞察力，即反对行业中的大资本，必须出现坚实的大型组织需求，其中涉及主要官员的官僚机构。由工团指导的生产是指在工会领导人的指导下生产，而不是工人自我管理的生产。缺乏这样的洞察力，即反对行业中的大资本，必须出现坚实的大型组织需求，其中涉及主要官员的官僚机构。由工团指导的生产是指在工会领导人的指导下生产，而不是工人自我管理的生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工团主义的领导人加入了他们的政府并屈服于他们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工团主义已经衰落了。这为战后向公开改革主义政策的过渡做好了准备，当时在国际合作中，英国、德国和法国工会之间的理论差异在他们的共同做法背后逐渐消退。在后来的几年里，各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差异，以前曾被强调过，在各地工业的发展、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他们共同的征服外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准备为未来的世界霸权而战。

法国资产阶级的权力和任何地方一样，在于它的经济和金融权力、它的精神权力和它的国家权力。与英国资产阶级不同，它的经济实力并不在

掌握工业和世界商业的第一名，但金钱权力；它用这笔钱购买宣传和武装力量，并主导政治。法国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是建立在大革命的传统和由此创造的社会制度之上的。摆脱专制主义，为他人树立榜样，建立法律自由和平等的自豪感，作为一种强大的传统存在于全体人民中。只有照顾好这些感情，承认民主形式，尊重舆论自由，资本才能统治那些以表象为现实的群众。如果他们变得叛逆，他们会发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权力凌驾于他们之上。法国工人阶级的基本弱点，尽管过去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依靠现代经济发展的缓慢，农民群众、公民、工人分散在众多的小企业中。法国资本主义落后于英国的旧势力和德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势力：没有新的冲动推动阶级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和充满活力的斗争。

3. 德国资产阶级

中世纪末期，一个自豪、自由和军事化的城市，通过从意大利和东欧到北欧和西欧的贸易而富有，充满了繁荣的德国城镇。然后，随着美洲和印度的发现，世界贸易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经济衰退的后果是自相残杀的战争和外国列强的入侵，洗劫和谋杀，彻底摧毁了旧的财富。三十年战争使德国成为一个满目疮痍的贫穷国家，没有商业和工业，与西方的经济发展隔绝，在小王子的统治下分裂为一百个独立的小国，在他们的领域之外无能为力，在国内是专横的暴君。其中最大的一个，正在崛起的普鲁士君主制，完全由土地贵族“容克”统治。谁让可怜的农民为奴，军队的主人作为征服的工具。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的兴起给德国诗人和哲学家带来了最初的动力，他们是新兴的市民化愿望的代表。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民族主义的兴起具有反动性质，其理论表现在庄严地承认奴性：法国大革命宣扬人权，我们宣扬人的义务。

到 19 世纪中叶，工业开始发展，并伴随着一种最初的自由精神，即反对专制主义和警察专横的狭隘镇压的批判精神。崛起的资产阶级准备从普鲁士君主政体中榨取政治权利，这意味着一场在工人群众帮助下的革命。但随后，在 1848 年，它看到工人阶级宣布了其激进的要求，甚至在巴黎的路障中与有产阶级进行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所以它收缩了；革命的道路，即通过为群众争取政治自由而为自己争取自由和权力的道路，被禁止了。在随后的几年里，当工业进一步发展时，德国资产阶级和自己一起看到了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独立的力量。于是它夹在了一个古老的统治力量之上，君主制、贵族和军队，以及正在崛起的新势力，工人已经在谈论共产主义。因为它在每次罢工中都希望得到警察的保护，因为它认为工人阶级是它真正的经济对手，所以它不能

冒险与国家政权进行严肃的斗争。如果它最终谈到革命，那么贵族统治者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承诺限制工厂任意性的社会法律，甚至暗示“社会君主制”来保护工人阶级免受资本主义，从而激起工人反对他们的雇主。 .

因此，德国资产阶级学会了恐惧。对上层权力的恐惧，对下层权力的恐惧决定了它的社会特征。它从来不知道只有自己赢得的自由才能在社会阶层中唤醒的自豪感。

其他原因有助于发展这种性格。与许多世纪前已经获得民族统一的法国和英国不同，德国仍然分裂成几十个微不足道的小国。这对工商业的发展是一个烦人的、繁琐的障碍；这么多不同的政府和法律 and 规则，不同的税收和铸币制度，几个边境的关税，每个小政府都通过愚蠢的官员来困扰企业，并且无力在国外市场上保护它。德国资产阶级对缺乏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深感不满。1848年初，德国一直希望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但是没有勇气加入人民的战斗。现在它意识到还有另一种获得方式，不是自由，而是团结：通过普鲁士军国主义。普鲁士贵族使他们的军队成为一种极好的征服工具。在一系列的战争中，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周围的列强被击败或威慑，德意志小国被征服并合并为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而现在资产阶级改变了政策，让议会发言人独自发表反对军国主义的言论，并热情地将“铁宰相”和普鲁士国王誉为自己的英雄。

“俾斯麦统治下的专制主义，”英国历史学家特里维良写道，“已经成为推动进步的积极原则；它不再胆怯地敌视商业阶级、媒体、教育和科学，而是将它们全部用于政府。”以前，在其他国家，进步——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与日益增加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即资产阶级对政府的掌握。现在，这里恰恰相反，专制政府成为了

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创建的帝国的宪法以现代大胆的精神为动力，其政策以野蛮的能量为动力，足以适应强劲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革法和国会普选权确保了群众参与其世界政治，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与此同时，各州仍然存在，它们的宪法过时，其狭隘的官场涵盖了行政、内政、警察和教育领域，使群众受制于并不断受到监督。

因此，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被用于为崛起的资本主义服务，而没有赋予资本家自己政治上的优势。普鲁土地主贵族仍然是现代德国的主人；但只能通过服务于资本主义的需求。它从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中分得一杯羹，不仅占据了政府中利润丰厚的统治职位，而且还利用其政治权力——通过谷物法——增加了其土地财产的货币产出。资产阶级仍然是顺从的臣民阶级，靠金钱在社会上有影响力，但被视为二等公民，满足于开展业务并恭敬地颂扬君主制和贵族。与英国和法国相比，议会对政府没有权力。它不能通过投票强制解散内阁。如果议会多数派利用其对预算的控制权来尝试这样的事情，资产阶级就会抛弃并抛弃它；而不是依赖于由群众选举产生的议会，它宁愿从上面统治。

现在，没有政治自由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敞开的。工人阶级一直在为喘息和战斗空间而挣扎，却被强大的力量压制住了，而德国作为一个强大的新强国在欧洲政治中发挥了作用。工商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超过了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只有美国能与之匹敌。

这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新鲜能量，在多年不利的政治条件下也被保留了下来。德国工业的出现比英国晚了半个世纪，当时技术更加发达。它必须从一开始就引入大型机器和昂贵的装置

需要科学和资金。它拥有的科学；早在其科学家光荣地参与国际研究之前。仅仅因为技术应用受到限制，可以奠定更好的理论基础，现在，在迅速增长的大学和技术学校中，这是为满足工业需求而进行全面科学培训的基础。然而，个人财富，如英国工厂主从半个世纪的利润中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在德国却是缺乏的。在那里，大企业所需的资金必须通过仔细收集各个小资本家的所有小额储蓄来提供。这是银行的职能。

因此，德国工业获得了特殊性。为了增加资本快速积累的利润，通过有意识地改进其科学基础来提高生产力。因此，在许多市场上，德国人的竞争能够将英国人赶下台，他们对他们久经考验的方法充满信心。同时，银行与产业的紧密联系创造了新的组织形式。银行对企业的成功感兴趣，因为它为企业提供资金，监督和建议他们的政策，并与他们建立联系。这导致了这些企业之间的互助和优待，导致利益交织，通常导致卡特尔的形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组织。银行和大工业方向的相互渗透创造了一种有意识的共同政策，即不断扩大其对新分支机构的权力。通过在这里投资，通过扩大现有业务，通过有计划地创办新企业，银行，少数几组激烈竞争的金融力量，以系统的方式组织工业，增加利润，并更多地在其中获得自己的份额。因此，最初表现为弱点的私人资本的缺乏变成了力量。与对传统财富和客户充满信心的英国商人的自发独立相反，德国工业通过其有目的的组织迅速崛起。德国资产阶级以不安分的精力和新的野心强行在生产和世界贸易中崛起，

在英国，军国主义从未在社会中立足。在德国，军国主义的形式和精神遍及并支配着社会。它的荣誉准则，粗鲁而敏感，被大学里的中产阶级青年模仿；对官员阶层来说，商人是被鄙视的平民。德国中产阶级对军队、它的避难所和它的权力工具怀有深深的敬意，同样崇拜军队的主人、君主和他的军官。在德国宪法中，议会和议会对军队没有权力，它只能提供资金。这种军国主义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顺从、缺乏个人自豪感、自卑感，往往伪装成粗暴的暴行。德国资产阶级从来不知道自由。

然而，这使得德国资产阶级更好地适应了大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资本主义的组织，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更强大的权力下的服从之上，对德国人来说比对一个习惯于个人独立的资产阶级来说更容易。同样的性格使德国资产阶级两次以无与伦比的、几乎不可抗拒的战争机器参与世界霸权的斗争，其效率基于精心准备的军事和资本主义组织，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精神上。因此，它的对手，统治世界的英国资产阶级，粗心大意，措手不及，在猛烈的攻击下蹒跚而行，不得不召集其内在的所有最深层次的力量来进行防御。

美国昆虫学家霍华德在他的《人与昆虫》中比较了自然界对动物结构中“生命斗争”的两种最成功的适应：昆虫用坚不可摧的坚硬和柔韧的皮肤覆盖了它们所有的弱点，哺乳动物用里面的骨架支撑它们；作者说，他们对世界统治的争夺尚未决定。这个图像适合比较两个相互竞争的资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用外层钢甲覆盖其内心的柔软，并用最锋利的武器攻击显然没有保护的敌人；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是有骨气的。

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性格很早就使德国工人走向了政治独立。在与压迫性警察国家的斗争中，他们独自一人，并没有因为共同争取政治自由的传统而依附于中产阶级。在其他国家，工业强硬的老板通过夺取国家权力并使之现代化而赢得尊重，而在德国，工厂里粗鲁的老板在政治上证明是顺从的懦夫，只举了奴性的例子。德国工人直接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同盟阶级；他们不得不在政治上和经济领域同时进行斗争。集中在工厂和城镇大量工业的快速发展，他们不得不建立自己的组织并找到自己的方式，

社会民主主义的迅速崛起证明了这种政治独立性。它的名字表达了社会主义生产必须通过民主、通过群众战胜国家来赢得的基本思想。它的阶级斗争宣传唤起了越来越多的工人投入战斗，它的报纸和小册子教育他们了解社会及其发展。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和速度激发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活力，并很快使他们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最重要和指导力量。正是德国资产阶级的顺从政治，将他们直接置于整个统治阶级之上，使他们具有阶级意识，迫使他们通过理论加深对社会力量的洞察力，这使他们成为各国工人的老师。正如在法国，中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尖锐对立催生了大量关于政治理论的文献，同样，在德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催生了大量关于社会理论的文献，主要以科学著作为基础马克思。这种思想上的优越性，连同与压迫和专制主义的英勇斗争，单独与强大的统治者的斗争，吸引了其他阶级中一切进步的和理想主义的分子，并把所有渴望自由和憎恨堕落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人聚集在他们周围。在德国，社会和精神上的巨大鸿沟将两个世界分开，一个是傲慢的权力和财富，一个是奴性美化压迫和暴力的世界，

反抗，体现在工人阶级解放人类的斗争中。

理想主义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渗透，往往会唤起和平的小资本主义改革和民主的思想，尽管它们与大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其他影响也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1912 年，工人在政治上的权力增加，最终在 1912 年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在经济上，工会迅速成长为巨型组织

——唤醒了直接推进社会改革的愿望。尽管传统的纲领和理论把革命作为一切活动的目标，但真正的结果是向工人确定他们在资本主义中的地位，这不是官方承认的，而是实际上承认的，而且只是以持续斗争为代价。因此，改良主义倾向越来越多地控制着工人。当然，改革派情绪的最深层根源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20 年极大地膨胀了德国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思想对工人的强烈影响。

德国资产阶级对工人群众的精神力量不是由于它的政治成就，而是由于它的经济成就。把政治和政府交给别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工商业上，这里的资产阶级展现了将德国经济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推向世界发展前沿的能力和能量。这种活力赢得了工人的尊重，并带着他们参与了一个强大的世界进程的感觉。他们感受到了资本的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力量和冲击，他们的组织在这方面显得不足，甚至他们自己的理想也似乎在消退。所以，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拖入了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潮流中，

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早期的政治优势使工人在政治上依赖；经济力量和危机不得不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在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处于较晚的因而更彻底的优势地位

将工人束缚在精神上的依赖中；在这里，政治力量驱使他们参加战斗，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面对一个完全沉迷于专制和暴力的资产阶级，德国工人将不得不在政治危机和灾难的艰难道路上赢得自由。

4.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基本信条。对这个阶级而言，超越独立个体的个体是由民族、人民、祖国或国家的不同名称所表示的共同体，其含义差异很小。

民族和民族感情是随着资产阶级而产生和发展的。最初的农民生活只知道村庄和更大的部落或县或州的社区；对于正在崛起的市民阶级来说，小镇就是他们的社区。他们的共同利益并没有超出这些小领域。口语在更大的地区有所不同；它们在有限地区的相似性促进了它们在一位王子的统治下的联系。但通常这种通过征服和继承的统治，会扩展到言论完全不同的国家。对农民来说，远方的君主和其他人的统治并不重要。

这种情况随着商业的兴起而改变，尤其是随着工业资本的兴起。远洋贸易的商人需要强大的力量来保护他，对抗他的竞争对手，征服落后的部落；如果缺少这一点，他自己就成立了一个城镇联合会。实业家需要道路上的安全，法律的统一，比城镇更强大的力量的保护。在英国，通过与世隔绝的孤立，或通过征服王公，如法国，更大的王国已经合并，它们只需要从内部得到巩固和加强。在其他情况下，就像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强大的国家必须在现代建立，通过战争和革命，通过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感情的力量。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和民族是相同或一致的。国家是一个权力结构，具有强制和镇压的物理手段；国家是一个受内在力量约束的共同体。因此，国家与民族重合时，具有最大的内在稳固性。但是国家为了增加自己的力量，试图尽可能地包括地区和人民，尽管他们可能属于其他国家，在古代偶然的移民混在一起。所以丹麦以前

包括德国人，德国后来包括丹麦人和波兰人，匈牙利包括罗马尼亚人、斯拉夫人和德国人，罗马尼亚后来包括匈牙利人和德国人。奥地利君主制由七个不同的民族组成，从未共同成长。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现代资产阶级的兴起，民族感情的发展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在一个拥有不同种族和语言腹地的海港城镇（如 Fiume 或 Dantzig）的情况下，要求政治统一的经济利益会因民族仇恨而受损。

共同语言作为理解的工具，是将人们连接到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最强大的力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只是语言的社区。大多数瑞士人说德语。然而，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与德国人不同。英美两国说同一种语言。五个世纪以来，瑞士人已经走自己的路，不同于其他讲德语的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特殊制度之下，在原始民主中以自由农民的身份统治自己，而德国人则在数百个小暴君的枷锁下受到压迫。瑞士人都经历了同样的历史事件，以同样的方式塑造了他们的思想。在持续的实际和精神交往中，他们共同成长性格和思想的相似之处，不同于边境另一边的人。不仅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消极品质，而且更多的是积极的意志，在一个生活社区中共同归属的共同感觉，将人类连接和分离为不同的国家。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是如此：他们在不同大陆的不同历史，各自追随自己的命运，经常与资本主义利益强烈敌对，使他们成为不同的国家。在每个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中，受同样的历史影响给所有人留下了共同的印记。为共同利益、共同自由而进行的共同斗争将他们凝聚成牢固的团结。它产生了一个思想共同体，由文学、艺术和构成民族文化的日报所体现和加强，这本身就是发展民族意识的重要因素。即使是阶级的激烈斗争，也是在这种共同经验的共同基础上发生的，即作为直接面对面的对手相互斗争的起起落落。

因此，一个民族不是国家共同体，也不是语言共同体，而是命运共同体（源于他们共同的社会经济实践）。当然，这些不同类型的社区是相互依赖的。语言是强大的国家建设媒介。民族是最强的国家建设力量。相反，政治国家权力通过团结和分离人民，通过建立或破坏命运共同体[一种共同命运的感觉]，在建立和破坏国家方面做出强烈反应。在中世纪，法国北部和南部的语言与法国和西班牙一样不同，它们通过征服联合起来。在资产阶级兴起期间，他们形成了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统一体，他们经历了后来的革命。与瑞士登山者同时，与海洋接壤的低地国家在政治上与庞大的德国分离。十几个富有的商人城镇，在陆地上由一连串的联合省份保护自己，他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将荷兰方言提升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拥有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并通过他们的特殊历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佛兰芒人虽然与荷兰人说同一种语言，但由于他们完全不同和不同的历史，不能被认为属于同一个民族，而它们与瓦隆人的政治统一却因语言的差异而受阻。受经济利益支配的政治措施逐渐将苏格兰人和英国人融合为一个国家，

因此，民族是历史的产物。过去发生的一切，共同经历，决定性格、感情、文化，都以国籍的形式沉淀下来。民族是历史的凝结，是过去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力量而延续下来的产物。

民族性格和更多的民族感情，因此自发地从社会中产生出来，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内在力量。他们是资产阶级需要的，被称赞为爱国主义，并通过特殊措施加以推动。尽可能消除边界内的差异，强调和增强与外界的差异。一种交际所必需的通用语言，在全国范围内传授，压制了古老的方言甚至小语种

——如威尔士的盖尔语、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语——仅保留为

好奇心和偏远的村庄。从童年开始，大量使用这种共同语言的文学作品就在发挥作用，以在整个人群中留下相同的思想和相同的感情。有意识的宣传旨在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感，并使对任何外来事物的对抗更加自觉。在民族共同体中分裂的阶级斗争学说被谴责为危险，甚至被迫害为危害民族团结的罪行。民族主义作为社会自发的生命产物，随着社会自身的发展和变化而变化，它宣称是自然的永恒事实和人的责任。

民族是凝固的历史——但历史还在继续，不断地增加着从前的沉淀。新的经济发展、资本增长、战争和征服产生了新的利益，改变了边界，唤醒了新的意志和情感方向，结合或分离了民族，打破了旧社区并产生了新社区。因此，民族性及其更深层次的生成力量，在范围和内容上是变化无常的，并表现出多方面的特点。

正如小贸易仍然存在于大资本主义中一样，地方主义、旧习俗和思想的残余仍然存在，有时甚至延伸到国界。在资本主义兴起、自由贸易遍及全世界的时代，世界主义的感情和全人类的国际兄弟情谊在资产阶级中得到了发展。之后，当竞争变得激烈，随之而来的世界霸权之争加深民族主义时，这被嘲笑为一种幼稚的幻想而被压制。在资本主义刚刚开始站稳脚跟、开始破坏原始经济并推翻过时的专制制度的世界上，我们看到国家正在形成。除了渴望利润的商人、赌博的冒险家、外国资本的代理人 and 贪婪的政客，形成资产阶级的开端，主要是受欧洲科学和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作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站出来。在巴尔干半岛，战争的偶然结果往往决定了哪些相邻的具有同源方言的山谷将被纳入塞尔维亚或保加利亚民族。在中国，由旧文化在精神上团结起来的商人和地主阶级，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阶级的帮助下，逐渐

发展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受到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精神的鼓舞。在印度，这种增长虽然植根于本土资本主义工业，但受到过时的宗教多样性的严重阻碍。在所有还没有资产阶级的殖民地，由知识分子小团体传播的民族主义是反抗外国剥削的第一种理论形式。另一方面，在数百万人的群体中，出现了一种单独的方言民族主义，作为知识分子的愿望或只是一时兴起，它可能会在更大单位的凝聚力中发挥破坏性的作用。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经历了不同的形式，对应于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当市民政体在其第一次崛起时成为其城镇或领域的主人时，它为自由而战。它不仅要打破贵族的权力，在其领土上的土地所有权，它还必须击败压制或威胁其自由的外国势力。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崛起与对外国封建或专制或以前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大国的战争有关。这样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是一种革命；从建立更高的生产制度开始产生的一切热情，一切奉献，都表现为民族的激情，把民族主义推崇为崇高的理想主义。16世纪的荷兰就是这样从西班牙国王手中解放出来的，与英国同时对抗西班牙世界强权，与美国对抗英格兰，与法国在大革命中对抗由英国领导的欧洲，与意大利人在19世纪对抗奥地利；甚至1870年德国对法国的战争也有一些特点。这样的解放和巩固战争，确立了它的独立和权力，在以后的所有岁月里都被资产阶级推崇为民族历史的崇高高峰。

但随后，逐渐地，图像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是剥削，是统治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摆脱了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建立了新的镇压。它摆脱了外国压迫的枷锁，很快就开始将枷锁压在邻近或遥远殖民地的弱小民族身上。特别是随着大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总是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下。但现在民族主义有了另一种色彩。它的口号不是自由，而是国家的伟大。它呼吁

所有其他必须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助手和下属，作为代言人，作为军事和文职官员，并参与其权力的所有其他阶级的自豪感。现在，自己的人民被宣布为被选中的人民，在力量 and 美德上优越，是“伟大的民族”，“Herrenvolk”，“人类中最优秀的种族”，注定要领导或统治其他国家。随着世界权力的争夺，资产阶级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民族主义发展为狂热的激情，常常把全体人民卷入共同的生存斗争中。

民族主义不仅仅是统治者强加给群众的人为学说。就像每一个思想和感情系统一样，它产生于社会的深处，来自经济现实和必需品。对资产阶级来说，民族是与其患难与共的共同体。因此，所有旧有的集体感情本能都为其服务，并发展成强大的理想主义力量。与成年人相比，尚未被自私自利的精神所渗透的青年更容易对社会的号召作出热烈的反应。对劳动群众来说，只要他们没有可能、没有思想为自己反对资产阶级，就只有跟从资产阶级。精神上依赖大师班，他们不得不接受，或多或少心甘情愿，它的想法和目标。所有这些影响都在本能的自发性领域中作为精神力量发挥作用。

但是，除此之外，资产阶级还蓄意用人为的手段来强化自发的感情。学校的整个教育和文学和报纸的宣传都是为了培养和加强民族主义精神。当然不是通过表明它与资本利润的联系；像剥削阶级的所有意识形态一样，缺乏对这种联系的清晰认识，并且必须小心地阻止被剥削群众。因此，必须寻找其他基础，必须找到其他通常具有欺骗性的论点，这些论点主要来自基于先前社会条件的现有传统。对我们摇篮所在的出生地的热爱，对我们青年时代、村庄或城镇区、农民或工匠生活的小社区的纪念，必须有助于巩固对民族主义国家政权的坚持，在那里它为了资本的利益与外国势力作战。历史是彩色的

并被篡改，将关于过去的严格客观事实转化为民族生活的片面光辉形象，容易唤起年轻人强烈的社区间感情、热情、自豪感和钦佩感，使他们的心欢欣鼓舞，紧锣密鼓地争先恐后，以此来巩固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力量。

为了使民族意识形态更加稳固，它有时是建立在物质基础、物质基础、血缘关系和种族基础之上的。人类的种族是在数千年的史前时代形成的。我们在历史之初与他们相遇，之后在周围的野蛮国家和大陆，作为具有相似品质的群体。它们是由原始群体的迁移、征服、灭绝和融合而形成的，而在更安静的时期或在偏远地区，这种混合物会形成特定的类型。在后来的文明历史中，争夺生存空间和拥有生命之源的斗争仍在继续。但是现在，通过新的生产形式的发展，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斗争。尽管两者都是命运共同体，并以 “

后世大迁徙的书面历史证明，几乎所有现代民族，即国家，都是由不同种族的彻底混合所塑造的。在现代工业条件下，这种混合过程正在以更安静的形式进行。大量人口从贫困农业区迁移到国外工业城镇或地区；比如爱尔兰人进入英国城镇，捷克人进入维也纳，波兰人进入莱茵兰，欧洲人进入美洲。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从新环境中假设语言和习惯，以及思想，因此被溶解和同化到其民族社区中。只有当移民包括更大的联系群众时，特别是当已经被激烈的民族冲突意识所触动时，同化才会停止。

一个现代民族，自称是一个原始种族的纯后裔，又如何定论呢？历史的证据，通常是不确定的，指向强烈的混合。语言社区也不是决定性的。诚然，只要农民社区的生活和工作不受其他主流语言的影响，他们就会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语言。但众所周知，在民族混杂中，胜利者的语言经常被征服者采用，或者文明程度较高的居民的语言被不太文明的入侵者采用。语言社区后来成为国家形成的强大力量；但它不能确定一个血统社区。此外，主要群体，欧洲人，蒙古人，黑人。但他们在下属群体中很小。在所有现代人中，这些身体特征表现出最令人尴尬的多样性。民族学家，特别是在德国，谈到“北欧”种族，长头颅[长方形头骨]，金发碧眼，蓝眼睛，条顿人是其后裔和代表，与较暗的“高山”种族，短头颅[圆形头骨]形成鲜明对比]，住在中欧。但现代欧洲仅在挪威、德国西北部、荷兰、英国显示长头畸形占主导地位，而德国的主要部分是短头畸形，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越来越多。美国民族学家狄克逊指出，当时存在的奥地利君主政体的居民在身体特征和头骨形状上形成了一个近乎同质的种族，而他们被分成七个激烈争吵的国家，说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并通过不同的古代流浪和冒险而聚集在一起。另一方面，法国人在身体上表现出大多数不同种族特征的混合体，感觉和行动是一个同质的统一民族。

作为民族基础的种族共同体不过是一种奇思妙想，是为政治目的而设计和宣传的。德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并非植根于古代条顿人的血脉，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民族主义强大的真正根源在于经济、生产方式。因此，对于不同的类别，它必须是不同的。

工人阶级的民族主义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的支持。在它产生的小市民阶级和农民阶级中，民族感情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资本对其自身的剥削为这些思想指明了另一个方向，不是针对社区，而是针对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剥削者的意识形态，当最贪婪的资本家用爱国言论来填满自己的腰包时，这往往是一种虚伪。当他们因失业而四处游荡时，他们在其他国家发现其他工人，同志，像他们一样被剥削。实际上，通过他们的斗争，然后在理论上，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划出了一条分界线。另一个命运共同体，阶级共同体决定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延伸到所有国家。阶级的分界线与民族的界线相交。对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传，他们用工人没有祖国的说法来反对他们的生活现实。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宣传宣称国际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原则。

但是，在工人自觉的思想和公开的教条之下，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还有一种民族感情，在世界大战爆发时表现出来。实际上，他们不得不默认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且是资产阶级的下属。实际上，他们的斗争只能确定他们在资本主义中的地位。因此，在他们的想法中，他们无法获得完全的独立。当工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追随资产阶级时，他们仍然是中产阶级的思想。在英国，他们分享了世界商业、工业垄断和殖民剥削赋予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德国，资产阶级赢得工业世界强权的能量把他们带走，模糊地认为工业强权和繁荣也是工人的利益。因此，工人阶级的民族主义是改良主义的伴侣，在英国是一种安静的、几乎没有意识的保守传统，在德国是一种由动荡的经济扩张驱动的冲动本能。必须指出，工人阶级民族主义始终是和平主义的，植根于小市民幻想的传统，与资产阶级侵略性的暴力民族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当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时，民族主义就完全放弃了。在新的工人生产组织中，不存在与其他民族的利益对立；它延伸到所有国家，无视所有以前的边界。在社会重建中，只需要与资产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全世界的工人不得不像手足兄弟一样相互依靠；共同属于一支军队。他们当然会说不同的语言。但这些差异只与他们思想的外在形式有关。他们的本质内容、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文化，是由同样的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生活经验的共同斗争、共同命运所决定的，是相同的。由于在以前的历史中受到不同的民族影响，被动性格和文化可能仍然存在差异；但在积极的性格中，在意志的方向上，它们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工人阶级的这种新思想状态不能用国际化来很好地表明。它比自由和平等国家的和平合作更高、更高。这是完全没有国籍；对于工人来说，民族并不存在，他们看到的是全世界人类的团结，一个生产、生活和文化的共同体。在身体素质和自然环境、当地语言和传统习惯的所有多样性上，将全人类的相互联系延伸为一个伟大的命运共同体。因此，民族主义连同它的创造者阶级一起从地球上消失了。

这是未来。民族主义暂时作为阻碍前进的强大力量而存在。对于工人来说，不仅要摧毁他们自己的所有民族主义传统，而且为了避免幻想，了解它在敌对阶级中的力量。民族主义不属于过去的传统在现代条件下逐渐消失的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活生生的意识形态，从肥沃的经济土壤中重新汲取力量，站在战斗的中心，是敌人的旗帜。德国上个 25 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资产阶级在其国家政权垮台后如何能够通过精神力量，通过民族主义来复兴自己，从而建立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国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劳工运动的灾难。党和工会领导人把所有的

他们的组织的权力，它的新闻其为政府服务的道德权威；在德国被认为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力量和榜样，在所有其他国家。这是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的所有引以为豪的纲领口号的崩溃。工人们对他们的党和他们的组织充满了信心和信心，现在他们无力抵抗民族主义的宣传，抵抗军队和党的机器的联合压力。

然后是 1918 年——德国军事力量的崩溃。水手们的造反，主要城镇的罢工和示威，工兵委员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领导人上台。他们是唯一能够控制工人阶级并阻止真正的工人革命的人，他们憎恨和恐惧的程度不亚于将军和资本家。劳动群众发现政权落入他们手中；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他们再次相信党，相信他们的领导人，被动地让革命战士和代言人组成的一小群先遣部队在社会主义统治者的指挥下被军队屠杀。他们一直被教导说，党会给他们带来社会主义。现在党在执政，现在他们的领导人在位；现在社会主义要来了。

他们得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领导人没有触及资本主义财产，甚至没有触及贵族的土地所有权。通过召集国民议会，他们立即恢复了议会制，这一直是他们的生活要素。因此，资产阶级获得了一个有组织的权力的官方中心。社会主义民主政客以权力的幻觉迷惑群众，占据上层，这倒是很满足；之后，他们可能会逐渐被淘汰，由自由派和反动派取代。资本主义一如既往地行事：剥削群众，剥夺中产阶级，用生产资料赌博加剧经济混乱，贿赂官员，使社会陷入新的失业危机。

现在，资产阶级开始从所有因新情况而沮丧和痛苦的因素中建立自己的战斗力：

中产阶级青年，对胜利和未来的伟大寄予厚望；被解职的军官，被失败激怒，完全活在旧观念里；年轻的知识分子对曾经被认为是他们的垄断地位的政府办公室现在被鄙视的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所占据感到绝望。所有人都因货币贬值而一贫如洗，所有人都为国家的屈辱而苦恼，所有人都被一种重新开始争夺世界霸权的强烈意志所驱使。他们的约束力是一种炽热的民族主义，被强制实施的屈辱性和平条件炸成白热化，被对温顺统治者的软弱民族的仇恨所激发，正如对外国胜利敌人的仇恨一样。他们作为崇高民族思想的承载者而站起来，而反对他们的工人只能对一个毫无价值的共和国的假民主或布尔什维克党独裁的虚假革命言论表示满意。因此，在炽热的民族主义教义的启发下，成长中的青年中最活跃分子被召集并训练成战斗乐队。大资本为民众的持续宣传提供了手段。直到 1930 年的世界危机将它们提升到政治重要性。软弱无力的社会主义领导人甚至不敢号召武装工人进行抵抗。“解放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像虫蛀的残骸一样可耻地毁灭了。民族主义现在上升到最高点，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议会制共和国，

5. 美国资本主义

美国的白人人口是欧洲移民的后裔，他们是他们民族中最有活力和最独立的元素，他们为了逃避压迫、迫害和贫困而漂洋过海。从东海岸的第一批定居点，连同其商业城镇，他们逐渐扩展到整个大陆，在不断的战斗中消灭印第安土著，开垦森林，征服荒野，并将其变成耕地。在所有这些先驱者身上，作为必要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个人主义、大胆的冒险精神、自力更生、坚韧、警觉、警惕和对周围危险毫不留情，以及对自由的热爱和自我实现的热爱。不仅在先行者、捕猎者和农民中，而且在跟随他们的经销商、工匠、商人中，居住新城镇并为自己创造新的存在。在旧欧洲，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处于固定状态，而在这里，一切都必须重新塑造。在艰苦无情的生活斗争中，没有时间精神集中，在创造伟大的企业和财富中，尊重生活和商业上的成功成为美国社会的突出品格。

因此，资本和劳动力的条件都与欧洲不同。为了不让工人在广阔的空间里碰碰运气，必须支付高工资，从而进一步引进节省劳动力的机器。这种由工会确定的特权地位可以一直维持到现代。然后在 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大量来自南欧和东欧的贫困移民开始涌入，并以廉价劳动力填补了东部城镇的工厂和贫民窟。在本世纪，自由土壤走到了尽头。

资本是 19 世纪扩张的主导力量。它不必与封建势力或阶级作斗争；随着英国在独立战争中摆脱了 18 世纪商业资本的统治，它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没有任何封建传统，不尊重出生特权，因此尊重财产和美元权力的现实至关重要。美国资本很快通过挖掘运河和修建铁路在开辟西部荒野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通过它在国会的朋友，它为这项服务获得了回报

这个国家有大量的剥削分配，支付的贿赂不超过贿赂，这是政客们获得利润份额的形式。一望无际的林木，铁路沿线的肥沃土壤，大地上丰富的矿藏，都成了资本家的财产。随之而来的是来自东部各州或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居住在西部，农民和商人发现他们的村庄和城镇已经做好了准备，木材工人和矿工按照荒野法则来安排他们的生活，很快就会被人类的器官所取代。政府和公法。

夺取广阔的处女大陆的自然财富为巨额财富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在欧洲，这种掠夺和剥削是许多世纪以来广大公民阶级的任务。因此，利润——在经济上是一种租金形式——以适度财富的形式分配给了许多人，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奥格斯堡的富格家族——创造了巨额财富。在美国，这一过程在 19 世纪下半叶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培养了一小部分超级资本家，即千万富翁。

美国的巨额财富不是通过工业利润的定期积累而形成的，而是首先通过对有价值的原材料的占有，部分通过交通垄断，部分通过政治腐败。在顽强的相互斗争中，摧毁或制服更大和更小的竞争者，建立了大型垄断企业，向全体人口致敬，并从工业资本家手中夺取了部分工业剩余价值。比其他地方更迅速、更无情地确立了大资本对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大金融对工业的统治，以及资本主义权力向少数大企业的集中。垄断当然并不意味着对一个分支有百分之百的控制：如果它只达到，比如说，80%，局外人是无害的，通常会跟随垄断者的领导。因此，对于较小资本家的个人努力来说，仍然存在一个边界地区，以将自己争取到次要地位。垄断者自己的利润也并非全部收入囊中。一部分股份留给资本家去赌博和享受红利，而没有任何股份来领导企业。这样，同时所有小资本家的财产都归垄断者支配，用于一部分股份留给资本家去赌博和享受红利，而没有任何股份来领导企业。这样，同时所有小资本家的财产都归垄断者支配，用于

他们的共同资本战战略，就像在古代国王利用附属贵族的联合战斗力一样。

然而，垄断者剩下的收入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们无法消费或花费。有了如此无限的财富，就没有了为满足所有需要而获得财富的动机。事实上，许多垄断领袖的生活相当节俭。驱动他们的是对权力的追求，是为了扩大他们对更广泛经济生活领域的统治——一种商业本能的自动冲动，膨胀为非理性。约翰·D·洛克菲勒早在很久以前就树立了榜样，当时他的年收入估计接近一亿美元。再疯狂的奢侈也无法吸收流入他手中的金流；他不关心开支，把它留给了一个秘书办公室。没有哪个年轻的挥霍者可以像过去那样，摧毁他们父亲收集的财富；此处房产现在已成为无懈可击的家庭财产。作为一个新的封建阶级，“美国的六十个家庭”掌握着社会生活的源泉，生活在他们的城堡和大庄园中，有时几乎是整个州的拥有者，就像特拉华州的杜邦家族一样。他们比过去的国王更强大，他们只能从资产阶级的利润中榨取自己的份额；他们是社会资本力量的主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大陆上所有快速增长的生产力的主人。有时几乎是整个州的拥有者，例如特拉华州的杜邦家族。他们比过去的国王更强大，他们只能从资产阶级的利润中榨取自己的份额；他们是社会资本力量的主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大陆上所有快速增长的生产力的主人。有时几乎是整个州的拥有者，例如特拉华州的杜邦家族。他们比过去的国王更强大，他们只能从资产阶级的利润中榨取自己的份额；他们是社会资本力量的主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大陆上所有快速增长的生产力的主人。

对生产的权力意味着对政治的权力，因为政治是确保对生产的权力的基本手段之一。美国的政治总是与欧洲的政治不同，因为这里没有可以击败的封建阶级。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阶级统治的斗争中，形成了阶级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意识，从而在他们的追求中发展了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因此，在欧洲，政治是一个无私的政客可以为崇高原则、“公共利益”工作的领域。在美国，这种阶级政治没有必要也没有空间。从一开始，兴趣就是个人或团体的兴趣。因此，政治就是商业，是一个追求个人利益的领域，就像任何其他活动领域一样。只是在晚年，

其对应者提出了一些社会公共利益的讨论，以及改革政治的第一个痕迹。

结果，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是政治往往是贪污的。在他们的第一次崛起中，垄断者除了直接贿赂之外别无他法。这个词经常被引用为 John D. 所说的，只要你知道他的价格，每个人都可以被买走。小资本家、竞争者和公共诚实的代言人在立法机构的法庭上进行了持续的斗争，试图惩罚或纠正欺诈行为，或者揭露真相，但都徒劳无功。正是在这样的场合，被指控的百万富翁的一位参议员朋友惊呼：“我们应该通过一项法律，任何价值一亿美元的人都不应该因犯罪而受到审判。”的确，资本的主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为什么要保持他们是受法律约束的平等公民的麻烦表象呢？

当大企业的力量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和无懈可击时，这些粗俗的方法逐渐变得多余。现在它有大量的朋友、客户和代理人、附属的代理人，所有有地位的人，都被安置在高薪的光荣职位上，在政治和所有公共生活中都有影响力。他们是或他们影响党的领导人，他们组成党团，他们在党代表大会的幕后管理一切，并选择国会议员、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喧闹的竞选活动所需的数十万美元由大企业支付；每个大利益集团都有两大竞争方之一作为其代理人，一些最大的利益集团甚至两者都付钱。打击这种“腐败”或者至少通过公开来揭露它，他们的对手成功地规定每一方都必须公开其财务状况，从而显示其资金来源。空气中的一击；它没有引起任何轰动，甚至没有引起惊奇；舆论似乎完全准备好接受大企业对政治的支配，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性事实。

报刊当然完全掌握在大资本手中。购买大报纸，或者花费不限数量的美元让其聘用者创办新报纸。这里最重要的是为数百万选民提供精神滋养的当地流行报纸。同时，领先的论文也提供给受过教育的阶层，以指导他们的

观点，科学、艺术、文学、外国政治方面的能干文章，由优秀的专家精心撰写。没有大发行量的独立出版社是不可能的。有时，一个头脑混乱的富有理想主义者创办了一篇公开的报纸，公开揭露和批评资本家的秘密交易。然后试图夺取或破坏它；如果他们失败了，它的启示，它的观点，甚至它的存在，都不会在其他报纸上被提及，在一个沉默的阴谋中，因此它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报刊主宰着美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最重要的事情甚至不是隐瞒有关大金融统治的所有真相。它的目的更多的是对轻率的教育。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粗糙的感觉上，避免一切可能引起思考的事情。报纸不是用来阅读的——小字体已经是一个障碍——而是在快速调查肥大的头条新闻时，让公众了解不重要的新闻、富人的家庭琐事、性丑闻、黑社会的罪行，或拳击比赛。全世界资本主义报刊的目标，即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社会发展的现实，从他们自己最深切的利益上转移出去，没有任何地方能像美国那样彻底成功。

群众受广播和电影的影响比受报纸影响更大。这些最完美的科学产品，曾经注定要成为人类最好的教育工具，现在在资本主义的手中已经变成了通过麻痹思想来维持其统治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因为在神经紧张的疲劳之后，电影通过对智力没有要求的简单视觉印象提供了放松和分心，所以群众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接受它所有狡猾和精明的宣传。它反映了中产阶级社会最丑陋的一面。它把所有注意力都转向性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由于缺乏社区感情和为自由而战——强烈的激情的唯一来源，或者转向野蛮的暴力；受过粗暴暴力而不是社会知识教育的群众对资本主义没有危险。广播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统治群众的统治机构，通过不断的片面分配将其思想、观点、真理和谎言强加给听众，没有讨论或抗议的可能性。作为精神统治的真正工具

数以百万计的个人被有组织的独裁统治，大资本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权力。

不仅对通过报纸进行的粗俗宣传工作，而且对资本家们对更深层次精神生活的更微妙的影响也给予了关注。评论是购买或创建的，插图丰富的周刊或月刊由能干的文人和专家合作者编辑和撰写。它们充满了精心挑选的具有教育意义和吸引力的东西，使公民的文化和知识部分学会按照垄断资本的意愿去感受和思考，即他们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自由的国家。国家，一个年轻的国家，注定要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而且——尽管有一些缺陷需要通过值得的公民来纠正——世界上最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里找到了机会；如果他们倾向于阻挠强者，对于独立的批评，对于强烈的反对，他们被驱逐、忽视、沉默、到处受到阻碍，也许在道德上被毁了；如果温顺并准备为主人服务，那么就可以向高薪职位和公共荣誉敞开大门。

科学也属于百万富翁阶层。不仅教会、医院和孤儿院，而且大学、教授职位和图书馆的私人捐赠的英国传统，从一开始就在美国得到遵循。美国百万富翁已经花费了巨额资金——当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富有的人

——关于艺术和科学学院、博物馆、画廊、大学、实验室、医院、天文台、图书馆。有时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有时是为了纪念亲人，有时只是为了骄傲，总是带着正义的本能：他们为自己攫取了其他地方流向整个社会的财富，他们有责任提供这种特殊的、庞大的文化开支并不是立即被认为是必要的，但从长远来看，作为社会的基础却是必要的。他们以这种方式只花掉了他们财富的一小部分，因此获得了作为科学保护者和人类恩人的名声。他们的名字刻在引以为豪的建筑物正面的金色大字上：菲尔德博物馆、麦考密克大学、威德纳图书馆、卡内基研究所、利克天文台、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不仅仅意味着满足个人自豪感。这意味着整个科学世界

成为他们的追随者，并认为他们对美国人民的剥削是推动科学进步的更可取的条件，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必须向不感兴趣的政府勒索微薄的科学资金。创办大学，资助大学，就是控制大学；因此，百万富翁们可以通过他们作为校长和监督者的代理人来确保教师等危险因素不会影响学生的思想。

大资本以这种方式施展的精神力量，几乎不需要他们做出任何牺牲。如果它把所有这些费用留给政府来提供，它就必须以税收的形式支付这些费用。现在这样的基金会是免税的，并且经常被用作逃税的手段。捐款由大企业股份组成；这些机构得到的是红利，即资本家没有其他用途的货币产品。然而，通过精心设计的法规，主人操纵和财务战略所需的股票投票权，唯一与他们有关的事情是安全地掌握在他们的代理人手中。

因此，垄断资本家牢牢地控制着工业、交通、生产、公共生活、政治、当然还有教会、报刊、评论、大学、科学和艺术。它是最高度发达的阶级统治形式，是对整个资产阶级，从而对整个美国人民，“美国并入”的极少数强大的少数派。它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最完美形式，因为它是以民主为基础的。通过民主的生活方式，它牢牢扎根于社会；它让所有其他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工人群众——确信他们是自由国家中的自由人，当然与强大的社会力量作斗争，但仍然掌握自己的命运，选择他们自己的方式。它是逐渐本能地建立起来的，在所有经济和精神力量的精明组织中。商业的主体部分以及精神生活的主体部分交织成一个依赖系统，被接受为存在的条件，伪装成独立行动和自由个性的外表。企图反对的，就被赶出去毁灭；愿意合作的人，尽管不得不与竞争对手不断斗争，但在系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面对大垄断者的这种统治，资本主义世界没有抵抗或补救的手段。数百次，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试图打破他们的权力，通过在法庭上采取行动，通过立法反对托拉斯和联合，通过竞选活动，通过新的政党提出新的口号。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当然;因为这将意味着回到无组织的小企业，这与社会发展的本质背道而驰。一群知识分子和工程师在宣传“技术统治”的过程中，以及在社会民主党的行动中，都试图通过根本的批判为集体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但他们的力量太弱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大部分人都感觉很好，并且对这个系统感到满意。只要熟练工人通过工会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地位，就不能指望工人进行强大的革命性的阶级行动。

美国工人一直感受到资本的强硬之手，不得不再次与资本的压力作斗争。虽然只是为了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斗争，但在肆无忌惮的商业利己主义的狂野条件下，伴随着所有纯粹为了个人利益的斗争，它的斗争非常激烈。这种劳资冲突中出现的首先是拥有大资本的整个商人阶级的团结。这是一种本能的阶级意识，被媒体煽动成白热化，完全掌握在资本的仆人手中，谴责罢工者是伪造的暴行，并称他们为无政府主义者和罪犯。其次是同一阶级的无法无天和暴力精神，继承了开拓者的条件，在遥远的西方尤为生动。对印第安人进行野战和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旧方法现在被用来对付新的敌人，即造反阶级，罢工者。公民武装团体晋升为公民警卫，因此有资格从事任何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监禁和虐待罢工者，并实施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工人们的独立开拓精神还没有破灭，他们竭尽全力反抗，以至于罢工往往带有小内战的性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通常是最惨的。在东部的工业城镇，一支组织良好的警察队伍，坚强的人相信罢工者是罪犯，为市长和市议会服务，而这些市长和市议会本身就是被大资本任命为代理人的。在大型工厂或采矿中 造反阶级，罢工者。公民武装团体晋升为公民警卫，因此有资格从事任何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监禁和虐待罢工者，并实施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工人们的独立开拓精神还没有破灭，他们竭尽全力反抗，以至于罢工往往带有小内战的性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通常是最惨的。在东部的工业城镇，一支组织良好的警察队伍，坚强的人相信罢工者是罪犯，为市长和市议会服务，而这些市长和市议会本身就是被大资本任命为代理人的。在大型工厂或采矿中 造反阶级，罢工者。公民武装团体晋升为公民警卫，因此有资格从事任何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监禁和虐待罢工者，并实施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工人们的独立开拓精神还没有破灭，他们竭尽全力反抗，以至于罢工往往带有小内战的性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通常是最惨的。在东部的工业城镇，一支组织良好的警察队伍，坚强的人相信罢工者是罪犯，为市长和市议会服务，而这些市长和市议会本身就是被大资本任命为代理人的。在大型工厂或采矿中 监禁和虐待罢工者，并实施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工人们的独立开拓精神还没有破灭，他们竭尽全力反抗，以至于罢工往往带有小内战的性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通常是最惨的。在东部的工业城镇，一支组织良好的警察队伍，坚强的人相信罢工者是罪犯，为市长和市议会服务，而这些市长和市议会本身就是被大资本任命为代理人的。在大型工厂或采矿中 监禁和虐待罢工者，并实施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工人们的独立开拓精神还没有破灭，他们竭尽全力反抗，以至于罢工往往带有小内战的性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通常是最惨的。在东部的工业城镇，一支组织良好的警察队伍，坚强的人相信罢工者是罪犯，为市长和市议会服务，而这些市长和市议会本身就是被大资本任命为代理人的。在大型工厂或采矿中 在东部的工业城镇，一支组织良好的警察队伍，坚强的人相信罢工者是罪犯，为市长和市议会服务，而这些市长和市议会本身就是被大资本任命为代理人的。在大型工厂或采矿中 在东部的工业城镇，一支组织良好的警察队伍，坚强的人相信罢工者是罪犯，为市长和市议会服务，而这些市长和市议会本身就是被大资本任命为代理人的。在大型工厂或采矿中

地区罢工爆发了，来自黑社会的暴徒部队，由平克顿办公室采购，被当局宣誓为特别警员，被释放到工人身上。因此，在美国，只有在极端情况下，罢工的工人才可能希望获得与规则一样的权利和秩序，例如在英国。

这一切都不是工人斗争的障碍。美国劳工运动展示了战斗精神、勇气和奉献精神杰出例子，尽管他们总是只在不同的群体中行动。然而，从现在开始，新的战斗方法、更大的团结、新的组织形式将逐渐强加给他们。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没有更多的开阔土地可供拓荒者定居——尽管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如果采用更好的方法，这片大陆可能会养活更多的数百万居民。现在要维持旧的工资标准将更加困难。由于移民潮已经停止，老移民的美国化进程正在平衡工作和战斗条件，并为全面的阶级统一奠定基础。

美国资本现在正在进入世界政治。到现在为止，它所有的时间和力量都被组织起来、提升自己、占领它的大陆所占据。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它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力量。美国向欧洲供应的战争物资必须先用美国股份的欧洲财产支付，然后用黄金和债务支付。伦敦失去了它作为世界货币中心的地位。所有的欧洲黄金都聚集在美国，是美国资产阶级的财产。它的拥堵已经带来了一场世界危机，因为建立在大量黄金之上的工业生产没有市场。

然而，这样的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在东亚和南亚肥沃的平原和山谷中，数以亿计的人，几乎占地球人口的一半，仍然生活在家庭生产或小规模手工业和耕作中。将这些聪明勤劳的群众首先转变为工业产品的购买者，然后转变为为资本服务的工业和农业工人，这是现在的大好机会。

面对美国资本主义。这个巨大市场的供应将确保美国工业进入一个崛起和繁荣的时代。资本的投资，铁路和工厂的建设，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国家建立新的工业，保证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巨大利润和权力的巨大增长。的确，通过建立资本主义中国，未来将培养出强大的竞争者，未来世界大战的前景将更加遥远；但现在这无关紧要。目前的担忧是通过驱逐其他世界大国来确保这个市场，特别是强大的日本资本主义，它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在其领导下的东亚帝国。世界政治意味着战争；这将在美国引入军国主义，在其所有的限制下，通过其军营演习，以它对旧自由的限制，以更多的暴力和更重的压力。当然伪装成民主形式，但仍然创造新的生活条件，新的感情和思想，新的精神面貌，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旧欧洲。那么美国工人，部分参与了崛起的权力和繁荣，部分被更强大的主人更重地压制，将需要发展更强大的阶级斗争形式。

美国资本主义在社会和工人阶级上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力量。社会和政治民主提供了比任何独裁政权都更坚实的基础。它的权力依赖于它对所有生产资料的集中所有权，依赖于它的金钱，依赖于它对国家和政府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依赖于它对整个社会的精神统治。反对反叛的工人阶级，它将能够使国家的所有机关采取更严厉的行动，组织更大的武装捍卫者团体，通过其新闻垄断煽动公众舆论进行精神恐怖主义；必要时，民主甚至可以被公开独裁取代。因此，工人阶级也将不得不上升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得多的权力高度。面对更强大的敌人对团结的更高要求，洞察力，奉献精神必须在世界上任何其他需要的地方得到满足。他们的发展无疑需要长期的奋斗和成长。美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弱点是它的中产阶级心态，它在中产阶级思想下的整个精神服从，民主的魔咒。他们只有将思想提升到更深层次的阶级意识，将自己结合成更强大的阶级团结，才能摆脱它，

通过将他们的洞察力扩大到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高的阶级文化。

美国的工人阶级将不得不与世界资本主义进行最艰难的斗争，同时为他们和世界的自由进行决定性的斗争。

6. 民主

民主是人类原始社会组织的自然形式。所有部落成员的自治和平等决定了他们的集会中的所有共同活动。在古代希腊的城镇、中世纪的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市民政体的第一次兴起也是如此。这里的民主不是全人类权利平等的理论观念的表达，而是经济制度的实际需要；所以行会里的帮工参与其中的程度，与古代的奴隶一样少。较大的属性通常对组件产生较大的影响。民主是自由和平等的生产者合作和自治的形式，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土地或商店和工具。在古雅典，它是普通公民的 决定公共事务的议会，而行政职能则只举行一小段时间，以抽签方式流通。在中世纪的城镇，工匠被组织成行会，当镇政府不在贵族家庭手中时，由行会的领导人组成。当在中世纪末期，王子的雇佣军获得了武装公民的统治权，城镇的自由和民主就被压制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中产阶级民主的时代开始了，尽管实际上并非立即开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人都是商品的独立所有者，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随意出卖商品——没有财产的无产者拥有并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废除封建特权，宣扬自由、平等和财产的革命。因为在这场斗争中需要所有公民的联合力量，所以颁布的宪法具有强烈的民主性。但实际的宪法不同；工业资本家的人数还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强大，他们担心他们被竞争和剥削所压倒的下层阶级会控制立法。所以对于这些被排除在选票之外的阶级，在整个19世纪，政治民主是他们政治活动的纲领和目标。他们被这样的想法所鼓舞，即通过建立民主，通过普选，他们将赢得对政府的权力，从而能够限制甚至废除资本主义。

而且，从表面上看，这场运动是成功的。选举权逐渐扩大，最后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建立了男女议员选举的平等投票权。所以这个时代经常被称为民主时代。现在很明显，民主对资本主义来说不是危险，不是弱点，而是力量。资本主义有坚实的基础；众多富有的工业雇主和商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主宰着社会，工薪阶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现在可以理解的是，当所有的不满、所有的苦难和不满，或者反叛的根源，以批评和指控、议会抗议和党内冲突的形式找到一个定期和正常的出口时，社会秩序就会变得稳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和群体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利益竞争。在它的发展中，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产业的转移中，新的利益群体不断涌现，需要得到认可。普选权是普遍的，不是人为限制的，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任何新的利益，根据其重要性和力量，都可以在立法中发挥作用。因此，议会民主制是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适当政治形式。根据其重要性和权力，可以在立法中发挥作用。因此，议会民主制是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适当政治形式。根据其重要性和权力，可以在立法中发挥作用。因此，议会民主制是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适当政治形式。

然而，对群众统治的恐惧离不开反对“滥用”民主的保证。被剥削群众必须坚信，通过他们的选票，他们是命运的主人，如果他们不满足，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错。但是政治结构的结构是这样设计的，即通过人民的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议会民主只是部分的民主，不是完全的民主。

四五年内只有一天，人民对代表有权力；而在选举日喧嚣的宣传和广告中，旧的口号和新的承诺铺天盖地，几乎没有任何批判性判断的可能性。选民不必指定自己信任的代言人：候选人由大政党提出和推荐，由党团党团选出；他们知道，对局外人的每一次投票实际上都被抛弃了。工人们通过组建自己的政党——在德国为社会民主党，在英国为工党——在议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提供内阁部长，从而使自己适应了这一制度。

然后，然而，它的议员们不得不玩这个游戏。除了他们特别关心的工人的社会法律之外，他们决定的大多数问题都与资本主义利益有关，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和困难有关。他们习惯于成为这些利益的守护者，并在现有社会的范围内处理这些问题。他们成为熟练的政治家，就像其他政党的政治家一样，构成了几乎独立的权力，凌驾于人民之上。

此外，这些由人民选出的议会对国家没有完全的权力。紧挨着他们的是其他机构，无论是特权机构还是贵族机构——参议院、上议院、第一议院——作为对群众过度影响的保证，这些机构的同意是法律所必需的。那么最终的决定权大多掌握在王子或总统手中，完全生活在贵族和大资本主义利益的圈子里。他们任命国务秘书或内阁部长来指导官员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员负责真正的治理工作。通过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分的分离，选出的议员自己不能执政；除了立法之外，他们只能通过批评或拒绝金钱来间接影响实际的州长。真正民主的特征总是被赋予的：人民选择统治者，在议会民主中没有实现。当然不是；因为它的目的是通过群众的幻想来确保资本主义的统治，他们必须决定自己的命运。

因此，说英国、法国、荷兰是民主国家是无稽之谈——只是对瑞士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合适。政治是人们感情和思想状态的反映。在习俗和感情中，有不平等的精神，尊重“上层”阶级，无论新旧；工人通常站在主人面前。它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没有被正式宣布社会和政治平等而根除，适应了新阶级统治的新条件。崛起的资产阶级除了披上封建领主的外衣，要求被剥削的群众做出相应的尊重外，不知道如何表现它的新力量。资本家要求奴性的傲慢使剥削更加令人恼火

也有礼貌。因此，在工人的斗争中，屈辱的自尊心的愤慨，给与苦难的斗争增添了更深的色彩。

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在大洋彼岸，所有封建主义的记忆都被抛在脑后。在这片荒野的大陆上为生存而进行的艰苦奋斗中，每个人都因其个人价值而受到重视。作为对独立开拓精神的继承，一种完全民主的中产阶级情怀弥漫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这种与生俱来的平等感，既不知道也不容忍出身和等级的傲慢；男人的实际权力和他的钱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它会更加毫无防备和心甘情愿地忍受和容忍剥削，因为这种剥削以更民主的社会形式出现。所以美国的民主是最坚实的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力量。百万富翁们充分意识到民主对于他们统治的价值，国家的所有精神力量合作加强这些感情。甚至殖民政策也由他们主导。美国舆论厌恶它应该征服和支配外国人民和种族的想法。它使他们成为自己的盟友，在他们自己的自由政府下；那么金融霸权的自动权力使他们比任何正式的依赖都更加依赖。此外，必须理解的是，社会感情和习俗的强烈民主特征并不意味着相应的政治制度。在美国政府中，就像在欧洲一样，宪法的制定方式是为了确保少数群体的统治。美国总统可能与最穷的人握手；

政治民主的内在不诚实不是骗人的政客发明的诡计。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反映，因此是本能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公民、私人所有者的平等，可以自由出售他们的商品——资本家出售产品，工人出售他们的劳动力。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交易者，他们发现了剥削和阶级对立的结果：资本主义的主人和剥削者，工人实际上是奴隶。不是违反法律平等的原则，而是按照法律平等的原则行事，结果是一种实际的情况

其违反。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说明它只能是一个过渡制度。因此，同样的矛盾出现在其政治形式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要工人不承认中产阶级民主的政治矛盾，工人就无法克服这种资本主义矛盾，他们的剥削和奴役源于他们的合法自由。民主是他们从以前的中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带来的意识形态；这是他们心中所珍视的青春幻想的遗产。只要他们坚持这些幻想，相信政治民主并将其宣布为他们的计划，他们就仍然被囚禁在其网络中，徒劳地挣扎着要解放自己。在今天的阶级斗争中，这种意识形态是解放的最严重障碍。

当 1918 年德国军政府垮台，政治权力落到不受上级国家权力约束的工人手中时，他们可以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到处都是工人和士兵的委员会，部分来自对必需品的直觉，部分来自俄罗斯的例子。但是这种自发的行动与他们头脑中的理论——民主理论——不符合长期社会民主主义教学的印象。现在，他们的政治和工会领导人强烈要求他们提出这一理论。对这些领导人来说，政治民主是他们感到宾至如归的元素，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管理事务，在议会和会议室与反对者进行讨论和斗争。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工人当家作主，而不是资本家，而是他们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元首，而不是贵族和资本主义官员。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德国革命的意义和内容。于是，他们与整个资产阶级一致，提出了“国民议会”的口号，以建立新的民主宪法。他们反对鼓吹委员会组织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团体，他们宣称所有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是正义的简单要求。此外，他们说，如果工人们将理事会进行了安排，则可以将理事会纳入新宪法，从而甚至获得公认的法律地位。因此，工人群众在相反的口号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满脑子都是中产阶级民主的思想，没有反抗。随着选举

德国资产阶级在魏玛召开国民议会会议，获得了新的立足点、权力中心和既定政府。以这种方式开始了最终导致国家社会主义胜利的事件进程。

1935-1936 年西班牙内战中发生的情况与此类似，但规模较小。在工业城市巴塞罗那，反对将军起义的工人冲进了军营，把士兵拉到他们身边，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的武装团体统治着街道，维持秩序，负责食品供应，并且在主要工厂在工团主义工会的指导下继续工作的同时，对毗邻省份的法西斯军队发动了战争。然后他们的领导人进入了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的民主政府，该政府由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家结盟的中产阶级共和党人组成。这意味着工人们必须加入并调整自己以适应共同的事业，而不是为自己的阶级而战。由于民主幻想和内部分歧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加泰罗尼亚政府的武装部队粉碎了他们的抵抗。很快，作为恢复中产阶级秩序的象征，你可以看到像过去的工人妇女一样，在面包店前等待，被骑警粗暴对待。工人阶级再次垮台，这是共和国垮台的第一步，最终导致了军事领导人的独裁。

在社会危机和政治革命中，当政府垮台时，权力落入劳动群众手中；而对于有产阶级来说，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如何把它从他们手中夺走就产生了问题。过去如此，未来也可能发生。民主是说服的手段，适当的工具。形式上和法律上的平等论点必须促使工人放弃他们的权力，让他们的组织作为从属部分加入国家结构。

与此相反，工人们必须坚信理事会组织是一种更高、更完美的平等形式。实现社会平等；它是一种适应社会自觉主宰生产和生活的平等形式。可能会问是否

民主一词在这里很合适，因为结尾——“-cracy”——表明了武力的统治，而这在这里是缺乏的。个人虽要顺应整体，但人民之上没有政府；人民本身就是政府。委员会组织是劳动人类在不需统治政府的情况下组织其重要活动的手段。那么，秉承旧时赋予民主这个词的情感价值，我们可以说理事会组织代表了更高的民主形式，即真正的劳动民主。政治民主、中产阶级民主，充其量不过是形式民主；它赋予每个人相同的法律权利，但不在于这是否意味着生命安全；因为经济生活，因为生产不关心。工人有出卖劳动力的平等权利；但他不确定他能否卖掉它。相反，委员会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因为它确保所有合作的生产者的生命，自由和平等的生活来源的主人。平等的决定权不需要任何正式的规范条款来保证；认识到工作的每一部分，都由从事工作的人管理。不参与生产的寄生虫自动排除自己参与决策，不能被视为缺乏民主；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他们的职能排除了他们。自由和平等的生命之源的主人。平等的决定权不需要任何正式的规范条款来保证；认识到工作的每一部分，都由从事工作的人管理。不参与生产的寄生虫自动排除自己参与决策，不能被视为缺乏民主；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他们的职能排除了他们。自由和平等的生命之源的主人。平等的决定权不需要任何正式的规范条款来保证；认识到工作的每一部分，都由从事工作的人管理。不参与生产的寄生虫自动排除自己参与决策，不能被视为缺乏民主；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他们的职能排除了他们。

人们常说，现代世界的争论点在于民主与专政；工人阶级必须全力支持民主。这种对比陈述的真正含义是，资本主义的意见是分歧的，资本主义是通过软的欺骗性民主更好地保持其影响力，还是通过硬的独裁约束来更好地保持其影响力。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即叛逆的奴隶是被善良还是恐怖所压制得更好。如果被问及，奴隶们当然更喜欢善待而不是恐怖。但如果他们自欺欺人，把软奴役误认为是自由，那对他们的自由事业是有害的。对于当前的工人阶级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在理事会组织、真正的劳工民主与表面上的、欺骗性的中产阶级正式权利民主之间。在宣布议会民主的过程中，工人们将斗争从政治形式转移到了经济内容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政治只是经济的形式和手段——他们用革命性的政治行动、夺取生产资料来代替听起来很响亮的政治口号。政治民主的口号有助于减损

工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真正的目标出发。必须是工人关心的问题，通过提出理事会组织的原则，真正实现劳动民主的原则，真正体现当今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7. 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挑战的反应。社会主义宣布了世界革命，将工人从剥削和镇压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的回应是一场民族革命，遏制他们，无能为力，受到更严重的剥削。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有信心通过利用中产阶级的权利和法律来战胜中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的回应是对权利和法律嗤之以鼻。社会主义工人谈到有计划和有组织的生产以结束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回应是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组织，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前些年资本主义处于守势，显然只能减缓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在法西斯主义中，它有意识地转向攻击。

新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从意大利开始使用法西斯主义的名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大企业的壮大、企业规模的扩大、小企业的从属、企业和信托的结合、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对行业的支配，使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工业界的巨头和王者。世界经济和整个社会越来越多地被相互斗争的大资本家小团体所支配，有时是成功的股票经纪人，有时是顽固精明的商业策略家，很少受到道德顾虑的限制，总是活跃的精力充沛的人。

在 19 世纪末，这些经济变化带来了相应的观念变化。人人平等学说，继承自崛起的资本主义及其众多平等的商人，让位于不平等学说。对成功的崇拜和对坚强人格的崇拜——领导和践踏普通人——扭曲了尼采的“超人”——反映了新资本主义的现实。通过赌博和诈骗的成功，通过无数小存在的毁灭而获得权力的资本领主，现在被称为他们国家的“大老爷们”。与此同时，“群众”越来越被轻视。在这样的话语中

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依赖于，没有社会权力，没有抱负，完全一心只想愚蠢的娱乐——包括没有阶级意识的志同道合的劳动群众——这是注定要被人民领导和指挥的没有意志、没有精神、没有个性的群众的原型。强大的领导者。

在政治上，同样的思路出现在背离民主的情况下。对资本的权力意味着对政府的权力；对政府的直接权力被证明是经济主人的自然权利。议会总是通过大量的演说来掩盖大资本在人民自决表象背后的统治。因此，政客们的狡猾、缺乏鼓舞人心的原则、幕后的琐碎讨价还价，强化了那些不熟悉最深层原因的批判性观察家的信念，即议会制是腐败的池子，民主是一种幻想。而且在政治上，作为国家的独立统治者，坚强的人格也必须占上风。

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影响是暴力精神日益增强。在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兴起时，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合作占据了人们的头脑，但现实很快就带来了新旧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战争。向外国大陆扩张的需要涉及到大资本为争夺世界权力和殖民地而进行的激烈斗争。现在，对有色人种的强行服从、残酷灭绝和野蛮剥削得到了白人优越论的辩护，注定要统治和文明他们，并有理由在任何地方利用自然财富。辉煌、权力、自己国家统治世界的新理想取代了自由、平等和世界和平的旧理想。人道主义被嘲笑为过时的女性气质；武力和暴力带来伟大。

因此，一个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精神因素悄然长大，在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情绪和观点中随处可见。为了使他们采取公开行动并取得霸权，世界大战的强烈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和混乱是必要的。人们常说法西斯主义是大资本主义的真正政治学说。这不是真的；美国可以表明，政治民主更好地保障了其不受干扰的影响力。然而，如果在其向上的斗争中

它无法对抗更强大的敌人，或者受到反叛的工人阶级的威胁，需要更强力 and 暴力的统治方式。法西斯主义是大资本主义处于紧急状态的政治制度。它不是由有意识的预谋创造的；在经过多次不确定的摸索之后，它作为一种实际行动出现了，然后是理论。

在意大利，战后危机和萧条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对其民族希望感到失望。并在工人中引起了对俄国和德国革命的刺激而采取行动的冲动。由于价格飞涨，罢工没有缓解；受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启发，对工人控制的需求导致了商店占领，而没有受到软弱和摇摆不定的政府的阻碍。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革命，但这只是一种姿态。工人们没有明确的洞察力或目的，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他们试图为市场生产，但徒劳无功。经过工会与雇主的安排，他们和平清理。

但这不是结束。资产阶级一时惊恐万分，在最深切的感情中得到了回报，既然蔑视取代了恐惧，就发起了报复，组织了直接的行动。一群活跃好斗的中产阶级青年，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教义的熏陶下，对工人、工会、合作社和社会主义充满本能的仇恨，在资产阶级和地主为武器和制服提供资金的鼓励下，开始了一场运动恐怖主义。他们摧毁工人会议室，虐待劳工领袖，洗劫和烧毁合作社和报社，袭击会议，首先在较小的地方，逐渐在较大的城镇。工人们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习惯于在法律保护下和平组织工作，沉迷于议会制和工会斗争，

很快，法西斯团体合并成更强大的组织，即法西斯政党，其队伍中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充满活力的青年加入。的确，这些阶级在这里看到了从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威胁中解救出来的机会。现在骚乱发展成对工人建立的一切的系统性破坏和毁灭，

待遇变成了对著名社会主义者的不受惩罚的谋杀。最后，自由派部长们以内战为威胁，犹豫不决地试图镇压他们所遭到的暴行，而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则被任命为国家的主人。一个积极的有组织的少数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被动的多数人。这不是一场革命。同一统治阶级继续存在；但是这个阶级已经有了新的利益管理者，宣扬了新的政治原则。

现在法西斯理论也被制定出来了。权威和服从是基本思想。最高目标不是公民的利益，而是国家的利益。体现社区的国家高于全体公民。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它的权威不是来自公民的意志，而是来自它自己的权利。因此，政府不是民主，而是专政。在臣民之上站着权力的承担者，强者，最重要的是——至少在形式上——全能的独裁者——领袖。

这种专政只是在外在形式上类似于古代亚洲对农业民族的专制或几个世纪前欧洲的专制。这些原始的君主政府，组织最少，很快就无力抵抗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社会力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产物新的专制主义支配了资产阶级的一切权力，支配了现代技术和组织的一切精巧方法。是进步，不是退步；它不是回到古老的粗野蛮蛮，而是向更高更精致的野蛮前进。它看起来像是倒退，因为资本主义在其崛起过程中唤起了人类黎明的幻觉，现在却像一头走投无路的狼一样出击。

新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是党是专政的支持和战斗力量。就像它的前身和榜样俄罗斯共产党一样，它构成了新政府的保镖。它独立于政府，甚至反对政府，脱离社会的内在力量，征服了国家，并与它融合为一个统治机构。它主要由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他们比资产阶级本身更粗暴，更少文化和约束，充满了攀登更高职位的愿望，充满了民族主义和对工人的阶级仇恨。在同等数量的公民中，他们

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好斗的狂热志愿者来到前线，准备好应对任何暴力，遵守领导者的军事纪律。当领导人成为国家的主人时，他们就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政府机关，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干着官员职责之外的事，干着迫害和报复的肮脏工作，同时又是秘密警察、间谍和宣传机关。作为一个具有不确定能力的忠诚的半官方权力，他们渗透到民众中；只有通过他们的恐怖主义独裁才有可能。

同时，作为对等方的公民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们不影响政府。议会可以召集，但只是为了听取和鼓掌领导人的讲话和宣言，而不是讨论和决定。所有决定都在固定的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出。当然，在议会制下通常也是如此。但后来又暗中公开否认，总是受到党内斗争和公开批评的控制。现在这些都消失了。除一号外的其他政党被禁止，他们的前任领导人已经逃离。所有的报纸都在党的手中；所有的宣传都在它的控制之下；言论自由被废除。议会以前的权力来源，即通过投票或拒绝金钱对政府的财务控制，也已不复存在。政府随意处置所有国家收入，不做账；它可以为党派目的、宣传或其他任何目的花费不详且无限制的金钱。

国家权力现在开始照顾经济生活，同时也使其服从于自己的目的。在一个资本主义还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这意味着与大资本合作，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秘密地合作，而是作为一种正常的职责。大企业靠补贴和订单助推；为商务生活提供公共服务，旧的懒惰消失了，外国游客对新秩序赞不绝口，说火车符合时间表。小型企业以“公司”的形式组织，雇主和董事与控制国家的官员合作。“社团主义”被提出为反对议会制的新秩序的特征；而不是无能政客的欺骗性谈话，而是实际商人的专家讨论和建议。

法西斯国家通过其法规加强了大资本对小企业的经济力量。大资本强加其意志的经济手段永远不够充分。在自由状态下，小竞争对手再次出现，与大竞争对手站在一起，拒绝遵守协议，并扰乱对客户的无声剥削。然而，在法西斯主义下，他们必须服从公司根据最有影响力的利益制定的法规，并由政府法令赋予法律效力。这样，整个经济生活就更彻底地受制于大资本。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变得无能为力。阶级战争当然是“废除”了。现在，在商店里，大家都像同志一样合作，为社区服务；原厂长也变成了工人和同志；但由于他是领导者，身披权威，其他工人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工会作为战斗机关当然是被禁止的。不允许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国家权力照顾他们，他们必须向国家当局提出他们的投诉——通常会被雇主更大的个人影响力所抵消。因此，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的降低是不可避免的。作为补偿，工人现在聚集在法西斯组织中，以党员为指定的独裁领导人，他们就劳动的重要性发表了精彩的演讲，现在第一次承认了劳动的价值。因为现在资本时代很好，是强劲发展和高利润的时代，尽管无知的法西斯官员经常难以控制，要求他们分享。其他国家的资本家带着麻烦和罢工来访，羡慕地看着意大利的工业和平。

民族主义比其他地方更自觉地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兴起，因为它为国家无所不能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基础。国家是化身，是民族的机关；它的目标是国家的伟大。因为在许多方面，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在世界上的斗争中提高了所需的权力，这比其他政治制度要优越。用国家出资宣传的一切力量，唤起民族感情和自豪感；古罗马人被尊崇为伟大的祖先，奥古斯都皇帝被尊为伟大的意大利人，地中海被称为“我们的海”，古罗马的荣耀不得不恢复。同时

建立军事力量的时间；军工产业得到促进和补贴；军备政府由于缺乏任何公共控制，可以偷偷花多少钱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意大利政府和资产阶级变得自夸和咄咄逼人。他们希望他们的国家不再被尊为古代艺术博物馆，而是被尊崇为一个拥有工厂和枪支的现代国家。

多年来，意大利是除俄罗斯外唯一拥有独裁政府的欧洲国家。因此，这似乎是那里特殊机会条件的结果。然而，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在葡萄牙，经过议会各党派与军官的多次争吵，将军们夺取了政权，却感到无法解决诸多经济困难。因此，他们任命了一位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经济学教授，以总理的名义担任独裁者。他引入社团主义以取代议会制，并因其统治不受干扰的坚定而备受赞誉。这个国家的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表现在他最推崇的改革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来节约财政。

大资本主义的产物法西斯主义在落后国家统治，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拒绝它，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后一个事实很容易解释，因为民主议会制是其影响力的最佳伪装。政府制度不会自动与经济制度联系起来。经济体制决定思想、愿望和目标；然后有这些目标的人根据他们的需要和可能性调整他们的政治制度。独裁的思想，少数强者的势力，在大资本统治的国家被其他强大的社会力量反击，在遥远的地区，也在大资本主义不过是对未来发展的渴望的头脑中出现。

在落后国家，当资本主义开始兴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时，就会模仿先进国家的政治形式。因此，在 19 世纪下半叶，议会制在全世界、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东方、南美洲都取得了胜利，尽管有时以模仿的形式出现。在这些议会的背后，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作为自己的机关。人口包括

主要是当地利益的大地主和小农、工匠、小商贩。议会由通过垄断致富的商人、律师和将军担任部长并授予他们的朋友高薪职位、知识分子利用他们的成员做生意、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利用木材和矿石的财富来统治。一个肮脏的腐败场景表明议会制并不是从这里的健全和自然根源中萌芽的。

这样的新兴国家不能重复旧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崛起的渐进发展路线。他们可以而且必须立即引入高度发达的技术；在他们的前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必须直接植入大工业；代理资本是大资本。因此，欧洲小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政治形式不适合这里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那里，议会制牢牢地植根于公民的意识中，并随时间逐渐适应新的条件。在这里，在郊区，法西斯的独裁思想可以得到追随，因为政治实践已经符合它。地主和部落酋长很容易将他们的旧权力转变为现代独裁形式；与一群贪婪的议员相比，新的资本主义利益与少数几个有权势的人合作得更好。因此，世界大资本的精神影响在全世界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中找到了沃土。

8. 民族社会主义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欧洲最发达的国家所呈现的法西斯主义形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并被压到完全无能为力之后，德国通过法西斯主义得以第二次更强大的世界霸权尝试做准备。

在战后苦难和屈辱的岁月中，逐渐集结起来的民族主义青年本能地感到自己的未来取决于权力的组织。在众多相互竞争的组织中，国家社会党成为具有最大发展能力的组织，后来又吸收了其他组织。它通过制定一个经济计划而占上风，该计划强烈反对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社会主义——适合吸引小资产阶级、农民和部分工人。当然，针对这些阶级的资本，高利贷资本、房地产银行、大仓库等资本，尤其是针对犹太资本。它的反犹太主义表达了这些阶级以及学术界的感受，他们在共和国已经给予平等的公民权利后感受到犹太人竞争的威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表达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感情，强烈抗议德国的屈辱，谴责凡尔赛宫，并呼吁为新的权力、新的民族伟大而战。当 1930 年的大危机使中产阶级群众陷入恐慌，当这些人通过数百万票使国家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时，德国大资本看到了机会。它为压倒性的宣传提供资金，很快将摇摆不定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家赶出战场，使国家社会主义成为最强大的政党及其政府首脑。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表达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感情，强烈抗议德国的屈辱，谴责凡尔赛宫，并呼吁为新的权力、新的民族伟大而战。当 1930 年的大危机使中产阶级群众陷入恐慌，当这些人通过数百万票使国家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时，德国大资本看到了机会。它为压倒性的宣传提供资金，很快将摇摆不定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家赶出战场，使国家社会主义成为最强大的政党及其政府首脑。为了新的民族伟大。当 1930 年的大危机使中产阶级群众陷入恐慌，当这些人通过数百万票使国家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时，德国大资本看到了机会。它为压倒性的宣传提供资金，很快将摇摆不定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家赶出战场，使国家社会主义成为最强大的政党及其政府首脑。

与政府中的其他政党不同，它的第一条规定是确保它永远不应该失去政府权力。通过将共产党排除在德国国会大厦之外，并加入较小的民族主义团体，它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多数席位。所有重要的政府和警察办公室都由党员担任；共产主义战斗团体被镇压，民族主义团体享有特权。后者受到当局的保护，通过暴力行为，

有罪不罚会传播如此多的恐怖，以至于人们的每一个抵抗思想都被平息了。日报首先被压制，然后逐渐被俘虏并“平等化”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机关。社会主义和民主的代言人不得不逃往其他国家；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和同样令人憎恨的和平主义文学作品在暴力搜查中被收集起来，并被庄严地烧毁。从最初的日子开始对犹太人的迫害，逐渐变得更加残酷，并最终宣布他们的目标是消灭整个犹太种族。作为沉重的钢铁盔甲，一个坚定的、有组织的少数人的独裁统治在德国社会周围封闭，使德国资本作为一个盔甲精良的巨人再次承担起争夺世界权力的斗争。

民族社会主义的一切政治实践和一切社会思想，都以其经济制度的性质为基础。它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组织。这些坚持旧的反资本主义纲领的第一批追随者当然很快就被解雇和摧毁了。国家控制资本的新措施现在被解释为以前承诺的对资本主义权力的征服和毁灭。政府法令限制资本的行动自由。中央政府部门控制产品的销售以及原材料的采购。政府规定了利润的支出、允许的股息数额、为新投资准备的准备金以及为自己的目的所需的份额。所有这些措施都不是针对资本主义本身，而只是针对分散在众多小股东身上的资本的任意自由，这一事实表明，这里的政府一直受到党外大资本家和银行家的建议的指导，作为一个与前胆小的政府合作已经开始的工作的更坚决的续集。这是一个受德国资本主义条件强加的组织，是使其重新掌权的唯一手段。

在资本主义下，资本是主人；资本是要求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劳动是社会的基础，但金钱、黄金是它的主人。政治经济学将资本和金钱视为社会的指导力量。在德国，就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但是德国的首都被打败了，筋疲力尽了，毁了。它没有丢失；它一直是矿山、工厂、社会和劳动的主人。但是

钱没了。战争赔款是沉重的债务，阻碍了新资本的迅速积累。德国劳工向胜利者进贡，并通过他们向美国进贡。由于美国已将自己与商品进口隔离开来，因此必须用黄金支付；黄金从欧洲消失并扼杀了美国，将两者推入了世界危机。

1933年的德国“革命”——国家社会主义自豪地如此称呼——是德国人反抗美国资本，反抗黄金统治，反抗黄金形式的资本。这是承认劳动是资本的基础，资本支配劳动，因此，黄金不是必需的。资本主义的真实条件，众多的聪明和熟练的工人阶级以及技术和科学的高水平，都出现了。所以它拒绝进贡，拒绝外国黄金的要求，并在货物和劳动力的基础上组织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对于内部宣传的使用，总是可以再次谈到反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资本就是货币，在美国、英国、法国统治着黄金，就像它以前统治着德国一样。分离的裂缝，在这个思路中，

在自由资本主义下，到处从生产中增长的剩余价值堆积在银行中，寻找新的利润，并由其所有者或银行投资于新的或现有的企业。由于在德国，资金稀缺，州政府不得不为建立新的必要企业提供手段。只有在为股东分配一定的红利后，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目的攫取所有企业的利润。因此，它确立了自己作为经济的中央领导者的地位。在德国资本主义的紧急情况下，不能让私人资本家为奢侈、赌博或外国投资而随意支配资本。在严格的节俭下，必须用一切手段重建经济体制。现在，每个企业都依赖于国家赋予的信用，并处于国家的持续控制之下。为此目的，国家设有经济专家办公室，其中大企业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建议所关注的问题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垄断者的完全统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本超过小资本家。有意识的组织已经取代了黄金的自动性。

德国虽然在追求独裁，但如果不从外部进口原材料并通过出口自己的产品来支付这些原材料，德国就无法生存，因为它没有钱。因此，商业不能听任私人商人的任意性，听任公众对多余的或外国的幻想的愿望。当所有的销售都为必要的重建服务时，政府必须对对外贸易进行严格的监管，或者掌握在自己手中。它控制和限制每次跨境资金转移，甚至是旅游；所有关于外债的汇票都必须交付。国家本身从事大规模的商业、采购和销售。旧经济体制的巨大困难，商品向黄金的转变，商品的销售，是造成如此多动摇和危机的主要原因，从而同时自动求解。国家作为万能经销商，可以在每份采购合同中规定，购买同等价值的产品，不需要钱。或者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在出售商品时，它要求的不是金钱，而是实物，其他商品：德国机器对抗匈牙利小麦或罗马尼亚石油。通过直接的货物易货交易，黄金被淘汰出局。

但现在以物易物的规模，一次以整个国家的产品和需求进行交易。其他国家的私人经销商很少有这里需要的垄断。此外，如此大的交易，尤其是可用于战争的材料的交易会产生政治后果。因此，外国政府必须介入。如果他们还没有适应这种经济功能，他们现在会适应自己；他们负责对产品的处置，然后转而监管工商业。因此，大国的国家控制导致其他国家的国家控制。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即货物直接易货体系，被引入国际贸易。它对作为原材料供应商的新兴国家尤其具有吸引力。他们现在得到了他们的机器和大炮，没有在巴黎和伦敦签订将导致他们陷入财务依赖的巨额贷款。因此，德国的经济扩张正在将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从这些国家赶走。并且伴随着政治扩张。随着新的经济体制

那里的统治阶级采用了新的政治理念，即法西斯政府制度，这增加了他们在国内的权力，比模仿议会制度更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在政治上，他们更接近德国。因此，根据旧的经济观念，起初看起来是一个瘫痪的弱点，即缺乏黄金，现在变成了新力量的来源。

德国资本主义看到了一条通往复兴和权力的新道路。这不得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青年产生巨大的影响。它经历了战后岁月的贫困和沮丧，经历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绝望和无力；现在，它再次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未来。当一个阶级，从压力和依赖中，看到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伟大未来，热情和活力被唤醒；它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披上了鼓舞人心的崇高意识形态的外衣。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将其夺取政权称为一场伟大的社会、政治和精神革命，远远超过以往所有革命，一场结束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同体的革命，

真正发生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从自由资本主义到计划资本主义的转变。然而，这种变化的重要性足以让人感受到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的开始。人类的进步总是在于用深思熟虑的计划代替本能的行动、机会和习惯。在工艺上，科学已经取代了传统。然而，经济，生产的社会整体，留给个人猜测未知市场条件的机会。因此浪费劳动力、破坏性竞争、破产、危机和失业。计划经济试图带来秩序，根据消费的需要来调节生产。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专政指导的资本主义的过渡，从根本上说，结束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无情斗争，弱者在其中屈服。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位置，有保障的存在，失业，工人阶级的祸害，作为宝贵劳动力的愚蠢溢出而消失。

这种新情况在社区的口号中找到了它的精神表达。在旧制度下，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而战，只能受自负的引导。现在生产被组织成一个集中指导的统一体，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工作是整体的一部分，他正在为民族社区工作。在失去旧自由可能引起怨恨的地方，强烈的宣传强调社区服务是新世界的崇高道德原则。让尤其是年轻人变得忠诚就足够了。此外，排斥黄金的反资本主义虚构，通过持续的宣传，作为新的劳动统治而深入人心。社区和劳动在社会主义这个名称中找到了共同的表达方式。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民族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凌驾于所有其他思想之上，是它们必须服务的主人。社区就是国家，它只包括同胞，劳动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一种新的、更好的社会主义，它与犹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完全相反，它的阶级战争学说撕裂了民族团结。它使德国人民无能为力；民族社会主义使民族共同体成为强大的牢不可破的统一体。

对于民族社会主义学说，民族是构成人类的实体。各国必须为他们在地球上的位置、他们的“生存空间”而战；历史显示了一系列几乎不间断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强者消灭、驱逐或征服弱者。曾经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战争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和平不过是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因此，每个民族的首要职责是使自己强大起来对抗他人；它必须在胜利或失败之间做出选择。国际主义和平主义是不流血的抽象概念，但也很危险，因为它们正在削弱人民的力量。

民族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是使所有讲德语的人团结起来。由于历史发展的逆境，它被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只是在俾斯麦的前帝国——奥地利部分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没有完全统一，而且被 1918 年的胜利者肢解。民族统一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即使在这样孤立的群体

作为在特兰西瓦尼亚或美国的德国定居者。由于不同种族生活场所的交错，以及经济联系，政治统一的原则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泽说德语的小镇是周边波兰腹地的天然港口。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作为斯拉夫的一个突出部分，将北德人和奥地利人分隔开来，并且在边境山脊的内坡上[Sudetes]包括勤劳的德国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不是通过任何公平的平等交易原则来解决，而是通过权力对抗权力。因此，它们是引发当前世界大战的直接动机。

从第一天起，备战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一切措施的目标。为此目的，国家对工业进行监督和管理，为此目的减少私人利润和红利，为此目的，将资本投资和新企业的建立保留给政府经济部门。股东超过一定利润率的剩余价值，由国家供需；这些需要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最高共同利益。在旧资本主义中，国家必须通过征税来获取资金以满足其需要，有时是通过不公平的间接税的狡猾方法；或者，如果通过直接税收，在有产公民的可疑控制下勉强让步，并被视为对其个人支出的不正当入侵。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国家根据自己的权利，直接从源头获取它想要的东西，即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并将一些剩余部分留给资本主义所有者，由其自行决定。国家不再需要向生产资料的主人乞求；它现在本身就是主人，他们是接受者。与其他国家相比，财政实力大幅增加；但在世界大战中取得成功不可或缺。国家社会主义以这种方式再次在人民群众面前炫耀为抑制资本的力量，迫使资本将其大部分利润提供给公益和社区。对资本家所有者来说，它会留下一些由自己决定的残余物。国家不再需要向生产资料的主人乞求；它现在本身就是主人，他们是接受者。与其他国家相比，财政实力大幅增加；但在世界大战中取得成功不可或缺。国家社会主义以这种方式再次在人民群众面前炫耀为抑制资本的力量，迫使资本将其大部分利润提供给公益和社区。对资本家所有者来说，它会留下一些由自己决定的残余物。国家不再需要向生产资料的主人乞求；它现在本身就是主人，他们是接受者。与其他国家相比，财政实力大幅增加；但在世界大战中取得成功不可或缺。国家社会主义以这种方式再次在人民群众面前炫耀为抑制资本的力量，迫使资本将其大部分利润提供给公益和社区。

此外，国家是生产的直接主人。在旧资本主义中，当国家艰难地从议会勒索战争费用，或者从银行家的丰厚条款中借来的钱时，它不得不把钱花在垄断的私营军火工业上。这些担忧，

与国际接轨，尽管他们以民族企业的身份亮相，埃森的克虏伯、勒克鲁索的施耐德、英国的阿姆斯特朗，不仅拿走了他们的巨额利润，而且不顾一切地为敌人和盟友提供了最完美和最新的发明。看起来，战争似乎是政客们为了养肥一些军备资本家而进行的幼稚游戏。但是，对于民族社会主义来说，战争是最严重的事情，整个工业机器的无限部分可以用于战争。政府决定将钢铁和化学工业的大部分用于军备。它只是命令工厂建造，它组织科学技术发明和尝试新的更好的武器，它结合了军官、工程师和发明家的职能，并使战争科学[Wehrwissenschaft]成为特殊训练的对象。装甲车、俯冲轰炸机、装备越来越完善的大型潜艇、快速鱼雷艇、火箭，所有新建筑，都可以秘密建造。任何信息都不会到达敌人手中，任何耸人听闻的日报都不能发布任何通知，任何议员都不能询问信息，不必遇到批评。因此，在多年狂热的战争准备期间，武器堆积如山，直到进攻时刻到来。

在旧资本主义中，战争是一种可能性，尽可能避免或至少否认，这是一场主要由满足的旧大国一方进行的防御战争。新崛起的大国之所以具有侵略性，是因为它们必须征服自己在世界上的份额，它们的积极目标比单纯被动防御现有条件的消极目标更加紧张。它们是“动态的”；在军事战术中，这种性格体现在精心准备的大规模进攻的不可抗拒的冲动中。

因此，德国资本主义通过建立一个完全支配整个经济生活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府，为自己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战争机器。然而，可能会提出问题，它是否没有射过目标。在争霸天下的过程中，它不是在国内失去了主宰权吗？德国资产阶级还能称为统治阶级吗？

德国的国家控制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像在俄罗斯那样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俄罗斯，国家官员的官僚集体拥有工业机器；这是裁决和

剥削阶级，占有剩余价值。在德国，有许多资产阶级、企业主管、自由雇主、官员、股东。他们是以剩余价值为生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现在股东的两个职能是分开的；处置权与所有权分离。在大资本主义下，处分权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最重要的功能；我们在美国的控股公司中看到了这一点。那么，作为剥削者的所有者，就只保留了获得一部分利润的功能。在德国，政府将处置权、资本操纵权、指导生产权、提高生产力和分配利润的权利据为己有。对于资产阶级群众来说，还有指导他们的企业和用股票赌博的详细工作。由于生产和进口都是由国家决定的，所以私人股利只能通过购买工业股来使用，即将利润作为新资本返还给国家控制的工业。

从而大资本保住了权力。当它把民族社会主义置于国家元首之上，寻找听话的仆人时，它的期望当然落空了。工业和银行的老主人不得不与国家的新主人分享他们的权力，他们不仅参与指挥，还参与窃窃私利。德国的大资本还没有像美国那样成为一些家庭的无懈可击的财产。有能力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敢于成为大企业的领导者。现在他们不得不与其他通过政治和政党斗争而上台的胆大妄为的人分享他们的领导权。在经济部门，大企业的领导人与政治领导人会面，共同完成调节生产的任务。私人资本家和国家官员之间的分界线在职能合并中消失了。他们一起是国家和生产资料的主人。

随着经济和政治条件的深刻变化，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弥漫着德国人民。相互联系和依赖变得更加强烈，感受到了价值和等级的等级，领导者的权威，群众的服从强加于人；大企业的从属意识伴随着计划经济。最重要的是，在整个中产阶级中都有一种紧张的民族主义，一种充满激情的

为世界强权而战的意志。尽管这种新精神是在新环境中自发地成长起来的，但它并没有任其自由发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相反的想法和力量会同时出现。这是一场激烈的片面宣传的对象。为了使这些感情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将整个民族凝聚成一个战斗的统一体，它们通过特殊的方式得到了培养和发展。宣传和教育被赋予了一个独立的国务院部门的任务，拥有无限的财力。一切可用的宣传力量、科学、文学和艺术力量都开始系统地工作，把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塞进所有人的头脑中，排除一切偏离的精神影响。

这意味着完全的精神专制。在以前的专制制度下，日报只是被愚蠢的审查制度压制或骚扰，常常被编辑的智慧智取，而现在整个报刊都被党吞并，并由党员担任编辑。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是人的物质生活的主人，也是精神生活的主人，通过党。不得出版发表不同意见的书籍或著作；外国出版物在被接纳之前受到严格控制。秘密印制独立意见或反对意见不仅被判处死刑，而且还因国家对所有材料的控制而变得困难。平等地回避争执，只有在对手被束缚、被套住之后，才敢攻击和侮辱对手，这是智识上的懦弱。但它是有效的；党报可以不加补偿地日复一日地向读者强加其学说，以及其对事实和事件的有偏见的陈述或歪曲，或者完全忽略它们。尽管存在对片面信息的先入为主的不信任，但从长远来看，不断重复、从不矛盾的观点，得到了所提供的事实充分证实，必须牢牢抓住人们的心。当它们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社区和劳动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和结果被提出时，越是如此：自私和剥削的终结，致力于人民福祉的新统治，规范的工作和所有人的繁荣，

同时，所有的言语交际都受到严格控制。党内到处都有党员和追随者，在办公室里，在商店里，都有谴责惩罚的道德义务，作为社区的敌人，所有发表不同意见、大胆批评或散布谣言的人。因此，除了在微不足道的团体极端保密的情况下，不会形成反对意见。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彻底的无力感。

因此，与古代的专制统治形式相比，现代资本主义在压制技术上表现出巨大的效率进步。无论是19世纪初没有警察的英国托利党政府，还是后来的普鲁士专制主义或俄国沙皇主义，其原始的野蛮残暴，都呈现出愚蠢无助的景象，这是正常的。政府远离人民。在英国法庭上，编辑和作者为改革和新闻自由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当他们入狱时，受到了人民的喝彩。沙皇狱卒常常无法掩饰他们对革命者作为优越文化代表的尊重。普鲁士警察一再被社会主义工人的更好组织所困，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新的专制主义配备了现代国家的所有引擎。资本主义所唤起的所有力量和能量都与大资本为了维护其霸权所需要的最彻底的暴政相结合。没有法庭可以公正地处理对国家不利的问题。法官是党员，是国家的代理人，软弱可解，不受法律约束，根据上级法令执行司法。诉讼仅在需要宣传、恐吓他人时才公开；然后这些文件只带来法官认为足够的东西。警察由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恶棍组成，他们配备了各种武器和方法来镇压“Volksgenossen”。秘密警察再次强大，比过去更有能力。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证任何人不经审判就可以无限期地被关进监狱。集中营，以前是作为对抗游击队的战争措施而发明的，现在被设置为一种大规模的监狱形式，从事艰苦的劳动，经常伴随着系统的残酷行为。没有尊重任何个人尊严；它不再存在。小资产阶级的粗鲁变成了对无限权力的不正当滥用，

凭借现代资本主义的所有创造力，对受害者的残忍可以达到与前几个世纪最恶劣的野蛮程度相媲美的程度。残忍通常是恐惧的结果，在过去经历或对未来感到恐惧，因此背叛了隐藏在潜意识中的东西。但此刻所有的对手都变得无能为力，沉默和恐吓。

精神暴政辅以不断的宣传，特别适合年轻一代。统治者很清楚，他们只能争取到少数老一代工人，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的崇高思想中长大，虽然没有实际用处，但仍将这些作为宝贵的纪念。只有经历过社会民主党衰落的年轻人，作为执政党，宣传才能奏效。但是，正是在它自己教育和塑造的成长中的青年身上，民族社会主义才将希望作为其新世界的材料。

它在这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它之前没有任何政党或团体关心青年。国家社会主义任命了精通现代心理学的干练的领导人，拥有充足的财力，他们全心全意地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组织中集结和教育青年。所有与生俱来的同志情谊、互助、依恋、活动和雄心壮志都可以在年轻人身上发展。他们充满自信，成为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自己的重任。不是为自己争取好地位，资本主义社会青年人的最高理想，而是为民族社会服务和前进。男孩们必须感受未来的战士，为伟大的事迹做准备，不是通过学识渊博，而是通过活力，勇气，战斗力和纪律。女孩们必须为成为英勇的德国母亲的未来做好准备；尽可能快地增加人口，是在世界大战中获得力量的条件。

孩子们热情地吸收了远远超过父母和老师精神影响的新教义。反对这些，他们充当了新信条的热心拥护者和代言人，特别是受过这项任务的教育。不仅仅是将宣传延伸到家庭和学校，更多的是向他们的新领导人报告家庭纠纷和争议。

因此，他们充当了自己父母的间谍和谴责者，在严厉惩罚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放弃任何以自己的精神教育孩子的企图。孩子属于国家，不属于父母。因此，为未来的战争准备了数以百万计的军队，他们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无与伦比。这样的教育意味着小心保护免受任何可能引起怀疑、不确定性和内部冲突的相反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怀疑和内心冲突会产生坚强的性格，独立的思想家；但是对于这样的民族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用处。它所需要的，以及它试图通过单方面教导唯一真理来支持的，是盲目的信仰，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狂热的奉献，以及对不可抗拒的攻击的权宜之计。

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在于它对物质生产和物质力量的组织。它的弱点在于它试图统一思想和智力力量，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通过残酷的约束。它的拥护者和代言人大多来自中下阶层，粗鲁、无知、心胸狭隘、渴望上位，充满偏见，容易沉迷于残暴。他们上台不是通过智力，而是通过身体和组织上的优势，通过大胆和好斗。他们将自己的暴力精神强加给被统治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在成长的一代人中滋生了对蛮力的尊重，对科学和知识的蔑视；为了雄心勃勃，而不是痛苦的耐心研究，

然而，没有科学作为技术进步的基础，没有具有重要经济和社会功能的知识阶层，大资本主义就无法发展。推动和鼓励科学是资本的毕生兴趣。它的新政治制度不仅与人文和文化相矛盾，而且与自身的精神基础相矛盾。为了维护它的统治地位，它遭受了腐烂构成它的力量和正当性的东西。当资本主义争夺世界权力时，技术的最高完美势在必行，而它的忽视不能通过物理约束来弥补，这将为自己报仇。德国人民、工程师、科学家、工人的巨大科学和技术能力，将德国带到了工业前沿

进步，现在被拴在大资本主义的战车上，增强了它的战斗力，将在这种束缚中被浪费和宠坏。

此外，民族社会主义试图将其理论强加于科学，将种族学说的理论表达赋予民族主义。一直以来，德国民族主义都采取了对古代条顿人的崇拜形式，他们作为柔弱的罗马人的一面镜子的美德被塔西佗推崇。德国作家揭露了“北欧”种族的理论，优越于其他种族并注定要统治他们，现在以德国人和一些邻近民族为代表。这个理论现在与反犹太主义混合在一起。犹太人在商业和金钱交易、医学和法学方面的特殊能力，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在小资产阶级和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犹情绪。在大资产阶级中间，由于它掌握了工业剩余价值，因此不必担心犹太金融，在工人阶级中也没有任何重要性。反犹太主义是下中产阶级的一种情绪。但大多数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都来自这些圈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自东方的犹太人移民，引入了其原始的易货贸易方法，以及任命犹太人担任魏玛共和国的政治职位，加剧了仇恨，并使反犹太主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新领导人的主要信条。

因此，种族理论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学说。真正的德国人并不都是德国的说德语的居民，而只是“雅利安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荷兰人一样，对周围的民族也有好处；英国人已经被资本主义腐蚀得太厉害了。非雅利安同居者，犹太人，没有权利；他们通过集资、抢劫和肆无忌惮地镇压雅利安人而滥用了解决问题的津贴。所以现在他们被没收了，迫害逐渐增加到粗暴的虐待和蓄意的灭绝。

国家社会主义以其政治力量将这种种族理论强加于科学。它任命该学说的代言人为大学教授，并为出版书籍和期刊筹集了大量资金来为其辩护。其中科学真理的数量是

极其微薄不可能是障碍。掌权的资本主义总是将为其目的服务的学说提升为官方科学。他们统治着世界各地的大学；但批评和反对意见有可能表达自己，尽管不是来自官方主席。然而，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官方学说的所有批判性讨论都变得不可能。更怪诞的是将种族理论扩展到物理学。在物理学中，几乎所有物理学家都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最重要的科学进步，是众多新发展的基础。但爱因斯坦是犹太人，所以反犹太主义反对这一理论。当国家社会主义掌权时，那些享誉世界的犹太教授经常被开除和开除；反对相对论的反犹太主义反对者被誉为“德国物理学”的亲切代言人，这是一种健全而简单的雅利安智慧的表达，反对“犹太物理学”，其中包括由塔木德歪曲思想所创造的歪曲理论。很容易看出，“雅利安人的聪明才智”只不过是现代科学更深层次抽象所无法理解的小市民思想的头脑简单。

在德国资本主义争夺世界强权的斗争中，不需要反犹太主义，而是处于劣势。但它别无选择。1848年，资产阶级不敢加入人民的斗争来赢得统治，它不得不屈服于其他阶级的领导。首先是与德皇一起的土地贵族，他们以愚蠢的外交手段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负责。现在是小市民党及其领导人，他们把这种时尚作为政策的基础，通过在全世界引起蔑视和强烈仇恨，为新的失败做好准备。

国家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农民。任何小市民党的纲领都谈到要使农民摆脱抵押贷款和银行资本的剥削。此外，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德国必须养活自己并拥有足够的原材料。因此，作为批发生产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组织是必要的。它体现在农民阶级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中，与土地密不可分，是祖先种族力量的保护者，真正的“贵族”

必须保护它免受资本主义和竞争的破坏性影响，并与整个计划生产联系起来。通过恢复中世纪的习俗和奴役形式，符合纳粹制度的反动思想形式被法国大革命废除。

因此禁止抵押；农民不得为改良而投资外资。如果他想为他的农场赚钱，他可以去国家机关，因此他对国家的依赖增加了。在他的农业中，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自由的规定。首先是他必须种植的产品；由于农业必须养活全体人民，这是人口稠密的一个难题，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因此需要准确确定需求和收益。销售也是有组织的。产品必须以上面固定的价格交付给采购办公室，或者交付给参观农场的代理商。他们的最重要的任务和职责是：养活整个民族。然而这个真理，他们不得不以完全服从政府措施的形式吞下，有时甚至相当于直接没收庄稼。因此，以前自由自在的农民，无论好坏，在资本主义的变迁中奋战，变成了国家的农奴。为了应对大资本主义的紧急情况，以讨人喜欢的名义为农民恢复了中世纪的条件。

尽管给予了不同的关注，但对工人的关注并没有减少。为了征服世界强权的伟大目标，必须首先使具有国际意识的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分裂民族团结变得无能为力。因此，1933年革命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摧毁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监禁或驱逐他们的领导人，压制他们的文件，烧毁他们的书籍，并将工会转变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组织。劳动不是由工人组织并为工人组织的，而是由资本和资本通过其新的统治者组织的。由国家任命的领导人领导的“劳工阵线”取代了工会，至少在形式上，工人自己是主人。它的任务不是与雇主为改善工作条件而斗争，而是促进生产。在生产性社区，工厂中，雇主是领导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全国社会主义劳动领袖——

前线，通常是工会的前官员，与雇主相处并提出投诉；但后者决定了。

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让工人成为雇主专横的受害者而无助。后者也必须服从更高的独裁者。此外，为了实现世界斗争的伟大目标，民族社会主义需要所有士兵和工人的善意和忠诚的合作；所以除了不断的宣传外，尽量善待，还是有用的。当要求他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极度的艰辛时，奖励就是对他们履行职责的表扬。如果他们生气和不情愿，硬约束会表明他们无能为力。自由选择他们的主人不再有意义，因为真正的主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工人在上级的指挥下从一间车间调到另一间车间。

一个工人阶级，在社会民主的高潮中表现得像德国工人阶级那样强大，几乎准备好征服世界，怎么会陷入如此彻底的无能呢？即使对于那些承认社会主义正在衰落和内部堕落的人来说，它在 1933 年毫不费力地轻易投降，其雄伟的结构被彻底摧毁也令人惊讶。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社会主义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正常后代。国家社会主义只有在以前的工人运动的肩膀上才能崛起。通过仔细研究事物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共产主义以其国家专政的榜样，而且社会民主主义也为民族社会主义铺平了道路。口号，目标，

首先是国家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国家集中力量有意识地计划组织整个生产。当然，民主国家是指劳动人民的机关。但意图并不能抵消现实的力量。一个生产主人的身体就是社会的主人，生产者的主人，尽管所有的段落都试图使它成为一个从属的机关，并且需要发展成为一个统治阶级或集团。

其次，在社会民主主义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个主要的官僚机构已经掌握了对工人的控制权，有意识地追求它，并将其作为正常的社会状况加以捍卫。毫无疑问，这些领导人同样会发展成为大资本的代理人；平时他们会很好用，但对于世界大战的领导人来说，他们太软了。“领导原则”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发明的，而是国家社会主义发明的。它发展于隐藏在民主表象下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开宣称它是社会关系的新基础，并引出了它的一切后果。

此外，社会民主主义的大部分纲领是由民族社会主义实现的；而且——历史的讽刺——尤其是那些被旧中产阶级批评为最令人反感的目标。通过有计划的监管来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混乱恢复秩序一直被宣布为不可能，并被谴责为无法忍受的专制主义。现在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个组织，从而使工人革命的任务变得相当容易。社会民主主义用有意识的组织分配来取代市场和商店的自动化的意图经常被嘲笑和憎恶：每个人都被平等地分配给正常的需求，由国家供养和穿衣，都只是样本。国家社会主义在实现这一虚假方面走得很远。但是，在社会主义纲领中，有组织的富足的含义在这里被引入为有组织的匮乏和饥饿，作为对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最大限制，以便尽可能多地保留生产力用于战争物资。因此，工人得到的社会主义是戏仿而不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中带有丰富、进步和自由特征的东西，在匮乏、反动和压制中找到了它的讽刺意味。

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自由相比，社会主义的主要责任在于国家的无所不能。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自由通常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形式，但它确实是某种东西。国家社会主义甚至剥夺了这种表面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其权力和紧急情况下强加给人类的强制制度比任何诽谤者都敢于指责社会主义更难。所以它必须消失；没有自由，人就无法生存。确实，自由只是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束缚的统称。靠他的人

身体需要取决于自然；这是所有依赖项的基础。如果生活是不可能的，除非通过限制自由冲动，它们必须被限制。如果生产性劳动只能通过服从命令来保证，那么命令和服从是必要的。然而，现在它们只是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必需品。为了支持剥削，它向人类强加了一种严格的约束系统，即生产本身和人的生活都不需要这种约束。如果一个法西斯体系不是在世界大战中被粉碎，而是能够在持久和平中稳定下来，一个有组织的生产体系 假装提供丰富的所有生活必需品，即使那样它也无法持久。然后，它必然会因将人类从其需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又试图使其处于社会奴役状态这一内在矛盾而灭亡。然后，为自由而战，作为唯一剩下的愿望，将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进行。

工人们不能轻易产生这样的幻想，即在世界大战中失败后，民族社会主义的作用将会发挥出来。大资本主义时代充斥着它的原则和煽动。旧世界不会回来。政府，即使是那些标榜民主的政府，也将被迫更多地干预生产。只要资本有权力，有恐惧，专制的政府方式就会成为工人阶级的强大敌人。并不总是以暴力的中产阶级或军事独裁的公开形式出现；他们也可能以劳工政府的名义出现，从劳工斗争开始，甚至可能伪装成理事会政府或以自相矛盾的名义。因此，从广义上考虑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似乎并不是多余的。

资产阶级的崛起是在权力逐渐壮大的过程中发生的。他们从中世纪早期无权的市民，发展为统治自己城镇的商人和行会，与贵族作战，甚至在旷野击败骑士军队；中世纪世界的基本要素，但只是农业力量海洋中的岛屿。借助于

在市民的金钱权力中，国王作为主人凌驾于其他封建势力之上，并在他们的王国中建立中央集权政府。他们的专制主义常常被说成是一种平衡状态，那时贵族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当家作主。因此，第三个权力，保护一个阶级的特权和另一个阶级的贸易，依靠他们两者，可以统治两者。直到，在工商业有了新的发展之后，资产阶级得到了强大的力量，以至于推翻了这种统治，成为了社会的主人。

19世纪工人阶级的崛起是一个无能为力的、被剥削的、悲惨的群众崛起为一个拥有公认权利和组织来捍卫这些权利的阶级。他们的工会和政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市民的行会和镇政府进行比较，这是全能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要素。然而，市民们可以单独建立他们的货币力量，而只留下贵族的土地财产，而工人现在为了建立他们的经济力量，必须从资本家那里夺取生产资料，这样直接的斗争就无法进行。避免。就像当时旧制度的进一步兴起一样，独立的镇政府被摧毁，市民被最大的封建领主、王子、小贵族的主人所征服，因此，现在旧的劳工组织、工会组织和政党，被大资本主义摧毁或征服，从而为更现代的斗争形式扫清了道路。因此，以前的专制主义和新的专政之间存在一定的类比，新的专政是在竞争阶级之上的第三个权力。虽然我们还不能谈论他们的平衡，但我们看到新统治者呼吁劳动作为他们制度的基础。可以想象，在劳动权力的更高阶段，伪装的专政可能会建立在劳动支持的基础上，在他们最后的胜利之前短暂地试图让工人屈服。高于竞争阶级的第三势力。虽然我们还不能谈论他们的平衡，但我们看到新统治者呼吁劳动作为他们制度的基础。可以想象，在劳动权力的更高阶段，伪装的专政可能会建立在劳动支持的基础上，在他们最后的胜利之前短暂地试图让工人屈服。高于竞争阶级的第三势力。虽然我们还不能谈论他们的平衡，但我们看到新统治者呼吁劳动作为他们制度的基础。可以想象，在劳动权力的更高阶段，伪装的专政可能会建立在劳动支持的基础上，在他们最后的胜利之前短暂地试图让工人屈服。

历史类比也可能有助于表明发展不一定在所有地方都遵循完全相同的路线。后来荷兰和英国的中产阶级通过与专制主义企图的斗争，从中世纪的城市特权中发展出来，而没有生活在专制主义之下。同样，现在可能是，虽然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法西斯独裁，但在另一些国家，情况却是

不足。那么工人斗争的形式和条件也会有所不同。很难想象在个人自由深深植根于所有阶级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可以建立完全的奴隶制，尽管法西斯特征的单一措施是可能的。那里的资本主义统治建立在更精细、更精神的权力元素之上，比粗暴的暴力更有效率。那么工人的力量将长期处于贫乏和无意识状态；实际需要将在理事会组织的方向上强制采取部分步骤，而不是在基本问题上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斗争。形成清晰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生产是一项更为广泛和艰巨的任务，

另一方面，在法西斯专政强大的国家，工人任务中最重的部分是直接进行推翻它的斗争。那里的独裁统治已经走得很远，以独立的感觉和中产阶级的思想清除了小额贸易。头脑已经集中在工业组织上，社区的想法是存在的，尽管实践是假的。硬压力迫使所有人陷入同样的奴役，调节生产，定量消费，统一生活，激起怨恨和愤怒，只有更硬的压制才能压制住。因为所有的体力和巨大的精神力量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所以这场斗争需要工人最高程度的奉献精神 and 勇气，清晰的洞察力和团结。

然而，民族社会主义专政的目标是征服世界强权，使它很可能在它未放松的战争中被摧毁。届时，欧洲将一片废墟、蹂躏、混乱和贫困，适应战争工具的生产设备完全磨损，土地和人力枯竭，原材料匮乏，城镇和工厂化为废墟，欧洲大陆的经济资源被挥霍殆尽。然后，与 1918 年的德国不同，政治权力不会自动落入工人阶级手中；胜利的国家不允许这样做；他们现在所有的力量都将用来阻止它。与此同时，新的统治者和领导人向自己提出了一项承诺和计划

新的更好的秩序，盟军正在解放欧洲大陆，以供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然后，在这种经济、社会 and 精神的混乱中，工人将要找到按照阶级路线组织起来的方法，清除他们的思想和目的的方法，以及第一次尝试重建生产的方法。哪里有组织、战斗、生产的核心在成长，哪里有广泛的联系，哪里有思想在为明确的想法而奋斗，哪里就奠定了基础，开始了未来。劳动者必须在顽强的斗争中取得部分胜利，通过逐步发展的强烈团结和洞察力，建设他们的新社会。

目前尚无法预见不同国家即将出现的社会冲突和活动形式。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旦他们理解了这一点，他们作为一颗璀璨的明星的伟大任务的意识将引导工人度过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所有困难。他们确信，通过他们的工作和斗争，他们建立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团结，人类的兄弟情谊，将使他们的心欢欣鼓舞，头脑清醒。在劳动人类赢得完全自由之前，这场斗争不会结束。

四。战争

1. 日本帝国主义

前面的章节是在战争的最初几年（1941-1942 年）编写的，总结了过去的斗争时期，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这是有助于他们进一步争取自由的工具。现在，1944 年，这场始于德国资本企图从英国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世界权力的战争已经蔓延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在不同大陆的发展所造成的所有压力，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与旧有的强大资产阶级之间的所有对抗，远近国家的所有冲突和刺激，都在这场真正的世界大战中汇聚和爆发。每一天都表明，它对美洲和亚洲以及欧洲的影响将比以往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加深刻、巨大和彻底。整个人类都参与其中，中立者，也，体验它的后果。每个国家都牵涉到每个其他国家的命运，无论多么遥远。这场战争是不可抗拒的人类统一进程中的最后一次动荡；从战争演变而来的阶级斗争将使这种团结成为一个自我指导的社区。

除了欧洲，它的第一个场景，东亚已成为第二个同样重要的战争中心。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已经打了好几年，随着美日战争的爆发，它被列为世界战争的附属部分。东亚的这场斗争与欧洲的斗争对世界的进程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此，这里必须更仔细地考虑它的起源和趋势。

东亚和南亚肥沃的平原和邻近岛屿上密集的人口聚集在一起，长期以来一直抵抗资本主义的入侵。他们的人数接近一亿，几乎构成了人类的一半。因此，只要还处于小农业、小手工业的状态，就不能说资本主义占领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任务和发展还没有结束。古老的强大君主制在与崛起的第一次接触时变得僵硬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资本主义，他们阻止了它的入侵，并阻止了它的溶解效应。在印度和印度群岛，商业资本可以逐渐确立其影响力，而中国和日本可以在几个世纪内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19 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的军事力量打破了抵抗。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在日本，现在在中国，是这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内容，也是结果。

在 17 世纪、18 世纪和 19 世纪上半叶，日本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通过严格的禁酒令与外界隔绝。它由数百个小王子[大名]统治，每个领主都在自己的领域内，但都严格服从于首都将军的统治，名义上是名义上的皇帝的军事首领，京都的天皇，但实际上是真正的统治者。幕府将军的职位是世袭的德川家族，在两个半世纪内保持大名臣服并保持内部和平。社会上维持着严格的四阶封建组织；但从长远来看，它无法阻止内心的发展。

社会的基础是小型农业，大部分只有一英亩或几英亩。从法律上讲，一半的产品必须以实物（主要是大米）的形式交付给王子，但通常更多的是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在他们之上站着统治和剥削的武士阶级，武士，形成了从王子到普通士兵的不同等级的最高等级。他们构成了贵族，尽管他们人数最多的最低阶层只有很少的稻米收入。他们是一种骑士，生活在他们领主的城堡周围。由于旧时内战的结束，他们的专职和战斗不再需要，他们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寄生阶级，闲着或忙于文学艺术——他们是日本著名艺术的生产者，后来在欧洲备受推崇。但他们有权在不受到惩罚的情况下杀死所有遇到的低级命令。在第二级之下，农民是最低级的，工匠和商人，他们为武士、他们的顾客和顾客工作；他们挣了钱，并逐渐从中产生了第一类资产阶级。

该制度的基础是对农民的严重剥削；日本作家说，政府的政策是留给农民很多东西，以至于他们既不能死也不能活。他们一直处于绝对的无知之中，他们被束缚在无法出售的土地上，他们被剥夺了所有安逸的生活。他们是国家的奴隶；它们被视为生产统治阶级所需大米的机器。有时饥肠辘辘的农民起来起义，得到一些补偿，因为无能的士兵不敢反对他们。但饥饿和苦难仍然是普遍的情况。

尽管如此，尽管法律旨在建立一种石化的不变性，但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展，商品生产的增加，给城镇带来了奢侈品。统治贵族，为了满足他们的新需求，不得不借钱，成为商人阶级、最高大名和普通士兵的债务人。后者陷入贫困，有时，尽管有禁令，但还是逃到了其他行业。在 19 世纪，他们日益增长的不满最终转化为对政府制度的系统性敌意。因为他们形成了最有知识的阶层，并受到一些欧洲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在德希马的荷兰商业的狭窄裂缝中涓涓细流，他们能够在民族主义纲领中提出反对意见。

在它的第一次崛起中，在 16 世纪发现整个地球时，资本主义已经敲开了日本的大门。它引发了封建领主和诸侯之间的战争；基督教世界的传播反对佛教是帝国瘫痪破坏的表现。连续几位强大的幕府将军将叛乱的领主置于他们的集中力量之下，从而避免了危险。外国人被赶了出去，伴随着沉重的打击——禁止和消灭基督教世界——大门关闭了两个半世纪。然后现代资本主义在它的世界征服中再次敲响了大门，并用它的枪把它打开了。1853 年美国 and 俄罗斯的战舰出现，

其他人紧随其后，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商业条约。而现在，旧的虫蛀政府制度崩溃了，幕府消失了，敌对它的氏族占了上风，并通过 1868 年的“恢复”建立了一个在天皇政府下的强大统一的国家。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引入。首先奠定了中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基础：废除四令，所有居民都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自由公民。贸易自由、生活自由、旅行自由、私有财产以及现在可以买卖的土地都建立了。不是耕种者支付一半的实物产品，而是以货币形式向所有者征收土地税。武士失去了封建特权，取而代之的是获得了一笔钱来购买大量土地或创业；作为工匠和雇主，他们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国家官员、陆军和海军军官、新社会的知识分子主要来自这个武士阶层。上层仍然掌权；封建诸侯的一部分现在组成了秘密会议，其中，幕后指挥政府；他们的家臣仍然通过古老的宗族纽带联系在一起，成为内阁部长、将军、党首和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所以日本的情况与欧洲不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因为一个崛起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战胜了封建阶级，而是因为一个封建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这当然是值得尊重的表现。由此不难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封建精神，等级偏见，专横傲慢，对天皇的卑躬屈膝，在日本统治阶级中依然存在。完全缺乏欧洲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精神；与其最相似的德国与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拥有土地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工业家之间的多样性。直到几十年后，才按照德国模式制定了宪法，议会对行政和预算没有权力。即使在纸面上，公民权利也几乎不存在；政府和官员对人民拥有绝对的权力。农民仍然是饱受折磨、严重剥削的饥饿群众。资本家代替封建压力意味着他们必须缴纳大量的税款或地租，他们的土地落入大

土地所有者，他们可能会因取消租约而被驱逐，而不是以前已知的痛苦，而是由于市场和价格的未知影响而出现了无法预料的毁灭。复辟后的头几年，农民起义多次。

资本主义是从上面引入的。有能力的年轻人被派往欧洲学习科学和技术。政府建立了工厂，首先是军备厂和造船厂；因为军事力量对抗其他大国是最紧迫的。然后修建了铁路和轮船，修建了煤矿，后来发展了纺织业，主要是丝绸和棉花，并建立了银行。私营企业受到补贴的鼓励，国有工业被移交给私人手中。通过这种方式，政府花了很多钱，部分来自税收，部分来自借贷，或者发行纸币，这使价格飞涨。这一政策后来得以延续；政府补贴，特别是航运，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为繁荣，使资本变得肥沃。该系统经常发展为纯粹的腐败；新生的资产阶级，由于在其交易中没有继承商业准则，表现出公然缺乏普通的诚实；掠夺公款以谋取私利被视为家常便饭。即使是最高官员和政治家也参与大企业并通过政治影响力为他们争取订单。

大量贫困农民流入城镇，流入工厂，在那里，被严重剥削、几乎没有权利的无产阶级积聚在贫民窟，因低工资（每天半日元）、长时间工作（14-16小时）、和童工。较低级别的国家官员，甚至知识分子、工程师、海事官员的工资都远低于欧洲。农村和城镇的工人阶级生活在一种绝望的痛苦、肮脏和绝望的状态中，超过了欧洲过去最恶劣的条件。纺织业有固定的奴隶制度；农民把女儿卖给工厂好几年，在那里他们在最可怕的不卫生条件下实习；合同到期后，他们只返回部分村庄，带来肺结核。因此，日本的产品很便宜，而且由于其垃圾的低价可以在亚洲市场上超过西方产品。在高度发达的机械技术的基础上——

再加上粗放的原始家庭工业和工人生活水平低下，资本主义工商业蓬勃发展；每十年进出口翻一番。尽管它不等于美国、英国和德国，但它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国家。1929年产业工人人数达到200万；农业已经占据了不到一半的人口。工人生活在部分奴隶制的状态；只有在机械工业和水手中才有一点组织。罢工爆发，但被强行镇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这种条件下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迫害和灭顶之灾。这完全符合警察的专横、缺乏个人权利、残暴残忍和对自己的无法无天的暴力的制度，

帝国主义，大资本主义的征服政治，不需要在这里逐渐发展；从一开始就属于自上而下引进资本主义的政策。从一开始，军国主义就是新制度的主要目标和理想，首先作为防御白人势力的手段，然后作为征服市场和原材料来源的手段。前武士阶级的所有古老的战斗本能、纪律传统和压迫冲动都可以在崇高的民族主义的军事精神中展现出来并复活。首先是在1895年打败发霉的中国强权，征服朝鲜和台湾，在列强中占据一席之地。然后它在1904年战胜了同样发霉的俄国沙皇政权，开辟了进入亚洲内部领域的道路。

这种征服政策经常被这样一种论点辩护：人口的迅速增加——在35年内翻了一番——在这些山区岛屿的小块可耕地上无法找到足够的生活，迫使移民或工业劳动力的增加必须有哪些市场和原材料可供使用。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它废除了旧的束缚，生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在这里，在

相反，这种结果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被用作征服和征服其他民族的论据。然而，这种首先征服满洲，然后是中国北方省份的征服政策的真正原因在于日本缺乏铁矿石。现在所有的工业和军事力量都建立在对钢铁的支配之上。因此日本想要热河和山西的丰富矿藏。与此同时，日本资本入侵中国，在上海和其他城镇建立了工厂，主要是棉纺厂。一个伟大而强大的未来的愿景迫在眉睫：首先让这 4 亿客户成为其行业的客户，然后将他们作为工人加以利用。所以有必要成为中国的政治大师和领袖。

但在这里，日本统治者遇到了严重的逆转。先是中国人民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然后是更强大的对手。掌握市场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是美国资本主义在目前发展状态下的人生课题。尽管日本进行了最周密和广泛的准备，但一旦转化为军事力量，日本仍无法与美国庞大的工业资源相匹敌。所以它的统治阶级会屈服。当日本的军事力量被摧毁，其傲慢的资本主义贵族被打倒时，日本人民将第一次摆脱封建形式的压迫。

对于日本来说，这将是一个新时代的曙光。无论是胜利的同盟国推行更现代政府形式，还是随着镇压力量的瓦解，农民和工人的革命爆发，在任何情况下，生活水平和思想上的野蛮落后都将失去其基础。当然，那时资本主义并没有消失。这将需要大量的内部和世界斗争。但剥削将采取更现代的形式。届时，日本工人阶级将能够与他们的美国 and 欧洲阶级同胞一样，参加争取自由的全面斗争。

2. 中国的崛起

中国属于人口稠密的肥沃平原，大江大河灌溉，灌溉和堤防需要中央调节水源，在最早的时候已经产生了中央政府的统一。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在强大而谨慎的政府统治下，这片土地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但在软弱的政府之下，当官员失职，当州长和王公内战时，堤坝和运河腐烂，淤塞的河流漫过田野，饥荒和盗贼肆虐，“天怒”躺在地上。人口主要由辛勤劳作的农民组成，他们小心翼翼地耕种他们的小块土地。由于技术原始，耕地缺乏牛，经过漫长的白天最艰苦的劳动，他们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地主、知识分子和官员的统治阶级官吏从他们那里拿走了少量的剩余产品。由于通常从他们那里被夺走更多，他们经常站在饥荒的边缘。平原向北开放，即中亚大草原，好战的游牧民族从那里入侵和征服。当他们征服了这片土地时，他们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形成了一种贵族，但很快就被更高的中华文明所同化。中世纪的蒙古人也是如此。因此，17世纪东北的满族人在18世纪将他们的帝国扩展到中亚，但在19世纪衰落。地主、知识分子和官员的统治阶级官吏从他们那里拿走了少量的剩余产品。由于通常从他们那里被夺走更多，他们经常站在饥荒的边缘。平原向北开放，即中亚大草原，好战的游牧民族从那里入侵和征服。当他们征服了这片土地时，他们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形成了一种贵族，但很快就被更高的中华文明所同化。中世纪的蒙古人也是如此。因此，17世纪东北的满族人在18世纪将他们的帝国扩展到中亚，但在19世纪衰落。他们经常站在饥荒的边缘。平原向北开放，即中亚大草原，好战的游牧民族从那里入侵和征服。当他们征服了这片土地时，他们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形成了一种贵族，但很快就被更高的中华文明所同化。中世纪的蒙古人也是如此。因此，17世纪东北的满族人在18世纪将他们的帝国扩展到中亚，但在19世纪衰落。他们经常站在饥荒的边缘。平原向北开放，即中亚大草原，好战的游牧民族从那里入侵和征服。当他们征服了这片土地时，他们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形成了一种贵族，但很快就被更高的中华文明所同化。中世纪的蒙古人也是如此。因此，17世纪东北的满族人在18世纪将他们的帝国扩展到中亚，但在19世纪衰落。中世纪的蒙古人也是如此。因此，17世纪东北的满族人在18世纪将他们的帝国扩展到中亚，但在19世纪衰落。中世纪的蒙古人也是如此。因此，17世纪东北的满族人在18世纪将他们的帝国扩展到中亚，但在19世纪衰落。

在众多的城镇里住着一大群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下面是无产阶级苦力，上面是富有的商人阶级。从海港，以及穿越沙漠和山脉前往西方的商队路线，原产于中国的珍贵商品：茶叶、丝绸和瓷器被出口到欧洲，甚至出口到欧洲。因此，在商业上的自由主动性方面，有一个可以与欧洲相媲美的中产阶级。但在中国农民身上也有同样的独立和自力更生的精神，远比日本强得多，因为他们在封建制度下受到了深深的抑制。如果对官员、税农、地主或高利贷者的压迫变得过于沉重，就会爆发起义，有时甚至会增加到

有产阶级寻求外国军事力量保护的革命；满族就这样进入了这个国家。

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攻和入侵中国。鸦片进口的严格禁令导致了1840年与英国的战争，并为欧洲商业开放了一些港口。这个数字在后来的战争和条约中有所增加；欧洲商人和传教士入侵该国，并通过使用和滥用他们特别保护的地位来煽动民众的仇恨。廉价的欧洲商品是进口的，破坏了家庭手工艺品；对中国的巨额战争捐款加重了税收负担。因此革命运动爆发，如太平天国起义（1853-1864），在南京拥有自己的皇帝，以及1899年的义和团起义；两者都在欧洲军事力量的帮助下被镇压，这表明自己是中国古老文化的野蛮破坏者。当与日本的战争暴露出中国的无能时，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西方大国都将其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让步”，在“势力范围”中将其撕裂。外国资本在港口大城市修建了几条铁路和工厂；中国资本也开始参与其中。而现在陈旧的满清王朝在1911年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名义上在南京宣布的中华民国，但实际上却是由省长和将军统治，所谓的“军阀”往往是前土匪的暴发户酋长们现在和他们的一帮士兵在不断的战争中掠夺这个国家。外国资本在港口大城市修建了几条铁路和工厂；中国资本也开始参与其中。而现在陈旧的满清王朝在1911年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名义上在南京宣布的中华民国，但实际上却是由省长和将军统治，所谓的“军阀”往往是前土匪的暴发户酋长们现在和他们的一帮士兵在不断的战争中掠夺这个国家。外国资本在港口大城市修建了几条铁路和工厂；中国资本也开始参与其中。而现在陈旧的满清王朝在1911年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名义上在南京宣布的中华民国，但实际上却是由省长和将军统治，所谓的“军阀”往往是前土匪的暴发户酋长们现在和他们的一帮士兵在不断的战争中掠夺这个国家。

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要素是存在的：城市中的富有甚至是富商阶层，主要是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可以发展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生活水平低下的众多贫穷的城市无产者和手工业者；以及作为客户的庞大人口。然而，西方商业资本并不是向更高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力。它利用原始形式的家庭工业谋取商业利润，并通过进口使工匠陷入贫困。因此，这个西方首都的统治地位，在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路上，不得不通过组织中国军队来击退。这项组织工作就交给了在英国、法国、美国或日本学习过的青年知识分子，并吸收了西方科学和西方思想。最早的发言人之一是孙中山，前任

被满清政府迫害的同谋者，欧洲社会主义界知名人士，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他设计了一个民族团结的纲领，混合了中产阶级民主和政府专政，1925年他去世后，他成为了新中国的圣人。他创立了国民党，这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领导政党。

强烈的冲动来自俄国革命。1920年，巴黎的学生和上海和广州的工人（主要是矿工、铁路工人、打字员和市政工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大多数外国雇主爆发了大罢工，工人以他们堪称模范的团结一致，得以让强大的资本承认他们的许多要求。然而，战斗常常导致军阀的血腥报复。现在资产阶级也振作起来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民党与共产党和俄罗斯结盟。当然，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共产主义思想的倾向。但它认为这样的联盟提供了很多优势。仅仅通过允许他们为自由和共产主义大喊大叫，它就获得了最活跃的工人团体和热情的年轻知识分子为其目的服务，并找到来自莫斯科的熟练的俄罗斯组织者作为“顾问”来领导它的斗争并指导它的干部。此外，俄罗斯准确地给出了它所需要的从无所不能的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口号：世界革命反对世界资本，特别是反对其主要代表人物英国世界强权的学说。很快，严格执行的抵制和罢工运动破坏了欧洲的商业和商业；一股强烈的排外情绪席卷全国；一群惊恐的羊群从内陆涌来白人传教士、商人和代理人，逃到海港和保护士兵的枪支。1926年广州远征北上，部分是军事征服，部分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宣传运动，“在长江上浇马”，追赶或逼迫军阀加入，统一中南并入一州，以南京为首都。

但是现在，阶级之间长期阴燃并再次被压制的斗争爆发了。大城镇的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

上海这个东方的商场，把无产阶级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当作工人阶级的斗争。他们的工资几乎不足以满足直接饥饿，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每天 14 到 16 个小时；现在他们试图通过罢工来改善他们的悲惨境遇，尽管俄罗斯的宣传一直都在教导与资产阶级结盟。中国共产党从莫斯科得到指示，中国革命是中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必须成为未来的统治阶级，工人只需要帮助她反对封建主义并让她掌权。共产党吸取了这个教训，因此完全忽视了组织和武装工人和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它忠于国民党，即使这个党命令将军镇压农民起义；因此，共产党武装分子在矛盾的阶级情绪和党的命令之间摇摆不定。在广州和上海爆发的群众行动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血腥镇压，为此目的，中国和国际银行家为此提供资金。对共产主义的严厉迫害开始了，成千上万的发言人和武装分子被屠杀，俄罗斯的“顾问”被遣返，工人组织被消灭，资产阶级最反动的部分领导了政府。这些主要是富商集团，他们作为外国商业和银行资本的代理人的利益与这种资本和保持旧有条件有关。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已经蔓延到农村。在无政府状态的这些年里，农民的状况每况愈下。他们被地主和税吏剥得干干净净；军阀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经常要求征税，当他们被其他人再次要求同样的税收时赶走时，这些人被安全地废黜在上海的一家外国银行。没有人照顾运河和堤坝；由于洪水和随之而来的饥荒和瘟疫，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为了几块面包，饥肠辘辘的农民将他们的土地卖给了储备充足的囤积者和放债人，并在土地上以乞丐或强盗的身份游荡。在这种条件下，没有资本家、地主和高利贷者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工农共和国形式的共产主义，在最困难的省份受到了欢呼，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那

它在城镇中被消灭，共产主义在农村兴起，作为农民的强大起义。在它取得政权的地方，它已经开始驱逐地主，把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建立苏维埃统治。部分军队，主要由工农组成，加上军官，大多是同情人民运动的知识分子，反抗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形成了红军的核心。

随之而来的内战是国民党政府发动的一场打击“共匪”的运动，这些“共匪”被打上了各种暴行的烙印——毫无疑问，造反的农民往往对折磨他们的人远非软弱——必须将其消灭在民族团结成为可能之前。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这是他们在东南江西和湖南被围困的主要领土的顽强和英勇的防御。从1930年以后，每年都以越来越大的军队重新开始灭绝战争，而红军在谨慎而勇敢的游击战中必须赢得高超的技能、不屈不挠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的热情，再次使人们感到沮丧。他们的武器来自被击溃的敌军。同时，

中国资产阶级如此凶猛地向农民开战，从而挥霍其军事和财力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如果我们简称为中国资产阶级，我们应该记住，这个阶级与欧洲的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能地与后者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在这里并不都适用。在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一个由工商业雇主和资本家组成的阶级，在农民的帮助下，在一场社会革命中，不得不打破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政治统治。在中国，这种对抗是缺乏的。资产阶级本身就是占有土地的阶级，而统治官员则是由资产阶级自己产生的。由于缺乏快速崛起的工业，富裕的城市商人和商人将他们的钱投资在土地上。租金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与利润一样重要；在反面，地主进城开办企业。他们结合了两个对立的欧洲阶级的特征。于是，农民的斗争在

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地主对农民的服从和剥削，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生命利益。其最深切的感情受到了红色苏维埃征地的影响。所以这个阶级的保守分子，首先不相信国民党是一个伪装的红色组织，所以尽快驱逐共产党人，使其成为反动中产阶级政治的工具。他们感到中国政府缺乏将秩序带入混乱的力量：因此他们寻求最强大的反共势力日本的支持。日本以控制中国的资源、矿产和劳动力为目标，作为地主利益的保护者挺身而出，反对反叛群众。

然而，反对这种保守派却有相反的趋势，尤其是在较小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它预见并代表了未来；它表达的不是资产阶级到现在为止的样子，而是它将会和应该成为的样子。其发言人意识到，拥有购买力的富裕农民阶级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强劲发展的首要条件和必要条件。他们的中产阶级本能地明白，这些地主和高利贷者都是封建主义，阻碍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自由的地主农民属于中产阶级世界，将成为其坚实的基础。因此，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崛起中，与保守主义倾向相对的是强烈的民主思潮。这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日本的侵略，对北方珍贵省份的掠夺，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傲慢暴行，使它充满了愤慨。它希望通过对农民的让步来结束内战，以便团结所有力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在江西进行了五年的灭绝运动，在其他省份进行了小规模灭绝运动，但没有成功。共产主义军队牢牢扎根于农民之中，在农民中进行了广泛的教育宣传，不断有新的力量加入他们。当他们终于巧妙地对抗围攻的优势部队时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带领下，他们站不住脚了，他们突破了铁环，入侵了西南省份。然后在 1934 年，红军开始了著名的长征，越过最高的、几乎无法通过的山口，越过最狂野和最危险的河流，穿过无尽的沼泽草原，穿过极端的酷热和寒冷，总是被装备精良的人包围和攻击优势的白军，直到在经历了严重的贫困、英勇的斗争和严重的损失之后，一年后到达了西北省份，在陕西组建了新的苏维埃政府。

但现在，与此同时，战术和目标发生了变化。共产主义斗争首先不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地主，而是针对日本和日本帝国主义。在长征开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公开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征收并尊重现有的财产权，以换取社会改革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但这个提议没有被考虑。

这种策略的改变在其他国家被严厉批评为机会主义地放弃共产主义原则。然而，这种批评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即共产党是被大资本主义剥削的产业工人政党。然而，中国共产党，尤其是红军，是由造反的农民组成的。不是贴在外面标签上的名字，而是阶级性格决定了思想和行动的真正内容。党的领导人很清楚，日本的军事力量是对中国农民最危险的威胁，中国资产阶级与日本的联合将使他们的解放成为不可能。因此，必须将它们分开，并将中国的所有军事和经济力量用于对抗日本。对红色领袖来说，未来的理想是一个民主的中产阶级中国，自由农民是所有者，或者至少是土地上的富裕农民。在共产主义思想和口号下，他们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驱和拥护者。

1936 年 12 月，1936 年 12 月，在显福，大元帅以戏剧性的形式在双方的这些趋势中产生了新的政策。

蒋介石政府自己的满洲军队，他们想与日本人而不是红军作战。民族主义领导人在与共产党领导人的非自愿谈话中，可以确定他们与他一样具有民族主义和中产阶级思想，并准备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将自已置于他的指挥之下。当内战停止，最反动的领导人被赶出政府时，日本立即承担后果，对上海发动了猛烈的战争。乍一看，中国的睡眠资源不发达，似乎无法与日本精心准备的庞大战争机器相提并论。但它现在训练了军队，充满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且从英国和美国获得了战争物资。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军队不得不让步，政府不得不撤退到西南四川省的重庆，日军占领了东部城镇。但在他们背后，不断有新的游击队作为游击队站出来，耗尽了他们的力量。直到1941年，在欧洲战争持续近两年后，美国对日本下达离开中国的最后通牒，爆发了早在预料之中的美日冲突。因此，中国战争成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日之间早有预见的冲突，是由于美国下达日本应该离开中国的最后通牒而爆发的。因此，中国战争成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这场世界大战意味着中国崛起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国。虽然它的人口数量超过了这两个国家，但它并没有立即成为一个与其盟友（一方面是俄罗斯，另一方面是美国）平等的独立大国。它在经济和政治上对美国的依赖，因为它的战争物资而负债累累，这将标志着新的未来；届时，美国资本将带头建设其工业。两项重大任务站在最前沿；铁路和公路的建设，结合发动机和汽车的生产，使原始昂贵的交通现代化；并在农业中引入机械动力，以解放人类的重担并提高其劳动效率。完成这些任务需要一个庞大的金属工业。中国拥有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一切资源。它有煤、铁和其他矿产，不足以使其成为像英国或德国那样出口的工业国家，但足以满足其自身的需要。它的人口稠密，具有资本主义所需的所有素质：强烈的个人主义、刻苦的勤奋、能力、企业精神和低标准的需求。此外，它拥有肥沃的土壤，能够

生产丰富的产品，但需要通过广泛的科学护理和水的调节，通过建造堤坝以及挖掘和规范河流来保证安全。

中国劳动群众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当然不会实现。地主、剥削和贫困不会消失；消失的是古老的、停滞不前的原始形式的苦难、高利贷和压迫。劳动生产率将提高；工业资本直接剥削的新形式将取代旧形式。中国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需要强大政府的中央监管。这意味着中央政府的独裁形式，也许辅以区和村小单位的民主自治形式。将机械力引入农业需要将小批量合并为大生产单元；是否通过逐步剥夺小农，或者按照俄罗斯模式建立合作社或集体农庄，这将取决于竞争阶级的相对实力。这种发展不会在经济上产生深刻的变化，进而在社会关系、精神生活和旧的家庭结构上产生深刻的变化。然而，那里的事物、国家、人口、苦难、传统、古老的文化生活的规模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条件的创新，即使全力以赴，也将需要数十年。

经济条件的这种发展强度将激发能量并刺激阶级的活动。与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是，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将同时出现。随着工业的发展，产业工人的斗争将会兴起。凭借中国无产阶级和工匠经常表现出的强烈的组织精神和巨大的团结精神，甚至可以预期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会比欧洲更快地崛起。可以肯定的是，与广大农业人口相比，产业工人仍然是少数，同样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尽管方式不同。然而，农业机械化将在它们之间编织出牢固的纽带，表现在利益共同体和斗争中。

3. 殖民地

半个世纪以前，当社会主义发展起来时，普遍的期望是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将与工人的解放一起发生。那里的殖民地和这里的工人被同一个资本主义剥削；所以他们是战斗中的盟友，对抗共同的敌人。诚然，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并不意味着全体人民的自由。这意味着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崛起。但即便如此，欧洲的工人阶级和殖民地新兴的资产阶级应该成为盟友，这一点被普遍接受，只是偶尔会产生怀疑。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更加不言而喻。这意味着俄罗斯的新统治阶级将未来的殖民地统治阶级视为其天然的朋友，并试图帮助他们。当然，殖民解放的力量仍然很弱。在拥有 3 亿人口的印度，工业和雇主阶层逐渐发展，为独立运动奠定了基础，然而，该运动因种族和宗教的巨大多样性而受到影响。爪哇的 5000 万人口几乎是同质的，但完全是农业的，直到最近，反对派还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群体。

这些殖民民族不像中非部落或偏远印度群岛的居民那样是野蛮人或野蛮人。他们生活在农业高度发达的肥沃地区。他们往往拥有一千年的文明；统治阶级的僧侣和贵族将他们在总产品中的一部分花费在通常精炼的艺术和精神文化上，而被严重剥削的农民群众则被征服了。外国好战民族入侵印度，形成了新的上层社会；大小诸侯之间不断的战争抑制了人口的增长。农业是主要职业；因为在许多个月的农业劳动力不得不休息的时候，村庄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家庭手工业。这种手工艺，艺术性强，高度发达，不同地区的自然产物、原材料和继承禀赋不同，生产了大量的出口商品。棉制品、各种图案的精美染色布、丝绸制品、金器和铜器、装饰精美的剑，构成了南亚和东亚、远至西方甚至欧洲的广泛贸易的内容。这里珍贵的彩色

来自东方的纺织制品，主要来自印度的乡村工业，形成了中世纪交通的主要部分，生产了直到 18 世纪的王子、贵族和富有资产阶级的服装材料，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黄金从欧洲流入到印度。

面对入侵的欧洲资本主义，印度国家大多分裂为小国，很快就无能为力了。武装的西方商船开始强行垄断印度海的整个贸易，获取巨额利润。其后直接的征服和掠夺将东方国库中积累的财富交到西方官员和冒险家手中，并在 18 世纪为英国贡献了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强制运送珍贵产品的定期开采——在摩鹿加群岛上的香料，在爪哇的胡椒、靛蓝、糖——几乎没有任何报酬，几个铜币在欧洲带来了数百弗罗林。人们不得不在这些出口产品上花费大量时间和土地，因此没有足够的食物供自己吃；结果是饥荒和叛乱。或者向印度人民征收重税，为寄生的英国官员和贪污阶层获得高收入。与此同时，为了兰开夏郡棉花工业的利益，英国利用其政治权力禁止印度纺织品出口。因此，繁荣的印度家庭手工业被摧毁，农民更加贫困。结果是，在 19 世纪，甚至直到现在，大多数村民的生活都是持续的饥饿状态。饥荒和瘟疫，以前不可避免的局部事件，现在发生在受灾更大的地区，而且更加频繁。但在正常时期，乡村和城市贫民窟也普遍存在一种悲惨的状态，比欧洲任何时候都要糟糕。

殖民政策的本质是剥削外国，同时保留其原始的生产方式，甚至降低其生产力。在这里，资本不是将生产发展到更高形式的革命力量；正好相反。欧洲资本在这里是一个溶解剂，它摧毁了旧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却没有用更好的技术取而代之。欧洲首都像吸血鬼一样紧握

手无寸铁的热带人民吸食他们的生命之血，而不关心受害者是否屈服。

西方科学当然证明，欧洲人对殖民地的统治是基于自然的，因此是必然的。基础是由气候的差异形成的。在凉爽温和的气候中，人只能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从大自然中榨取生命；温度允许刻苦努力；以及现象的反复无常，从暴风雨到阳光的不规则变化，刺激了能量进入躁动的活动。劳动和精力成为白人的福音；因此它获得了卓越的知识和技术，使其成为地球的主人。相反，在炎热的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大自然本身或稍加劳力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在这里，热量使每一次持续的努力都成为一种折磨。这里有一句格言可以说，汗流浹背地吃面包是对人类最糟糕的诅咒。天气的单调平等，只因季节变化而中断，使能量减弱；白人也一样，如果在热带地区逗留太久，就会受到这些影响，使懒惰成为主要特征，涅槃成为最高理想。从理论上讲，这些科学格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印度和爪哇的农民在耕种土地和从事手工业时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热情和辛勤的勤奋。当然，不是在现代工厂工作的紧张节奏中；经济需要决定了他们的劳动性质。白人也一样，如果在热带地区逗留太久，就会受到这些影响，使懒惰成为主要特征，涅槃成为最高理想。从理论上讲，这些科学格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印度和爪哇的农民在耕种土地和从事手工业时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热情和辛勤的勤奋。当然，不是在现代工厂工作的紧张节奏中；经济需要决定了他们的劳动性质。白人也一样，如果在热带地区逗留太久，就会受到这些影响，使懒惰成为主要特征，涅槃成为最高理想。从理论上讲，这些科学格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印度和爪哇的农民在耕种土地和从事手工业时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热情和辛勤的勤奋。当然，不是在现代工厂工作的紧张节奏中；经济需要决定了他们的劳动性质。白人也一样，如果在热带地区逗留太久，就会受到这些影响，使懒惰成为主要特征，涅槃成为最高理想。从理论上讲，这些科学格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印度和爪哇的农民在耕种土地和从事手工业时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热情和辛勤的勤奋。当然，不是在现代工厂工作的紧张节奏中；经济需要决定了他们的劳动性质。白人也一样，如果在热带地区逗留太久，就会受到这些影响，使懒惰成为主要特征，涅槃成为最高理想。从理论上讲，这些科学格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印度和爪哇的农民在耕种土地和从事手工业时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热情和辛勤的勤奋。当然，不是在现代工厂工作的紧张节奏中；经济需要决定了他们的劳动性质。

西方资产阶级认为它对殖民地的统治是一种自然而持久的事物状态，将其理想化为任务分工。对双方有利。它说，来自凉爽地区的精力充沛的智能种族担任生产的领导者，而懒惰、粗心的有色人种在他们的指挥下执行不聪明的体力劳动。因此，热带产品、不可缺少的原材料和重要的美味佳肴被插入到世界商业中。欧洲资本赢得了应得的利润，因为它的政府通过它的政府向宿命论的原住民保证了生命、安全、和平，并通过它的医疗服务和卫生措施保证了健康。假设这种父权政府的田园诗，诚实的幻想或理论家和官员的欺骗性言论，

无法解决的困境：如果由于战争、流行病和婴儿死亡率的停止而人口增加，那么尽管所有的灌溉和开垦只会推迟冲突，但仍会导致耕地短缺。出口工业化，恰当地说，对于最肥沃的土地来说是一种不自然的出路，只能暂时缓解。进入这样一个最终状态的每个人口，从上面统治，任凭自己的生命本能，都必须到达。每个经济体系都发展出自己的人口增长体系。如果通过一种来自上层的专制统治，责任感被压制，那么任何对生活条件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统治的积极力量都会消失。

在 19 世纪后期及其后，剥削殖民地的并不是商业资本。资本主义企业越来越多：部分是农业和采矿企业，用于种植橡胶、咖啡、茶叶，以获取石油、锡和其他金属，部分是工业或混合企业，以加工热带原料，如纺织厂或糖厂。它主要是欧洲资本，从这种剥削中获取高额利润。在印度，像孟买这样的城镇居住着一类富有的商人，他们也参与其中，并构成了现代印度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例子。这个印度工业几乎完全由纺织厂组成。在印度消费的所有纺织品中，近 60% 是从英国和日本进口的，20% 来自家庭手工业，只有 20% 由印度工厂提供。然而，展示和介绍现代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足以激发民族主义运动，摆脱西方统治者的枷锁。它的代言人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熟悉西方科学，反对它学习和强调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对白人的种族傲慢感到深深的伤害，他们只承认他们在较低的职位上；他们作为被压迫群众的领袖挺身而出，让他们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由于统治者的无耻财富与群众的悲惨苦难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难。虽然作为 印度工厂仅提供 20%。然而，展示和介绍现代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足以激发民族主义运动，摆脱西方统治者的枷锁。它的代言人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熟悉西方科学，反对它学习和强调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对白人的种族傲慢感到深深的伤害，他们只承认他们在较低的职位上；他们作为被压迫群众的领袖挺身而出，让他们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由于统治者的无耻财富与群众的悲惨苦难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难。虽然作为 印度工厂仅提供 20%。然而，展示和介绍现代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足以激发民族主义运动，摆脱西方统治者的枷锁。它的代言人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熟悉西方科学，反对它学习和强调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对白人的种族傲慢感到深深的伤害，他们只承认他们在较低的职位上；他们作为被压迫群众的领袖挺身而出，让他们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由于统治者的无耻财富与群众的悲惨苦难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难。虽然作为 然而，展示和介绍现代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足以激发民族主义运动，摆脱西方统治者的枷锁。它的代言人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熟悉西方科学，反对它学习和强调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对白人的种族傲慢感到深深的伤害，他们只承认他们在较低的职位上；他们作为被压迫群众的领袖挺身而出，让他们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由于统治者的无耻财富与群众的悲惨苦难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难。虽然作为 然而，展示和介绍现代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足以激发民族主义运动，摆脱西方统治者的枷锁。它的代言人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熟悉西方科学，反对它学习和强调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对白人的种族傲慢感到深深的伤害，他们只承认他们在较低的职位上；他们作为被压迫群众的领袖挺身而出，让他们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由于统治者的无耻财富与群众的悲惨苦难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难。虽然作为 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熟悉西方科学，反对西方科学，坚定地学习和强调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对白人的种族傲慢感到深深的伤害，他们只承认他们在较低的职位上；他们作为被压迫群众的领袖挺身而出，让他们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由于统治者的无耻财富与群众的悲惨苦难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难。虽然作为 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熟悉西方科学，反对西方科学，坚定地学习和强调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对白人的种族傲慢感到深深的伤害，他们只承认他们在较低的职位上；他们作为被压迫群众的领袖挺身而出，让他们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由于统治者的无耻财富与群众的悲惨苦难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难。虽然作为 让他们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由于统治者的无耻财富与群众的悲惨苦难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难。虽然作为 让他们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由于统治者的无耻财富与群众的悲惨苦难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难。虽然作为 让他们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由于统治者的无耻财富与群众的悲惨苦难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难。虽然作为

但这场斗争只能是和平宣传、消极抵抗和不合作，即拒绝与英国政府合作，这引起了英国舆论的警觉，使那里的统治者产生了如此多的忧虑，以至于他们诉诸于模糊的承诺自治，同时进行严厉的迫害。当然，这场运动仍然太弱，无法摆脱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工厂的出现，正在形成一个工资极低、生活水平极低的产业工人阶级；罢工发生在印度和欧洲雇主身上。但与庞大的人口相比，这一切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只是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标志。

随着当前世界大战的殖民剥削，以及解放问题，获得了一个新的方面。面对资本主义日益强大的力量，为旧意义上的独立而战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另一方面，从现在开始，美国霸权下的世界资本很可能会充当革命的代理人。通过更合理的剥削这亿万人的制度，资本将能够大大增加其利润；通过采用不同于以前原始的掠夺贫困方法的另一种方式，通过将殖民地的劳动力提高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通过更好的技术，通过改善交通，通过投资更多的资本，通过社会法规和教育进步。

殖民地、印度和马来亚群岛的自治已经宣布。这意味着欧洲的议会和从那里派来的总督不能再专横地统治他们。这并不意味着劳动群众在政治上将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作为自由生产者，他们将处置自己的生产资料。自治只与这些殖民地的上层阶级有关；他们不仅会被安排到较低的行政级别，而且会占据领导地位，当然还有白人“顾问”和专家的协助，以确保以正确的方式服务于资本利益。已经从印度的上层阶级中涌现出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完全有能力作为执政官员推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

为了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描述为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人通过自己的自由责任和意志力被驱使到最大的努力，经常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自由工人不是苦力。亚洲现在的问题是让苦力成为自由工人。在中国，这个过程正在顺其自然。那里的古代工人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在热带国家，将被动的受压迫群众转变为受过良好教育、能够驾驭现代生产设备和力量的积极工人将更加困难。因此，资本面临着许多问题。通过自治实现政府机构的现代化是必要的，但还需要更多：社会和精神组织和进步的可能性，以政治和社会权利和自由为基础，以健全的一般指导为基础。无法预见世界资本是否能够并愿意遵循这条路线。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将能够与西方工人一起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由而独立战斗。

对于生活在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所有以原始生产形式生活的民族和部落来说，当工人阶级消灭资本主义时，这当然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变化。白人不再像剥削的主人和残酷的暴君，而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到他们身边，帮助他们，教他们如何参与人类的进步发展。

4. 俄罗斯和欧洲

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它自称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已经进入了公认的资本主义大国行列。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评价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当然，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最初恐惧和随之而来的诽谤已经在统治阶级中逐渐消失了。然而，他们对自己的工人并不十分放心，自从共产党关于世界革命的谈话继续进行以来，关于伪造暴行和真正残酷的报道成为将俄罗斯排除在文明国家社会之外的动机。直到他们需要俄罗斯作为对抗德国的盟友；然后情绪发生了转变，尽管起初只是出于两种独裁政权可能会相互吞噬对方的善意。然后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执政的政客、官员、将军和军官、厂长、知识分子，整个衣冠楚楚、文明的、富裕的阶级统治着群众，就像在家里一样。所以他们放心了。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反宗教宣传，教会只是保持冷漠。

俄罗斯和德国在政治形式和政府方式上的相似之处乍一看就让人眼前一亮。在同样的一小群领导人的独裁统治下，在一个组织良好、纪律严明的强大政党的协助下，在执政官僚机构的同样无所不能的情况下，在同样缺乏个人权利和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在同样的精神生活水平上合二为一恐怖主义所支持的学说，对反对派甚至批评同样残酷。然而，经济基础是不同的。在俄罗斯是国家资本主义，在德国是国家主导的私人资本主义。在德国有许多生产资料所有者阶级，资产阶级，由于争夺世界权力的困难，给自己带来了专制专政。越来越多的官员官僚主义加剧了这种情况。在俄罗斯，官僚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实践统治和管理的必要形式的一致性，从上到下的统治，给了他们同样的专政制度。

他们的宣传性质也有相似之处。两者都使用社区的意识形态，因为两者都代表有组织的反对无组织的资本主义。与俄罗斯一样，旧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是

用共产主义的口号来表达，在德国也用社会主义来表达。在广泛的宣传中，这些名称被用来敦促群众为自己的权力而反对旧的资本主义势力，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因此，他们将自己展示为不仅仅是一种民族主义，他们宣布新的世界原则，适用于所有国家，通过世界革命和世界大战来实现，反对旧秩序的代表者，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在对手的国家内找到了他们事业的追随者，他们政党的追随者，准备从他们的抵抗力量范围内进行破坏。

作为类似的敌对对手，他们在起源和随之而来的传统中找到了反对的基础。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大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上台，消灭了旧的工人运动，有意识地强烈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只有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它才能宣称自己是工人政党，并通过恐怖宣传将这种诡计强加给不加批判的追随者。俄国意识形态直接源于工人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的革命，并诉诸于已适应其事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只有在国外，它才会相信它确实代表了工人专政。在这里，它可以强加给渴望与资本主义和剥削作斗争的年轻人，

俄国革命的外交政策是其基本思想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一个社会主义共同体，虽然除了其他民族之外别无他求，只能和平相处，但它却有被资本主义国家攻击的危险。因此，它必须为战争做准备。此外，世界革命，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仍然是最高目标；只有这样，通过解放其他地方的工人，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确保自己的自由。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和准备战争，不仅是为了防御，而且是为了进攻。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惊讶地发现，看似和平的避风港，却发现自己有战争的力量。他们问是否真的用剑强迫可以给别人带来自由。

矛盾很容易解释。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其本身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是新的剥削阶级、官僚、生产机器的主人的统治，就像在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它也以剩余价值为生。它的领域越大，它的权力越大，它的份额越大，它的财富就越大。因此，对于这场官僚主义的战争，具有与资产阶级同样的意义。它以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地位参加世界大国竞争，但假装是工人阶级的世界冠军。尽管在盟国政府的眼中，它不能表现得太多，甚至暂时使共产国际保持沉默，但它知道在所有外国共产党都在为它工作。因此，俄罗斯在战争中和战后的作用开始显现。在扩大共产主义领域的旧现在具有欺骗性的目标背后，是扩大自己的国际力量的现实。如果德国资产阶级试图在英国和美国的轨道上前行，那么长期被阻止找到自己的新道路的工人阶级可能会产生共产党作为俄罗斯在中欧地区霸权的代理人。

这种在其他资本主义大国中的政策和立场，其基础是俄罗斯自身政策的内在变化。国家资本主义通过战争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完成了前面的发展。自革命以来，社会上重要的群体之间一直存在着斗争。首先，以共产党为机关、掌握工业生产的国家官僚机构，在艰苦的斗争中制服了农民，建立了集体农庄。然而，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军官和工厂中的众多技术专家和官员，通常被称为工程师。他们作为生产的技术领导者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有自己的工会，而且大多是无党派人士。众所周知的以伪造破坏罪指控对工程师进行的审判是无声斗争中的一个插曲。他们受到谴责不是因为他们犯下了被推定的罪行，而是因为恐吓和阻止任何独立政治行动的企图。同样，在对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和其他军官的审判中，所有害怕独立行动的人都被枪杀并被其他人取代。因此，政治官僚仍然是主人，但它必须考虑其他群体。

在渴望扩张的强烈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战争使所有这些力量的统一成为必要，同时也成为可能。前几年宣布了一些所谓的改革，但由于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它们对工人群众没有意义；他们现在可以为无党派人士提供参与执政机构的机会。党的统治和共产国际被推到了后台。现在，在一个牢固巩固的统治阶级的统治下，群众，就像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可以在训练有素的庞大军队中被引导到前线。

同时，战争也增加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西欧的精神影响。不在资产阶级中间；现在，有组织的大资本主义正在成为世界的主人，它丝毫没有为国家资本主义让路的倾向。在工人中不是很多；一开始，政府对共产党的承认可能会增加其在民族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工人中的信誉；但它对政府政策的支持，不管表面上是多么野蛮的反对言论，很快会在工人阶级的战斗群众中抹黑它。然而，在西方知识分子中，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大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知识分子阶级掌握着生产技术的主导权，社会的精神主导权。现在它开始询问——只要它不完全被其狭隘的个人工作所占据——为什么股东和股票经纪人应该对生产拥有最高的指挥权。它感觉自己被要求将社会生产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过程来领导，摆脱寄生资产阶级的统治并统治社会。然而，它被划分为一系列更高和更低的等级，按照有用性或其他东西排列。它们形成了一个阶梯，在相互竞争中，一个人可以凭借野心、能力、恩惠或狡猾登上阶梯。他们当中的下层和底薪阶层可能会加入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当然，它的更高和领先的元素，反对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任何想法。他们杰出的思想家和博学的学者，往往是精炼或巧妙的精神，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优越性受到普遍“平等”的幻影的威胁。知识阶层很清楚，他们的社会秩序理想是不存在的

没有强大的权力机构，压制私人资本，但主要压制工人群众。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温和的独裁政权，足够强大以抵制革命的企图，足够文明以在精神上支配群众，并确保文明人有合理的言论和意见自由；无论如何，没有使民族社会主义成为整个欧洲仇恨对象的粗暴暴力。一条通向人才的自由之路，由知识精英领导的社会，这就是这个阶层兴起的社会理想。

他们认为，在俄罗斯体系中，尽管与野蛮残余混杂在一起，但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俄罗斯人已经竭尽全力推广这种想法。革命后不久，已经召开了科学大会，各国学者齐聚一堂，虽然土地贫乏，但对新社会赋予的年轻热情和新鲜活力印象最深刻。科学技术。在索洛夫基集中营，被驱逐的农民和工人在那里受到虐待直至死亡，当然，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他们也不知道在西伯利亚冰冷的荒野中数百万受害者的致命辛勤劳动。恐怕连工厂里普通的“黑工”都没有遇到。这种鼓舞人心的经历不得不给年轻的西方知识分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在 CP 的全球宣传中，生产数据不断增加的辉煌轻而易举地抹去了关于暴行的东西。现在，俄罗斯军队的军事成功提升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文明现代国家的形象。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俄罗斯和欧洲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未来。在对抗西方私人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和美国时，它的意识形态可以作为一种宝贵的武器，通过在必要时激起工人阶级的反对来削弱他们资产阶级的坚实力量。作为一个公认的受人尊敬的政党，共产党将努力在政治上赢得有影响力的职位，无论是通过竞争还是与社会民主党合作；通过一场看似激烈的反对谈话，它试图将工人聚集在一起，阻止他们走自己的自由之路。正如它现在所做的那样，它将尝试通过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准科学的宣传，将他们争取到一些

布尔什维克式的独裁政府，并装饰它，可能是世界革命的标志。

更直接和重要的是俄罗斯对中欧的影响。随着军事力量的毁灭，经济奴隶制随之而来。为了尽可能多地把负担强加给被击败的敌人，通过恢复和补偿德军不可估量的肆意破坏和掠夺的必要性，不仅要没收所有剩余的财产，而且剩下的所有民族，都将在苦役的轭下被驾驭。胜利者可能不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把生产机器的占有和国家的统治留给德国资产阶级。

那么，在中欧工人能够为他们的事业进行有效的斗争之前，他们的思想和意愿必须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不仅要面对胜利的世界资本主义强大的体力，而且要在一方面抵抗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抵抗民族主义的精神力量，为他们的阶级任务找到清晰的道路，他们也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必须让俄罗斯工人参与进来。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也被战争耗尽和蹂躏。为了恢复自己，它必须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因此，俄国工人将不得不像全世界的工人一样，把争取自由、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作为一项新的伟大任务来进行斗争。

5. 在深渊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社会陷入比以往任何灾难都深的深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作为旧形式的大国相互对抗，以旧形式发动战争，只是规模更大，技术更先进。现在战争已经扭转了各州的内部结构，并且出现了新的政治结构；现在，战争是一场“全面战争”，社会的一切力量都作为它的附属手段而联合起来。

在这场战争中并通过这场战争，社会被退回到较低的文明水平。这并不是因为生命和鲜血的巨大牺牲。在整个文明时期——即有文字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时期，在原始部落生活和人类未来世界统一之间——战争是生存斗争的形式。所以很自然的，最后一场世界大战，在所有人团结起来之前，应该比以往任何一场战争都拥有更大的名字，更血腥。

造成这种倒退的首先是军事和司法规范的倒退，这些规范在 19 世纪赋予了战争某种人性的外观。敌人名义上被视为人兵平等，被征服或被占领国家的政治权利得到承认，民族感情得到尊重；平民通常站在战斗之外。在关于“战争法”的国际条约中，这些原则得到了认可，尽管经常遭到违反，但它们作为国际法脱颖而出，可以用来反对胜利者的任意性。全面战争践踏了所有这些废纸。不仅所有的物资被没收，所有的工业都为征服者服务，不仅战俘为敌人工作，但在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所有来自被占领地区的人都被强迫，在真正的奴隶狩猎中，被拖到德国军工行业工作。因此，通过为敌人生产武器，他们被迫帮助他对抗自己的国家。同时解除敌方工人在前线服役。既然战争是工业生产的问题，奴隶劳动就成为战争的基础之一。

在被占领的国家——半个欧洲——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抵抗，它被严厉镇压是很自然的，即使它只是初步的初步痕迹。然而，在镇压中达到如此残酷的程度并不自然，首先是对犹太公民的粗暴处理和灭绝，然后扩展到所有民族反对派。德国士兵本身就是一个不情愿的独裁机器的奴隶，发展成为一个主人和压迫工具。作为一种肮脏的污染，暴力和愤怒的习惯蔓延到整个大陆，唤醒了德国占领者的巨大仇恨。

在以前的战争中，占领外国被认为是暂时的情况，国际法是这样表达的，占领者不得改变该国基本法的任何内容，而只能将行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战争条件需要它。然而，现在德国到处干预现有的制度，试图强加民族社会主义原则，假装这是整个欧洲新时代的开始，所有其他国家作为盟友，即附庸，都必须效仿德国。它在少数外国追随者中找到了下属，而现在看到了机会的人数更多；他们被任命为同胞的统治者，表现出同样的肆无忌惮的暴力精神。强加了与德国本身相同的精神暴政；尤其是在拥有大量公民自由的西方国家，这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这种不满在地下文学中得到了表达。条顿人种族统一的愚蠢小说和欧洲大陆统一的论点都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印象。

堕入野蛮首先是由于现代战争机器的破坏力。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社会的所有工业和生产力，人们的所有聪明才智和奉献都投入到了战争中。德国作为侵略党，树立了榜样；它将空中武器完善为轰炸机，用战争物资工厂摧毁了周围的城市区域。当时并没有预见到美国的钢铁产量多次超过德国，以至于美国一旦将工业转化为军事力量的破坏系统会以多重猛烈的速度倒退。

对德国本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听到很多关于伊普尔被摧毁和一些法国大教堂遭到破坏的悲叹。现在，首先在英国和法国，然后在德国更大规模地出现，城镇和工厂区，宏伟的建筑纪念碑，无法挽回的中世纪美景的遗迹，都被毁坏了。一周又一周，电台吹嘘有多少万吨炸药被扔到德国城镇。作为使德国民众屈服的恐怖工具，或唤起对和平的渴望以抵抗领导人的恐怖手段，这些轰炸是失败的。相反，由于对肆意破坏和杀戮的愤怒，心灰意冷的民众对其统治者的束缚更加坚定。他们宁愿给人的印象好像是盟军的统治者，

除了物质，人类在精神上的破坏也代表着不小的堕落。将所有的精神生活、言论和写作归于一个既定的信条，强行压制任何不同的意见，在战争中并通过战争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谎言和残忍的组织。

在以前的战争中，新闻审查已经证明是必要的，以防止对国家战争有害的耸人听闻的新闻。后来，当整个资产阶级都强烈地感到民族主义和与政府的关系密切时，报纸认为他们有责任与军事当局合作，用乐观的言论鼓舞士气，批评和辱骂敌人，影响中立的新闻界。但是，由于战争带来了工作时间长、粮食短缺的压力，审查制度比以前更需要压制工人的抵抗。在需要宣传的时候，人为地唤起人民的战争热情，不能容忍揭露战争资本主义背景的反宣传。

在目前的战争中，这可能仍然代表了盟军方面的情况；但另一方面，它远远超过了现有的宣传部门对战争条件的适应，其工作人员包括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现在，它的指导意见系统被提升到了极致，并扩展到了整个欧洲，显示出它的全部效率。通过将自己的案例描述为最高权利、真理和道德的案例，将敌人的每一个行为都视为软弱、卑鄙或尴尬的行为，从而营造出一种信仰和胜利的氛围。它证明了自己能够将最明显的失败转化为辉煌的成功，并将崩溃的开始代表最终胜利的曙光，从而激发顽强的战斗并推迟最终的崩溃。并不是说人们接受这一切都是真理；他们对听到的任何事情都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看到领导者的决心，并因缺乏组织而感到无能为力。

因此，随着毁灭的临近，德国群众成为了一个变得更加暴力和更加虚伪的制度的受害者。因此，德国资本主义力量的毁灭将伴随着德国人民的漫无目的的毁灭和新的奴役，而不是伴随着它为一个真正自由的新世界而进行的新的斗争。

作为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民族社会主义的统治越过了德国和周边国家。有组织的残忍和有组织的谎言的洪流已经淹没了欧洲。作为一种有毒的污点，它们已经感染了人民的思想、意志和性格。它们是新独裁资本主义的标志，它们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它们不是偶然的退化；它们是由于当今时代的特殊原因造成的。谁承认大资本的意志保持和扩大对人类的统治是他们最深的原因，谁知道他们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民族主义遍地沸腾，将这一切归咎于敌人的恶劣种族性格，从而激起更强烈的民族仇恨，将永远是新的物质和精神暴力的沃土。

堕入野蛮并不是人类随时可能遭受的生物返祖现象。它如何发挥作用的机制有待观察。谎言的统治并不意味着所说的话和

写的全是谎言。通过强调真理的一部分而忽略其他部分，总的可能会变成不真实的。它通常与说话者对其真实性的确信相结合。毫无疑问，对于每个人来说，他所说的从来都不是客观的、物质的、全面的真理，而总是主观的真理，一种有色个人的、片面的现实形象。在所有这些主观的、个人的、因此不完整的、片面的真理相互竞争、控制和批评的地方，并且大多数人因此被迫进行自我批评的地方，从它们中产生了一个更普遍的方面，我们接受它作为最接近客观的方法真相。但是，如果取消这种控制，使批评变得不可能，而只提出一种特殊的意见，那么客观真理的可能性就完全消失了。

行动中的残酷往往伴随着对新原则的热忱投入，也就是说，对未能迅速取得进展而感到恼火。在正常社会中，除了耐心的宣传和彻底的自我教育来解决争论之外，别无他法。然而，如果专政赋予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的权力，那么，由于害怕失去这种权力，它就会试图通过增加暴力来达到其目的。残暴统治的根本基础在于少数人的独裁权力。如果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时代，在阶级和民族的斗争中，防止堕入野蛮，这些是我们必须全力反对的事情；小团体或政党的独裁权力，压制或限制言论自由。

现在席卷地球的风暴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新的解决方案。除了精神上的破坏之外，它还带来了精神上的更新，经济和社会组织方面的新思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新形式的压制、统治和剥削的思想。这些教训不会输给世界资本；通过使用这些新方法，它的战斗将更加顽强，它的统治更加强大。另一方面，工人们会更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解放是如何完全与相反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他们在身体里感觉到有组织的谎言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获得所需知识的最简单的暗示，有组织的恐怖统治在多大程度上使他们的组织成为不可能。比以前更强

在他们通过争取言论自由反对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企图来保持开放知识之门的意志和力量之前；通过拒绝和抵制任何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幌子的强行镇压的企图，为阶级组织敞开大门。

在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人运动的跌幅比第一次大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的弱点与从前的骄傲和自夸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在被拖着走，故意按照自己的意愿跟随资产阶级，变成了民族主义的下属。这个角色在接下来的 25 年中一直存在，尽管在罢工中发生了英勇的战斗，但它的闲谈和党派阴谋依然存在。在当前的战争中，工人阶级已经没有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该做什么了。它已经融入了整个国家。当他们在工厂和商店里来回穿梭，穿制服和训练，指挥到前线，与其他阶级混在一起时，以前工人阶级的所有本质都消失了。工人失去了阶级；它们不再作为一个类存在；阶级意识在大资本意识形态下的所有阶级的大规模投降中被冲刷掉了。他们的特殊阶级词汇：社会主义、共同体，因其不同的概念而被资本采用。

这尤其适用于中欧，那里过去的工人运动看起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强大。在西方国家，很快就有足够多的阶级感觉让他们重新回到从军工向和平工业转型的道路上。但是，由于旧形式和传统的沉重负担，导致旧形式的战斗，它很难找到新的战斗形式。尽管如此，生存和工作条件斗争的实际需要或多或少会逐渐迫使它提出和阐明征服生产控制权的新目标。然而，在独裁统治被外国军事力量统治和摧毁的地方，在新的压迫和剥削条件下，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崛起。新一代将在那里长大，对他们来说，旧的名字和流行语不再有意义。当然，这将是困难的

外国统治，以保持阶级自由和纯粹的民族主义。但是随着这么多旧条件和传统的瓦解，思想将更加开放地接受新现实的直接影响。每一种教义、每一种手段和流行语都将被采用，不是按其表面价值，而是按其实际内容。

资本主义比以前更强大，战后将屹立不倒。但是，劳动群众的斗争也迟早会更加强烈地反对它。在这场斗争中，工人的目标是控制商店，控制生产，控制社会，控制劳动，控制自己的生活，这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工人委员会自治的想法将占据他们的头脑，自治和工人委员会的实践将决定他们的行动。因此，他们将从软弱的深渊上升到新的力量展现。这样一个新的世界就会建立起来。战后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不是安宁与和平，而是建设性的阶级斗争。

五、和平

1. 走向新的战争

柏林还没有陷落，德国的力量几乎没有被歼灭，美国媒体几乎一致地发出了新的战争呐喊，宣布俄罗斯是新的敌人。在所有军队仍在战场上的情况下，一场新战争的恐慌在疲惫不堪的世界上蔓延开来。原子弹这一新武器，化作了两个工业大镇的尘埃，一下子杀死了十万人，给文明人类带来了恐惧，也让美国人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安全感。“没有秘密，也没有防御”，这是制造原子弹的原子物理学家的结论。几年之内，每个政府都可以制造它们，它们可以穿越海洋或轻松走私到美国。“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场密集运动开始消除威胁。美国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超国家的委员会或权威机构，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危险品主管，有资格检查每个国家的制造。俄罗斯政府拒绝让这样一个拥有如此权力的委员会进入其领土，并要求美国首先销毁其所有原子弹并放弃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为什么俄罗斯政府不能同意国际控制？俄罗斯科学家代表他们的统治者说，俄罗斯作为唯一没有资本主义的国家，必须严格维护自己的主权，不能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不能让其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的监察机关腐蚀。有人会说，要向世界其他地方开放他们更幸福和进步的生活方式，只能宣传他们的经济制度。因此，俄罗斯统治者回避他们的臣民与更自由的私人资本主义人民密切接触的真正原因一定是，除了战争秘密之外，还有太多东西要隐瞒。战争期间和战后，关于俄罗斯状况的更多细节被曝光：群众普遍生活水平低下，

政治和技术领导人的高薪，集中营，数以千万计的人在最恶劣的工作条件下挨饿和工作至死。这支庞大的奴隶劳工大军的存在证明，除了俄罗斯经济中备受赞誉的高度技术部门外，还有一个由生产力最低的非熟练强迫劳动组成的庞大部门。这意味着一种经济落后的状态，在五年计划和堆栈式的光荣数字之下，以前没有被怀疑过，这是表面进步之下的内在弱点。鉴于组织和巧妙的计划，根据西方世界的赞赏或敌对的社会主义观点，应该意味着更高形式的生产制度，而秘密警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挫败了这种效果，

俄罗斯和美国不仅是竞争对手，因为它们都需要近东丰富的石油资源。此外，俄罗斯不得不害怕美国的力量。1945年美国年产钢8000万吨，俄罗斯（四五后）2400万吨；对于煤炭，这些数字分别为 575 和 2.5 亿吨。这显示了相对的工业实力，这是俄罗斯拥有 1.7 亿人口对美国 1.3 亿人口所无法弥补的。现在美国将其工业力量转变为军事和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对世界统一的呼吁中。“一个世界或没有世界”是原子科学家们惊恐地看到他们工作的后果时的恐慌喊叫；如果这个可怕的新势力没有受到国际团结的束缚，它将毁灭人类本身。但理所当然的是，在任何“联合国”世界组织中，最强大的将主宰其他组织。俄罗斯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同意建立一个拥有强大能力的超级大国，意味着服从美国资本主义下最强大的伙伴。他们拒绝。

所以双方都在为战争做准备。这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所能看到和考虑的只是这种威胁的根源是什么深层次的力量。我们首先要转向美国。私人资本主义在这里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在这里微不足道，在政治上几乎没有，

在这里，计划经济和国家生产方向只是短暂的战争需要，很快就被自由企业所取代。欧洲前自由资本主义的所有条件和现象，特别是在英国和德国，在这里重演，现在规模更大。1928年，美国的产量已经超过了整个欧洲；战争开始时，尽管有900万人失业，但它的产出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然后在战争期间，由于工人数量的增加以及技术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生产大大增加了。因此，尽管战争物资的生产量很大，但没有必要像欧洲国家那样严格限制人们的消费。战争永远是资本主义利润的黄金时期，因为作为买方的国家自愿支付最高价格。在美国，这是前所未有的淘金热。战争利润不是以百万计，而是以数十亿美元计。摧毁欧洲生产设备的战争结束后，美国的生产设备比开始时大了50%以上，工业生产规模是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的两倍。对于这种增加的输出能力，必须找到一个市场。这是美国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他认为美国的生产设备比开始时大了50%以上，其工业生产规模是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对于这种增加的输出能力，必须找到一个市场。这是美国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他认为美国的生产设备比开始时大了50%以上，其工业生产规模是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对于这种增加的输出能力，必须找到一个市场。这是美国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

一个内部市场很容易找到：通过给予工人阶级更大的份额，从而增加他们的购买能力。但是，资本主义不能采取这种削减利润的做法。相信工人们只要能提供一辆二手车和一台冰箱，他们就富裕了，无所求。资本的本质是盈利。

所以必须找到国外市场。首先是满目疮痍的欧洲。它的生产设备必须由美国通过大笔贷款实现的出口来恢复。其中一部分已经是美国财产，而名义上仍然是欧洲财产的部分将不得不向美国金融机构支付巨额利息。欧洲经济处于美国监管机构的直接控制之下，美国监管机构将确保这些贷款的使用方式使欧洲无法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在欧洲，美国资本找到了一个生活水平比美国工人低得多的工人阶级，因此承诺比国内更大的利润。但这只有在首先恢复其劳动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向饥饿的贫困人民送去食物、衣服、燃料作为救济礼物。这是长期的投资，只有从长远来看才能获得利润。此外，它还面临俄罗斯试图将其开发系统扩展到中欧和西欧的问题。

然后是中国，这是美国产品最有前途的市场。但在这里，美国资本主义竭尽全力破坏自己的机会。在内战中，它支持资本主义政府反对红色农民军，唯一的結果是美国军官和代理人厌恶无能贪婪的国民党统治者而转身离开；农民军既不能被打败，也不能完全夺取政权，因此永久的内战带来了混乱，阻碍了复兴。美国资本主义统治者对剥削世界其他地区阶级的自然同情，以及对民众运动同样由阶级生起的敌意，使他们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即只有在后者中才能产生强劲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彻底扭转政策。

然后是俄罗斯，苏联，在扩展和人口方面本身就是一个大陆，仅次于美国，是一个国家政府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国家，拥有最有价值的原材料的大量来源，第二个黄金生产国世界上土地肥沃，人口迅速增加，估计在二十年内将达到 2.5 亿。对外贸易不开放；一堵铁墙将它与任何外来影响隔离开来。美国资本主义，其大量的产品非常需要市场，它可以忍受这样一堵墙的存在而不试图打破它吗？它为“自由”而战；自由意味着全世界的自由贸易和交往。

此外，美国资本家有信心，即使是和平商业的影响，俄罗斯经济也无法承受，但

将逐渐让位于私有制。因此，显然，认为俄罗斯统治者；他们拒绝让他们巧妙构建的高级计划经济组织暴露在私人资本主义的腐败影响之下。

因此，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冲突的条件。从本质上讲，美国私人资本主义是侵略者。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必须捍卫自己的立场。当然，防守往往必须包括进攻。在任何战争准备中，每一方都将侵略归咎于另一方。因此，俄罗斯试图在其边界之外建立一个保护边缘，并试图扩大其对欧洲的统治。此外，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它都有一个由忠诚的追随者和代理人组成的组织，他们被 1917 年的革命传统所吸引，坚信有组织的国家主导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坚信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将颠覆私有制。资本主义。

专家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世界工业，特别是美国工业，将面临严重危机。它的生产能力，它的产品产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没有市场。因此，在第一次和平繁荣弥补了战争年代的不足之后，将会出现严重的衰退，大量失业及其所有后果。严格来说，这是 1930-33 年低迷的延续，之后直到 1940 年才真正复苏。然后战争为迅速扩大的生产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从来没有因为所有产品都被迅速摧毁而窒息。战争结束后，资产阶级再次面临世界无法吸收其产品的悲惨境地。难怪它的思绪再一次转向了高利润的黄金岁月，无数人的死亡和毁灭带来了如此丰厚的收获？而且即使是大部分工人，尽管他们是狭隘的资本家，也只是认为那段时间只是多年的高工资和令人兴奋的冒险？

作为市场的战争可以部分地被作为市场的战争准备所取代。军备已经占据了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显著部分。在 1946-47 预算年度，美国的军事预算达到 120 亿美元。与估计的每年 1800 亿的国民生产总值相比，它可能看起来并不令人印象深刻；但与

美国在和平时期出口了 70 亿美元，因此变得越来越重要。大部分生产总是用于食品、衣服、工具、机械等的家庭消费；出口和延伸的边缘是刺激整个生产的积极力量，增加了对生产设备和劳动力的需求，而后者又需要商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一个来自外部的额外需求往往会直接而且更间接地以大大提高的速度提高生产规模。由于在几年内它们被新发明所取代，因此对战争材料的持续销毁和不断更换的需求可能会成为推迟即将到来的工业危机的力量。

然而，这样的战备速度能否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虽然从理论上讲，两个奴隶司机似乎有可能，练习不同的方法，但在性格上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但在考虑风险时，他们可能更愿意相互妥协，但目前看来还不太可能。美国资产阶级，知道在铁幕的另一边，战争准备以同样狂热的节奏进行，相信目前美国在战争技术方面是最强大的，其驱动力是想让整个世界对国际开放贸易，相信美国的使命是使世界成为一个统一体，鉴于战争的诱惑，很可能会克服它对看到其大城市被原子弹化为尘土的恐惧。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战争不是时代错误吗？为什么人类能够发现原子过程，却不能建立世界和平？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不知道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当俄罗斯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在集中营中被活活活活折磨致死，而整个人口都缺乏自由时，世界还能和平吗？如果在美国，资本之王让整个社会都处于屈从和剥削之下，而没有任何为社会自由而战的痕迹，世界还能和平吗？在资本主义贪婪和资本主义剥削主宰世界和平的地方，必须仍然是一个虔诚的愿望。

因此，当我们说战争与资本主义密不可分，战争只能随着资本主义本身而消失时，这并不意味着对

战争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等到资本主义被摧毁。就是说，反战与反资本主义是分不开的。反对战争的战争只有作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的一部分才能有效。

如果提出是否有可能阻止一场威胁性战争的问题，其前提是，在战争与和平方面拥有权力和权威的政府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冲突。他们的投票权无效，因为它只在选举日有效；议会和国会是一部分。所以问题归结为：工人，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在危险时刻是否有可能通过议会以外的方式，将他们的和平意志强加给准备战争的统治者？他们有。如果这样的意志真的存在于他们心中，如果他们准备以坚定的信念坚持自己的目标。他们的战斗形式就在于直接的群众行动。

一个政府，一个统治阶级不能与人民开战，不愿意和抵抗。因此，道德和智力上的准备与技术和组织上的准备一样重要。报刊、广播、电影中系统的战争宣传，必须唤醒好战的精神，压制本能但无组织的抵抗精神。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人民群众的坚决自觉拒绝，在直言不讳的广为人知的抗议中表现出来，会对政府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抗议可能首先出现在投票尖锐决议的群众大会上。如果群众上街示威，抗议会更有效率；对于他们成千上万的暴动行为和法庭禁令都是毫无意义的。当这些还不够时，或者被军事暴力镇压时，交通和工业中的工人和雇员可以罢工。这样的罢工不是为了工资，而是为了拯救社会免于彻底毁灭。

政府和统治阶级将试图用一切道德和肉体镇压手段来打破抵抗。因此，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需要牺牲、坚定和耐力。这种斗争的心理基础并没有立即充分发挥。需要时间去发展

并且只有在严重的精神压力下才会这样做。由于中产阶级总是在对立情绪之间摇摆不定，资本主义的贪婪表现在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对毁灭的恐惧中，不能指望他们顽强抵抗。因此，这场斗争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以群众罢工为最有力的武器。

在 19 世纪，战争爆发时普遍罢工的想法以及普遍拒绝拿起武器的想法得到了传播，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是对动员和战争的直接障碍。但当时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小了。在 20 世纪头十年，当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时，如何防止它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者的紧迫问题。在德国社会党中，有关于群众罢工的讨论，并且关于群众行动是否可以用于反对战争的想法得到了支持。但党和工会领导人反对所有这些行动，因为他们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压制和消灭他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组织。他们希望限制工人的转向议会和工会行动。1912 年，当战争再次临近时，在巴塞尔召开了一次国际和平会议。在庄严的钟声下，代表们进入大教堂，聆听最杰出的领导人关于国际团结和工人兄弟情谊的精彩演讲。部分代表希望讨论如何反对战争的方式方法；他们打算提出决议，呼吁所有国家的工人进行讨论和大规模行动。但主席团说不；不允许讨论。它说，虽然现在团结和和平意愿的出色表现会给战争贩子留下深刻印象和警告，但暴露我们在行动方式上的分歧的讨论会鼓励军国主义者。当然，这只是反过来。资本主义统治者并没有被这场表演所欺骗。他们立刻感觉到了内心的软弱和恐惧；现在他们知道他们可以继续前进，而且社会主义政党不会认真反对战争。于是，灾难走上了不可避免的道路。1914 年 7 月的最后几天，当工人群众在柏林街头游行时，他们感到不安，因为社会党没有给出有力的指示；他们的呼声淹没在资产阶级青年更响亮的国歌中。战争毫无阻碍地开始了，工人阶级组织牢牢地绑在战车上。工人群众在柏林街头示威，他们感到不安，因为社会党没有给出有力的指示；他们的呼声淹没在资产阶级青年更响亮的国歌中。战争毫无阻碍地开始了，工人阶级组织牢牢地绑在战车上。工人群众在柏林街头示威，他们感到不安，因为社会党没有给出有力的指示；他们的呼声淹没在资产阶级青年更响亮的国歌中。战争毫无阻碍地开始了，工人阶级组织牢牢地绑在战车上。

巴塞尔曾经是一个象征、一个考验、一个十字路口。在那里做出的决定决定了所有进一步的事件，欧洲四年的谋杀，所有道德和精神进步的灾难，然后是希特勒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不是这样吗？巴塞尔的结果不是偶然的，而是工人运动的实际内部状态的结果：领导人至高无上，群众的顺从。社会发展取决于阶级之间更深层次的普遍权力关系。但正如在地理学中，分水岭的微小结构细节决定了水是流向一个海洋还是另一个海洋，在特定时刻几乎没有注意到的相对强度差异可能对事件的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社会党内的反对派更强大，更自信；如果当时工人的独立行动精神比较强烈；因此，如果巴塞尔代表大会被迫进行讨论并因此带来了更多的明确性，那么战争肯定不会被阻止。但从一开始，它就会被阶级斗争、每个国家内部的冲突破坏民族团结、振奋工人精神所跨越。那么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的状态，阶级关系，社会条件就不一样了。各国内部纷争破坏了民族团结，鼓舞了工人的精神。那么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的状态，阶级关系，社会条件就不一样了。各国内部纷争破坏了民族团结，鼓舞了工人的精神。那么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的状态，阶级关系，社会条件就不一样了。

现在，整个社会，尤其是工人阶级，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战争可以预防吗？当然，也有区别；当时资产阶级几乎没有意识到危险，而现在它本身就充满了恐惧。当时，工人阶级在一个宣称自己敌视帝国主义政策和所有资本主义的死敌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得到了很好的组织，而今天的美国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类似的迹象。不确定这是否只是弱点。俄国工人完全无能为力；他们缺乏美国工人在斗争中享有和可能使用的自由：言论、新闻、讨论、组织和行动的自由。所以，无论如何，

2. 走向新的奴隶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在德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被美国的轰炸机变成了废墟和垃圾，那里有 6000 万饥饿和赤身裸体的人不得不像野蛮人一样生活在他们的洞里。在法国、意大利、荷兰、波兰、英国，大部分地区都以同样的方式遭到破坏。比这种明显的住房缺乏更重要的是生产设备的破坏。在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下，生产设备、工厂、机器、交通是支柱，是生活的基础。在简单农业的原始的、前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土壤保证了生命。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下，农业虽然在倒退，但无法为数以百万计的工业提供足够的食物，而被摧毁的工业也无法提供恢复农业的工具和肥料。那么欧洲，

恢复，重建，是到处宣扬和听到的口号。这不仅仅意味着重建生产设备，建造新机器、轮船、卡车和工厂。这意味着重建生产体系，重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体系，重建资本主义。虽然在战争期间出现了一些想法，并听说战后会有一个新世界，一个和谐、社会正义和进步的更美好世界，甚至是社会主义，但现在很清楚的是，实际上，资本主义和剥削仍将是社会的基础。不然怎么可能？因为在战争期间，工人只是充当服从的仆人、士兵来征服他们的主人的敌人，从没想过为自己的自由而行动，

这并不意味着旧资本主义的复辟。它已经永远消失了。条件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陷入困境。我们很穷。在生产遭到如此彻底破坏的地方，理所当然地，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必须稀缺。但还有更多。贫困分布不均。正如杜鲁门总统最近所说，工资上涨幅度较小，利润上涨幅度大于价格。穷人现在更穷，富人比以前更富有。这不是偶然的结果

临时条件。为了理解它的含义，我们必须考虑新社会条件的更深层次的经济基础。以前，在平时，生产设备以消耗或陈旧的速度逐渐更新，占整个社会劳动的一定比例。现在大规模破坏需要在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改造。这意味着总劳动力的较大部分必须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而剩下的较小部分用于消费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它们是从剩余价值中翻新的。因此需要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意味着较大份额的产品必须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而较小的份额必须落到工人阶级手中。正如资产阶级文学中的资本主义观点所表达的那样：恢复繁荣的首要条件是资本的生产，利润的积累；高工资是快速复苏的障碍。

因此，战后资本主义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来增加剩余价值。价格的稳步上涨已经自动发生了这种情况，这是在商品稀缺的情况下不断发行纸币的结果。因此，工人们不得不再次为提高名义工资而斗争，不得不再次罢工，而不能获得更多的报酬，而工资却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而缓慢地、远距离地增长。鉴于劳动力短缺，个体雇主可能仍然愿意支付高于合同规定的工资水平；因此，国家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干预。首先通过调解员协会。这些国家指定的调解员，以前被指定在工资纠纷的情况下进行仲裁，现在具有征收标准工资的功能，最高工资不得超过任何雇主。现在发生的情况是，在罢工中，雇主愿意支付更多的工资，但国家禁止这样做。或者，政府宣布普遍与工资挂钩，鉴于物价上涨，这意味着生活水平不断降低。因此，针对个别雇主或雇主工会的罢工变得毫无意义；每次罢工都是针对而且必须有意识地针对国家权力的。因此，针对个别雇主或雇主工会的罢工变得毫无意义；每次罢工都是针对而且必须有意识地针对国家权力的。因此，针对个别雇主或雇主工会的罢工变得毫无意义；每次罢工都是针对而且必须有意识地针对国家权力的。

工会现在也获得了一项新功能。它们作为官方承认的机构直接介入谈判和缔结条约，在

工人的名义，政府和资本主义机构。政府对工会的决定给予法律制裁；这意味着工人们在道德和法律上都必须遵守被视为其代表的工会领导人所签订的合同。以前是工人自己在他们的议会中决定新的工作条件；他们可以通过投票来接受和拒绝它们。现在这种表面上的独立性，至少在谈判中的正式自由决定，都从他们身上拿走了。工会领导人与政府和资本家会面的安排和同意，被认为是工人的法律；他们没有被要求，如果他们拒绝，工会的所有道德和组织力量都会被用来迫使他们服从。很明显，工会作为工人的正式自治组织，由选定的领导人组成，比任何国家权力机构更容易施加新的恶劣工作条件。因此，工会成为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机构的一部分。工会是工人劳动力的推销员，在与国家官员的谈判中把它卖给雇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工会及其领导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意资本主义的要求。因此，他们的权威很快就会瓦解，就像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一样。此外，他们的态度往往取决于政治考虑，无论他们是像在英国那样完全站在政府一边，还是像在法国那样敌视政府。法国的工会领袖，属于共产党，因此是俄罗斯统治者的代理人，现在对维持法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没有丝毫兴趣，就像几年前他们自己参加政府并站在反对工人罢工。

然而，欧洲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范围更广。这不仅仅是工资问题；问题是，在经济体系崩溃之后，劳动群众是否愿意重建它。资本主义知道“只有劳动才能拯救我们”。努力工作和低工资是康复的条件。工人们会记得吗

战前在资本主义剥削下的艰苦生活，为了恢复那种状态而同意更艰苦的生活？如果他们能够相信，他们现在努力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他们的阶级和社会主义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他们可能会这样做。社会主义是能够将阴沉的反叛者转变为准备好的合作者的神奇词汇。

在中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中，这种信念唤醒了人们以某种方式恢复需要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大多数国家，社会主义部长上任，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在英国，口号是：“只有劳动才能拯救我们”；大量中产阶级和工人的联合投票给了工党以压倒性多数，而工党在前政府中已显示出其资本主义的可靠性。如果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政府无法强行镇压工人的反抗并给他们施加新的艰苦生活条件，那么工党政府是唯一的出路。

英格兰确实处于危急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耗尽了它的外国投资资本，这些外国投资的利益以前将一股无偿的消费品流入该国。夏洛克叔叔只是在他压力重重的盟友交付了大部分资产后才提供了慷慨的援助——尽管事实上这场战争实际上已经摧毁了美国最危险的世界统治对手，一个德国处置了整个欧洲的资源大陆。英国不得不放弃其大部分殖民地，再也承担不起扮演大国角色的费用。我们也看到英国资产阶级失去了自力更生的自信；它的外交政策，例如在近东，表现出不自信的迹象。以前由英国工人阶级占据的特权地位，在英国对世界的剥削中占有一席之地，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工党面临着清理破产财产的任务。

然而，社会主义不能简单地虚构出来。恢复资本主义确实需要大量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些基础产业，如煤矿和铁路运输，由于私有制的拖累，完全过时缺乏组织，构成了一种可笑的低效率混乱。到一个

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对煤炭、钢铁、交通等基本部门的良好组织，与邮政和电报的组织一样必要；因此，国有化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因此而得名社会化。尽管它没有任何革命性，但以前的政府过于尊重私营企业，无法满足这些普遍需求；建立资本主义效率需要一个“社会主义”工党政府。现在，当矿工们抱怨他们发现前矿主和新煤炭局之间的待遇没有区别时，他们不得不考虑改革不是为他们做的，而是为资本主义做的。这不是对资本主义财产的攻击；煤矿股份

——质量有问题——被政府债券取代；这种操纵丝毫没有减少对工人的剥削。

国家必须在以前属于私营企业领域的生产机器中承担职能。这并不意味着像俄罗斯那样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只是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有点像纳粹德国那样。还有更多的相似点。战后的欧洲资本稀缺，一战后的德国也是如此。最严格的经济是必要的。与德国法西斯主义一样，现在不能任由资产阶级自由意志，通过进口奢侈品或生产奢侈品的材料来溢出可用的国家资本。为了重建国家的生产机器，政府必须控制和指挥所有进出口，以及跨境价值的所有运输。国际贸易不能留给私人商人；政府就包括全国大部分粮食供应和工业产品的数量谈判贸易协定，通常是严格的双边贸易协定。纳粹德国引入的新的极权主义贸易体系现在被所有欧洲国家效仿，这是一种紧急措施，就像它在那里一样。但紧急情况的性质不同；在那里，它为征服世界的新进攻腾出力量，为世界大战做准备；这是为了避免世界大战造成的饥饿和革命。每个政府都必须从国外进口粮食——由于土壤恶化和缺乏人手，欧洲的粮食产量已减少到战前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以免饥饿的民众反抗并让共产党掌权。

对自己的人民隐瞒；或者通过美国的贷款，将西欧与世界黄金主人的债务奴役联系起来。

因此，国家现在比以前拥有更大的权力。这是战争破坏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暂时的异常状态。没有人相信旧的私人资本主义以后会卷土重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经济互联互通，资金需求规划和组织集中；尽管时不时地需要灾难来强制这些趋势。这些战后条件形成了一个过渡，一个新世界的介绍，一个有计划的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崛起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力量。它支配和调节经济生活，指导计划生产，根据对基本需要的判断分配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将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分配给资本所有者；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指导着精神食粮，对印刷书籍所需的纸张具有分配权。在其组织中，政党是其争吵不休的公关人员，工会是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最重要的是，极权主义国家将劳动群众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顺从生产者纳入其社会组织。这是通过将计划资本主义称为社会主义来实现的。极权国家将劳动群众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顺从生产者纳入其社会组织。这是通过将计划资本主义称为社会主义来实现的。极权国家将劳动群众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顺从生产者纳入其社会组织。这是通过将计划资本主义称为社会主义来实现的。

这不是简单的篡位。一个简单的词，一个骗人的名字，没有这样的力量。名字是一个现实的表达。社会主义是上个世纪遭受苦难和战斗的工人的口号，是他们解放的信息，是占据他们心灵和头脑的神奇词。他们没有看到这只是一次不完美的解放，他们的领导人作为新主人的统治，支配着生产设备和产品。社会主义是他们派到那里的议会中与资本主义和剥削作斗争的领导人和政治家的计划。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组织生产，计划经济，将生产机器转移到以国家为代表的社区手中。20世纪资本主义急需计划经济，通过国家权力指导和组织生产，工人的旧口号正好适应了资本主义的新需要。曾经是什么

表达他们对解放的适度希望成为他们在更强大的奴隶制下随时屈服的工具。过去的抱负、牺牲和英勇斗争的所有传统，将社会主义工人束缚在他们的信条和他们的党内，并浓缩为社会主义的名义，现在成为了对新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力量的反抗的枷锁。他们没有看清形势，反抗，被可爱的传统口号蒙住眼睛，进入了新的奴隶制。

这种社会主义是为了欧洲；它不适合美国，也不适合俄罗斯。它诞生在欧洲，它要拯救资本主义欧洲。为什么欧洲会陷入如此彻底的无能为力？它在俄罗斯以外有4亿人口，比美国和苏联加起来还要多，工业原料丰富，土地肥沃；它拥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拥有大量资本。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力量如此缺乏呢？因为欧洲分为十几个民族，讲着几十种语言，所以是由几个世纪以来的激烈对抗和民族仇恨所驱动的。在资本主义兴起时，这些国家的规模适合经济单位。既然资本主义的效率需要更大的单位，大陆大小，欧洲在对抗新兴大国美国和俄罗斯时处于劣势。它内在的不灭的敌意和战争召唤了那些在身体上和经济上践踏它的更强大的竞争对手。中世纪末期意大利城镇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城镇曾经是市民权力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但由于相互仇恨和仇恨而无法建立更大的民族团结，因此，被法国和西班牙军队蹂躏的战场，受到更强大的外国势力的压迫——现在更大范围地发生在欧洲。欧洲资本主义现在是曾经是其力量的民族主义的受害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总统作为欧洲的仲裁者宣布民族自决原则时，这正是使欧洲无能为力的手段，分成许多独立的、相互战斗的部分。现在社会主义政治家宣传统一的社会主义欧洲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但他们为时已晚；欧洲已经被划分为东区和西区。试图使社会主义欧洲成为遏制他国侵略的第三世界大国的想法本身属于

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现在只看到大陆规模的竞争国家；这种意识形态意味着拯救欧洲资本主义。

从一般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使它们的社会组织成为一个有计划的整体。它可能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发生。一是资本的方式，使国家权力成为生产的指挥权，使管理者从劳动指挥官之上任命。它导致不同程度的极权主义，国家将其监管权力扩展到人类和社会生活的更多领域。它导致独裁，或多或少被议会或虚假的民主形式所掩盖。这种独裁不一定采取我们在德国和俄罗斯看到的残酷形式，由全能的秘密警察残酷地控制所有阶级。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西方民主政体和东方独裁政体之间的区别在经济上并不重要；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受到统治生产和分配产品的官员统治阶级的剥削。而作为生产机器的无所不能的主人站出来反对国家，就意味着失去了它以前可以用来抵抗资本要求的有限的自由行动。

另一种方式是工人阶级的方式，夺取社会权力和控制生产机器。

3. 迈向新的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它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因此，它使工人争取自由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人阶级必须了解、理解和面对这些新条件。首先，它必须放弃幻想。对资本主义下未来的幻想，以及在更美好的社会主义世界中赢得自由的简单方法的幻想。

在上个世纪，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占据了人们的心。工人建立了他们的组织、政党和工会，并攻击和反对资本主义。这是一场领导者的斗争。议员作为代言人进行了真正的斗争，并假定后来的政治家和官员应该做真正的剥夺资本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工作。在改良主义遍及社会主义政党的地方，人们相信通过一系列改革，它们将逐渐缓解并最终将资本主义转变为真正的联邦。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对共产党领导的近世界革命寄予厚望。通过以纪律的名义宣布工人对领导人严格服从，该党相信它可以击败资本主义并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双方都谴责资本主义，都承诺在他们的统治下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更美好世界。所以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跟随他们，相信他们会打败资本主义并将无产阶级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

现在这些幻想破灭了。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我们面临的不是减轻的，而是恶化的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承担资本主义复苏的重任。所以他们必须战斗。再次罢工爆发。虽然外表成功，但他们无法成功避免匮乏和痛苦。面对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他们太弱了，无法带来解脱。

不是对共产主义的幻想。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存在；因为共产党从不掩饰其建立专制统治的意图

在下属工人阶级之上。这一目标与工人成为社会自由主人的目标完全相反。

对社会主义和工会也有幻想。现在工人们发现，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一部分的组织是反对他们的力量。现在他们看到他们的领导人、政治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都站在资本一边。他们的罢工是野猫罢工。在英格兰，工党担任有需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办公室，工会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被插入。正如在 Grimethorpe 罢工中，一名矿工对记者说：“像往常一样，我们团结一致，每个人都反对我们。”

这确实是新时代的标志。所有旧势力都反对工人，驱使他们，有时是哄骗他们，主要是谴责和辱骂他们：资本家、政治家、领导人、官员、国家。他们只有自己。但在他们的斗争中，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一起。比以前的比赛更坚定、更牢不可破，他们的相互团结将他们塑造成一个坚实的身体。其中有一个未来的迹象。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小规模罢工只能是一种抗议，一种警告，以揭示工人的情绪。如此小单位的牢固团结只不过是一个承诺。要对政府施加压力，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罢工。

在法国和意大利，政府试图在无法阻止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维持工资挂钩，大规模罢工爆发了，现在确实有意识地针对政府。结合更强烈的战斗形式，商店占领，办公室工人没收。然而，这不是纯粹的工人阶级行动，同时也是党内斗争中的政治策略。罢工是由共产党主导的工会中央委员会（CGT）指挥的，必须作为俄罗斯政治反对西方政府的行动。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存在内在的弱点。反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斗争采取了屈服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因此，它遭到了那些憎恶国家资本主义剥削的人的反对。因此，工人无法达到真正的阶级团结；他们的行动不能显示为真正的集体集体诉讼；他们对自由的伟大目标被资本主义政党口号的奴役所掩盖。

俄罗斯与西方列强战争结束时出现的激烈对抗改变了各阶级对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态度。西方知识分子站在他们的资本主义主人一边反对独裁，而大部分工人再次将俄罗斯视为他们的伙伴。所以今天工人阶级的困难在于它卷入了两个世界大国的斗争中，既统治又剥削它们，都指对对方的剥削，以使它们成为顺从的追随者。在西方世界，作为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代理人的共产党将自己描绘成工人反对本土资本主义的盟友和领袖。通过在组织中的耐心、琐碎的工作，它把自己挤进了主要的行政部门，展示组织良好的少数人如何能够支配多数人；与受制于自己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不同，它毫不犹豫地向工人提出最激进的要求，从而赢得他们的青睐。在美国资本主义保留了最反动集团的国家，共产党作为未来的主人领导民众运动，如果他们赢得主导地位，就会成为俄罗斯的盟友。如果在美国本身，工人群众应该参加反对新战争的群众行动，那么共产党将立即加入并试图使这种行动成为精神混乱的根源。相反，美国资本主义将毫不迟疑地将自己展示为被奴役的俄罗斯群众的解放者，从而要求美国工人的拥护。与受制于自己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不同，它毫不犹豫地向工人提出最激进的要求，从而赢得他们的青睐。在美国资本主义保留了最反动集团的国家，共产党作为未来的主人领导民众运动，如果他们赢得主导地位，就会成为俄罗斯的盟友。如果在美国本身，工人群众应该参加反对新战争的群众行动，那么共产党将立即加入并试图使这种行动成为精神混乱的根源。相反，美国资本主义将毫不迟疑地将自己展示为被奴役的俄罗斯群众的解放者，从而要求美国工人的拥护。与受制于自己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不同，它毫不犹豫地向工人提出最激进的要求，从而赢得他们的青睐。在美国资本主义保留了最反动集团的国家，共产党作为未来的主人领导民众运动，如果他们赢得主导地位，就会成为俄罗斯的盟友。如果在美国本身，工人群众应该参加反对新战争的群众行动，那么共产党将立即加入并试图使这种行动成为精神混乱的根源。相反，美国资本主义将毫不迟疑地将自己展示为被奴役的俄罗斯群众的解放者，从而要求美国工人的拥护。在美国资本主义保留了最反动集团的国家，共产党作为未来的主人领导民众运动，如果他们赢得主导地位，就会成为俄罗斯的盟友。如果在美国本身，工人群众应该参加反对新战争的群众行动，那么共产党将立即加入并试图使这种行动成为精神混乱的根源。相反，美国资本主义将毫不迟疑地将自己展示为被奴役的俄罗斯群众的解放者，从而要求美国工人的拥护。将立即加入并尝试使该行为成为精神混乱的根源。相反，美国资本主义将毫不迟疑地将自己展示为被奴役的俄罗斯群众的解放者，从而要求美国工人的拥护。将立即加入并尝试使该行为成为精神混乱的根源。相反，美国资本主义将毫不迟疑地将自己展示为被奴役的俄罗斯群众的解放者，从而要求美国工人的拥护。

这不是今天的偶然情况。资本主义政策始终在于分裂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坚持两个对立的资本主义政党。他们本能地感到，这样工人阶级就变得无能为力了。所以他们越是相似，两个追求利润的剥削者和寻求办公室的政客，他们就越强调他们通常是传统的人为差异，以模仿基本原则的口号。在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中都是如此，现在在国际政治中也是如此，反对世界工人阶级。如果资本主义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世界”，它肯定会发现有必要分裂成相互竞争的两半，以防止工人团结起来。

在这里，工人阶级需要智慧。不仅是对社会及其错综复杂的知识，而且是从他们的平原中生长出来的直觉智慧

生活条件，即以争取自由的阶级斗争的纯粹原则为基础的思想独立。两个资本主义大国都试图通过喧嚣的宣传来赢得工人群众，从而分裂他们，他们必须意识到他们的第三条道路，即为他们自己对社会的统治而斗争。

这场斗争是他们目前小规模抵抗尝试的延伸。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分开打的；当一个工厂或行业罢工时，其他人则在一旁看着，显然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只能让那些最多以小幅让步安抚他们的统治者担心。一旦他们意识到执行他们的要求的首要条件是群众行动一致，他们就会开始提高他们的阶级力量来对抗国家力量。直到现在，他们还是让自己受资本主义利益的支配。一旦他们明白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条件是通过他们的代表、他们的罢工委员会、他们的工人委员会将方向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不允许任何领导人领导他们，他们就会进入通往自由的道路。

我们现在目睹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崩溃的开始。尚未在世界上看到，但在欧洲，它的起源地。在英国，在欧洲，资本主义出现了。就像一个油点一样，它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现在在这个中心，我们看到它衰败，硬化成专制形式以避免毁灭，展示现在繁荣的新地点，美国，澳大利亚，他们的未来。

崩溃的开始：本应是未来的问题，地球作为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障碍的有限性现在已经显现出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贸易的缓慢增长表明节奏正在放缓，而 1930 年的深刻危机并没有被新的繁荣所战胜。当时的松懈没有进入人的意识；只能事后用统计数字来说明。今天，崩溃是有意识的经验；广大人民群众感同身受，心知肚明，惊慌失措地寻找出路。

经济系统的崩溃：社会系统的崩溃。阶级的旧依存关系、主仆阶级的关系、剥削的基本事实至今仍处于充分的活力之中。拼命努力

巩固他们。通过将机会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加强国家专制，加强剥削。

旧系统崩溃的开始：还不是新系统的开始兴起。与大师阶级相比，工人阶级在认识到变化的条件方面远远落后。资本家积极改造旧制度并使其适应新功能，而工人们则顽固地坚持传统的感情和行动，并试图通过信任资本主义代理人、工会和政党来对抗资本。毫无疑问，疯狂的罢工是新的战斗形式的第一个迹象。但只有当整个工人阶级都被对自我行动和自治的重要性的新见解所渗透时，通往自由的道路才会打开。

资本主义的崩溃同时也是旧社会主义的崩溃。因为社会主义现在被证明是一种更严厉的资本主义形式。从 19 世纪继承下来的社会主义是领导人和政治家的社会使命信条：将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没有剥削，为所有人创造富足。这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信条，相信通过将政府移交到这些社会主义者手中，他们将确保他们的自由。为什么没有发生？因为进行无记名投票的努力太微不足道了，不能算作真正的阶级斗争。因为社会主义政客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单枪匹马，反对资产阶级作为生产机器的主人的巨大力量，而工人群众只是看着，期待他们，小队，扰乱世界。除了以通常的方式处理这件事，并通过改革最严重的滥用行为来挽救他们的良心，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现在看来，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工人解放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一个新的方向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的新方向是生产的自我指导，阶级斗争的自我指导，通过工人委员会。并通过改革最严重的虐待行为来拯救他们的良心？现在看来，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工人解放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一个新的方向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的新方向是生产的自我指导，阶级斗争的自我指导，通过工人委员会。并通过改革最严重的虐待行为来拯救他们的良心？现在看来，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工人解放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一个新的方向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的新方向是生产的自我指导，阶级斗争的自我指导，通过工人委员会。

所谓工人阶级的失败，令许多社会主义者感到震惊，资本主义经济崩溃与工人无法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秩序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真正的矛盾。经济变化只会逐渐产生变化

思想。受过社会主义信仰教育的工人现在感到困惑，因为他们看到结果恰恰相反，更重的奴隶制。掌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都意味着奴役学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新方向需要时间；也许只有新一代才能理解它的全部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世界革命似乎临近；工人阶级满怀希望和期待，现在他们的旧梦想会成真。但它们是不完美自由的梦想，无法实现。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似乎只有奴隶制和毁灭近在咫尺；希望很遥远；但是，一项任务，真正自由的更大目标迫在眉睫。资本主义比以前更强大，成为世界的主人。比以前更强大的工人阶级必须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崛起。发现了更强大的压制资本主义形式。工人阶级必须寻找和使用更强大的斗争形式。因此，这场资本主义危机同时将是新工人运动的开始。

一个世纪以前，当工人还是一小群受压迫的无助个体时，就听到了号召：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除了锁链，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你有一个要赢得的世界。从那时起，他们成为最大的班级；他们联合了；但只是不完美。只是成群结队，或大或小，还不是一个阶级团结。只是表面的，外在的形式，还没有深入的本质。他们除了枷锁外，一无所有；他们还有什么，他们不能因为战斗而失去，只能胆怯地屈服。而要赢得的世界开始被模糊地感知。那时还没有明确的团结目标可以描述；所以他们的组织最终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工具。现在目标变得明确了；与新资本主义国家指导的计划经济更强大的统治相反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和平等生产者的联合。因此，团结的号召必须辅以目标的指示：拿下工厂和机器；断言你对生产设备的掌握；通过工人委员会组织生产。

目录

信息
内容

1950 年版前言

任务

- 1. 劳动力
- 2. 法律与财产
- 3. 店铺组织
- 4. 社会组织
- 5. 异议
- 6. 困难
- 七、理事会组织
- 8. 成长

争斗

- 一、工会主义
- 2. 直接行动
- 3. 店铺职业
- 4. 政治罢工
- 5. 俄国革命
- 6. 工人革命

敌人

- 1. 英国资产阶级
- 2. 法国资产阶级
- 3. 德国资产阶级
- 4. 民族主义
- 5. 美国资本主义
- 6. 民主
- 7. 法西斯主义
- 8. 国家社会主义

战争

- 1. 日本帝国主义
- 2. 中国的崛起
- 3. 殖民地

和平

4.俄罗斯和欧洲

5. 在深渊

1.走向新的战争

2.走向新的奴隶制

3. 迈向新的自由